

吳南軒 孫寒冰 主編

文摘社叢書第四種

民主與西法的爭鬪

瓊斯 著 吳道存 等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DEFENCE OF DEMOCRACY

F. ELWYN JONES

民主與法西的鬭爭

吳道存等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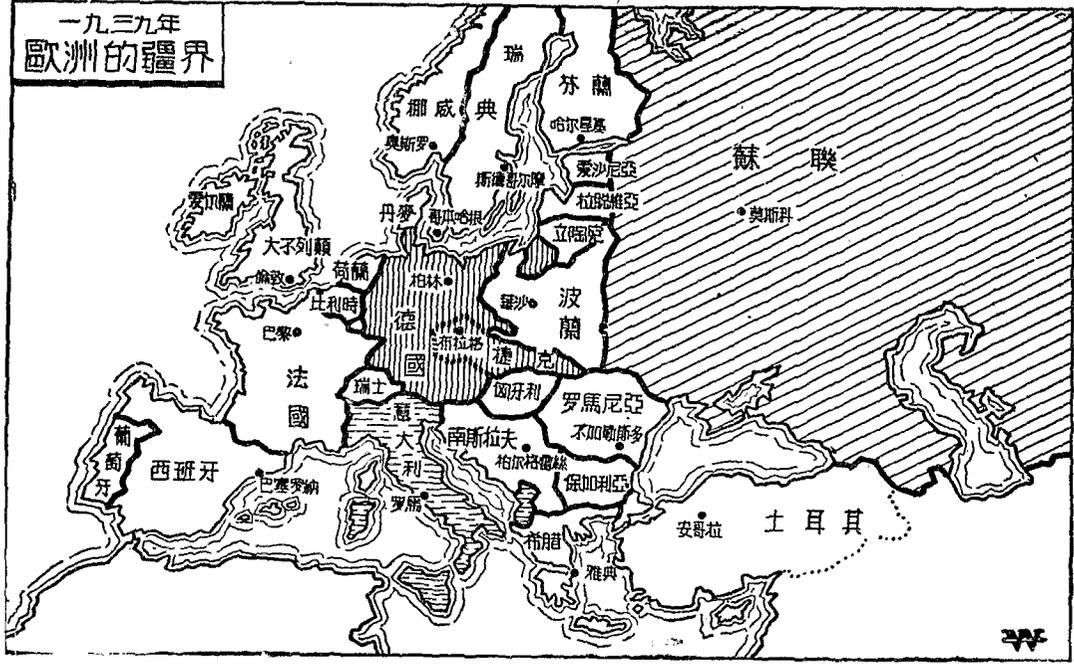


復旦大學文摘社叢書第四種

吳南軒 孫樂冰 主編



一九三九年
歐洲的疆界



目錄

第一部 侵略的新技術

- 第一章 羅馬柏林軸心的檢討.....一
- 第二章 墨索里尼外交政策的目的.....二一
- 第三章 納粹帝國主義.....三六
- 第四章 納粹的干涉機構.....五〇
- 第五章 納粹在東北歐.....六六
- 第六章 納粹在斯干的那維亞.....七八
- 第七章 納粹在波羅的海諸國與波蘭.....八七
- 第八章 反動陰謀在蘇聯.....九六
- 第九章 法西陰謀在法國.....一〇六
- 第十章 法西在西班牙與葡萄牙.....一一六
- 第十一章 奧國的征服.....一三〇
- 第十二章 納粹在東南歐.....一四〇
- 第十三章 納粹在多瑙河與巴爾幹.....一五〇

第十四章	法西在瑞士	一六七
第十五章	法西在美國與拉丁美洲	一七三
第十六章	納粹在大不列顛帝國	一八三
第二部	法西陣線的後面——侵略國家中的和平勢力	二〇三
第十七章	德國內幕	二〇三
第十八章	意大利內部的反戰勢力	二三七
第十九章	獨裁國家的民主勢力	二四五
第三部	民主國家的現階段	二六一
第二十章	英國	二六一
第二十一章	法國	二七五
第二十二章	蘇聯——西班牙——奧斯羅諸國——美國	二八〇
第二十三章	和平的新技術	二九四

民主與法西的鬪爭

第一部 侵略的新技術

「目前的恐怖時代與國際的無法無天是幾年前起始的。它之起始，係由於沒有道理地干涉他國的內政或違背條約而侵略外國的領土，文明的基礎現在到了受到嚴重威脅的階段了。

「不必宣戰，不必先之以警告或作任何其他合理的方式，炸彈從天空落下，殘酷地屠殺非戰鬥員的人民，包括婦女與兒童。

「在所謂和平時期，船無緣無故地或不受通知而被巡水艇所擊沈了。有的國家正在煽動與參加他國的內戰，而後者國家並沒有做任何危害前者國家的事。自己要求自由的國家却不許人家有自由。

「無辜的人民與無辜的國家因那沒有人道正義而只想爭奪霸權的野心而遭受殘暴的犧牲。」

羅斯福總統。

第一章 羅馬柏林軸心的檢討

「做我的兄弟，否則我要粉碎你的頭顱」。——德國諺語。

第一部 第一章 羅馬柏林軸心的檢討

一



(南)

自一九三三年以後，歐洲發現了一個新的政治動力——即法西的進攻。法西對於歐洲民主政治重要地位上的攻擊，左右了國際政治上的局面。一個包括全世界的範圍的同盟業已實現了，它正式的具體化是德日協定，後來意大利也參加。

新動力有它的特殊技術。它的總攻擊是以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而開始的，隨後一個國王和一個國務總理，一個首相和一個外交部長，幾個大使，大將，國會議員和政治領袖却成爲法西暗殺的犧牲者。且自一九三六年七月而後，阿比西尼亞、西班牙、中國、奧國、捷克等都受着恐怖主義新技術的摧殘。「法西國際」（這是柏林·羅馬·東京同盟的簡便稱呼）的領袖們已發明了一個新的侵略技術，即鼓起他們要拿來作犧牲品的國家中的少數民族或少數社會階層的叛變，並供給這叛變以軍火，兵力，和金錢。

在法西國家想使弱或使之感受恐怖而致屈膝的國家中，這新戰爭技術正在施用着。侵略國並完成一個不宣而戰或自稱保衛和平而戰的技術。這樣波諾大將（Marshal de Bono）「前東非的意軍總司令」曾敘述正在侵阿戰爭之前，墨索里尼如何不許他斷絕阿意間的友誼條約。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波諾請示是否宣佈戰爭。墨索里尼是日回答說：

「不必宣佈戰爭！我命令你在三日的早晨便要出發，我的意思是十月三日。要緊的事就是要趕快給敵人以猛烈的打擊。」

這個新侵略方法的正式解釋刊於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八日的納粹進攻報（Angriit）裏。

「如一九一四年八月首相柏特曼和爾味（von Bethmann-Hollweg）所作的宣戰，現在看起來

是可笑外交的遺物了；戰爭之作，久已是在不同的方式了，不必講什麼話，較秘密地而且總是較狡猾地進行；「滿洲偽國」的建立以及目前在中國的戰爭就是擴張勢力的新方法的典型先例。」

新侵略技術不是以軍事侵略為僅有的武器。軍事侵略在歐洲能夠成爲很危險的，因為各國都因防守同盟而有聯繫的關係，侵略國直接進攻某一國家會使其他國家起來和它對抗。

侵略國採用從內部進攻的技術，施以「木馬之計」(Trojan Horse)的策略使它們的特務人員到被犧牲國的裏面去，從裏面作破壞它的力量。現在欲求分析這個技術，以及指示出柏林與羅馬是如何組織對國內政的直接干涉，如何收買報紙，如何進行宣傳，如何津貼腐敗官吏，如何計劃暗殺和綁票，和最後如何訓練，資助和武裝恐怖與反動集團，都是可能的了。

自一九二二年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興起以後，政治觀察者顯然地看出有一個「法西斯國際」的胚胎存在着，其形態爲各國反動份子間的日益諒解。

法西斯主義的第一位技師墨索里尼在這點上是十分坦白的，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的米蘭演說中，他公開地指他自己和他們法西斯同志爲「我們是全世界各國的反動者——真正的和證實的反動者。」

因爲在每個國家有少數的自私自份子，只知自己的利益而不顧犧牲國家的安全，不惜與國外的法西斯勢力勾結，所以法西斯主義在近十年中才有發展的可能。

結果便是法西斯侵略的猖獗，這侵略是有極仔細的計劃的，其目的爲破壞各國的獨立，各種武器都被使用了，從賄賂到暗殺，從戰爭的威脅到真實的軍事侵略。

墨索里尼首先作俑，傾全國之力於侵略的技術。意大利對於巴爾幹恐怖主義者的祖護，尤其是在南

斯拉夫的，是不顧一切地維持着，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亞歷山大王在馬賽的刺死。墨索里尼同時支持匈牙利的過火的愛國主義，進一步企圖削弱南斯拉夫，因為他垂涎南斯拉夫的亞德里亞海岸。意大利每年派軍隊到匈牙利以求破壞特喇農條約，而意大利會盡力使這條約加諸戰敗的匈牙利的。「馬其頓內部革命黨」——它暗殺了許多親南斯拉夫的而居住在馬其頓的南斯拉夫人在保加利亞的保加利亞人——即倚賴意大利法西的軍火接濟和財政資助。當該黨經濟不充裕的時候，它的領袖米雪羅夫（Vanche Michailoff）即渡過亞德里亞海到意大利去領款子。謝謝這些款子，米雪羅夫能够在一個政府之內另建一個政府，有它自己的軍隊和警察，有它自己的報紙，有它自己的租稅和法律制度。這個恐怖組織的權力是驚人的。該組織的叛徒是逃不了的。例如馬其頓婦人卡妮西（Mencia Carricju）一直跟着一個叛徒到維也納的柏格戲院，在演吉特（Peer Gynt）的時候便將他鎗死。

意大利法西黨又幫助哥羅（Croat）的恐怖主義者，甚至在意大利和匈牙利代他們組織特別訓練隊。法西干涉南斯拉夫政治的頂點是一九三四年十月達到的。羅馬相信假使南斯拉夫國王沒有了，南國該分裂的。至少會有紛擾，也許甚至內戰。居住於達爾馬提亞（Dalmatia）的意大利人是很多的，大家認為如果一有紛擾，意大利會要求干涉。

十月九日南斯拉夫王與法國外交部長巴都（Louis Barthou）在馬賽被南斯拉夫的恐怖份子所刺死。鎗是佐治亞夫（Georgiev）開的，他是由墨索里尼所保護的米雪羅夫的汽車夫。但是南斯拉夫並沒有發生革命。墨索里尼計算錯誤了。

墨索里尼在阿爾巴尼亞化了許多的錢以賄賂該國總統阿奇姆·比·左格（Ahmed Bey Zogu）。他

當南斯拉夫停止供給他金錢的時候便背棄了南斯拉夫。

一九二六年意國駐阿爾巴尼亞京城的公使阿諾伊西 (Baron Aloisi, 他後來在意對阿比西尼亞的戰爭中在國聯大會席上為墨索里尼的代言人) 引誘阿奇姆簽訂帖拉納條約 (Treaty of Tirana)。阿諾伊西接受「作為禮物的三千支來福鎗，同樣數目的制服，十個中隊應用的三吋口徑的鎗砲，五百支機關鎗，二千匹騾，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里拉(約二百萬金鎊)的貸款」。為威魯阿奇姆起見，十一月二十日發生叛變，向斯庫台里 (Scutari) 進攻。由於大使團的決議，意大利有干涉阿爾巴尼亞之權，如果該國內部情形變成嚴重的話。阿奇姆於是被迫而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簽訂了帖拉納協定。

雖然阿奇姆 (現稱左格王) 一方面拿了意大利的錢，而另一方力求他的國家免去意大利的束縛，但法西的控制力量是太大了。阿爾巴尼亞現在無論如何是一個意大利殖民地，以意國大使為非正式的總督。由於一九三一年她被迫簽訂的協定，阿爾巴尼亞須聘請許多意大利軍事專家，「這些專家的忠言不僅限於財政經濟事件」，事實上他們操縱着全國的生命。在阿爾巴尼亞有一個意大利公司(叫做 E. I. A. A.)，它有輸入意大利貨物的獨佔權，很狡猾地利用它的地位阻止阿爾巴尼亞對其他國家的貿易。它雇用千萬的特務人員深入阿爾巴尼亞的各地。墨索里尼很快地利用這個控制權以作軍事上的目的，建築許多軍用公路和砲台，改都拉索 (Durazzo) 為一個大的海軍根據地，目的在阻止英艦之駛入亞得里亞海。阿爾巴尼亞已造成為意帝國主義進攻巴爾幹的前哨。「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意以海陸空軍進攻阿爾巴尼亞，八日攻下阿京，成立傀儡組織「地方自治政府」——譯者」

墨索里尼也曾化了千百萬的金錢在法西宣傳上。一九三四年意政府預算案規定撥一五四、〇〇〇、〇〇〇

○里拉以作法西在外國的宣傳之用。

法西意大利領導着新侵略技術——從內部發動——的施行，必要時以恐怖主義來支持這技術。

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執政以後，德國作戰的危險是那樣地尖銳化，以致人們幾乎忘了遠在希特勒登台之前，引動中歐戰雲的爲墨索里尼。

所以首先進攻奧國的獨立的爲墨索里尼，而不是希特勒。自一九三一年後，墨索里尼置他的私人代理人於維也納，以注意奧國政治在親意陣線上發展。

「莫理爾 (Comandatore Eugenio Morrales) 就是墨索里尼駐維也納的這信任人。他負起領導維也納的意大利報紙的責任。這個報紙不屬於公使館。它不久贊同國防軍的政策，給予那奧國法西組織以精神和實際上的勸告。」

當墨索里尼宣稱「法西主義不是一件輸出的貨物」的時候，他正在祕密地武裝不僅匈牙利的侵略份子，且武裝奧國國防軍。

祕密供給奧國法西黨的軍火是在一九三二年發現的，這發現驚動了全世界，幾乎如同一九三七年法國發現供給法西從事內戰的軍火一樣。

一九三三年最初發現四十輛載着軍火的貨車從意大利駛到喜登堡 (Hirtenberg) 的人爲布魯刺·登·木爾 (Brunken-dar-Mur) 的社會黨市長華里西 (Kolloman Wallisch)，這達背聖·吉耳曼條約 (Treaty of St. Germain)。這些貨車約載五萬支來福鎗與二百支機關鎗由意大利的味羅那兵工廠 (Verona Arsenal) 交付於奧國曼德的喜登堡兵工廠 (Fritz Mandl's Hirtenberg 'Pulver Fabrik')。而和約

是禁止奧國輸入軍火的。這些來福鎗和機關鎗冒充爲「鐵片」。

上述軍火爲墨索里尼對中歐法西組織的一小部份的貢獻。其中一萬五千支的喜登堡來福鎗和若干的機關鎗達到了奧國防軍之手，以作反奧地利民主共和國的起事之用。其餘的則爲匈牙利政府所扣留。

奧政府因喜登堡發現案而大受窘。墨索里尼的忠言是要肅清社會黨份子。一九三三年陶爾斐斯 (Dofuss) 與墨索里尼在羅馬與里西奧 (Riccione) 的迭次會議，以及一九三四年一月陶爾斐斯與蘇維吉 (Suvitch) [墨氏的外交次長]間的會議，和最後在布達佩斯 (Budapest) 的會議（正在事變發生的前四天，遂決定以武力解決奧國社會黨，以後再建立國防軍和教士的獨裁政治。

意大利對奧國人民的侵略成爲後來侵略西班牙的典型。在一九三四年二月的第二個星期，由意方供給軍火的奧國防軍佔領了幾個奧國省城。二月十一日斐少校 (Major Foy，副總理) 在國防軍遊行會中（陸軍部長亦參加）演說：

「最近兩天我確以爲陶爾斐斯先生是和我們在一起的。明天我們要澄清奧國。」
第二天發生戰事。維也納工人抵抗了四天，各省抵抗了五六天。千百的性命被犧牲了。但反革命取得勝利。

同時另一個法西政府已在歐洲成功。希特勒在德國取得了政權以後，馬上在奧國人中組織納粹運動。

納粹黨人有與意大利法西黨人同樣的策略。他們也武裝他們的擁護者，計劃建立對奧國人的控制。

他們組織了一個恐怖運動。建築物，橋樑和煙囪被炸毀。這恐怖的來源是沒有什麼秘密的。這暴動行為係在慕尼黑 (Munich) 仔細計劃，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的最後暴動為止，即納粹子彈暗殺了奧國總理陶爾斐斯，子彈是離他的咽喉八吋而發出的。陶爾斐斯流血臨死的時候，恐怖份子還不許人找醫生和教士。奧國又發生內戰，千百的生命又為法西暴動所犧牲。

當希特勒的「奧國軍團」(約二萬五千人，係由納粹恐怖份子和從奧逃德的反動份子徵募而來)的褐衫營為墨索里尼的駐紮布里納山脈 (Brenner Pass) 的黑衫軍隊在奧國邊境所阻時，奧國內戰發展為國際戰爭。被阻之日的下午墨索里尼警告希特勒說，他的軍隊一超過這邊境，意國的黑衫軍隊就進抵提羅爾 (Tyrol) 和克倫地亞 (Carinthia)。南斯拉夫知道意對德警告所包含對她自身的威脅，遂陳兵邊境，與克倫地亞共同戒備，如果需要的話，即作攻擊以阻止意軍的開入南斯拉夫最弱的邊界——馬里波 (Maribor) 四周的廣大平原。在那個情形之下，捷克斯拉夫準備佔領維也納以保護她的利益，而匈牙利也熱切盼望取得奧屬柏根蘭 (Burgenland)，柏根蘭是一九一九年匈牙利失去的。

希特勒在最後關頭止着了。德國還沒有準備作戰。她還沒有武裝萊茵區或達到重整武裝的初步。希特勒背棄了奧國的納粹黨，命令軍團停止動手。與政府的飛機向戰壕擲下希特勒「驚人的」背棄他的奧國黨羽的正式報告，他的黨羽在戰壕裏同時受着與政府機關鎗的射擊。

在這裏，我們可以這樣問，法西意大利和納粹德意志的「意識統一」是什麼呢？為什麼緣故一九三四年與一九三五年間意德在奧國作戰，而現在這兩個國家又有它們自稱的「不可分解的合作」呢？為什麼緣故意德利益在中歐、巴爾幹和西班牙有直接的衝突，而現在羅馬與柏林又有許多政治行為的共同陰

謀呢？

這個重大問題的答案供給目前歐洲外交的祕密和值得我們的最仔細的考慮。因為各國政策的進行有賴於這個答案，大不列顛與其他民主國家都基之以考慮它們的政策。

很顯明地，墨索里尼的合作動機的本質是很重要的。羅馬·柏林軸心僅是掩蓋着（但並不消滅）這兩個目前合作國家間的衝突諸點。然而甚至在最近數月中這衝突本身已強化了。所以在羅馬·柏林協定簽字之後，德人與意人間關於西班牙鑛源的支配問題即在西班牙發生一個嚴重的爭執。自西班牙內戰起始以後，德國要求大量的鑛源，尤其是貪得衛爾發（Huerva）和麥利臘（Melilla）區的黃鐵鑛。而一九三七年四月，意大利財長因遇着嚴重的財政難關，決定想在西班牙弄點錢來償賠。叛軍將軍的弟弟拉曼·法朗哥站在意大利立場積極地在不耳各斯（Burgos）加以干涉。據稱德國駐薩拉曼加（Salamanca）「大使」法貝耳（Herr von Faupel）恐嚇着，德國無意允許意大利取得法朗哥控制下西班牙鑛產的利潤。意大利的回答是遣派一個鑛業專家去建立她在西班牙的鑛產基礎，對叛軍大本營加以強烈的壓迫。

自羅馬柏林合作起始而後，意德在多腦河上的外交目的常發生衝突。凡注意今年（一九三八年）一月在布達佩斯簽訂羅馬公約諸國的內幕的人，都很明白意大利企圖建立一個以她為霸主的多腦集團的心思並沒有放鬆。羅馬與柏林關於南斯拉夫之爭是尖銳的。德國向南斯拉夫送秋波。意大利對南斯拉夫有所畏懼，雖然墨索里尼利用他在南國內部的關係使得柏爾格刺德（Belgrade）對於他個人的態度更馴良些。但是假使匈牙利為意德武裝起來，很可能地南斯拉夫會背棄意德兩國。

希特勒征服奧國的方法表示着羅馬柏林間利益的基本衝突。雖然自一九三六年後墨索里尼聽納粹黨人在奧國稱雄，他是不能贊同德國吞奧的。德軍的開抵布里斯納必定使了墨索里尼着急。意大利在多腦區的損失不僅是勢力而已。

羅馬柏林間當另有一個衝突的原因。墨索里尼還沒有放棄組織新「東羅馬帝國」的終極目標，這個觀念一定要和納粹帝國主義衝突的。墨索里尼總是認巴爾幹爲意大利的經濟發展的天然區域，他決不會放棄他在巴爾幹國家的經濟發展計劃。

既然羅馬柏林有經濟的衝突，何以有意德同盟呢？它的動機何在呢？一九三五年後何以促成歐洲外交的革命呢？當一九三五年三月德國背棄了凡爾賽和約的軍事條款時，在斯里薩 (Sri Lanka) 起草責備納粹德國行爲的決議的不僅是英法政治家，而意大利政治家也在內咧。

這答案首先要從意國侵阿戰爭中的需要去找。阿比西尼亞使得意大利投入德國的懷抱中去。英法聯合起來對意大利施以制裁。羅馬知道英法不在她的一方面，意大利沒有抵抗德國在中歐進展的希望。墨索里尼所以必須與希特勒妥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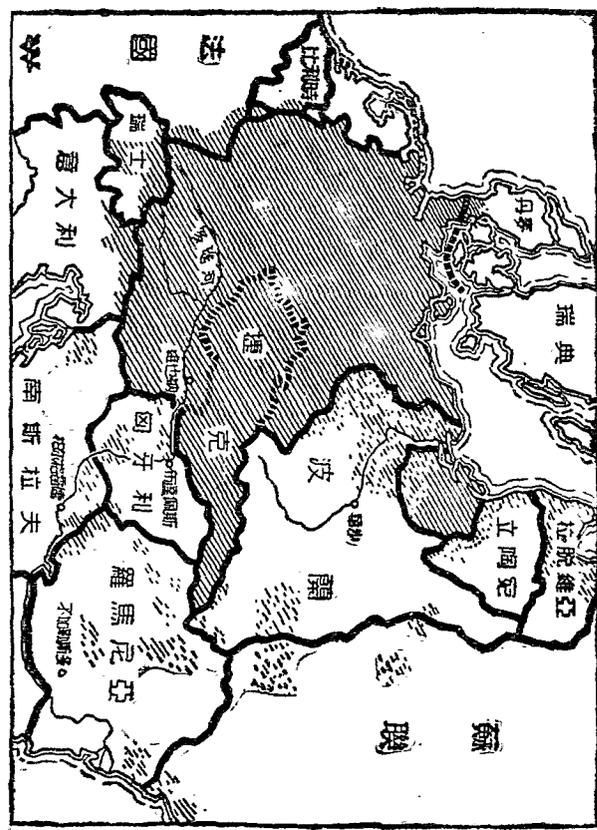
然而羅馬·柏林軸心並不僅是需要的結果；它也是由於墨索里尼的帝國野心而生長的。

意大利只有犧牲英法而取得德國的支持才能增加地中海的權力。自一九三六年以後，意德進攻英法帝國的計劃是繼續地發展着。這即是羅馬·柏林軸心的煙幕彈後面的真相。這即是意德干涉西班牙，干涉英法的非洲領土，和最後意德國內不安的解釋。

顯然地，羅馬·柏林軸心的目的是反共的。然而這是皮毛的觀察。軸心形成以後的事實表示着意德

勾結的侵略計劃。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德奧協定的簽字移去了意德諒解的最大阻礙。適在一星期後西

第一部 第一章 羅馬柏林軸心的檢討



班牙叛軍的第一鎗聲便在摩洛哥響了起來。墨索里尼顯然作了這樣的決定：與德同盟仍會建立一個羅馬帝國，所以即使犧牲奧國也不算大的損失。至少在目前，世界尚有足夠的大，可以造成兩個世界帝國——意大利與德意志。「反布爾什維克主義」是一個適當的藉口，以取得對立的英法帝國的統治階級的擁護和默認。

所謂反共公約實際上是三個好戰國家的另有作用的協定，它們僅有的共同目標為盡量侵佔。反布爾什維克主義是德、意、日三個侵略國家反民主國家和蘇聯的煙幕彈，而且是有效的煙幕彈，三個侵略國家是貪婪那些國家的財富的。

蘇聯外長李維諾夫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國聯大會中作這樣的演說：

「我們知道有三個國家近年來向其他國家進攻。三國制度，意識形態，和進攻目標之物質和文化的水準是差異的，而它們以一個動機——反共——來證明它們的侵略是理直氣壯的。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天真地想，或假裝地想，他們只要說『反共』兩個字，則他們的國際上的狂行和罪惡便可得到寬恕。他們誇張地說他們在國內已辦到完全剷除共產黨，他們對於遠近民族有無限的愛心，所以他們的使命是挽救那些民族不受共禍。他們所採取的是意識形態的鬥爭嗎？不是的，他們所用的是海陸空軍的力量。為實行給予一切民族以幸福的自命的使命起見，他們準備節省自己人民的人力，或財力，他們準備將最基本的物質需要減至最低限度，使全國挨餓以便有足夠的軍火以剷除他國的共產黨。這當然是武力干涉他國內政的公開意識，絕對不顧人家的完整與獨立。」

「反共」漸漸暴露成爲武力政治的護身符。反共協定的正文還不十分顯明。補充的草案稱：

「訂約諸國決以最嚴厲手段處置國內外直接或間接致力共產國際工作或增進其活動者。」草案的範圍是極其廣泛的。反共公約的簽訂諸國否認這公約的目標是侵略的，或它是針對任何國家的。但是法西報紙已揭穿這個詭語了。

墨索里尼的代言人蓋達 (Signor Gayda) 在意大利呼聲報上說：

「當然地，除了共產問題以外，意、德、日三國在其他合作目的上也要團結一致的。」

日本的報紙更形坦白。所以日日新聞宣稱日、德、意是努力着改變世界的現狀，並建立「真正的國際正義」。

關於反共公約後面的真相，希特勒還不如蓋達那樣有隱諱。他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在慕尼黑演說：

「三國現在聯合起來了。最初是一個歐洲軸心，現為一個偉大的世界政治三國同盟……這不是包括三個無力的偶像，而是三個準備和致力實現它們的權利與利益的國家。」

泰晤士報的柏林記者報告這演說詞的時候，曾作這樣的評語：「它證明了政治觀察家的意見是對的，他們的意見就是反共公約是一個增進與反布爾什維克運動無關的目的同盟。」

英國駐羅馬的記者報告着：「意在地中海所感受的壓迫已由於日海軍在英帝國的側面出現而減少了」，這公約為「許多觀察解釋為係締約諸國的一個干涉外國內政的藉口。它也被解釋為德意兩國允許日本干涉中國內政，藉口是中國為布爾什維克主義所害。」

而最露骨的話是人民報 (Gazeta del Popolo) 和都靈 (Turin) 斯泰巴報 (Stampa) 所作的。人民

報說：

「西班牙和法國是最近的共產主義的實驗。我們要竭力干涉西班牙以阻止共產的發展。」

斯泰巴報也同樣顯明地說：「反共公約國家對於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解釋是那樣地廣泛，以致足以干涉那抵抗侵略國前進的一切國家的內政。」

寫着：

「這是無足驚異的，反共公約在英國人的口中是苦味的東西，而法國則更胡思亂想。但我們決沒有想到捷克斯拉夫總統貝納斯（Beneš）在蘇聯共和國二十周紀念的時候會致電祝賀克姆林宮（Kremlin）的主人。如果布拉格（Prague）的統治者是中歐的布爾什維克堡壘，不要詆毀他們，而要責備我們自己。」

最後蓋達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日播音解釋反共公約的時候，對民主國家作猛烈的攻擊，他說：

「人民陣線政府爲莫斯科政策的表現，終有一天我們要去鞭撻它們。」

蓋達爲使得他的話更明瞭起見，反共不僅限於宣傳，他的結論注重着：「反共公約的重要性不只是布爾什維克問題。」

法西政論家指明反共公約不是一個意識形態。它是一個進攻弱小國家的世界陰謀，以它們的領土作根據地，最後攻擊所謂世界的滿足國家，尤其是英法帝國和蘇聯。

如果法西宣傳家的話不足以證明德、日、意公約後面的侵略思想，目前政治形勢的事實很可以說明戰爭製造者的世界同盟的意義。

反共公約即是它的簽訂國家在世界各處所進行的戰爭政策的表現，表面上則是反「共產主義」的。意德是利用着西班牙的共魔。日本向中國人民進攻，理由是南京政府染了「赤色」，共產黨是中國反日運動的負責者。然而十年來日本用煽動與賄賂，用敲詐與威脅，甚至用毒藥與暗殺以擴張她的勢力時，蔣介石及其政府正傾全國之力與中國紅軍奮鬥。日帝國主義是貪中國的肥土咧。它需要一個進攻蒙古共和國和最後進攻蘇聯的根據地。日本又需要增強她在大陸上的地位，以與她的勁敵——英美——在遠東作長期鬥爭以求稱霸。又利用「共產主義」，因這是一個簡便的煙幕彈。

希特勒是最會利用歐洲的共魔的。希特勒干涉西班牙的藉口是他「決不容忍西歐的一個布爾什維克國家」。他現在準備干涉捷克斯拉夫了，理由是那個十分布爾喬亞的共和國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產地」。

反共口號的實施實無止境的。當利用這口號的人們談到行將剷除的布爾什維克制度時，他們往往加上一大套的話並涉及「類似的制度。」他們又常常說一切民主與議會制度的國家到了布爾什維克化的前夕。所以也有給予民主國家以法西援助的幸福的必要，並由於武力干涉和進攻，使他們不致滅亡，它們是受着和平與民主的威脅的。哥培爾 (Dr. Goebbels) 會說：

「法國的情形與納粹未登台以前的德國情形是同樣的糟糕；有了近代的技術，即使一個孤島也不能不受歐洲文化運動的影響。西班牙是一個典型，而法國的危險是尖銳化的了。」

第九章中敘述蒙面黨 (Lagouin) 在法國的活動顯明地表示着哥培爾的話不是空話。從法國內部發生進攻已進行三年了。

我們感覺得很有趣地注意到十九世紀初葉的神聖同盟與二十世紀的法西同盟在歷史意義上是很相似的。神聖同盟最初不過是一八一五年三個皇帝——俄、奧、普的統治者——所作的漂亮宣言，即他們要依照基督教原則統治。但是在神聖同盟條約簽訂的五年中，它的創造者俄皇亞歷山大 (Alexander) 即對最反動的梅特涅親王 (Prince Meternich) 說：

「我認爲誤了光陰是憾事；我們必定要設法補救。……請告訴我你需要什麼，你需要我幹什麼，我便幹什麼。」

於是三個暴君協力摧殘歐洲一切自由革命的運動。那不勒斯 (Naples) 和西班牙的革命爲外國的干涉所制止。特勒味連 (Trevilian) 教授曾描寫十九世紀獨裁者所採用的威脅方法。他說，一八二一年波旁政府在那不勒斯恢復了以後，遂進行：

「對於知識階級的一個殘忍的迫害，例如神聖同盟在全歐與各地方政府都有勾結。德意志大學的摧殘，波蘭憲法的破壞，凡手執一卷吉本 (Gibbon) 或孟德斯鳩的書的人即被禁下獄的警察制度，在這制止歐洲自由的進程中，歐洲文化之火被撲滅了。」

沙皇的神聖同盟與企圖稱霸今日世界的希特勒的反共協約的差別是二十世紀的侵略者較殘忍得多。

反共公約的目標是誰呢？現在我們明白了，它的成立是敲詐與威脅大不列顛，法國與蘇聯。柏林作了德國要加倍要求戰前殖民地的宣言之後，馬上就來了這個公約，這並非偶然的事件。意大利在非洲英屬地域的活動在英國暴露了以後這公約才簽字，也並非偶然事件。

每日電訊對於這公約所含蓄對英威脅的意義有下面的一段話：

「假使布爾什維克主義是今日僅有的世界和平的可怖的敵人，我們很容易相信這法西同盟是『世界和平的保障』（里賓托洛甫 Ribbentrop 語）；然而目前的事件已充分表示現在和平所最可畏懼的爲那結合起來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國家。假使這反共的『確定防禦』包括着一切炫耀地建立這防禦的國家，這防禦也許有利於和平的使命。……但英法兩國——以及美國——不能信任那從波羅的海和北海經過地中海到太平洋的反共防禦——這是可原諒的，但事實上它們的一些重要利益會受到影響。……英法相信它們對於反共公約的注意較對蘇聯的注意還要來得深切，這又是可原諒的，這樣表示蘇聯有不可攻破的優勢。」

東京·羅馬·柏林的勾結所含蓄對世界民主國家的挑戰意義是顯明的。這不是一個敵對意識的問題。「法西國際」爲戰爭的工具。十年來已表示出它的意義是侵略，它主張並且實行武裝干涉他國內政，那些國家的完整與獨立它是不顧的。

我們必須承認這新戰爭技術到現在爲止有驚人的成功。由於它，阿比西尼亞獨立國爲意大利所併吞，奧國爲德國所併吞。兩個其他獨立的國家，中國與西班牙，現在正是被瓜分着。世界許多獨立國家被勾入這同盟網。最後，現在已經可能地引誘大民主國家（它們作爲自由國家的生存終於成爲問題了）不要作什麼以抵抗這新國際的進展，且甚至在西班牙的情形中引誘它們實際參加瓜分一個自由的國家。這何以可能呢？原因是一部份民主國家的人們需要和平，幾乎不惜任何犧牲以求和平。

在這個和平的渴念上，民主國家與政府的反動份子才能够貿易。在和平的名義上他們聽和平的堡壘

爲侵略國所襲擊。

另一個爲侵略家尤其希特勒開闢道路的要素爲對德國懷着一個已遲的然而沒有道理的天良，即認爲凡爾賽和約是不公正的。這個認識遲了十年，目前德國又虛張聲勢起來，右派各黨現在所採用的心智應該施用於魏瑪（Weimar）時期民主德意志共和國的諸問題上。

各國右派願對反動政府讓步而不願對民主政府讓步，這並不是偶然的。代法西進攻開路的要求爲每個國家的反動份子，他們盼望法西能够使得他們保持已得的權利，在變動的世界中維持現狀。

反動派擁護法西侵略的形式是或與某一國家的公開敵人直接合作，如法國蒙面黨與德國祕密警察及意大利祕密警察間的關係，或對法西進攻採取不抵抗運動。

反動「愛國份子」的自殺政策，與一般企圖從內部分裂各自由國家的人們勾結，是很有趣的，使我聯想到昆蟲類。

埃力斯（Haverlock Ellis）談到個人的和團體的歇私的里亞時，說：「即在蜜蜂中，據說一羣的蜂到另外一個蜂房去毀壞它的蜜糖時，那蜂房的主人們有時爲劫掠者的意思所迷，而投到強盜的一邊，協助毀壞它們自己勞力的結果。」

對於和平的敵人和我們民族利益的敵人的積極與消極兩種擁護方式，在英國自國民內閣（National Government）成立後是極形活躍的。有的國會議員（上院與下院）自告奮勇爲墨索里尼的辯解人。現任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做了惡魔的鼓吹者，艾登（Anthony Eden）爲僅有的關員指出政府向「法西國際」威脅作可憐的讓步是危害國家安全的，而被迫去職了。保守黨報紙不僅避免日

德、意挑戰的新聞，而且似乎對於每個破壞條約的行爲，對於每個戰爭的新行爲，表示一種沒有道理的高興。

自從向和平開始進攻以來，國民內閣顯然地寧願犧牲遠東和地中海的英國利益，而不顧面對着另一辦法——抵抗法西的侵略。那另一辦法會使英美和國聯國家在一九三一年連合起來反抗日本，那個行爲會免去了後來的侵略：一九三五年意大利的侵略，阿，一九三六年德意的侵略西班牙，及一九三七年日本的侵略中國。在這一切危機中，影響國民內閣的不是對法西力量抱着畏懼心理，而是它需要聯合的那勢力的特質。

保守黨的辯解者現在對於親法西政策的祕密更坦白地陳述了。他們認爲與進步政府發生關係較危害本國安全還要可怕得多。阿比西尼亞的征服使得意大利跨過北非，威脅達到印度的近路。法西侵略西班牙的軍事結果更有害於英國和她的自治領地。這些他們都不管的。

同樣的背叛本國利益，在今日每個歐洲國家的反動份子中都可找出。他們犧牲本國的安全以作可憐的希望：他們因此可以保全他們局部的利益。

這個現象自古即有的，現爲「法西國際」利用着，在被獨裁或半獨裁統治的歐洲小國家中進行工作。波蘭與南斯拉夫就是典型。自納粹取得了但澤以後，對於波蘭少數民族的虐待已給予波蘭以納粹侵略是什麼一回事的概念了。然而波蘭的內部組織完全是由武力結合的。最近農民造反以及隨之而來的令人同情的工潮震動了反動的波蘭政府。該政府畏懼民主政治，而傾向柏林和羅馬。

南斯拉夫處於同樣的地位。斯托亞第諾維奇政府 (Stoyadinovitch Government) 生怕鼓勵國內的民

主政治，不繼續小協約國的民主政策，而願與墨索里尼勾結。

所以，歐洲反動團結的生存說明了反共公約國家拼命利用反共口號的道理。

第二章 墨索里尼外交政策的目的

「把船須武裝起來便可以駛到世界各處。」——意大利詩人丹嫩齊奧 (Gabriele D'Annunzio)。

意大利的外交政策是由墨索里尼自己決定的，意大利侵略的祕密只有在墨索里尼的個性裏去找。

墨索里尼事業的動力為愛好權力，這點他是十分坦白的。當他成為意大利的獨裁時，他告訴他的正式傳記作者沙發第 (Signora Saratta) 關於他早有做要人的希望：

「是的，我有這個熱狂。它燃燒着，損耗着我，有如一種大病。我要以我的意志在歷史上留個標記，如同獅子利用它的爪牙一樣。」

個人權力的愛好又加上追求這權力的殘忍性與能力。在他政治發展的各方面中，墨索里尼相信力的需要，甚至力的美德。他的傳記作者中有幾人認為這位領袖的愛好暴力是由於讀了尼采或索勒爾 (Dore) 的哲學。墨索里尼主張暴力是需要而不可缺少的，因為依照他看來，「人生的原則，邏輯，與必要」都包括在暴力的裏面。當他早年形容意大利國旗為「插在糞堆上的破布」時，他已宣傳暴力的需要。不管墨索里尼的政治目的是什麼，他的主張是「轉動歷史車輪的為熱血」。他取得了政權以後，便對世界說：

「只有戰爭能夠引起人力的最高度緊張，使得有勇氣作戰的民族取得高貴的性格。」

法西斯領袖的個人權威的意志以及對暴力的愛好表示出意大利外交的動機。「他追求增加他權威的任

何機會，以致使他不僅控制本國，而且控制歐洲以及其他的西方世界。」

墨索里尼的第一個目的爲克服他自己的人民，統治着：

「三千六百萬公民的意大利，人們一樣地想像，好像他們的頭腦是一個典型造成的。」

做了獨裁者以後，他進行摧殘一個獨立的國家；他曾參加組織奧國的教士法西；他幫忙造成德國納粹獨裁的握權；他又參加控制西班牙共和國的企圖；自羅加諾條約（Locarno Treaty）之日起，他便陰謀反國聯及反有建設性的國際主義，那時他對出席羅加諾的一個自己的代表說：

「你不知道這有什麼意義。這條約阻止我十年不能作戰。」

墨索里尼一日指揮着意大利的政策，他決不會命令停止他所發起的反國際公法的運動，決不會停止威脅戰爭。他的獨裁一日統治着羅馬，歐洲是不知道和平的。

自他統治的起始，墨索里尼對於他的帝國主義的目的和政策是十分坦白的。他自己相信他是天之驕子，抱着恢復羅馬昔日帝皇時代的軍事和帝國的光榮的雄心。若干年來羅馬歷史使他拼命地幻想，所以他的最近研究爲羅馬皇帝的生活。最近他寫了一篇關於該撒的劇本。

去年（一九三七）墨索里尼對一般羅馬的法西貴族宣傳恢復羅馬帝國。他們以無限的熱情贊成他的主張，因爲這形成他們制度的「頂點」：

「帝國必須擴張到地中海與紅海的海岸，且必須包括蘇彝士運河與直布羅陀的門戶。」

拿破崙是墨索里尼的最近的典型。他寫了一本劇本梅吉噠（Campo di Maggio）論及他，他在那劇本裏的結論是拿破崙的失敗由於只有法軍而沒有意軍。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日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上院演

講時又回到那關於拿破崙的論文，他引了拿破崙說的一句話：

「意大利人有一天要成爲世界上的頭等軍人。」

墨索里尼說：「我們所需要的是將拿破崙的預言在我們法西羅馬時代實現。」

墨索里尼時常說，只有戰爭使得民族高貴。一九三四年五月他對下院作如此的演說：

「歷史告訴我們戰爭是隨着人類發展的現象。戰爭之對於人類有如戀愛之對於婦女。……我不相信永久和平。……我認爲和平奪去人類的基本美德，那些美德只有流血才能在太陽光之下暴露出來。」

一九三四年意軍演操之後，墨索里尼又說：

「所以我們不是應該準備明天的戰爭，而要準備今天的戰爭。我們要成爲或近乎成爲一個尚武的民族。因爲我們不怕說話，讓我們補充一句，我們要成爲好戰的民族。欲完成這個使命，好戰要漸漸與服從，犧牲，和愛國諸美德結連一起。」

墨索里尼向沒有將法西觀念和戰爭觀念分開。他的統治是建築在軍事準備上，他組織他的社團國家以從事戰爭。由於各種宣傳能力，他滲入一種戰爭心理於人民之間，在大部份意大利人民中戰爭觀念辦到普遍化了。

墨索里尼的兒子維多里奧（Vittorio）對於戰爭的態度也許可以認爲他使戰爭普遍化的最大成功。這二十歲的空軍駕駛員維多里奧在他的敘述阿比西尼亞戰爭一書中寫着：

「對於青年們，這書可作爲將來努力的參考書。」

維多里奧談到他的功績之一說：「我向來沒有那樣幸運見過那樣的大火，雖然當在國內時凡救火隊出發我總跟着他們。也許因為有人要知道我的弱點吧，第十四隊奉命完全以燃燒彈轟炸阿第·阿包區 (Adi-Abo Zone)。我想除想作有趣的燃燒以外沒有其他更重要的理由。……我們也帶着手榴彈，這些手榴彈是極有用的。許多敵軍吃到我們的裂片。這是一個好玩的工作，有悲慘的然而美觀的效果。」

「燃燒彈給予一個極大的滿意；至少人人可以見到火與煙。」

有一次當「五千阿軍爲火所包圍，遭了一個不幸的結局。這是地獄似的；煙升到很高的地方。」在四十八面上維多里奧寫着：

「我要記着我在「小羣的加蘭族人 (Galla tribesmen) 中所產生的效果，他們集在一起好像一個穿上黑衣的人。我擲下一彈中在他們的中間，這一羣人如同一朵玫瑰花開着。這是最好看的。」最後的結論是：

「戰爭自然可以教育人和使人成熟，我將它介紹給每個人，因為我相信每個人有參加至少一次戰爭的責任。」

意大利藝術家馬里涅第 (Marinetti) 「法西未來派畫的始創者」寫着：

「戰爭本身便有一種美，因為它可以增強偉大的法西意大利。」

像這樣的觀念每天灌入意大利的人民，這便是每次意大利新侵略行軍而受到熱烈擁護的解釋。

侵阿戰爭和意大利對西班牙內戰的干涉，到現在爲止爲這個新「羅馬帝國主義」(墨索里尼是歡喜

這樣稱呼意大利)的最大表現。但是在其他國家的侵略與這兩個大侵略是相似的。

墨索里尼很知道戰爭的準備和進行是浪費金錢的事。早在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墨索里尼對法西下院說：

「所謂恢復經濟繁榮的觀念我們要完全放棄。我們快臨生活水準降到極低的人性時期。這我們用不着擔憂，因為將來的人們要結實些，簡單生活適合他們。」

整個的意大利生活於是被墨索里尼限於由於戰爭準備的緊縮中。

墨索里尼的目標是顯明的。這目標在建立地中海的意大利優勢，求羅馬帝國時代「我的海」(指地中海——譯者)的再實現；將地中海變成一個意大利海。不僅是一個地中海而已。那還不够。一個「我的海」對於兩面出路的價值是有限的，東面出路的形式為人工運河，易於封鎖，受到來自巴力斯坦與埃及的攻擊；西面出路橫寬僅有十四哩，受着直布羅陀海峽和修達(Corta)的控制。

然而墨索里尼做了地中海的主人而同時不能控制這兩條出路，則他會成為地中海的一個囚犯。這即是意大利干涉西班牙和墨氏在非洲反英反法活動的原因。墨索里尼的意見由納粹刊物地中海史一書正確地表示出來：

「意大利的夢為由中非和察塔(Tchad)而達到大西洋。意大利將取得埃及和蘇丹以鉗制大不列顛。一面利比亞和厄立特利亞，一面阿比西尼亞遂成為這鉗子的兩個把柄。」

墨索里尼企圖在非洲東北建立一個帝國以彌補地中海東部的弱點。這樣使得對埃及可以施以壓迫，而減去亞歷山大里亞的價值。阿比西尼亞的征服即是這計劃的一部。

意大利侵阿戰爭包括在巴力斯坦和敘利亞的反英陰謀。墨索里尼自稱爲「回教監護人。」自他有了這個尊號之始，敘利亞便成爲意大利在阿刺伯人人中進行反英法的運動的中心。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英國下院報告着在巴力斯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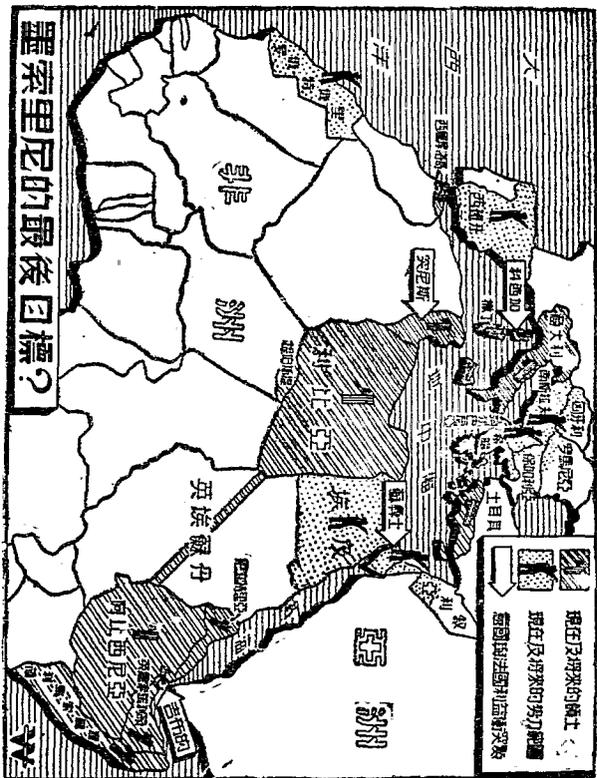
「意國婦人假裝慈善工作者或尼姑，她們供給阿刺伯人以猶太人殘暴行爲的照片，告訴阿刺伯人說，他們的貧窮是由於英國的統治。……巴力的意大利播音在巴力斯坦傳播，並加以一套的阿刺伯宣傳，如『巴力斯坦屬於阿刺伯人，』『殺死猶太人，』『讓巴力斯坦的阿刺伯人武裝起來』的口號。」

同樣的活動據稱也在敘利亞進行。英國外次克藍布 (Chamberne) 說：

「我想意大利報紙和近東及世界其他部份的反英宣傳是很有證據的。」

墨索里尼的破壞英國勢力的企圖，不僅限於宣傳。巴力斯坦的恐怖組織是由墨氏的支持，這是顯明的。法屬非洲的內戰也是爲意德所鼓起。人民報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報告說，阿爾及耳、突尼斯和摩洛哥的阿刺伯人鬧亂爲德意特務人員陰謀的結果，利用亞刺伯民族運動來與法國人民陣線政府爲難。這報告繼續說：「意大利人選擇突尼斯爲活動地點，而希特勒的特務人員則主要地在摩洛哥活動，以西班牙和摩洛哥爲根據地。」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工作報報道，從法國情報機關取得的岐里夫 (Ali Chaïf，第斯托 [Destour] 運動領袖) 的機關的文件，證實了意大利每月至少津貼一、〇〇〇、〇〇〇法郎以作反法運動。且有暗殺許多法國官吏的計劃，係用意大利文寫的。

墨索里尼又煽動埃及反英陰謀，他的目的爲引起埃及及人的一個反英願望。墨索里尼要埃及在他的將



墨索里尼的最後目標？

來的東地中海及紅海帝國中成爲一個弱小而馴服的與國。他常高興地談起「爲同樣的海所聯繫的兩個民族。」

墨索里尼曾鼓勵埃及的重整武裝，希望將來親意的埃及政府會更有效力地抵抗大不列顛。埃及人又被鼓勵着去排斥他們軍隊和國防中的英國軍事勢力。

墨索里尼在阿刺伯同樣地作種種活動，竭力操縱赫查茲 (Hodjaz)，葉門 (Yamen)，和哈達拉毛 (Hadramaut) 等處。他遣派一個以吉拉第尼 (Gallardinia) 將軍爲團長的使節團到葉門，贈選葉門會長以有意義的禮物：機關鎗，一輛裝甲車，和十二隻孔雀。他的間諜在達拉毛特殊地活躍，那是印度政府所疏忽的一個區域，至一九三七年爲止，印度政府在那裏施行一種名義上的統治權，那期間達拉毛是附屬於英屬亞登 (Aden) 的。

爲實現他的東地中海的反英陰謀起見，墨索里尼同時做了天主教和回教的擁護者。在巴力斯坦他是親阿刺伯的；在敘利亞他支持伊斯蘭反亞美尼亞人和杜魯塞人。

「他能够成爲一個天主教徒以反對埃及和阿比西尼亞的科布斯人 (Copt)。在拉忒藍條約的兩年之間，阿比西尼亞學院居然成立，而它在一九三五年爲凡迪坎城的僅有的教皇學院，這是很有意義的。當時天主教徒爲阿比西尼亞基督徒中的不願要的少數，然而墨索里尼仍然等待機會，爲着他所採取的侵略計劃起見，他是毅然決然地想取得某種宗教上的幫助的。」(加拉特著墨索里尼的羅馬帝國。)

墨索里尼現在是，從前曾是實行干涉內部的新侵略技術來對付英帝國內的各屬地。這是他在巴力

斯坦的政策。這也是他在阿比西尼亞的政策。在阿國如同後來在西班牙一樣，他以內戰的煙幕彈來進行意大利的侵略。他做了高格沙總督 (Ras Tafari) 的後台，而求使他成爲他的阿比西尼亞的法朗哥。但是這個計劃錯誤了，因爲只有幾百個私人肯跟着高格沙作叛國的親意行爲。內戰的技術在阿比西尼亞完全錯用了。在西班牙却是成功的。

意大利的侵阿戰爭行爲不僅破壞了和平法，抑且破壞戰爭法，這裏用不着贅述。

曼徹斯特衛報 (Manchester Guardian, 譯者按中國一般譯爲「導報」是錯誤的) 的侵阿戰爭中的記者加拉特 (G. T. Garratt), 告訴重砲對阿比西尼亞人並不是恐怖。

「只有兩樣東西致害他們的血肉。一樣是對村鎮和在田裏工作的婦女的轟炸。這些部落的人有一種野蠻的信仰：婦女不是戰爭的對象。另一樣東西是毒氣，毒氣對於他們好像是一種如同麻瘋的身體害物。從阿比西尼亞人的較簡單的觀念，他們演繹出來如同十九世紀歐洲所規定的戰爭法，但這戰爭法二十世紀的意大利已叫我們不必重視了。這戰爭法即是未開始作戰要警告敵人，不要波及婦女，不要施用毒氣。」(墨索里尼的羅馬帝國)

意軍有系統的射擊歐洲，埃及和阿比西尼亞的紅十字隊，又破壞戰爭與文明行爲的另一法則。

「這種射擊是那樣的從容不迫的，後來成爲繼續不斷的，以致在戰爭的最後階段，爲安全起見，不表示出紅十字的信號了，尤其是在車輛上。紅十字信號不過是猛烈轟炸的引誘物，」

這樣阿比西尼亞爲不守法律的行爲所征服了，這是墨索里尼在地中海西部始作俑的。

希特勒在他的面前在兩個辦法。他或者利用意大利受了侵阿戰爭的困累和國聯對意的抵制而進行德國的進攻和橫掃中歐的意大利勢力，或者與墨索里尼訂立同盟，而利用大不列顛畏懼意大利在地中海進展的心理以取得在中歐和西南歐的自由行動。

希特勒採取了第二個辦法——於是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進軍佔領萊茵。這是他與墨索里尼合作的第一個果實。同時，侵西班牙的詳細計劃已在柏林和羅馬進行。

所以到了一九三六年，墨索里尼在東帝國的反英計劃達到一個十分成功的階段。他進行西面出口的時機成熟了。這進行的關鍵便是西班牙。

法西擁護者爭辯說，意國（和德國）干涉西班牙的動機為阻止「布爾什維克的危機」。而事實是這樣，即在西班牙王國時代，已有一個基於意西合作的地中海霸權陰謀了。

在巴塞羅納的意大利領事館所發現的文件，告訴我們自一九二六年後意大利政府已大大注意了地中海。

「一九二八年意國當時外交大臣葛蘭地訓令他的駐巴塞羅納的領事用暗號以電報告訴他在該領事的統治權之內，地中海各海港外國軍艦活動的詳情。以後不久，葛蘭地因一艘意國巡洋艦開抵巴利阿里羣島而表示欣慰。『這羣島』，他說，『已被命運注定要作為地中海西部的各交戰國間每個衝突的第一個回合。』」

西班牙共和國是在一九三一年公佈的。公佈後兩日，意大利司法大臣羅科 (Signor Rooco) 在泰斯巴報發表一篇文章，題為「失去時間性的革命」，在該文中他說：

「所謂西班牙革命完全不是一個革命。它所促成的民主原則是不合時尙的；一個真正的革命需要流血，而只能從一個戰爭（內戰或外戰）中顯露出來。」

「整個意大利報紙跟着發表言語了，說西班牙共和國不能維持薩洛哥的秩序，這是伸張「意大利在地中海西面的歷史上的權利的好機會。」」

於是墨索里尼與西班牙保皇份子間立即成立了密切聯絡的關係。一九三四年三月他與巴爾波（Balbo）在羅馬接待了一個西班牙保皇黨的代表團，而與他們成立協定。這協定的草稿是用羅馬奎里納旅館（Hotel Quirinal）的信紙寫的，最後落到西班牙政府的手中。假使墨索里尼的長期準備對西戰爭需要任何證據的話，這草稿給供這個證據。這是新侵略計劃的典型。

這文件說：

「下列簽字諸人，巴累拉（Lieutenant General Emilio Barrera）、奧拉薩巴（Don Rafael Olazabal）、及（看不清楚），李薩羅（Lizarro）護代表傳統教會，和西班牙復興黨（Renovacion Espinola）首領吉哦科乞（Don Antonio Gijocochea）批准今天（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時與意政府領袖墨索里尼及巴爾波所開的會議。」

「意國領袖得到了他所發出的西班牙目前政治狀況的問題的許多答案，和知道保皇黨及其軍隊的渴望以後，作了下面的諾言：

一、他願意給予反目前西班牙制度的各黨以物質上的援助，求推翻那制度和建立一個攝政，以準備完全恢復王國。

二、爲證明他的美意起見，他願意馬上讓我們有二萬支來福鎗，二萬個手榴彈，二百支機關鎗，和現款一百五十萬比斯打。

三、那種援助爲初步性質，如果情形需要，將有更實際的援助。

「會議決定將推定一個代表團以接收上述物品和款項，該代表團以奧拉薩巴爲領袖，他負責運輸到西班牙；後來由代表團的其他諸人，羅第里諾（Count de Rodézno）和吉哦科乞，襄助他。分配這物品和金錢。」

遠在一個共產黨人在馬德里取得官位之前，墨索里尼的干涉西國計劃老早佈置好了。一個西班牙的親意政府對於意國領袖的計劃是很重要的。

因爲墨索里尼十分地了解，西班牙區域是目前軍事上世界的重要區域。它以蘇彝士運河和好望角威脅着通到印度的兩條航路。它橫跨從非洲到歐洲的大西洋和地中海路線。簡單一句話說，西班牙控制着意大利的帝國主義的勁敵——大不列顛和法國——的重要交通線。

而且意大利本身在地中海也有重要的利益。

「她的大多數輸入——意大利是倚靠輸入的——是海運的，而這些輸入的大多數須經過直布羅陀海峽。她與她的殖民地利比亞和最近佔領的阿比西尼亞帝國的關係須視乎海的自由使用。她的長而沒有設備的海岸，那樣容易地受擊，以致地中海的控制成爲她的一個生死問題。」

「這是認識西班牙戰爭爲阿比西尼亞戰爭的延長的時候了」，墨索里尼的一個將軍巴羅蒂（Am-brogio Barolotti）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寫着，他又加上一句：

「我們必須將我們的力量加諸西班牙人的身上；否則我們永不能將地中海造成『意大利海』，如墨索里尼所說的。這即是我們支持法朗哥的原因。」

墨索里尼在控制地中海的企圖中，他挺身而起反對英帝國的勢力。

這個形勢在官方納粹刊物地中海 (Der Mittelmeerraum) 中加以慎重的考慮。

「人口的動力迫使意大利動起手來，」該書說，「這個局勢由墨索里尼的『向外發展，否則發動戰爭』的口號活生生地表示出來。……意大利內部動力愈使得她愈走上向外發展與勢力政治的道路上，她愈感覺得她不及那最強大的海上霸主（英國）。」

該書的作者們指出，意大利感覺得在大戰後她為她的同盟國所賣，遂轉變方向而與巴爾幹及東方國家訂立許多同盟以建立她在地中海的地位。

「於是，」這些作者們繼續說，「意大利對地中海之大不列顛地位作一個長期的進攻。第一步即是宣佈馬爾太為『意大利故土。』意大利在西班牙的政策自然是跟着她以前干涉馬爾太的姿態。」

軍略上的考慮於是必然地使得墨索里尼去追求，而且不惜作戰來獲得，在西班牙的勢力。我們已經見到，早在一九三四年以前，墨索里尼已在準備以侵略計劃施之於西班牙，即在進行將作為犧牲者的國家區域以內津貼與武裝一個暴力的反動少數民族，以致削弱這國家的抵抗力量。到了一九三六年，墨索里尼的計劃完成了，他與他的盟友希特勒將這計劃詳細規定。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屬於意大利空軍的一架不知號數的飛機飛過突尼斯前往西屬摩洛哥。這飛機上的航空人員是被遣派去協助一支西班牙叛軍的。但是他們中有三個人猛烈落地於法國區域。同是那一天，西班牙外國軍團以及它的德國納粹黨佔領

西屬摩洛哥的阿賴士(Larache)，在以後二十四小時中主要的摩洛哥守衛軍參加叛變。對付西班牙共和國的羅馬·柏林軸心已開始了。

同時另一個共和國——法蘭西共和國——已被墨索里尼注意到。與侵略西班牙的組織平行的爲墨索里尼的支持法國恐怖黨人，這又是與希特勒合作。幸運得很，法國人民陣線政府在恐怖份子未作大規模進攻以前，已將由羅馬與柏林所指揮的蒙面黨及其他恐怖團體的陰謀戳穿了。

墨索里尼甚至在英島以內進行他的反英陰謀，這點也許不是普遍地認識。在愛爾蘭正在作一種周密的法西核心的企圖。例如今年（一九三八年）夏天，一切意大利人後裔生長於愛爾蘭的兒童，需要回意大利過四個星期。這些兒童（他們是愛爾蘭的公民，而不是意大利的臣民）一過了意大利邊境，即不許說愛爾蘭語或英國語。他們要被穿上制服，被帶到少年團的兵營裏去受軍事訓練。被教會了如何射擊來福鎗和機關鎗，和被教會了他們的第一個忠心是屬於法西主義的以後，他們便被送回去。

一九三七年夏許多愛·意兒童在少年團兵營中受訓。一九三八年每個意大利人祖先的愛爾蘭兒童要被派去。一切費用由意大利法西黨負責。

這是墨索里尼陰謀的一面。在愛爾蘭自由邦的意大利人現在要在羅馬註冊。意大利宣傳部按時供給他們以「新聞」和其他鼓吹法西主義的材料，叫他們將這材料告訴非意大利人。

一九三七年都柏林大學開設不收費的意文班，歡迎普通民衆與大學生加入，這是有趣的一件事。該大學與學生均不繳費於這講師，他是一個居於都柏林而與意大利宣傳部有關係的人。

墨索里尼不僅在「文化」物質上干涉愛爾蘭。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報告，愛爾蘭科爾克地方的蓋

衫黨在羅馬受着如意大利空軍一樣的駕駛訓練。

墨索里尼參加反共協定，於是獲得德日瘋狂的利益，以求犧牲大不列顛與法國而在地中海建立優勢。侵略國維持它們的戰爭協定以對付民主國。自戰爭協定成立以來，對它的簽訂國之一讓了步，另一簽訂國亦利用這讓步的機會而提出它的要求了。實際上一個有組織的敲詐制度已在那裏動，這制度的成切要視乎它的被犧牲者是否缺少正直的勇氣。

第三章 納粹帝國主義

「今天全體意志是我們的，
明天全世界是我們的。」

納粹黨繼續進行曲。

希特勒的外交政策是以無比的陰謀制度來促其實現的，此陰謀制度主要地爲「納粹黨外交部」所組織。

陰謀的目的是什麼呢？自然地，希特勒口中的目的是和平的。但是希特勒常指一九三三年的國家社會主義的革命爲「和平」的，雖然這「革命」建立了一個恐怖時代。他認爲他的征服奧國是「和平」的，雖然它是由於軍事侵略完成的，雖然它建立了另一個恐怖時代，雖然隨着征服之後有流行的自殺。當一個強大的力量對付一個無力的對手，抵抗的無用是顯明的了。結果就是不作實際戰爭而取得了勝利——如同奧國的情形一樣。換言之，這是一種「和平的」勝利。希特勒係以這種威脅方式而步步獲勝。那末希特勒的和平意義是什麼呢？這答案見於納粹聖經我的奮鬥中希氏自己的話：

「真正追求和平思想之勝利的人須給予德國征服全世界以熱誠的擁護。否則，事情是這樣的：德國人的完結即是和平份子完結。所以我們必須毅然決然作戰以求獲得和平。」

「當世界被征服而受治於一高種人類（他們爲地球的最高統治者）時，和平人道的觀念也許是

很好的。到那個時候大概和平觀念不致有不良的影響，因為它的實際應用極少，而最後它的實際應用成爲不可能的了。所以，戰爭第一，以後也許才是和平主義」（我的奮鬥三一五面。）

希特勒的主要口號是「諾狄克·日耳曼（Nordic-Germanic）種族的主權。」他的種族帝國主義的計劃包括在納粹黨綱裏面的第一節：

「我們要求一切日耳曼人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偉大的德國。凡是有日耳曼血統的人，不管他們是生活於丹麥、波蘭、捷克、意大利或法國的統治權之下的，須聯合起來成爲一個德意志帝國。」

希特勒已經放棄了德國外交整個以前的觀念：恢復一九一四年的現狀。他的侵略目的所要求的，不僅是德皇的帝國。

「如作恢復一九一四年疆界的要求，從各觀點看來，則是一個等於罪惡的政治愚笨。一九一四年帝國的疆界是極不合邏輯的，因為從包括一切日耳曼民族的人民的觀點看來，那些疆界是既不完整的，而從軍事便利觀點看來，那些疆界也不是合理的。它們未非受着考慮的政治關係的結果；它們是一個政治鬥爭的暫時疆界，而這鬥爭並不是已經決定了的，疆界之一部份實是偶然的結果。指出歷史上的某一年，而以恢復那時的狀態爲我們外交政策的目標，這是很合理的，而且在某些情形之下這是更合理的。」

「一九一四年的疆界對於日耳曼民族的將來不具任何意義。那些疆界既不足以保衛過去，也不足以增強將來。德國人民從這些疆界不足以維持團結，且它的糧食供給也得不到穩定；從軍事觀點

上看，這些疆界是不能認爲便利的，或甚至滿意的，它們也不能增進目前德國對世界他國的關係。不能減少對英的差別，也不能減去法國在國際政治上的重要性」（我的奮鬥，七三六——七三八面。）

從上面一段話裏，希特勒向外發展的目標，如果需要的話，不惜訴諸武力，是顯然的了。實際上希特勒主義既不在凡爾賽和約，也不在魏瑪憲法，而是在俾斯麥的德意志。欲了解希特勒主義，不需要從一九一八年戰敗後的自卑心理以及加諸德國的和平條約觀察，而需要從十九世紀多賓乞克（Heinrich von Treischke）所明白表示的人生觀去看。

「國家即是權力，」這位德意志哲學家寫着，「國家的重要功用是作戰。……沒有戰爭即毫無國家可言。」

有一時期人們懷疑我的奮鬥所代表的德國外交政策是否會見諸實行。但是希特勒的行爲和演說，尤其是自從他攫取了奧國以後，已表示出他在我的奮鬥中所寫的一切都應該得到人們的注意。

希特勒的計劃是要把他的六千萬人民的中歐國家變成一個一萬萬人民的橫穿大陸的納粹帝國。「種族理論」是極便於他的目的。全歐都有日耳曼人。幾乎沒有一個歐洲國家沒有一些日耳曼人，「保護」他們是希特勒干涉那些國家內政的藉口。且第三帝國以外的「日耳曼」國家，如瑞士、荷蘭或丹麥——或者奧國（希特勒的第一個犧牲者）——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是弱國，無力抵抗德國。

納粹「種族主義」於是成爲新德國在歐洲侵略的煙幕彈。如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希特勒在柏林所說：

「我們的理想是不受束縛的。德國會被浸在水裏，它現在擴張到它的疆界以外，到日耳曼人居住的每個地方，誰還感覺得大驚小怪嗎？」

希特勒以後繼續着說，由於凡爾賽和約一千萬的日耳曼人失去了國家。

「因為，」他又說，「他們所在的國家的國名沒有了。」

這自然是對捷克斯拉夫獨立的一個直接威脅。

希特勒的計劃是無可懷疑的。一切的「日耳曼」國家要被「同化」，或者得到他們的「同意」，如同奧國的情形一樣，或者採用武力。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希特勒在東普魯士的哥尼斯堡 (Königsberg) 宣布他的口號是：

「如果你幫助你自己，上帝會幫助你。」

「我知道沒有戰爭對於我們是一個犧牲。戰爭是人生最簡單的肯定。企圖壓制戰爭即是壓制自然狀態，」哥培爾說。

納粹帝國的野心見於一九三三年以來納粹黨人在德國所散佈的地圖，現在這地圖在維也納已有出售了。這些地圖表示一個「大德國」，包括着瑞士說德語的整個部份，亞爾薩斯·洛林全部，歐本·馬爾美第 (Eupen-Malmédy)，盧森堡、南提羅爾、波蘭走廊、捷克斯拉夫的大部份，但澤、米美爾、北西利西亞，和一切說德語的北匈牙利及哥羅西亞。

種族的十字軍發誓要把這一切領土帶歸第三帝國。在種族的旗幟之下，希特勒要求「倫理的權利」以實現他的征服計劃。他現在稱這是一個神聖的使命。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希特勒說：「主降恩於德國，不降恩於她的敵人。」

「日耳曼人是中歐僅有的偉大民族，僅有的純粹的歐洲民族，必須享受居住於從佛日 (Vosges) 到蘇維埃邊境，從波羅的海到亞得里亞海的權利。」

這是一九三四年一月希特勒的政論家之一寫的。
薩爾的納粹黨部以下列這些話來描寫希特勒的使命：

「一個包括居住於中歐區域的一切日耳曼人的統一帝國，這偉大的日耳曼觀念現在已經復活了。奧國之入於德國的懷抱是領袖五年不斷奮鬥的結果。實現大德國的第一步功業已是告成了。」

納粹帝國計劃主要設計者羅森堡已明白地將這計劃的主要路線表示出來。羅森堡爲納粹黨外國政治部的首腦，他所寫的自是可信，因爲他的後面是納粹政府。

「德國的醒悟必是德國人民的民族帝國主義的表現，醒悟期間即休息期間，這期間是需要的，以給予德國人民一個健康的，強有力的生存。……」

「德國人民認識，如果他們不願意滅亡的話，他們需要領土爲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後代；他們還確實地認識，這需要的領土不能再在非洲征服，而須在歐洲尤須在東面攫取——這認識決定了幾百年以後德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

這並沒有什麼含糊其詞。至少我們不能責備納粹份子隱藏他們的動機。他們的志願一再地極其顯明地說出了。

在攫取奧國以後，德國宣傳部長哥培爾對於德國外交會作一個可靠的和坦白的談話。他的話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因爲警告歐洲在一個無阻礙的納粹帝國主義之下將來是怎樣一回事。哥培爾說：

「這不僅是自然的，而且是需要的，全國的領袖們要關心地注意到在一個時期全國的力量要聯合起來——我們相信這千載一時的時機已經臨到——在這時期中世界被重新分配着。

「我們需要聰明地前進。一個良好的棋手是小心地移動棋子。

「這些問題不是能以策略制勝的。它們有一天會解決，因爲德國是沒有殖民地的僅有國家。什麼時候解決，誰也不能說，正如從前誰也不能說什麼時候奧國會被合併，或萊茵會被佔領一樣。

「在我們採取極少危險性的辦法中，這一切會一步一步地實現。我們的力量愈大，則危險性愈

少，德國的威力是包括着軍力和軍備和智力的集中。

「一種競爭心理興起了，德國人抱定確定的目的以爭取勝利之花，和要求恢復由於我們愚笨所失去的土地。德國知道它需要什麼，它需要它所知道的東西。」

哥培爾的話是舊調重彈。在大戰之前德國便宣佈這些目的了。一九一四年驅德國作戰的動力今日又驅她進行侵略。羅森堡所要求的和組織的納粹向東進展爲昔日德國重工業帝國主義的進展的加重的重演。支持德皇威廉第二的大工業王朝——克魯伯、泰森、史第納等等——今天迫使第三帝國侵略。戰後的魯爾經濟計劃並未放鬆，相反地，它更形嚴重。魯爾的工業機構事實上迫使德國大工業資本家在世界上進行巨大的進攻。希特勒必須倚賴着這些工業資本家。

魯爾的大工業資本家現在比戰前還要積極侵略，這只有一個簡單理由。魯爾的兩個柱石是煤和鐵。凡爾賽條約奪去了德國鐵的主要來源——洛林的鐵礦。自一九一九年後，德國大工業資本家只好在別的地方找原料。他們還要找一個德國重工業的穩定市場。這便是希特勒政策的解答。種族理論不過是一個掩蓋工業向外發展的陰謀的盾牌。工業資本家的目的爲建立一個商業帝國，德國享有獨佔利益。一切競爭者被排斥在這帝國之外，只有德國。這帝國建立在什麼地方呢？納粹的領袖們一再地回答了——這帝國必須在中歐和東南歐。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德國工業主要代理人沙赫特在前與奧國銀行職員舉行誓忠德國的典禮時說：

「我們是活在德國史上的最重要時期。向東進展的道路又開放在帝國的面前了，我們不能再受阻礙。過去人們說，奧國要完成一種使命。我們要回答這句話：『是的！那樣的一種使命自然是存

在的，但是除了德國本身的使命以外便沒有使命。」奧國的使命就是要做德國文化的媒介物，把德國的令譽和尊嚴帶到德國以外的地方去，尤其是帶到東南歐。

「由於奧國的加入一個偉大的帝國，和受一個人口七五、〇〇〇、〇〇〇的中歐國家的支持，這使命現在快要完成了。」

這樣東進的熱望復活了。從中歐到近東，德帝國主義在進攻着。「中歐」是在重行建設着。使得泰森、克魯伯和德國銀行建立巴格達鐵路，使得威廉第一進行三國同盟的巴爾幹政策，以及使得哥爾支（von der Goltz）和派薩（Liman Pasha）殖民土耳其的計劃又復活了。那計劃在將千百萬的巴爾幹農民和近東居民變為德國貨品的唯一顧客。

沙赫特已促成新歐洲的雛形。自一九三三年以來，他企圖控制東南歐的整個經濟生活，由於納粹政治和軍事機構之助，企圖建立一些附庸國，這樣使德國霸權擴張到地中海和黑海。一九三三年以前，德國輸出到那個區域的較從那區域輸入的為多，結果德國有高債權，她於是利用沙赫特演進的清算償補協定的財政機構，能夠進行增加德國從巴爾幹輸入的政策。

自一九三三年以後，德國從東南歐各國的輸入迅速地增加，到了一九三五年德國成為土耳其及每個多腦河和巴爾幹國家（阿爾巴尼亞在外）的最大顧客。

沙赫特的技術是極其簡單的。德政府允許德國輸入機關訂購巴爾幹諸國的農產物和礦產，那些工業化不足的——國家是倚靠那些東西得到收入的，但規定的付錢辦法是根據德國馬克，並記在賬上。當巴爾幹國家購買德國工業產品時，則在這存在德國銀行的款項內扣除。

結果是德國欠東南歐諸國大量的貨債。下表指出德國與那些國家的關係是如何的密切。
德國所欠的貨債：

希臘	約三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匈牙利	約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南斯拉夫	約二一、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羅馬尼亞	近一八、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保加利亞	約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不僅是那些國家有商業存款存於德國。許多其他國家，尤其是尼德蘭，實際上所存的款還要多。另一方面，貧窮的巴爾幹國家是比較不大能等錢的，尤其因為那些借貸款於德國的巴爾幹政府是欠農民的債。偶然地，因為農民不注意到付款的延遲，只歡迎他們產物市場的擴大，這個事實為使得德國在巴爾幹受歡迎的一個因素。

兩年的沙赫特的策略之後，德國於是能够指揮她的債權國了。沙赫特又想出新花樣。

納粹農場機器和汽車製造家在大多情形之下也製造軍火，他們忽然提高非軍用品的價格，顯然由於沙赫特的指示。同時，軍火的價格則變為低廉。

沙赫特細心地準備了一個基礎，遂作飛機旅行（維也納、柏爾格刺德、雅典、索斐亞和布達佩斯，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至十九日）去清償巴爾幹的債務。

沙赫特在每個首都建議同樣解決債務的辦法，「用儲存在德國的馬克購買德國軍火。」

集體安全的瓦解和重整武裝的競爭增強了沙赫特的手法；巴爾幹農民所能購買的高價的工廠設備，農業工具，攝影機，配光眼鏡，及阿士比靈是有限的，而軍備的需要則有無限的發展。

結果即是每個國家寧願採取沙赫特的建議，而不坐待付款，以致馬克貶值的危險。

於是希臘在三二、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存款中化了二二、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購買德國軍火。沙赫特在保加利亞的工作是很順利的，因為德國供給保加利亞一半以上的需要，並接受她的一半以上的輸出。保加利亞甚至承認發展德國所需要的原料，尤其是煤油種子。

沙赫特以軍火價款的原則為保加利亞所接受。南斯拉夫則已得法國「鋼鐵委員會」和捷克斯拉夫斯科達(Skoda)的軍火，但沙赫特能夠為克魯伯取得重要的合同。

納粹黨人計算着，沙赫特強迫出售軍火於東南歐弱小國家的技術會有重要的政治軍事結果。他們希望既以子彈換取穀類之後，第三帝國可以指揮沙赫特所奴化的債權國的政策。

沙赫特在羅馬尼亞也企圖進攻。但是羅馬尼亞較其他巴爾幹國家的地位都好。她的主要產品是汽油，有了汽油她可以換得許多國家的金錢。所以德國為奪取羅馬尼亞的油井計，力求操縱羅馬尼亞的政治，羅馬尼亞的右派極端份子的運動，德國所以加以援助，其目的在此，這在第十三章內要講起的。

在土耳其沙赫特有特殊的困難，因為凱末爾向來不是德國人的朋友。雖然如此，沙赫特已作長足的進展，在一九三六年之末，土耳其百分之六十的輸出運到德國。同時土耳其被迫增加從德國的輸入。土耳其五年計劃使得德土訂立大的工業契約，即克魯伯公司亦取得了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土鎊訂購大砲原料和子彈的貨單。另向德國造船所訂購價值一二、〇〇〇、〇〇〇土鎊的潛水艇契約；向德國軍火公

司訂購兵工廠的機器和機械設備，而萊米塔（Rheinmetall）和克魯伯兩公司又接到訂購防止坦克車砲和高射砲的訂單。許多隊用作訓練的德國哥薩飛機（Gotha），「即大飛機，飛長距離的——譯者」亦被訂購。

在波斯德國的經濟侵略也在增加着。奧托·烏爾夫·克魯伯·賀茲曼聯合公司（Otto Wolf-Krupp-Holtzmann）正在建築從裏海到波斯灣的鐵路，而德國貴族的一個公司取得了波斯的航空線，德國銀行家控制着波斯的財政。在美索不達米，烏爾夫·克魯伯·泰森·罕納爾聯合公司已取得了一部份由油井運油的長管的建設權。

魯爾又進行着巴格達鐵路。希特勒佔領了奧國以後的半個月中，即表示出納粹政策中的柏林·巴格達鐵路趨勢，這是有意義的。納粹黨人宣稱在四月一號（一九三八）柏林與巴格達間的新航線即要通行。同在那一天新自由報報告說，希特勒致一個賀電於伊刺克國王，祝賀他的生日，又致電伊蘭國王，祝賀某一個佳節。

於是這問題發生了：即使德國經濟侵略使得東南歐的弱小國家成爲德國的附庸，她是否以這經濟侵略爲滿足呢？

奧國的命運昭示着經濟侵略是不能滿足納粹要求的。德國不滿「勢力範圍」。新帝國主義要求那些領土併入第三帝國——如希特勒現在所稱的「大德國」。

「大德國」（中歐）是將怎樣建立呢？波希米亞、瑞士、盧森堡、法蘭德斯、荷蘭、斯干的那維亞、波羅的海國家如何能在納粹指揮之下，因爲企圖以武力侵略它們則將使歐洲以武力對付德國呢？

答案是采用新侵略技術。

納粹向外發展計劃所引起的問題，由納粹黨外交部來解答。這解答是極其簡單的。他們辯言着，納粹在德國之取得政權，不是由於武力，而是由於「人民的民權意志」。他們從內部而不是由外面取得政權，是「合法的」，而不是革命的。爲什麼不以同樣方法施於其他「日耳曼」人民呢？希特勒自征服奧國以來一再地說，在「日耳曼」種族的範圍以內，納粹黨不承認有任何國界——這一切都是國內政治。在波希米亞、瑞士、匈牙利等等的「日耳曼」份子，爲什麼不能採用同樣的「內部」手段，如同他們的同志在第三帝國所幹的一樣呢？表面上納粹國與其他國家中所進行的叛逆行爲是毫無關係的。有如奧國的情形一樣，那是別國的內政問題，帝國自然不管。

新納粹策略爲利用內部政治革命來征服其他國家。由於國外的納粹運動而達到「大德國」的事實。由於納粹集團而成立納粹帝國。這便是納粹的技術。這便是納粹黨所建立的祕密國際的基礎。這便是希特勒的和平：內戰的組織。

新帝國主義並不限於「日耳曼」區域。

「今日在世界各處，有根深蒂固的納粹黨地方分部，願做領袖的工具。」一個納粹國會議員說。

「我的奮鬥」已顯明地表示出，納粹稱霸歐洲的目的在求使歐洲成爲征服非日耳曼區域的大戰的起腳點。

「當帝國領土包括着一切日耳曼人」，希特勒寫着，「而如果帝國無法支持他們，從那需要之

下生出一種道德的權利要我們獲取外國的土地。

「刀劍將取代耒耜的地位，戰爭之淚將準備將來世界的收穫。」

所以納粹的侵略不限於「日耳曼」區域。納粹陰謀在全世界都有組織，往往與世界政治中的其他大侵略者——意日——合作。在世界的每個國家中，納粹挑撥，引動內戰的技術是不顧一切地進行着。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幸免這破壞和平的陰謀。

第四章 納粹的干涉機構

「我不相信國與國間會有和平的，除非等到它們都有同樣的法律和法律體系。這便是我希望國家社會主義有一天擴大到全世界的理由。這並不是瘋狂的迷夢，而是可以達到的目的。」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四日希特勒在慕尼黑演說。

「卍字之快速地達到德國和它的疆外，決非偶然的。」

德國領袖的這句話是指今日世界各國而言的。這點毫無疑義，如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人民觀察報所說：

「納粹黨在外國的勢力實際上已擴張到全球。……但納粹黨還要作進一步的努力，將國家社會主義的帝國的目標移植到所有的外國。」

移植納粹勢力的程序是怎樣進行的呢？

納粹策略的主要路線並非祕密的。納粹策略不僅在德國是公開的，如一九三七年八月納粹黨外交部教育組在德國司脫嘉德 (Duttsch) 地方舉辦的展覽會所表示出來的那樣，而且由於在西班牙及其他國家所破獲的納粹文件，以及納粹黨人自己偶然所做的愚笨事件，我們都可以明白。納粹陰謀在範圍上雖足以驚人，但可惜這範圍太廣大了，進行起來極為不便。且也不是常有效率的。最近四年來納粹的間諜制度在世界各國都被暴露，納粹策略也被發現。德國間諜制度雖然在世界上浪費最多的金錢，然而在列

破中它的效率是最少的。在這一點上德國似乎不比一九一四年進步，在那年中，在宣戰的一星期以內，英國反間諜機關在不列顛的二十個主要德國間諜中破獲了二十一個。

上章已述及納粹的侵略策略爲「從內部進攻」。

一個綜錯複雜的制度已被建立起來以進行納粹侵略。它包括四方面：第一，納粹國家的機關！——公使館，領事館等；第二，納粹黨機關；第三，所謂「獨立的」機關；最後，間諜。

一九三七年的司脫嘉德展覽會已表示出納粹黨支部在日耳曼人居住的世界各國包括英美都成立起來，現在在那裏工作。在展覽會中昔日德國東非與西非的殖民地特別地被參觀的人們所注意。一張巨大的非洲地圖，德國從前殖民地是用黃色繪的，有小的卍字旗點綴着，每一面旗代表納粹黨外交部的支部。

一九三七年之春，納粹地方組織在國外活動的，不下五百個單位。它們分爲四十五個民族集團和區域。此外，在航業方面有一、〇九七個集團。

這些外國集團後面的動力爲納粹外交部，在波勒(Gauleiter Ernst Wilhelm Bohle)的領導之下。奇怪得很，波勒是一個英國人，生於英國的布刺德佛德；受教育於埃普坦，到一九三七年爲止實際上還是拿着一張英國的護照。

波勒的機關現在是一個正式的德國機關。它實際上併入了德國外交部，它的活動享受着外交保護。到一九三七年爲止，是有將德國與納粹黨的活動分開的企圖的。但在該年的一月，承認了波勒。

「負有處理帝國的外國僑民事件的責任，即凡屬外交部職權以內的事件。」

到了一九三七年夏季，德國外交部與納粹外交部間的直接關係更爲密切。納粹外交部首領波勒正式加入德國外交部。如柏林日報說：

「波勒所處的地位足以利用外交機構命令全世界的德國外交官。」

如說在新辦法之下，納粹陰謀受到完全的外交保障，那已是客氣的說法了。由於外交的囊袋，外國納粹黨的一切消息可以安全地發出。關於這些極有價值的便利，柏林日報是說得十分坦白的。它稱波勒的一部之附入於政府外交部是「特殊重要的，其意義是沒有其他國家可以禁止國社黨的集團；因爲由於納粹黨外交部之加入於國家外交部，黨與國的結合是顯明地昭示於世界了，且證明在其他國家的德國黨的代表和德國國家的代表具有同樣的性質。」

所以納粹黨的外國官吏也完全享有治外法權和其他外交特權。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向來沒有間諜享受到那種保障的。

波勒先生的一部在納粹政治機構上是極其重要的，且是不斷地擴張着。一九三五年柏林的波勒總機關只雇用了一〇七個納粹黨人，而一九三七年在總機關工作的人員達七百以上。這機關的財政權和政治權是極大的。它在一九三七年耗費那樣地多的金錢，以致據說沙赫特辭去德國經濟部原因之一爲不能減少納粹的國外活動費。

這事實的含義極有興味。沙赫特在一個經濟動員的進程中（這動員的一部份原因爲引動倫敦資本投資德國企業），一種節約是成功了，但在另一種節約上則遭失敗。他節省了公務人員的開支。但他不能減少軍部的開支，也不能減少「國外活動」的開支。國外活動的費用過去是，現在仍是整個預算案中佔

一個大的數目，這個事實並不是個祕密。納粹國外陰謀所浪費金錢的詳情自然不得而知，但從沙赫特對這事件的態度看來，總數一定是巨大的。納粹黨已經造成了一種政治策略，這策略固與過去帝國主義國家所採用的有相似之點，然而由於它的廣大地域與行動的範圍，它是世界政治的一個新現象。

一九三六年巴塞羅納破獲納粹文件所表現出來的侵略方法，以及一九三七年法國警察所發現的更詳細的文件（見第九章）不僅是納粹政策的副本；直是具有同等「地位」的策略的證件，在預算案上如西班牙戰爭具有同樣的重要性。波勒的機關是軍政部的一部份，如是納粹機構的一部份一樣。由於那機關納粹對全世界的侵略組織起來了。

納粹「宣傳」並不是從那溫和的有知識的英國參政會演變出來的。「宣傳與武力決不是絕對相反的東西」，一個納粹要人寫着。

「武力的施用能够作為宣傳的一部份。介於它們之間有各種表現力量的方法：從客氣的勸誘到不客氣的羣衆宣傳；從組織招募兵士的機關到建立國家或半國家的機關；從個人的恐怖行爲到羣衆的恐怖行爲。」

這是德國廣播主任哥培爾手下得力的一員哈達莫斯基（Eugen Hadamowski）的話。

納粹「宣傳」包括一些形形色色的活動，如公開宣傳，反逃亡者和納粹敵人的個人恐怖行爲，賄賂腐敗政客和準備進攻。

為進行這些活動起見，一個巨大的組織建立起來。波勒的一部包括八個國族辦事處，世界大部份都在這八個辦事處的範圍之中。

我們很有趣地見到一九三七年八月納粹黨「外交部」會議開幕的時候，赫斯（Rudolf Hess）「他單獨地從希特勒處取得命令，關於一切納粹國外活動，他怎說便要怎辦」獻旗於各國納粹代表，遠至玻利維亞和希臘，法國和巴拉圭，巴拿馬和大不列顛都有代表。

此外，赫斯給予榮譽獎章於一九三七年之工作優異者，計有巴西的納粹領袖（那位八十七個納粹區黨部的指導員），英屬印度納粹領袖，南非洲和坦干伊喀領袖，以及荷蘭、比利時、羅馬尼亞、埃及、中國、澳洲和智利的其他主要納粹工具。

每個國家中的納粹黨有一個複雜的組織系統。中心機關爲納粹小組織，它不是公開的。納粹小組織的四周爲一些附屬機關，如「德國勞工陣線」，「德國學校協會」，「德國教堂協會」，「德國旅行婦女同盟會」，「希特勒青年運動」等等。納粹黨特別注重嚴格服從地方領袖的需要。

納粹黨企圖保守它的破壞活動的祕密。所以一九三五年二月波勒從他的辦公室中發出下面的訓令：「我有很好的理由指出納粹黨外交部和外國的納粹黨間往來的正式信件必須視爲十分可靠的，必須以極大的細心保留着。很可靠的文件均須加以消滅。負責代表不得使信件離開他們的手，內容只能告訴極有限制的黨員。一切欠缺謹慎事件必受嚴厲處置。」

納粹黨內的可靠的公報中央呼聲也主張祕密。

一種特殊的暗號有時被採用。雅利安人稱爲「第一號」，黨員爲「第五十號」，「共濟會會員」稱爲「M號」，猶太人稱爲「U號」。

主要的納粹代理人採取適當的步驟以隱瞞他們的活動，普通的方法是以某種商業機關做煙幕彈，例

如西班牙的主要納粹代理人和德國秘密警察的領袖都是「被雇用」於瑪德里的西曼斯 (Siemens) 代理商店。巴塞羅納的納粹首腦（後來全西班牙的納粹首腦）是在一個「進口商店」掩護之下進行他的工作。

納粹黨本身也以各種假名掩護自己。所以在西班牙的秘密警察工作是由「海港服務社」幹的。每個外國的納粹地方組織有它的「海港服務社」領袖；每個納粹區域組織及全國組織亦復如是。西班牙的「海港服務社」領袖不下五十個，他們的一切活動由於在巴塞羅納破獲的文件中洩露無遺了。

「海港服務社」分爲五個「主要部份」：

- 一、監視一切海陸交通；
- 二、監視共產黨社會主義黨和黑色陣線（斯得色納粹反對黨）的非法行爲；
- 三、監視一切其他黨（中央黨及德國民族黨）的以前黨員；
- 四、監視納粹黨，一切聯繫的機關和一切「統一」的團體；
- 五、監視他國的經濟，工業和軍事間諜。

「海港服務社」所以盡了秘密警察的效用，間諜網佈滿了全西。在巴塞羅納發現了「海港服務社」人員的綁票行爲的證據，他們的反德國政治逃亡者的恐怖活動也被暴露了。

這些「海港服務社」的人員在世界各國都很活動的。在地中海沈沒西英法的船隻是他们幹的。他們是德國軍政部機構的一個重要部份。

納粹間諜不僅限於政治方面。一個經濟間諜的大計謀也由納粹黨「國外貿易」部組織起來。這部的

目的，從巴塞羅納德國勞工陣線辦事處所發現的公報上的一個「極其可靠的報告」看來，爲「爲求在一切工業企業上取得的地位，如同政治及其附屬機關在國外所取得的一樣。」

目的之一爲阻止外國商店與德國商店作有利的競爭。

國外貿易部也監視德國商人。一九三五年九月它宣稱否認那以英船載運乾藥草而不以德船載運的西班牙德國商人便是一個例子。

最後，國外貿易部的工作爲以在外國組織分部來使德國商店納粹化。甚至在大不列顛都是這樣做。例如說，今年（一九三八）二月從柏林發出一個有系統的命令逼迫英國的德國商店開除一切猶太雇員。德政府宣稱，雇用猶太人的外國德商即不能取得政府的補助費（補助費是用來與外商競爭的）。納粹政府鄭重聲明，這條例尤其實施於在英國市場中競爭的德國商店。

一九三八年二月注意到倫敦做機器製造生意的一家德國商店。二月十八日該公司的一位職員得到警告。叫她離開公司，因爲她有猶太的血統，她於是被迫辭去。

納粹方法於是施用於外國了，德商雖然很不願意，而他們受着威脅的壓迫，只得遵守納粹國外貿易部的命令。

除了納粹黨本部的各種組織以外，並設立各種單獨的組織以作平行的工作。所以德國斐斯特同盟會以各樣假名生存於各國。在瑞士它自稱爲「旅外德人聯合會」。在西班牙它稱爲「世界真理聯合會」。有時它以「反凡爾賽和約帝國同盟會」出現。在倫敦韋斯敏斯德的「英國法西及國社黨人聯盟會」的書冊中，它所散發的宣傳品上又蓋上「漢堡德國斐希特同盟會」的圖章。在歐戰期間「斐希特同盟會」爲

德國國內外泛日耳曼主義的宣傳機關。它是在一九一四年一月成立的，被利用作爲一個後備的間諜機關，如同它今日復活的姿態一樣。

「斐希特同盟會」受羅森堡的國外政治部的管轄，它的總機關設在漢堡。

「反第三國際部」也是羅森堡管轄的另一組織。它的工作爲與外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作戰」。它的下面有各國的法西黨，它派往代表和指導員到各國法西黨，它的代理人常去視察那些法西黨，並在德國訓練各國的法西領袖，以備各自回到自己的國家工作。它出版一個叫做「反第三國際」的報紙，它的口號是「全世界反共產黨」，這口號是有點缺少想像力的。反第三國際部的總機關設在柏林。但在日內瓦的一個安全地址有一個資助的機關，反第三國際部的通訊都是從那裏發出的。

除了且有國際範圍的以破壞爲宗旨的組織以外，納粹在各國還有其他適當機關，根據各國特殊的困難而採取不同的技術。

宣傳

散佈宣傳爲納粹陰謀的重要部份。如德國領袖在他的自傳中所說的：

「由於宣傳之靈巧和不斷的應用，天堂在一個整個民族之前可變爲地獄，同樣地，最悲哀的生活能够造成有如天堂。」

我們必須承認，納粹是這個技術的能手，他們最大的成功也許是在這一方面。這基本原則是希特勒自己在我的奮鬥規定下來的，那些原則是哥培爾小心翼翼地遵守的指南針：

「大事撒謊」，希特勒寫着，「是使謊被人相信的一種因素，因爲一個國家廣大民衆的德性是

容易地被敗壞，他們不是有意地變成敗壞的。因此，在他們初期簡單的頭腦中，他們成爲大說的犧牲者較成爲小說的犧牲者來得容易，因爲他們自己也撒小說，而不好意思撒大說。」

希特勒所主張的「大說」的主要製造者就是哥培爾。早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一道命令給予他完全統制下列的權力：一切新聞機關、國內外宣傳、藝術、無線電、電影和戲劇、檢查、展覽會、外國旅行廣告和各種運動。凡是有益於傳播納粹勢力的事件都由這位宣傳部長處理。

一九三三年哥培爾寫出他給予他的外國代理人的各種訓令，但由於傳遞的錯誤，一九三三年末一份訓令落到法國報紙「小巴黎人」之手，在巴黎印成一個小冊。這小冊表示出宣傳部外國代理人被給予大權，並且說：

「奪回外國輿論的運動要由宣傳部及其代理人做起。這是一個大計劃，包括着一切新聞機關。新聞機關中最主要的爲德國無線電新聞廣播；澈底假裝中立國的新聞廣播；對國內外作伶俐的播音宣傳；依照規定的路線在外國報紙上做工作；發印德國宣傳品；在外國報上發表不易看出來是宣傳的稿件；與外國報人和報館老板發生私人關係，並以私利引誘他；以一個爲着文化和旅行的宣傳工作，靈巧地以求達到半政治的目的。」

「此外還要企圖影響輿論擁護德國的各種活動，如時常開展覽會，尤其是關於繪畫，特別有關表現新德國的作品。最後，德國書籍和文章譯成外國文字，尤其是英文，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

「這裏我們已經指明嚴重的德國國外宣傳工作，至少現在已經決定，待價問題不必提起……
「還必須要着重的，在這個宣傳範圍以內所做的各樣事情，要做得不把人懷疑是來自德國的。建立

外國代理人的工作網，盡量地吸引不露破綻的人們來擔任宣傳工作。」

這訓令是五年以前哥培爾所發出的。同時他的宣傳機關在每個納粹企圖去影響的國家中進行工作。

每個外國納粹地方黨部有它自己的「報紙監理人」以應付外國報紙。西班牙納粹黨領袖起草報紙代理人的工作，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發出一個通電如下：

「一、當心地方報紙。

「二、不問發行人與編者的政治趨向如何，和他們接近，使得他們不發表反德文字，他們有取捨之權的。」

納粹黨人已設計出賄賂各國報紙的制度。這賄賂往往是直接的。所以在西班牙，報人與記者採用德國方面的投稿是有機可拿的。此外，重要的西班牙人代德國報紙寫文章也有錢，錢是預付，平均爲七十五馬克，但只有在特殊情形之下那種文字才在德國報紙上披露。

納粹又採用一種更狡猾的賄賂方法，常用來使各報紙就納粹的範圍。這便是成立一個中央廣告局，供給各報紙以廣告。當德國新廣告的血「指金錢——譯者」愈流愈多時，不難鼓勵報紙首先對登廣告的人的政治路線表示同情，再由於廣告收入的力量使那政治路線擴張。過了若干時候以後，納粹廣告人也許決定割斷整個的廣告，於是被引誘倚賴那筆財源的報紙不能自拔了。由於這個策略，幾十個匈牙利報紙完全被納粹所控制。

納粹這樣的壓迫外國報紙的情形，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荷蘭的著名週報哈格郵報的編者著了一文，題爲「獨裁與報紙」。該文說：

「獨裁者在新聞宣傳上所化費的千百萬元不是白白地浪費。這不僅限於控制國內通訊社。獨裁國在國外創立新的報紙，並給予老報紙以津貼。沒有一個國家完全沒有它們的刊物。進一步，在可能地方，廣告被用來作壓迫的工具。在國內禁止外國刊物是用不着說了。每兩天我們讀到法國、美國和荷蘭報紙被拒絕入口的新聞。

「然而不僅這樣。常在我們報紙上登廣告的德國人（他們是得到津貼來登廣告的），常得到一個命令說，某廣告不「需要」了，便隨意撤銷廣告合同。我們也得到通知說，「只要我們說一句話」，一切限制都可沒有的。意大利給予我們一封信以後，便撤回它的廣告新聞，那封信如果一字不動的發表出來，我們的讀者一定感覺得有與味的，且可以開開他們的眼界。本國必定尚有其他報紙得到同樣的經驗，感覺到這不景氣的年代，欲滿足股東而同時又不斷地供給不偏不倚的新聞是很困難的，我們有理由可信。有幾位能幹的編者被迫去職了。

「獨裁者影響國外報紙的問題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這在自由國家已不再是對民衆封鎖的一本書了「指不是秘密的事——譯者」，民衆是重視並了解一個真正自由報紙的重要性的。」

泰晤士報的訪員將上述一文包括在他的通信裏（那通信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發表的，）並附帶說明哈格郵報是一個「絕對獨立的、無黨派的週報，在全世界的荷蘭人中佔有廣大的銷路。」

意大利對報紙用威嚇手段，如同德國一樣，這是有趣的吧。

納粹宣傳部指揮着這巨大的宣傳機構。但也有一些分工，納粹黨國外協會負責很多的工作，工作是由赫斯分派的。

一九三七年八月同脫嘉德展覽會極其坦白地說明了波勒外交部的宣傳活動。爲維持對「祖國的文化關係」起見，據稱「外交部在外國刊印了三十七種的報紙和週刊，這些外國包括南美洲、美國及英國自治領地中的幾個。」

波勒又控制一個新聞通訊社「德國海外通訊社」，這通訊社與納粹宣傳部作秘密的合作。它的總機關在柏林，照例地供給外國分社以新聞和特稿。

納粹黨外交部又辦一個函授學校。如每日電訊的訪員所探得的消息是，它「已使得成千成萬的學生在外國獲得中小學教師和看護的位置。」

這函授學校極其重要。它使得納粹黨取得關於外國的許多消息。此事件的嚴重已促英國會注意，英國會尤其指出納粹遣派間諜到英國的事實。利用看護作宣傳工具在希臘尤其發展，那裏成百成千的看護受着特殊訓練以推廣納粹的國外宣傳，這些看護以取較低得多的費來戰敗英國和瑞士的看護。

波勒的外交部又在德國國內外辦許多學校。在這些學校裏面外國納粹黨人和非德國法西份子「上一個特殊課程，研究國社主義的政治和種族意識。」

據每日電訊訪員所得的消息，波勒「又在組織一個特殊組，該組完全致力於在外國德僑中進行反猶太宣傳。」這反猶太宣傳實際上不僅限於德國人。在本書後面將來可以看到，納粹津貼外國的反猶太運動，並指揮外國的反猶太報紙。

波勒的工作因現在大多德國領事館受他的管理而取得便利，一切在領事館登記的德國人都時常得到納粹宣傳品。唯恐居住外國的德國人逃出波勒的羅網起見，一九三八年二月有一道命令稱一切僑居外國

三個月以上的德國人必須向德國領事館報到。假使他們不遵辦，他們即不能取得德政府的保障，而在某種情形之下會被奪去德國公民資格。

整個的德國外交工作現在實際上由這納粹機構辦理，在納粹執政的初期，老外交家的位置都被保留，雖然對他們加以嚴重的壓迫。不久，希特勒設立納粹黨外交部以作納粹外交人員的學院。里賓托洛甫爲這學院的主要教授。不久以前，負責傳之責的參贊被派往外國的使館。同時在外交方面實行納粹化。由於「雅利安人一節」的執行，外交界的非「雅利安」份子被革職，在嚴重的壓迫之下，老外交家只好加入納粹黨。他們因之爲納粹黨律所束縛，他們的一切行爲都要向黨律負責。

這納粹化的結果就是德國外交人員不再僅是政府外交部的屬員。此外他還受納粹黨外交部首腦波勒的管轄。

所以德國外交官要侍奉三個主人，每個主人的命令都得服從。因此，納粹在每一個國家內部進行侵略策略是從德國使館，外交代表團和領事館發出的。

雖然外交納粹化了，而納粹黨人還不放心，在每個國家德國外交官還是受到監視，而納粹黨的職員，「神氣活現的人們」及其他關於外國德國外交官的行爲有向納粹黨外交部報告的責任。

空中戰爭

播音已成爲一種十分有力的宣傳武器，納粹黨人執政以後，他們便發展一種無線電播音技術，播音技術的靈巧和有雄厚的經濟資助，正如同報紙宣傳方面一樣。

納粹短波無線電宣傳起始於一九三三年，特別向美國、南美、非洲與遠東傳播，後來一九三四年有

向南亞洲及澳洲作無線電談話，一九三五年則有向中美作無線電談話。今天有十二個播音機將納粹宣傳帶到全世界，爲便利宣傳起見，世界分爲六區，每區有特殊節目。

每個廣播節目（如納粹報圍火所說明的）是：

「依照廣播次數和內容看來，大不相同的。每個聽者能够得到合乎他的特殊知識和文化觀點的演講。」

播音是用德文、英文、荷蘭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以及其他認爲特殊需要的文字而作的。在歐洲本身，一個宣傳中心網已建立起來。播音從紮布律墾（Saarbrücken）送到希特勒所垂誕的阿爾薩斯和洛林，同樣地宣傳從北勒斯勞（Breslau）和來比錫（Leipzig）傳播到捷克斯拉夫、匈牙利和歐洲東南部；從哥尼斯堡（Königsberg）到波蘭和波羅的海諸國；從慕尼黑到提羅爾；從哥尼斯烏斯特霍桑（Königs-wusterhausen）則全歐。

除了這些播音傳宣以外，納粹德國大大地壓迫隣近諸國的廣播電台。所以在一九三七年之末，德國報紙發起一個運動要求盧森堡電台「不要受法國的統治」，而須「記到它和德國的歷史關係」。

納粹進攻所另採取的一個辦法爲組織聽衆和聽法。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外國的德國人」一組一組地組織起來，並教他們調整短波播音機的波長或週率。

大多的宣傳電台都是短波。德國共產黨利用這個情形，也在短波——二九·八——傳送他們的新聞。

在德國內部組織聽播音的工作係由一大羣有訓練的無線電專家擔任。他們的職務是指揮對德國城市

與鄉村的各種播音。

最後納粹由於一個公開的計劃以組織在其他國家的廣播。一九三七年柏林電力公司設法取得在外國建設十四個播音電台的合同。在雅典所設立的一個稱爲「近東的最大播音台」。保加利亞有一個，比屬剛果有一個，第四個在阿廷根，阿富汗有一個，暹羅有三個，葡屬基尼有三個，中國有三個。這些電台雇用納粹技術人員，哥培爾計劃着利用他們來影響播音。

電力公司之所以能够取得這些合同，因爲它投標的價目較英美公司少得多。納粹政府爲求使得索取低廉價格成爲可能起見，給予電力公司以很多的補助費。這補助費顯然是由無線電執照的收入而付出的。所以在一九三六年七百五十萬的德國聽衆付了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無線電護照費。在那整個的數目中只有四七、七五〇、〇〇〇馬克化在實際的廣播上。其餘一三二、二五〇、〇〇〇馬克用在補助費上。

戰爭的準備在納粹播音上並不加以掩飾。交通幹部首腦飛爾吉比爾上校 (Colonel Telligibel) 曾這樣寫：

「對外宣傳應採用幾個波長的線，長波或短波，也許特殊短的波線。在歐洲短波達不到廣大的羣衆。相反地短波在其他國家則是極有用的，因爲直接的緣故。我們也需要無線電發射機，僅有的目的是搗亂敵人的宣傳。我們需要最長的波線及盡量用各種語言播音，尤其是在戰爭爆發之前。最後，電影作爲國內外的宣傳工具必不可以疏忽。」

納粹陰謀中意大利的合作

自從羅馬柏林軸心以來，德意的干涉機構在某種程度上是合作了。這事實在西班牙最明白地表示出來。一九三六年七月德奧協定簽字以後，意德的一件事為兩國祕密警察的會議。西姆勒（Himmler）和希狄克（Heydrich）「前者為德祕密警察首領，後者為副」以及第三帝國警察次長達盧吉將軍（General Daluge）往羅馬與他們相等的意國人物會商合作制止反法西活動。後來有德意兩國訓練青年領袖的計劃。再以後又有各種軍事外交使節團和許多祕密使節團以設計意德合作的詳細辦法。

羅馬柏林協定的第一個結果為祖護佛朗哥起見在西班牙作更多的干涉。

這並不是說意德陰謀已經聯合起來。在有的國家固然兩國合作，在有的國家則兩國勢均力敵，而在有的國家則兩國直接摩擦。

自德國佔領奧國以來，意國在羅馬柏林勾結中已降為一個次要地位。雖然墨索里尼在宣言中放了幾次大砲，而德國顯然地有了方法應付意大利的外交。意大利雖然繼續中歐的陰謀，而被誘惑轉移中歐的目標。

納粹德國因得了奧國已膨脹起來了，它有了廣大的富源，歐洲各國獨立的真正威脅現在是從希特勒那裏來的。

第五章 納粹在東北歐

「歐洲是解決將來以及日耳曼中歐——德國作爲一個民族的國家，包括從斯特拉斯堡到米美爾，從歐本到布格拉和萊巴哈，而成爲歐洲霸主——的關鍵。」

羅森堡：二十世紀之謎。

「納粹黨的外交部」——波勒所主持的一部——包括八個「國族辦事處」。它們是：

第一辦事處 北歐和東歐

第二辦事處 西歐（大不列顛在外）

第三辦事處 東南歐洲和近東

第四辦事處 意大利、瑞士、匈牙利

第五辦事處 非洲

第六辦事處 北美

第七辦事處 南美

第八辦事處 大不列顛和愛爾蘭和澳洲和遠東

第一辦事處包括歐洲東北部，有下列諸國：荷蘭與比利時、丹麥、挪威、瑞典、芬蘭、愛沙尼亞、

拉特維亞、立陶宛、波蘭和蘇聯。

在開始，我們要指出，納粹陰謀不僅是靠日耳曼人的合作。自然地，在日耳曼少數民族的力量足以影響政策的地方——如在奧國和捷克斯拉夫——德國的注意力是主要地集中於把這些日耳曼人組織爲一個黷武的政治集團。但甚至即在這些「日耳曼」國家，也與它們本國人的反動的，親法西的團體發生勾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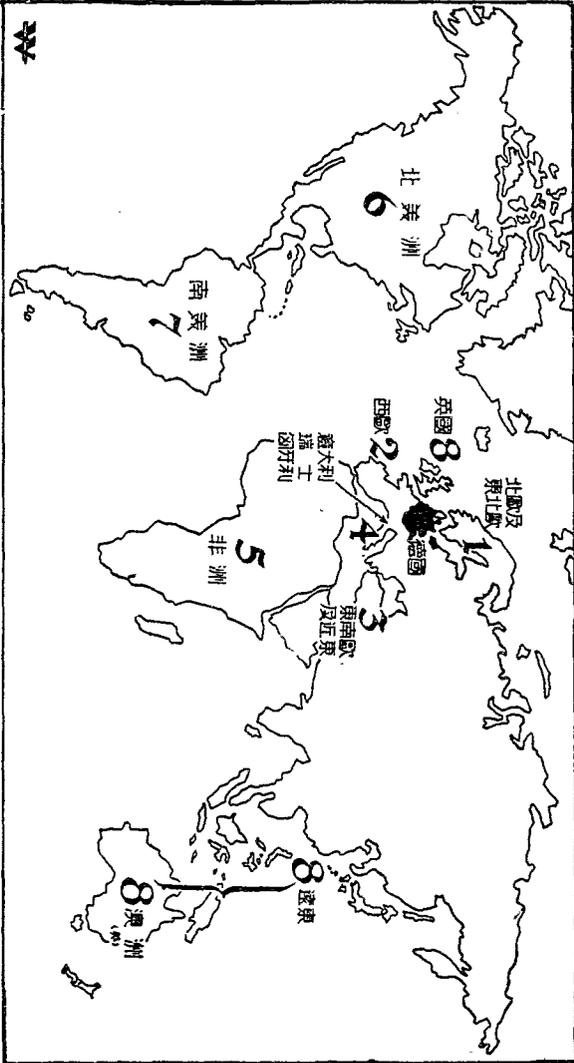
在「日耳曼」份子不多的地方，納粹政策是企圖以在國外，宣傳納粹德國爲避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歐洲保護者的觀念來影響反動輿論。但在許多情形之下，納粹的干涉不僅以宣傳影響輿論。納粹黨人將法西機關組織起來，而在已有法西機關的地方，柏林則慷慨地給予援助。

這個策略是在波勒的每個「辦事處」中進行着，而沒有一個地方比較在荷蘭和比利時還要進行得積極，那兩個國家德國的勞工陣線稱爲「尼德蘭·比利時屬區」。

荷蘭

荷蘭是納粹在北歐進攻的根據地。在地理上與在經濟上，它都是德帝國主義的重要區域。荷蘭的偉大海港鹿特丹（Rotterdam）爲德國的萊因和魯爾工業區的港口，德國的軍需工業即在萊魯兩處。納粹政府利用荷蘭對德國的經濟倚賴，而以之作爲影響荷蘭政治的有力工具。

國家社會主義在兩個主要基礎上在荷蘭組織起來。第一爲「日耳曼殖民地」，它已是完全納粹化了。第二爲荷蘭的納粹色彩的各黨。最大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爲莫色特（Mussert）所領導，他的國家社會黨是一九三一年成立的。它在一九三一年五月的荷蘭選舉中獲得重大的成功，得到所投各票總數的百分之十。而一九三七年五月莫色特遭強烈的反對，於是他的議會代表從百分之十降爲百分之四。在選舉



世界地圖之國外宣傳中心

運動中，莫色特在阿姆斯特丹得到特殊的金錢協助，大部份都是德國軍需工業的荷蘭支部慷慨地贈予他的。

莫色特對於他和納粹德國的勾結，是很坦白的。

「我會見到德國的大亨，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他在一九三七年告訴一個記者。「我們的前途是無限的。希特勒有了一個六千萬人民的統一的德國在他的後面，他已改進了世界。當他有了一切日耳曼民族，一萬萬六千萬的人民在他的後面時，你想想看要怎樣的呵。」
即在這次會晤中，莫色特流露了他竭力求反英的。

「聯英對我們是一個悲劇，」他說，「因為我們東面的大姊——德國——要向我們的領土進攻，我們的土地要成爲一個戰場。所以我們必須要一個強大的海軍以保衛我們的印度羣島，英國既不能威脅我們，只好竭力維持和平了。」

「但是如果戰爭發生，而你又握了政權，你要怎麼辦呢？」

「我要以一支海軍保衛我們的荷屬印度羣島，參加德國。」

「什麼緣故呢？」

「我們都是日耳曼民族，種族應該與種族聯在一起。此外，法西一定會征服世界的。」

莫色特是反猶太的。在他未露頭角以前，荷蘭向來未曾有過一次的猶太問題。

除了莫色特的黨以外，還有克魯特少校 (Major von Krutz) 領導的「國家社會主義尼德蘭工人黨」。他的政綱是放棄他自己國家的獨立，因為它要求一個屬於第三帝國的大尼德蘭（包括佛來銘比利

(時)：

「我們要求我們的國家在文化、政治和經濟方面應該採取一種日耳曼心理和情緒的態度；因此我們要和我們的兄弟民族——佛來銘人、蒲耳人、日耳曼人、日耳曼瑞士人和斯干的那維亞人——接近，我們這樣聯合起來，作為更生的歐洲文化的負責人，在這個有力的聯合之中可以抵抗其他民族集團的勢力。」

(這是羅森堡計劃的一個簡明的摘要！)

法西刊物如新尼德蘭亦直接散佈對德聯合的宣傳。實在地，右派反動勢力甘心破壞本國的自由，讓法西侵略加強起來的情形，不僅荷蘭一國如此。

但是破壞荷蘭為一個自由國家的計劃的主要部份是由德國納粹黨進行的。納粹黨尼德蘭黨部的活動是那樣的公開地反對荷蘭法律，那樣坦白地鼓吹納粹黨的併吞的目的，以致一九三三年某一個時期，德國納粹黨撤退了在荷蘭的主要領袖們，因為荷蘭人民對他們提出了許多的抗議。由於荷蘭反法西份子的努力，納粹份子遇着更多的困難，於是波勒的外交部有發出下列命令的必要：

「通告一切地方單位的領袖們：

納粹黨外交部從本月十四日起重申禁令：

由於特殊情形，我們要求你們對一切的支部指出，不得直接與德國內閣各部來往，一切信件均須由納粹黨外交部轉。我們要求嚴格遵守，此令。」

一九三四年德國納粹黨赫斯 (Rudolf Hess) 任命維特少校 (Major Witte) 為駐尼德蘭的外交專員。

維特的第一件工作是將荷蘭國社黨的名義改爲日耳曼共和黨。納粹在這個另一名義之下繼續進行着它的陰謀。

然而納粹在荷蘭的活動並不能順利進行，一九三五年之初，荷蘭當局居然有勇氣把納粹專員維特少校驅逐出境，因爲他干涉荷蘭的內政。靈堡（Limburg）區的納粹領袖已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被驅逐出境了。

（納粹黨的注意力尤其集中於靈堡，因爲它是荷蘭的煤區——任何人控制了靈堡，在戰爭發生時，便能够控制荷蘭的經濟生活，因此操縱它的政治。）

雖然有驅逐出境事件，納粹活動仍進行着，方法稍微笨劣一點，但積極態度並不稍減。除了納粹黨的小組以外，還有其他部份的日耳曼黨推進波勒的工作。日耳曼族的工人被迫加入納粹勞工陣線，這個情形除德國本身以外，沒有一個國家比在荷蘭更要發展了。

荷蘭納粹黨至少有三個報紙：「日耳曼殖民地報」除了接受納粹黨的宣傳資料以外，並接受它的官報。還有「尼德蘭日耳曼週報」和「尼德蘭，比利時及盧森堡日耳曼人報」。

援助這納粹活動所施用的工具爲納粹德國的嚴重經濟壓迫。這壓迫愈增加——且由於組合銀行協定，沙赫特博士已把尼德蘭人捏牢了——一種觀念愈深入荷蘭人的腦中：他們經濟困難的唯一出路爲與「大德意志」作密切的聯合。「經濟侵略先於政治侵略」——沙赫特的口號——現在是更有力地被應用了。

比利時

在歐戰期中，泛日耳曼黨要求將比利時併於德國，以作「西面的門戶」。納粹黨人現又燃起了這個野心，他們的政論家常說起「佛來銘·比利時空間」，這空間在納粹德國的領導之下，必須成爲一個政治單位。

在這個大不列顛數百年來不惜訴諸戰爭的軍事重要區域，法西份子極其活躍。三個法西機關已組織起來了。兩個機關利用比利時北半部的佛來銘運動。第三個機關是在第格萊爾 (Leon Degrelle) 的領導之下，企圖使全比利時就納粹的範圍。

關於第格萊爾的政治主張在納粹國民報上以熱烈贊同的筆調登載：「第格萊爾的目的在促成各國愛國志士的合作（最重要的反對傳統敵人布爾什維克主義），以致造成一種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

第格萊爾的黨羽承認他和納粹黨間有直接的關係。有一時期在他的政治生活中，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講到法西主義，自稱他的政策是「純粹比利時的」。他開始實是一個熱心天主教宣傳家。但不久他和天主教贊助人發生口角，發動「基督王」運動，拋棄一切宗教關係，成爲一個公開的法西主義者。在侵阿戰爭之初，他雖然在他的報紙夜報上請求比國政府嚴格實施對意制裁，而在幾個月間他又盛稱「作爲新殖民帝國的創造者墨索里尼的天才了」。

第格萊爾之所以能從沒爲無聞的地位一躍而爲一個重要議會黨派的領袖，主要地爲他狡猾而橫行地利用比利時的最嚴重問題——窩倫·佛來銘兩民族分裂問題——的結果。後來他進行反他的國家政治領袖貪污的運動。他作了反關員和反政府領袖的足以感動人的攻擊。但偵查委員會決否認了他所說的話，於是第格萊爾與佛來銘極端派發生直接同盟。

從比利時政治將來的觀點看起來，第格萊爾與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勾結則更爲重要。他在柏林與納粹領袖的談話使他在比利時的名譽掃地。但他繼續與外國的法西份子合作，並於一九三七年一月他的「愛國心」使他從意大利的托里諾播音台作一個猛烈攻擊比利時的演講。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一日布魯塞斯選舉中第格萊爾的大敗，（齊蘭獲得二七五、八四〇票，第格萊爾只有六九、二四二票）是他自稱全國擁護他的一個顯明答案。比國的民主勢力結合起來了，即布魯塞斯大主教也否認第格萊爾自稱是避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基督教救主的話，該主教稱基督王黨本身即是危害國家與教會的。

此後第格萊爾的困難日益增加。一九三七年六月，「真實國家報」（基督王黨的主要機關報）主編告訴比利時報說他感覺得受迫，必須辭職，因爲「基督王運動現在完全爲一般可疑份子所操縱」。「基督王議會黨」的領袖也辭了職。第格萊爾因黨人對他變節而傷心，於是對他自己的「基督王政治議會」作一個總攻擊，說：

「我是會免除和我接近的任何人的。我能够趕走他如同別的人擲去一頂破帽一樣。」

但第格萊爾沒有和他的外國朋友破裂，雖然他的運動在比利時引起一種怨恨，而在一九三八年之初他的壽命又延長着了。「每人嘴上的問題是『他的錢從那裏來的呢？』」觀察報說。

一九三八年第格萊爾以墨索里尼的宣傳人出現，在真鄉報發起一個反英運動，同時頌揚意政府的各種行爲。（值得我們注意的，幾乎在每個歐洲國家，不列顛的敵人爲反動份子。但這些反動份子都是漸漸爲英國國民內閣所培植的，在許多情形之下爲英國的外國外交代表所培植的。第格萊爾雖然猛裂的作

反英言論，而一九三八年四月到了英國作「週末客人」——並受英國右派報紙的歡迎。）

雖然第格萊爾在比國的勢力是在減少着，而頭腦較清楚的政治觀察家很小心地觀察他的活動，決不忽略他的令人討厭的價值。

第格萊爾與佛來銘法西的合作，更增加他的令人討厭的價值。佛來銘人是說荷蘭文的，與比利時的說法文的窩倫人不同，他們佔比國人口的七分之四，已有了一百六十年之不滿。這不滿為兩個法西運動所利用。第一個運動為五十三歲的教師克里耳克 (Yat de Clercq) 所領導，他為法西佛來銘民族同盟會的首腦，該會要求與尼德蘭人成爲一個佛來銘聯邦。

較法西佛來銘民族同盟會還要重要，從比利時觀點看起來還要危險得多的為佛來銘民族團結會。這是一九三一年色夫溫 (Joris van Severen) 律師組織的，自開始它即被納粹利用作為分裂比利時的工具。

色夫溫將歷史上舊有的佛來銘向比獨立的運動改爲一個純粹納粹組織。佛來銘民族團結會採用卍字徽章，唱佛來銘文的納粹黨歌，宣傳反猶太主義和實行虐待猶太人，要求取消國會和工黨，且它的組織是軍事化的。他們在布魯塞爾的總機關很像挺進隊的兵營。崗位站在門口。在「領袖室」內色夫溫懸掛着他的照片，兩傍則為希特勒和哥培爾的照片。

佛來銘民族團結會否認對納粹黨的關係，但是一九三五年佛來銘報紙先鋒公佈下面的一封信，是納粹總機關——慕尼黑黑褐宮——寫給色夫溫的：

「如果閣下能給我們一個關於比利時和法蘭德斯現狀的報告，我們是很感激的。為報答的原

故，我們願意供給閣下報紙和宣傳資料。如果我們能與法蘭德斯的兄弟民族作一個完全的諒解，那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們高興閣下有意和我們合作……我們當然地與羅森堡及領袖時常往來。」利用歐洲的許多少數民族和引起他們反對政府，以求削弱那些政府的力量，這是納粹黨人的技倆。納粹援助佛來銘法西便是一個典型。

納粹援助佛來銘人的願望，不僅限於比利時領土。佛來銘民族團結會的目的不僅在分裂比利時和將法蘭德斯與荷蘭及法國的勃良第諸省聯合起來成爲一個新「大尼德蘭」。他們又宣稱蒲耳人。爲大尼德蘭的有機部份，主張與南非聯邦的極端荷蘭份子作密切聯絡。今日德國的工業在南非洲有很大的勢力，南非洲正在努力發展一個向英國獨立的鋼鐵工業。一九三三年十月在揆普坦發現一個「非洲雅利安人國家社會運動」，將德國納粹黨介紹過來，參加的人穿上灰衫，作大規模的反猶太暴動，這是值得注意的。

納粹在比國領土歐本·馬耳美第的活動現在是公開的了，尤其是在希特勒侵略奧國以後。納粹黨支持着一切有利於鼓吹拿回這區域的組織，尤其是祖國同盟會。

薩爾投票以後，納粹在歐本·馬耳美第的搗亂嚴重起來。許許多多的小冊傳單來自亞亨，卍字旗在街道上發現。比政府下令調查這回事，發現了在歐本·馬耳美第的納粹代理人亞亨和科倫的德政府官吏有密切關係。搜查到的信件宣露着他們向德政府各部表示不滿，因爲匯款沒有發出，被失去了，或數目不夠。

在比利時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樣，德僑統統在納粹小組或日耳曼勞工陣線的名義下組織起來，以執行

他們的偵探任務。他們的報紙「德比評論」是由德國資助的。

盧森堡

談到軍事力量只有二百八十名兵士，六支機關鎗，一根大砲，和二十六匹騎兵用的馬，人口總數不超過二十五萬的矮小盧森堡公國，自一九三三年納粹執政以來即須爲它的生存而奮鬥了。

老練於破壞於已不便的條約的納粹黨人，不久便認識了這小而軍略上重要的區域，這區域的獨立是由一八六七年的中立條約保障的。法國的馬奇諾防線大家相信以麥次爲最弱，納粹黨人計算德國經過盧森堡急速進攻會從馬奇諾防線的後面作戰。

納粹計劃的主要工具爲住在盧森堡的四萬五千日耳曼人。他們被編制在納粹黨裏面，受到認盧森堡爲德國「失地」的教訓，如一九三三年納粹黨區黨部部長西門在科不林士所說的，它應該回歸第三帝國。

從盧森堡的觀點看來，可驚的事實是住在那裏青年日耳曼人都曾在德國受軍事訓練，受過回來，成爲有訓練的士兵和有充份準備的納粹搗亂份子，一方面則在盧森堡居住與工作。由於這個辦法，計算起來納粹在盧森堡有五千受過訓練的士兵，當時機來到時，他們要從背後打起來。

組織一個納粹治下的盧森堡法西黨的企圖，到現在爲止是失敗了，雖然這企圖是繼續不斷的。一九三六年一個納粹報紙民族回聲發起一個猛烈的反猶太運動。但不久這報紙破產了，它的理事之一到德國的特里爾去籌募一五〇、〇〇〇法郎以求廣續這報紙的生命。

一些盧森堡的工業資本家由德國的重整武裝而賺了許多錢，他們對納粹的態度是友誼的。他們形成

盧森堡政府的控制勢力，是他們的壓力驅使政府成爲一個親法西陣線。

到了一九三六年之末，來自柏林的壓力愈形厲害。納粹政府不斷要求盧森堡的一切反法西活動應被禁止。結果，盧森堡政府準備了一個目的顯然在禁止盧森堡共產黨的議案，而實際上成爲反一切民主組織的了，天主教黨和自由黨都從這個意義上觀察這議案。

由於資產階級議會——一個年老紳士的機關，這些紳士是大公主從送呈給她的一個名單中選出來的成立，反共議案的嚴重性隨之而增加。

盧森堡的民主勢力聯合起來反對這議案，於是在複決時這議案被否決了。納粹企圖將盧森堡造成一個傀儡國的計劃於是受到阻礙。但是盧森堡每天爲它的生存擔心着。

第六章 納粹在斯干的那維亞

「全世界都知道不僅捷克斯拉夫有一個漢倫，在丹麥、瑞士、比利時和荷蘭都有漢倫。」

納粹維也納報紙，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在英國人看來，斯干的那維亞爲和平，安全和民主的聖地。然而五年來的希特勒主義對於這民主自由的堡壘已起了破壞的作用了。造成這民主集團的每個國家，自從它們的南面隣國德國成爲法西進攻的主力以後，須與各種的挑撥離間的活動奮鬥。

丹麥

控制北海和波羅的海入口的丹麥，在軍事策略上居頭等的重要。此外，它的富庶農產物又是納粹德國最需要的。丹麥則以德國爲它的最好市場。當英國哇大華（Ota Wa）會議給予英丹貿易以重大的打擊時，德國貿易在丹麥便居領導的地位。在哇大華協定簽訂後的三年中，德國商業（由於商業而有德國廣告）那樣地緊握着丹麥，以致任何重要的丹麥報紙對納粹政府作嚴重的攻擊，那實是不可能的了。

丹麥政府本身受了納粹壓迫而喪胆，不敢反對納粹代理人。納粹陰謀的事實爲丹麥報紙所放過，除非等到某種納粹陰謀吸引人們注意某些公開活動時才稍加披露。

因此一九三六年三月德國殖民地哥本哈根（Copenhagen）的主席兼納粹領袖斯卡佛（Schäfer）作了若干特殊的調查。他發給他的黨徒一封公函，詢問每個人所有汽車、腳踏車、貨車等等的數目。他所提

出的三十七個問題中有：「你有打字機嗎？你能速寫嗎？」丹麥警察後來發現所謂納粹「速寫」便是「射鎗」，所謂「打字機」便是「鎗」。斯卡佛的另一問題涉及他的黨徒們的這種知識：丹麥燈塔的數目，它們的位置和可以居住若干人，達到它們最簡便的一條路，等等。實際上斯卡佛在丹麥所指揮的活動，等於「海港服務社」在西班牙及其他國家所指揮的一樣。納粹黨人在丹麥散播內戰的種子，亦如在其他地方所幹的一樣。

當一九三八年一月北遮特蘭(North Jutland)的一個地主的納粹地產代理人所藏有的一個軍火庫被發現時，更進一步的證據被找到了，那地主本人即是丹麥國社黨的積極黨員。

丹麥納粹活動的一個特點(在英倫三島也是如此)是自希特勒執政以後，遣派了許許多多的「報館記者」到那裏去。所以英法記者之在哥本哈根的不過兩個人，而德國記者則不下十二人。這些記者中許多人在未被派到哥本哈根之前手指向未接觸過打字機，但在納粹黨中都會有良好的成績。他們中的一個爲斯卡佛，他的「新聞事業」丹麥當局加以揭穿。另一個爲卜倫格哈同上校(Captain Plugk-Hartung)，他是戰後緊急時期的一個極端反動份子。

納粹黨人集中他們自己的黨組織於丹麥。但爲增進工作起見，成立了兩個納粹機關。第一個爲丹麥國社黨，由克勞森(Fritz Clausen)領導。該黨於一九三六年分裂，因主要勢力在北什列斯威(North Schleswig)的克勞森與在那裏的德國納粹黨人聯合，企圖使北什列斯威向丹麥分立。克勞森是丹麥的敵人。在該年四月十三日的黨大會中他說：「我們不討論疆界：我們以我們國家的武力來征服疆界。」

第二個納粹組織爲丹麥社會黨，由前任軍官彼得生(Wilfred Petersen)領導。

兩黨都摹仿納粹黨，軍訓採取挺進隊的樣式，並實行希特勒式的敬禮。黨制服在丹麥早被禁止了，但這禁令不被遵受，今年（一九三八年）四月在海得斯里夫（Haderslev）舉行的納粹黨大會的時候，納粹挺進隊拿着卍字旗幟和穿着雖然裝扮不是制服然而看得出來的制服在街上走。

納粹黨的行為到現在為止，還是集中於恐怖的行爲，如毆打單身的猶太人，綁共產黨人的票，用納粹的字樣塗在碑石上，和搗散反納粹的會議。

一九三八年四月納粹黨人將恐嚇運動推進丹麥國會的內部去。當司法部長向下院演講時，一個納粹黨員從走廊發出兩空鎗，同時他和他的一般納粹黨人從旁聽者的走廊散佈許多譏笑議會制度的小冊。

丹麥納粹黨人的目前目的爲使得北什列斯威（它在一九二〇年投票，脫離德國而加入丹麥）回歸第三帝國。爲着這個目的，每個人們所知的納粹手段都被應用了，從經濟壓迫到如在井內下毒藥的恐怖行爲。

納粹的方法之一是在北什列斯威邊界的兩面取得土地。

「自然地，在這個邊界的北面有德國的少數民族，在這個邊界的南面有一個丹麥少數民族，」新政治家與民族的通訊員寫着。「但是雖然丹麥人對於目前的邊界是滿意的而竭力避免多事，而德國在什列斯威的邊界政策是和在其他地方完全一樣的。過去六個月所有的只是一種雙層的活動：制止代表丹麥意見的刊物，尤其是那用德文在什列斯威首城法林斯堡（Flensborg）出版的丹麥少數民族報紙什列斯威；第二，一種有系統然而野蠻的運動，在邊界南北以可靠的納粹黨人來取代丹麥小地主的地位。」

納粹土地運動的典型例子發生於丹麥方面的斯托里格村 (Stollie)。一個德國的寡婦在那裏有一個農場。她由於經濟困難而公開出售農場，爲一年青而同情丹麥的農人購去。這樣大大引動納粹黨人的怒火，立刻發生反那新農場主人的運動。他的玻璃窗被打碎，他家的牆壁被塗以侮辱的字句，他的農場的井水被置放毒藥。搗亂人中的幾個被丹麥法院判罪——結果納粹黨人作更多更烈的宣傳。

同時，在德國方面作了各種企圖以奪去丹麥農民的土地，將他們的土地移歸德國人。這土地「德國化」的大多工作現在爲一個叫做夫吉爾吉生 (Vogelgesang) 的地產代理人所做，他曾投資幾百萬幾千萬的金錢於丹麥人所有的土地上。丹麥的普遍觀察是夫吉爾吉生的錢是從納粹政府得到的。

納粹對於德國的丹麥少數民族的待遇爲自稱爲歐洲少數民族的保衛者的納粹德國的一個難以爲情的答案。當希特勒的帝國主義計劃使得擁護某種少數民族的權利作爲分裂那少數民族所居住的國家的一個有用工具時，那末，只有那末，希特勒才重視少數民族的權利。但當少數民族阻礙希特勒時，他是毫不憐惜地踏滅它。

納粹黨聲稱捷克政府虐待他們的黨羽，便從這點上取利了。注意德國人如何對待他們的丹麥少數民族，尤其是在教育方面，這個對比是很有意義的。

丹麥父母由於納粹的壓迫而使他們的子女退出少數民族的學校。所以一九三八年春在法林斯堡六十個丹麥學校的小學生往德國學校註冊，這是一個等於哀的美教書的佈告的結果：

「警告丹麥的父母們，除非二月底他們的子女在德國學校註冊，他們的家庭有『政治不可靠性』的嫌疑，而要遭受各種結局的。這是和德國南部父母送子女到教會學校的情形一樣的。或者你

們受到威脅，或者你們承認。」

請求貧窮補助費的父母所得到的通知是，他們的子女在丹麥學校一天，他們便得不到補助。一個工人之妻所得到的通知是，她是得不到貧窮補助費的，除非她不做少數民族集團的一員；一個請求結婚貸款的女孩所得到的訓令是，她須放棄一切丹麥機關的會員資格。

自然地，丹麥少數民族爲這些策略所震嚇，一個遮特蘭的報紙發出下列的問題，這是表示一般的焦急：

「我們在邊界以南所見的消滅丹麥少數民族事件是有組織的吧？」

自佔領奧國以來，納粹在丹麥的干涉愈演愈兇了。泰晤士報報告着斯特爾 (Rudolph Stehr)，一個丹麥日耳曼少數民族的納粹黨員，被任爲丹麥的宣傳主任，直接向基爾區的納粹領袖負責。這位新宣傳主任在北歐報裏面有一篇文章說，即將設法阻止丹麥報紙對德國國家和德國領袖們的攻擊。這是納粹將作進一步反安全的丹麥社會的運動的威脅。

瑞典

納粹黨認爲他們在瑞典的工作是那樣的重要，以致遣派赫斯和戈林到瑞典進行「使命的工作」，這工作不僅在日耳曼社會中進行，且在瑞典保守份子中進行。一九三三年中戈林尤其活動。該年十月他在羅克爾斯他 (Rookelsta) 地方向瑞典的納粹領袖演說，羅克爾斯他是他所看得起的他的老表羅森伯爵 (Count Eric von Rosen) 的城堡。在這位伯爵領導之下一個「國社集團」組織起來，但如在斯干的那維亞的其他納粹黨派一樣，它不久便化爲烏有了。

第一個納粹組織是早在一九三〇年由一個納粹暴徒佛羅加（Birger Furugard）所組成的，名義爲「瑞典國社黨」。他們的口號是「促瑞典醒悟」，他們的標記是卍。佛羅加做法希特勒到了那個程度，以致發表一本書也叫做「我的鬪爭」。

佛羅加的黨遇到一個勁敵，一九三三年林洪姆（Sten Olav Lindholm）組織的「納粹工人黨」。林洪姆依照納粹姿態成立挺進隊，直到被瑞典政府取消時爲止。

雖然從柏林方面發出適當的援助，而在瑞典建立傀儡的納粹運動的企圖是失敗了。所以納粹黨人須倚靠瑞典的德僑來進行他們的計劃。

納粹黨的地方黨部現在瑞典的每個重要中心都有。地方黨部領袖巴特爾斯（Heinz Bartels）組織瑞典的工作，作爲地方黨魁，被給予統治整個斯干的那維亞之權。他組織斯德哥爾摩、馬爾摩和葉忒堡的德國勞工陣線。他辦了一個報紙。最後他與德國祕密警察合作造成全瑞典的納粹網。一九三五年三月瑞典當局發現斯德哥爾摩的一個納粹組織，在它的存案中有反對希特勒者的名單，並大規模地吸引人們加入。

巴特爾斯的活動那樣地無惡不作，以致在一九三六年一月瑞典警察被迫非動手不可，於是巴特爾斯和他的兩個副手被逐出境。

雖然受了這次的打擊，訓練瑞典德僑的工作仍繼續着，並在一九三七年二月瑞典的德國殖民地選舉一個德國生長的瑞典公民尤勒教授（Professor von Euler）爲領袖。納粹黨人出版「德國殖民地新聞」的報紙，以維吉納（H. G. Wagener）爲主筆，他也是人民觀察報的訪員，以得到「國家報紙之首腦」

的頭銜而自鳴得意。

納粹在瑞典進攻的另一重要方法爲利用在那裏的德國工商業。貴族航空公司在瑞典有一個附屬公司。一九三五年瑞典政府由於憂慮這些活動，通過一條法律，規定與外國資本合作的瑞典軍火商人須受國家的監視。瑞典的金屬工業一部份爲德國企業所控制。這些商業活動掩飾着許多納粹代理人。

挪威

作爲金屬的來源，挪威對於德國是重要的。如在瑞典一樣，納粹會努力組織挪威納粹黨。最初挪威有四個法西組織，但現在只有一個生存着，即由前軍政部長奎斯林少校(Major Quisling)領導的。

奎斯林的政綱完全依照希特勒如法泡製：獨裁制，集團國家，反工會的嚴酷法律，國家警告權的擴張，等等。但是奎斯林政策重要的一點爲要求一個「諾狄克國家同盟會(Nordic League of Nations)」作爲斯干的那維亞方面對佛來銘·荷蘭聯邦的補充。

一九三三年奎斯林的黨提出國會議員候選人，獲得二七、〇〇〇票。但是這成功是曇花一現的，奎斯林的最好副手辭職的時候，這黨崩潰了。

諾狄克會社

納粹黨人認爲斯干的那維亞爲納粹異教策源地，所以竭力在斯干的那維亞人和日耳曼人間着重「諾狄克」的社會情緒。爲了這個目的，他們恢復諾狄克會社。這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在一九三六年九月的魏瑪會議中，該會社的總幹事說：

「等到一九三三年事件以後，諾狄克會社的目的與使命才變成絕對的明瞭。」

雖然最初諾狄克會社不過是增進德國和斯干的那維亞的文化與經濟關係，而納粹在第三帝國握權不久，它便被改爲一個不同的東西了。

「今天，」瓊斯生 (Jochim Joesten) 寫着，「它是北歐納粹宣傳的主要發條。」在組織，目的和活動方面，諾狄克會社現在是近代的「漢斯」(Hanse)。它的目的爲恢復十三世紀那使得波羅的海由德意志統治的「漢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那位羅森堡即是諾狄克會社的鼓吹者，在波羅的海的各國都有這個組織的分機關。

諾狄克會社的總機關在盧貝克 (Lübeck)，有一個分機關在柏林。此外諾狄克會社有三十個代理機關，叫做舊有的「漢撒」名字，佈滿全德。在德國以外，該會社所採用的名義是不大顯著的，如「瑞德會社」，「丹德會社」，和「挪德會社」——實際上都是諾狄克會社的代理機關。羅森堡、漢姆勒、斯乞拉克 (Baldur von Schirach)，和其他的納粹主要份子都是諾狄克會社的執行委員。

諾狄克會社宣傳工作的範圍表示出它是納粹德國的最有經濟接濟的機關之一。每年它遣派許多人到斯干的那維亞演講和派往千百的搗亂份子，被遣派的人中甚至包括國家的大員（一九三五年五月德國領袖的代辦赫斯以諾狄克會社的名義往斯得哥爾摩，一九三七年四月財政部長斯乞維林·克羅西克訪問哥本哈根。）

每年一次，普通在六月，在盧卑克舉行「諾狄克大會」，數百的斯干的那維亞和芬蘭的同情者被邀請以作來賓。

諾狄克會社竭力想取得斯干的那維亞知識份子的擁護。爲着知識份子的利益起見，一個「日耳曼·

諾狄克作家協會」在柴夫曼得(Travemünde)組織起來。那裏每年八個作家(德人三，北歐人五)享受着三個月_的免費招待，和受到納粹精神的教育。一九三五年成立的「漢撒基金」給予「營選」的三個作家每人一萬馬克的文學獎金。在盧卑克每年所舉行的「諾狄克圖書展覽會」，遵守納粹著作條例的斯干的那維亞和芬蘭作家獲得榮譽，反抗人們的著作被禁。

在斯干的那維亞報紙上宣傳爲諾狄克會社的另一工作。以廣告賄賂的方法如在其他地方一樣的實行。所以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八日瑞典報紙社會民主報(政府報)發表諾狄克會社致德國商店，行政機關和出版公司的一個可靠的公函，該函勸它們以廣告合同來影響瑞典的報紙。那些報紙應多給予廣告，那些報紙可以疏忽，對那些報紙拒登廣告，都有詳細的指示。

第七章 納粹在波羅的海諸國與波蘭

「我們國家社會主義者要完全停止德國戰前的外交政策。我們要從六百年前德國所丟下來的地方起始。我們現在停止德國人口老是由歐洲的西部和南部移動，我們要把他們的目光移到東面的土地。我們至少是把戰前的殖民和商業政策改變一下，走向將來的土地政策。然而我們今日在歐洲所談到的新土地，我們主要地想起俄國和屬她的邊區國家。」

希特勒：我的奮鬥。

波羅的海諸國（立陶宛、拉特維亞、芬蘭和愛沙尼亞）在納粹戰爭計劃上為德國軍隊進攻蘇聯所經過的地方。這個最初是霍夫曼將軍（General Hoffmann）所設計出來的戰爭計劃包括着海陸空三面進攻列寧格勒。

希特勒即是這計劃的最初擁護者之一。六月一日戈林的報紙厄森（Eisen）的國民報說明了納粹政策：

「四百年前漢撒貿易所達到的區域範圍受阻了，我們就要從那裏起始。……波羅的海諸國以同樣的命運構成一種社會。……歐洲的東南部必須再與東北以及北海和波羅的海連結起來。總要有一天把俄國包圍起來。這無可爭辯地要歸功於納粹黨的外交部，它關於這方面的許多計劃現在已在進行了。」

一九三四年納粹計劃已在進行，下一章我們可以看到納粹黨人作了各種努力從內部進攻，以求實現

他們的目的——進攻蘇聯。

在波羅的海與蘇聯的納粹動作的主動者爲羅森堡，他是內戰以後離俄歸德的一個波羅的海人。他是一個瘋狂的反布爾什維克者。他又是納粹史觀的製造者之一。

納粹干涉波羅的海的歷史快要在眼前演出了。最喜採用的宣傳方法是唱「日耳曼主義最偉大時代」的讚美詩歌，該時代即從一二〇〇年至一六〇〇年——條頓武士階級的優勢時期和漢撒同盟在波羅的海上的優勢時期。在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條約所創造出來的每個波羅的海國家中，納粹代理人將納粹宣傳鬧得天花亂墜，極端的法西斯運動是由柏林資助和組織的。

芬蘭

芬蘭的德國殖民地地很小，但即在那小殖民地中也有良好的組織以進行納粹工作。此外，柏林大大地利用納粹「旅行家」來作宣傳。一九三七年芬蘭議員散德斯敦 (Sundström) 在國會中稱，許多納粹參觀者將蘇聯邊境拍成照片，影片，甚至加以測量。

「芬蘭德國人的行爲好像他們是在征服的土地上，完全不顧芬蘭當局或人民的願望或禁令，」
一個芬蘭報紙批評說。

當一九三七年納粹黨人企圖取得比特薩姆 (Petsamo) 的漁業權時，納粹在芬蘭的渴望更爲暴露了。芬蘭人發現德國計劃着利用「漁業權」在比特薩姆建立一個海軍根據地，比特薩姆與麥曼斯克 (Murmanek) 隣近，成爲進攻蘇聯區域的一個理想根據地。芬蘭農業部自然將這個權利讓給德國，但芬蘭民衆的反對和蘇聯的抗議都是那樣的激烈，以致將這個權利被收回了。

納粹與芬蘭的陰險的法西運動取得密切合作，芬蘭的法西主義在軍官與大學中有一些擁護。芬蘭有法西青年黨，白卡里林黨（White Karelian Organizations），等等。但是法西主力為拉波運動（the Lappo movement），這運動受着納粹德國同情的支持。

拉波法西運動的歷史為層出不窮的不可思議的故事。這運動的初期是這樣的：木料工商業的領袖們將金錢收藏起來希望強迫減低工資。某些銀行也幫他們的忙。這運動得到一個新領袖——華倫涅斯將軍（General Valenius），他是以前的軍政參謀長。在他的指揮之下一個恐怖運動起始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總統選舉之前，自由黨候選人斯泰堡（Stalberg）被劫。一九三二年三月發生許多綁票案，目的在企圖政變。然而軍隊中的士兵忠心，遭政變遂遭失敗。

法西運動於是分裂成爲許多派別，在後來的選舉中六個派別追求民衆的擁護。第一個派別是由葉岳教授（Professor Yrjö）領導的，他自稱他是在希特勒之前宣佈國家社會主義的原則；第二個派別爲卡爾斯塔上校（Captain Kallsta）所領導，他坦白地自稱爲希特勒的門徒；第三個派別爲一個瑞典·芬蘭人所領導，他只要求少數民族的十分之一的說瑞典話的芬蘭人的經濟文化權利。拉波運動的多數份子改組後自稱爲「I. K. L.」（愛國人民黨。）法西派別中沒有一個能够取得民衆擁護，除了愛國人民黨以外，一切都不存在了。愛國人民黨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它的生存也是不確定的——因爲許多芬蘭農民仍然畏懼蘇聯，這畏懼心理是從沙皇委任的以鐵腕統治芬蘭的總督時候起的。

愛沙尼亞，拉特維亞和立陶宛

在沙皇時代，波羅的海邊區諸國爲大地主和波羅的商港的德國商人階級所控制。當一九一七年俄國

革命來到時，這些商人和地主的財源被奪去了。因此仍然生存於這些小國的破產的貴族馬上成了反蘇行爲的工具。此外，在革命之後干涉俄國的殘餘軍人——以前沙皇軍官、地主、和警察官吏等等，已在蘇維埃邊境居住下來，等待進攻蘇維埃領土。這些階級都認波羅的海的羅森堡作他們的領袖，在他的工作中盡力和他合作。

羅森堡在愛沙尼亞和拉特維亞各處已建立了許多秘密會社。有那最富陰謀的「波羅的兄弟會」，在羅森堡的最高權威之下。「道院兄弟會」爲另一個核心，由它而有「外界兄弟會」。後者的每個會員只能認識四個或五個其他會員。

這些會社與軍事機關合作，而所謂軍事機關是有時「合法」，有時不合法的。愛沙尼亞有「自由奮鬥者協會」和「干涉俄國老將會」；拉特維亞有「伯壘克斯特會」(Perkenrust)，「新拉特維亞同盟會」和「國衛軍同盟會」。它們與柏林的白俄總機關保持着密切關係。

一個叫做斯托斯(Strass)的德國納粹代理人，於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愛沙尼亞的京城里伐爾(Royal)被捕，供出「愛沙尼亞老將會」是受納粹德國的津貼。它進行一個政變，但被解散了。在事後的偵查中發現了它的津貼是從一個德國代理人那裏拿到的，而這筆款子又是由於一個銀行之助而匯來的。

一九三四年三月每日快報發表愛沙尼亞政府偵查委員向該報訪員所說的話：

「我們的偵查無疑地證實了德國組織愛沙尼亞的法西宣傳和決定宣傳方法；證實了德國送錢來建立一個秘密的印刷所，所做的是由於德國的命令。這運動的指揮中心在哥尼斯堡(Königsberg)；納粹在那裏設了一個宣傳學校，一切波羅的海國家的學生都到該校受八個月的訓練。里伐爾

的納粹黨人時常宣稱「字旗在五年之間要飄揚波羅的諸國。」

在拉特維亞間諜工作網亦組織起來。一九三四年二月一個納粹代理人被捕。他曾在一切德國人的組織中組成納粹小組織，並徵募一切青年波羅的的德國人入哥尼斯堡的納粹領袖學校。

在一九三四年期間拉特維亞秘密會社的活動引起了當局的注意，一九三四年十月波羅的兄弟會的四十一個會員被控告。這些被告並未否認和納粹黨的關係。此外，「伯嬰克斯特會」被檢查，於是發現它的領袖們是接受柏林的訓令的。

立陶宛

立陶宛的地位是介乎德國與拉特維亞之間。德國軍隊須經過立陶宛以進攻蘇聯。立陶宛深知納粹的威脅，因為這個原故它與蘇聯訂了不侵略公約。

納粹在立陶宛的動作是集中在前德國區域米美爾，他們下決心要恢復這塊土地，如果需要的話，不惜訴諸武力。

反立陶宛宣傳是在東普魯斯，無線電，及會議中進行着。但在米美爾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樣，宣傳即是武力。一九三五年六月六日科甫諾(Kovno)企圖以武力推翻立陶宛政府。這政變失敗了，它的領袖烏狄馬拉斯(Woldemaras)被捕。叛徒與柏林的陰謀是顯然的。計劃失敗以後，烏狄馬拉斯的暴動組織「鐵狼黨」的逃亡黨員再在德國開會。

在這企圖叛變的時候，一百以上的納粹走狗在米美爾區被捕。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的審問中，他們的證據表示着許多進行政變的準備工作，證明了他們與納粹黨及德政府官員的關係。進一步的證據表示

着德國代理人的活動包括從煽動破壞治安起到兇手的秘密組織做暗殺案止。

今年（一九三八年）在波蘭向立陶宛提出最後通牒時米美爾又有新聞了。納粹計劃鼓起「破壞治安」，目的在求釋放烏狄馬拉斯，再強迫立陶宛政府辭職，成立一個親德政府，採取方法打破立蘇不侵犯條約。

假使這個計劃不能實現，納粹欲想採用如同對付西班牙一樣的直接干涉方法。在東普魯斯准備有叫做「波羅的志願軍團」的新軍隊出現，而實際上即一德國機械化師團的一部。當這佈置好的搗亂在立陶宛國內起始的時候，那波羅的志願軍團即要開入立國了。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在希特勒佔領捷克之後，立陶宛米美爾自治區日耳曼領袖紐曼向立陶宛政府提出要求自治，二十二日德軍開入立陶宛，立政府在淫威之下，接受自治案，將米美爾移交德國。希特勒遂出發到米美爾。」——譯者」

波蘭

「種族的光榮使我們要求領土和足夠的領土。……在那樣的一個奮鬥中用不着考慮那些不足道的波蘭人、捷克人，等等。我們要代德國農民設法土地。」

羅森堡：二十世紀之謎。

希特勒對於在他治下的波蘭人所給予的待遇已在波蘭人民中間引起了強烈的反納粹情緒。然而不管這個，柏林能够發出極大的影響於波蘭的政府，這是由於波蘭「上校政府」的親法西的同情。這政府在第十九章可以看到，是以猛烈壓迫敵黨的手段來維持政權的。伯克上校（Colonel Beck）所進行的外交

政策係與大多數波蘭人民所要求的相反。納粹黨人是在孤注一擲，只要他們能够利用反動份子以及政府領袖的野心來達到他們的目的，他們是毫不躊躇地幹去。他們直接和外長與總理，獨裁者和總統設計陰謀。執權者愈腐敗，納粹工作愈有辦法。

波蘭人民是有納粹虐待少數民族的痛苦經驗的。自從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內瓦條約滿期以後，納粹政府用盡各種方法以使它的波蘭少數民族納粹化。所採用的方法則因波蘭人居住德國部份的不同而互異。曼徹斯特衛報的華沙訪員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報告說，「在東普魯士波蘭人受了那樣的壓迫，以致不敢說出他們自己的語言，更不敢在學校中教他們的子女以波蘭語言。在德國西利西亞的七〇〇、〇〇〇波蘭人的情形也並不多好，那裏他們被假定能享受某些保證的。」

納粹德國無情地歧視波蘭人。所以德國的波蘭學校的數目與波蘭的德國學校的數目相比，前者是太少了。官方統計表示着波蘭的德國少數民族約八〇〇、〇〇〇至九〇〇、〇〇〇人而有四九〇個國立小學，三十個中學，四個師範學院，四個商業學校，以及約五十個私立小學。在這些學校中都自由地授以德文。對比是這樣的，德國有一、五〇〇、〇〇〇波蘭人，不過六十八個國立小學，一個高級中學，和二十五個私立小學。波蘭的德國少數民族中約五五、〇〇〇個男女兒童在波蘭的德國小學中上學。在德國上西利西亞波蘭人口幾與全波德國人數相等，只允許一九三三個波蘭兒童入波蘭學校。

德國當局拒絕爲波蘭人開設足夠的學校，凡敢送他們子女到現仍存在的波蘭學校去的便受到恐嚇。波蘭人也不被允許宗教自由。甚至在教會裏面波蘭語言也不許用。

波蘭報紙報告幾個波蘭人包括婦人，因在德國禮拜堂中企圖唱波語讚美詩歌而被罰款，並有人被禁

在獄中。一九三七年在德國西利西亞的捷斯基鎮 (Czestki) 中，波蘭人造了一個教堂。他們吩咐製造教堂鐘，鐘上刻以波蘭文字。德國當局不許那鐘懸掛起來，波蘭人請求了九個月才被允許用他們的鐘。

凡是數百年來以波蘭名稱著稱的地方都被迫改以德國名稱。所以科本涅克 (Kopenice) 被改爲阿登蘭霍夫 (Adelshof)，波庫維斯 (Budkowiec) 變成奧特·班登道夫 (Alt Bandendorf)，等等。在這樣情形之下在西利西亞及其他地方有一千個以上的波蘭地名都被德國化了。人們往往弄不清楚，所以感覺到發行一本包括新地名的專書的必要。一九三七年夏一種將波蘭人名改爲德國人名的企圖已开始了。在德國上西利西亞「德國東部同盟會」已活躍地在這方面工作。波蘭人被邀請參加「特種會議」，會議中的題目是納粹黨人自擬的，他們「忠告」波蘭人將他們的姓改成德國姓。

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個事實：波蘭人敢怒而不敢言，因爲他們都受間諜的監視。參觀過波蘭少數民族所居住的德國區域的波蘭作家會敘述波蘭人是如何受到恐怖，他們是如何「不敢對外來人說話」，假使他們批評納粹制度所施予他們的虐待，那是極大的冒險。

自納粹獨裁制度在自由城成立以來，波蘭人在但澤所受的虐待較在西利西亞所受者尤甚。恐怖時代粉碎了合法反對黨——包括保守黨、自由黨、社會黨——的存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但澤納粹警察強迫波蘭人子女離開波蘭學校，硬要他們入德國學校。據稱秘密警察在街頭巷尾找波蘭兒童，用欺詐手段勾引他們到德國學校去。

納粹搗亂的典型行爲發生於一九三七年九月。出乎意料之外地，但澤的秘密首領格羅納 (Groner) 發出一檢查波蘭郵件和逮捕信差的命令，因爲他們傳遞信件和報紙。這些信差被帶到秘密警察的總機關

去，他們的郵袋被搜查，信件被檢查，報紙被拘留。這行爲不僅大大違背了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二年兩次的波蘭但澤條約，且違背了一九三三年的「紳士協定」，這三種條約都保障波蘭郵局的完全自由的。需要雙方都是紳士才能够成立紳士協定，對於這點，波蘭不是最後認識的國家。艾登對於這事實的發現使他失去外相的位置。

在波蘭國內，納粹工作網是廣佈着，在過去三年中，波蘭當局爲時勢所迫，將那較罪惡昭著的納粹代理人逐出國境。

第八章 反動陰謀在蘇聯

「如果歐洲若何國家有恐懼侵略或侵略的威脅的理由，那就是蘇聯和介於她與德國之間的區域。希特勒的名著我的奮鬥中每章每節都提及德國向那方面伸張之企圖。這位領袖的著作仍爲今日新德國的一種世俗的聖經。」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八日泰晤士報。

納粹的領袖們自希特勒以下，都毫不隱匿他們對蘇聯作戰的根本計劃。一種強烈的反蘇聯運動已成納粹執政後納粹宣傳一貫的方針。如在其他國家一樣，反蘇聯的納粹宣傳已大事反對此領土廣大的政府，它的肥沃之烏克蘭爲納粹帝國主義者所垂涎。蘇聯自建國二十年以來，即繼續不斷地爲保衛她的生存，而與干涉她的內政的外勢力奮鬥。最初干涉爲聯軍由外面直接侵略的方式。所有這種由外面而來的侵略都被擊退。因是，蘇聯敵人的陰謀爲由內部以國內不忠實之份子的助力來分裂蘇維埃政府。他們煽動從前的地主們，和從前的富農們，殘餘的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革命運動者，反蘇維埃國家主義運動的領袖們；和軍事冒險家們。這般反動份子又得到不滿意的政客的協助，政客們的權利心是超過對他們會幫忙造成的政府的忠心的。

自希特勒執政以來，納粹黨人曾企圖對蘇聯施用一種分裂的詭計，亦即他們正對全世界所施用的。他們企圖在和平的時候減弱蘇聯的力量，並在蘇聯國內策動一「第五縱隊」，當侵蘇戰爭爆發時，可以裏應外合。納粹分裂蘇聯的方法較他們在其他國家所施用的更兇惡，更秘密，因蘇聯的力量較大。首

先，充分利用那些有德國血統的蘇維埃公民，他們在個別情形之下，準備幫助納粹間諜工作。爲此目的，德國秘密警察集中於蘇聯那些大部份爲德國人所居住的區域——居住於列寧格勒四周的波羅的德國人，烏克蘭德國鄉村的德國人。尤其在夫耳加日耳曼共和國的德國人。

除了這些德國人外，德國秘密警察又利用往蘇聯的「遊歷者」。因此，無論何時當德國工程師被蘇聯雇用時，須由德國秘密警察授以關於德國秘密警察所希望獲得的消息之初步指示。有一特別局叫做「旅行局」，專門注意那些歸國或因假期回國的德籍專家們。這些專家若無該局的認可在德國是找不到職業的。因此，甚至最誠實的工作者被迫加入間諜工作。因沙皇時代俄國工業落後，從前蘇維埃政府不得不向美國和德國聘請熟練的工程專家。這點現在已被克服了，蘇維埃專家已取得美德專家的位置了。

「德國工業對蘇委員會」管理全部蘇德貿易。此委員會的主席從前爲一德國間諜，在佔據烏克蘭時會服務於德國軍隊中爲軍官。

德國秘密警察又利用各種對蘇出口機關，「穀物出口處」「木料出口處」等等，這些機關在蘇維埃各港口的城市皆設有分處。眞理報已將德國間諜在此種貿易機關中所用的方法全部揭露。

另一對納粹活動有益的爲逃亡的白俄，納粹在物質上幫助他們企圖恢復其失去的政權的計劃。

一九三三年「俄國民族自由運動」於「羅德」(Rond)名義之下成立。這是前沙皇時代的軍官用軍事方法織成的，以納粹衝鋒隊爲模範。制服爲黑衫飾以一綠白色的卍字。「羅德」之活動實實在在爲納粹典型。它的黨員在律伯克搶掠，攻擊富猶太人，勒索他們納貢。此種劫掠，劣跡昭彰，終使國外白俄亦拒爲「羅德」工作。羅森堡的希望爲集合所有白俄逃亡者受命於納粹領袖，亦被形勢所迫於一九三三

年禁止「羅德」活動，但事實上，「羅德」仍在另一新名義「德蘇本位協會」下繼續活動。

與「羅德」合作的爲一曾在芬蘭、愛沙尼亞和拉特維亞助干涉軍隊作戰的前任親王。紅軍戰勝後，干涉軍隊的殘餘分散於蘇維埃邊境的波羅的海鄉間。他們現已由柏林方面組織起來。

自一九三三以來，在波羅的海各地之白俄即與納粹外交部合作。一九三四年四月他們在的爾西特(Thiet)設立總部，近立陶宛防線。他們集合他們從前軍隊的殘部，改爲新成立之「波羅的海軍團」和「俄羅斯軍團」。

納粹並支持「全俄法西黨」，該黨創立於希特勒執政的第一年。它的法西斯新聞紙在柏林納粹當局庇護之下發行。

「全俄法西黨」的支派的詳情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在百倫(Berne)之托特里(Bous Toedti)(俄籍瑞士人，爲歐洲全俄法西黨的領袖)的間諜案審判中揭露。

由瑞士警察所破獲的祕密文件中發現俄羅斯法西黨的總部設於滿洲哈爾濱。法西對蘇維埃遠東領土的干涉，是在哈爾濱組織的。

一個叫做羅第諾夫·克瓦千(Rodionov-Kvachin)的所寫的一封信說道：「哈爾濱的俄羅斯法西黨中央機關是受日本保護的。」

俄羅斯法西黨在世界各處皆設有支部。在百倫審判中讀出一標明「命令第三三號」的文件，書着在各國的黨首的姓名。在中國、日本、德國、與南斯拉夫都有公開的俄羅斯法西黨領袖；在保加利亞、波蘭、瑞典、美國與南美洲都有祕密領袖。俄羅斯法西黨在英國、法國、比利時、義大利、阿爾及利亞、

摩洛哥與剛果區域的各支部皆屬歐洲領袖托特里管轄。

俄羅斯法西黨遣派密探到蘇維埃領土蒐集軍事消息將他們所發現的洩露於蘇維埃的敵人。關於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舉行的蘇維埃敖得薩(Odesa)衛戍兵會議的記錄，在托特里那裏發現。俄羅斯法西黨華沙代理人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七日的一封信說：

「對潛水艇之消息無任感激。爲取得當局的歡心計，余已決定以有趣之材料供給有關各部，係經三者之手。」

托特里機關亦爲德、秘密警察進行間諜工作。他給予俄羅斯法西黨保加利亞支部的一九三六年五月二日的一封信中說：

「你的工作：蒐集一切有關逃亡者中重要人物的消息，與有關猶太人及共濟會會員的消息。所有此種消息皆先送到我處，我再轉出。我業在德國耶爾福(Erfurt)設立一機關以抗出境外移民的「黑暗勢力。」」

由於此種工作，托特里的機關獲得納粹的豐厚報酬。納粹宣傳部一九三六年五月的一封信中曾允予以津貼。他們最大的勝利是在一九三六年，托特里於十月十六日的信內報告說：

「我終於完成我所從未夢想到的成功。我的一位老友曾向希特勒談及全俄法西黨，且余已收到領袖的調查部的信，表示他願詳知本黨的思想。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

納粹黨因是遂活躍地與托特里的工作合作，且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他能通知華沙支部說：

「由於里賓特洛甫的命令，他們可極易地獲得護照簽字。」

最後，瑞士警察發現一秘密命令，日期爲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六日的，上有俄羅斯法西黨首腦的簽字，關於計劃暗殺蘇聯秘密警察的一個著名長官，「限期爲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

自一九三四年後，納粹對蘇聯的干涉加緊了。蘇聯的削弱即是納粹戰爭計劃的成功，這是極爲重要的。希特勒本人對蘇聯的實力瞭如指掌。他於一九三六年曾告倫敦德黎爵士 (Lord Londonderry) 說：

「與歐洲大陸相反的爲蘇聯勢力的特殊發展。」

同時，希特勒列舉下列的事實：

(1) 在蘇聯我們須應付一擁有一萬萬八千萬人的國家。

(2) 在面積上蘇聯是可以避免襲擊的。

(3) 蘇聯永不能爲封鎖所克服。

(4) 蘇聯的工業受不到空襲，因最重要之工業中心區都距前線四、〇〇〇至六、〇〇〇杆。

……蘇聯在世界上有一穩固的貿易，最強的陸軍，最強的坦克車隊，與最強的空軍。這都是不可忽視的事實。」

對蘇維埃龐大力量的認識，使得納粹拼命進行在內部分裂的陰謀。

我們已經講到，法西在民主國家中找尋同盟並非難事。在比利時，在荷蘭，乃至在斯干的那維亞皆已證實有一般所謂「愛國者」，當彼等對國內進步之勢力鬥爭，能由國外之法西獲得有力的援助時，則極願出賣祖國。

在蘇聯中法西的這種工作則極端困難。資本家早已由蘇維埃舞台上排出。因資本家之缺乏，納粹干

沙家們企圖與蘇聯之一羣失意政客們聯合，他們由於對蘇維埃政府的反感所激動，已準備與祖國的敵人共謀傾覆蘇維埃政府。

三個主要陰謀團體組織起來了，「托洛斯基派」，「右派」，與「杜察契夫斯基派」(Tuchachevsky)。托洛斯基派從前是革命運動中的一特殊集團，他們提出「社會主義不能建立於一國」的理論。他們於一九二七年的共產黨複決會中全軍覆沒，該會有七二四、〇〇〇黨員投票贊成布爾什維克派而反對托洛斯基派，後一派僅獲四千票。他們最後拒絕接受多數的意見，乃被共產黨開除。不久有一部份著名的托洛斯基派黨人於托洛斯基被迫逃亡後，因已宣言改變意見而得重入共產黨。亦有一部份前托洛斯基派黨人由於他們的政治能力而被給予重要地位。但是他們依照預定的秘密計劃，利用他們地位作有系統的佈置以謀暗中破壞社會主義的組織。他們希望利用此計劃傳播仇恨，以反對蘇維埃政府而使得他們取而代之。

里科夫 (Rykov) 湯姆斯基 (Tomsky) 與布哈林領導之右派反對蘇聯工業化的五年計劃與農業集體化。他們在一九二九年四月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會議失敗，便開始秘密反革命運動。一九三二年他們與托洛斯基派聯合。

懷着拿破崙野心的軍事冒險家的杜察契夫斯基派為陰謀之第三個團體。克里斯丁斯基 (Krestinskiy) 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之審判中敘述杜察契夫斯基為：

「拿破崙典型者，冒險家、野心家，他不僅為軍事且為軍事政治任務而奮鬥，同時無疑地他和我們抱着共同的主張。」

五年計劃之成功已斷絕以爲該計劃定將失敗的陰謀家的希望。但陰謀因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的執政而趨活躍，同年，這三個陰謀團體合併爲一，叫做「右派托洛斯基派集團」，按克里斯丁斯基審判的口供說：

「所擬定第一計劃爲與外國政府訂一條約，第二爲聯合蘇聯國內之托洛斯基派，右派和軍事陰謀家。」

克里斯丁斯基又謂一九三三年托洛斯基在美藍（Meran）會說明此種團體之實力仍甚薄弱，必須與法西國家發生關係。各法西國家雖同意，但須訂約分割蘇聯——烏克蘭予德國，比羅魯西亞（Belorussia）予波蘭，濱海各省予日本等等。在布哈林審判案中，他曾口供如下：

「拉狄克告訴我他與托洛斯基作了談判，托洛斯基已從事與德國法西黨人談判，關於割讓領土爲援助反革命組織的報酬。」

這些陰謀家終於同意進行與蘇聯國內的反革命份子合作，且加以煽動。他們爲蘇聯中「法西特愛之馬」（Fascist Trojan Horse）。除間與破壞（欲喚起人民之不滿）工作外，彼等且計劃許多孤注一擲的方法。

第一步爲暗殺蘇維埃各領袖，基羅夫（Kirov），孟謝斯基（Menzinsky）等實是他們暗殺的。第二步爲包括佔領克林宮的政變。最後即法西列強對蘇聯作戰。

事實上，蘇維埃情報處主任雅果達（Yagoda）爲此集團的一會員，使得他們能於某長期中繼續活動而不被破獲。雅里達在被審判時供出：

「當右派在他們的鬥爭中採用不合法的方法以反對蘇維埃政府時，右派的中央機關賦予我以保衛這組織不致暴露的責任。由於這個諒解，我多年來曾用各種方法保衛這組織，特別是它的中央機關，不致暴露。我必須在這裏完全負責說，這是我的『內政人民委員會』的叛國工作，該委員會實應受譴責，因為直至一九三七年——三八年蘇維埃政府與『內政人民委員會』始發現與清算右派集團的反革命活動。」

因蘇維埃當局的警醒，終於，此龐大的陰謀已被揭露，且此有連續性之歷史上的審判，主謀者已受處分，並將法西國際在蘇聯內部煽動戰爭的企圖暴露。

關於他們的審判有許多人批評。許多解釋的犯人供狀的「說明書」（許多是可笑的）已傳出去了。布哈林在他本人的審判中也作了這種的「說明」：

「許多犯人的懺悔是施用各種絕對奇怪東西的結果，如西藏葉粉及其他諸如此類的東西。我必須聲明，在我被囚的一年餘中，我工作、讀書、和保持我頭腦的清明。他們建議用催眠藥對付我。然而我在法庭中還是能够以合法的立場爲我答辯，確定我的立場，與政府檢察官對辯。對於這種藥品稍具經驗的人們都會承認催眠藥不能對我發生效力的。除非具有特種靈魂的人才會表示懺悔。……然而我的情形是兩樣的。」

巴爾斯爵士 (Sir Bernard Pares) 曾指出：

「拉狄克和布哈林是兩個極頂聰明的人，在他們各人的審問中，他們都善用了他們的知識。他們完全用他們的能力，在某程度上使得公共檢察官感覺困難。」

大部份對蘇聯審判密切注意之人士已深信（如泰晤士報的訪員聞布哈林的證據後）此全部陰謀的絕對性。

「這是有意義的」，如溫特頓（Paul Winterton）觀察說，「懷疑者對於審問案的真實的懷疑，似乎與他離開法庭的距離而依照幾何比率增加着。而全蘇聯大家都誠實地相信有進攻蘇維埃國家的危險企圖；雖然在英國每個新案是單獨地令人驚異，在蘇聯每一個案與其他案都有連帶的關係，這是同樣普遍陰謀的結果。」

捷克斯拉夫與蘇聯有互助公約，亦將因此陰謀而受重大損失，那消息靈通的捷克外交部宣稱對於陰謀的暴露和應付的方法認為滿意。

布哈林，拉狄克與其他諸人的口供已明白陳述他們在蘇聯每次生死關頭中對陰謀成功的絕望，所以他們決定不惜任何代價以傾覆蘇維埃政府——甚至暗殺蘇維埃各領袖如基羅夫，他確已於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列寧格勒被這般人所害的。

拉狄克說明鼓勵那一集團的理論方法：

「法西主義在德國勝利了。日本侵略在發展着。德日對反蘇聯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蘇聯必遭敗北。此集團成功時，當向法西國家讓步。」

這種理由終使他們叛亂。拉狄克本人於一九三六年曾推斷決不會失敗且在蘇聯國境內有「一切致勝的條件」。

此外拉狄克發現「各列強的代理人已加入我們的組織，我們的組織已成爲外國情報的直接代表

人。」

在此情形之下，拉狄克決定他應向當局告密，然而他說：

「我並沒有告密。我沒有報告蘇維埃秘密警察，而蘇維埃秘密警察發現了我。」

很重要的，我們要注意此陰謀集團並沒有民衆的支持，因蘇維埃民衆都忠於能增加他們物質生活的政府。克里斯丁斯基在他之審判案中曾鄭重宣稱：

「民衆都反對我們，公開之鬥爭決不能達到成功的希望。」

因爲得不到羣衆，陰謀家被迫求助於外國。

蘇維埃審判案在某種程度上影響於她在西歐國家的尊嚴。但審判案所消滅的危險，即損失一點尊嚴也是值得的。一九三六年西班牙的情形是相似的。爲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支持的陰謀者因不受阻礙，所以對西班牙共和國作起戰來。蘇聯當局的果斷行爲，至少在目前阻止了對蘇聯的進攻，而延遲了世界戰爭的爆發。

第九章 法西陰謀在法國

「法國，我們不共戴天之仇敵。」

希特勒：我的奮鬥。

一個法國部長揭穿了一件圖害法蘭西共和國的巨大陰謀案，引起了大大的驚異。法國內政部長多爾末(M. René Mark Dornoy)對此事的伸述，真是駭人聽聞。此陰謀完全直接受意大利和德國的主使，乃是一種橫行無忌的企圖，想與法國極右翼聯合起來，目的不僅在挫法國人民陣線政府的威勢，而且用陰險手段暗中破壞法國國家之獨立，但因此事鬧得巴黎市滿城風雨，所以多爾末不得不停止宣佈這個證據，爲着外交上的各種理由。

法西國際在法國的各種活動趨勢，已打成一片。在巴黎和其他各地方，不僅納粹德國盡心竭力求削弱法國，法西意大利也抱有削弱她的地中海的勁敵的野心。墨索里尼常說出威脅和恫嚇的話，針對法國人民陣線政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傀儡法朗哥爲三位一體中的破壞法國民主政體的第三者。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多爾末扼要闡論謀叛法國的詭計內容，下面爲內政部長所述的：

「反共和政體的真確陰謀，已經很明顯了。」「在開尼海關(Caine Hypothecaire Maritime et Fluviale)總機關的檢查(該機關的理事爲彭佛特船塢顧問工程師第龍克爾(Eugène Deloncle))證明了秘密的防衛軍事機關的存在，它的組織是根據軍隊形式，有一個參謀本部，四個情報部，和

一個救護隊。

「此機關軍隊的編制，分軍、師、旅、團和其他等等，無疑的是想造成內戰。搜獲的文件，證明這些叛黨魁首，企圖顛覆法國共和政體的政府，而代以獨裁的制度，這意思是想進一步恢復君主政體。這陰謀的準備是無微不至的。在搜查中破獲了偽造文件的工具，軍械運輸的訓令，巴黎警察實力的消息，以及森內瓦茲和森內瑪倫兩個地方軍警實力的情形和警官的姓名。還有很多軍事軍官和某軍團的實力的索引。

「另外有從軍官那裏私行竊出大批的空白文紙和備忘錄，一張凡有六個太平門的房屋の表冊，由巴黎到衆議院的隧道的精確圖形，左翼報紙使用的房間の圖形，和社會黨議員住宅の圖形。

「並且還竊取某些內閣部長和立法委員們的一些署名的照片，準備在叛變爆發的時候，即行拘捕這些人物，還有一張收藏的文件，詳細規定奪取屬於巴黎公共汽車公司的汽車，以及市政府的貨車的辦法，將它們改成攻擊的武器和奪取儲藏在味里黎山 (Mount Valerien) 要塞的軍械，等等。

「以上所有計劃都失敗了，因為法國政府防範周密。」

當陰謀正在醞釀的時候，法國幸有人民陣線政府，以及幸有一位人民陣線的內政部長，他竭智盡能地求破獲這陰謀。

多爾末的調查，獲得更多的叛逆陰謀的內容。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警務工程師確實穿入縱橫交錯的隧道網，那隧道網的目的在從巴黎城郊的一集中點，由陰謀者的挺進隊進行暴動。

由於在民族街十一號的搜查，叛黨所繪的地圖和計劃策略統統都洩露了，這許多計劃的暴露和大量爲許多軍隊之用的制服的破獲，成爲不可掩飾的事實；陰謀是有軍事上的計劃，準備公開的內戰。

巡警和工程師依照地圖參觀巴黎郊外。向不被人注意的礦場，他們研究陰謀計劃的基礎，過道標有記號，全部礦地已經小心地以粉筆塗有大的標記，指示向某些房屋和街道的出口。

無數的軍庫在巴黎市各區域和其他地方都被發現。這批軍火的價值數百萬法郎。

一九三七年駐紮在巴黎奧梯爾(Autenil)住宅區，法國警察更發覺地下要塞(完全鋼骨水泥的牆壁和神密的鑰門)儲藏許多槍砲、機關槍、高射砲和含有十五磅爆炸藥的炸彈，所有這一切統統隱藏於十分安靜的住宅下面。一位檢驗炸藥的軍官說，有足夠轟炸全城的炸藥，足以將全城化爲灰燼。以上各種軍用品大部份係德國和意大利製造的。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國偵探隊發覺有七噸軍火於一汽車間下面的鋼骨水泥室的室內，離巴黎民族街地方不遠，此堅固的屯積軍器房間有一個神祕滑圓門，藏有六支霍金斯牌(Hotchkiss)機關槍，八十支來福槍，三十支德國的斯麥特(Smelter)來福槍，三十支意大利比拉泰(Barella)來福槍，兩支其他式來福槍和幾個藥彈筒。

此外法國警察，發現六百個裝好了子彈的手榴彈，五十箱藥彈，係西班牙叛黨托利多(Toleno)兵工廠製造的，以及兩支法國小機關槍。

羅馬、柏林和布爾格斯(Burgos)都已充分供給這軍火庫。

法國的叛徒在各地地方還有他們的軍火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五百個配有毒氣手榴彈，靠近卡力

斯的一個工廠地下發現了。

此叛逆團體用意何在，那一些人爲牠的後台呢？

這團體名稱爲「革命工作祕密委員會」報紙把它縮寫爲“Ozar”——普通他們被稱爲蒙面黨（Cagoularde）——面上蒙着頭巾的人們。

一位後備軍官波里爾（M. Thomas Baurlier），當一九三八年一月爲警察所詰問時，對於該組織的詳情有所描述。

這蒙面黨人稱所有會員，統須發誓遵守團體規章，下面是宣誓的話：「我發誓對團體盡忠，盡智與服從。如有違犯本團體規章，即願處以死罪。」

上段的話說了幾天以後，一位警備衛兵發覺蒙面黨魁首之一住宅的某一層樓上有一個實驗室，製造毒氣微生物，準備暗殺脫離該黨的人們。此警備衛兵稱，一個月以前，他親目看見一個名爲x的人說他參加蒙面黨團體的經過，當他參加以後，即編爲一組，其任務專負壓制一班不忠於黨的人們。他被給予一個毒菌的玻璃管，奉命要拿這管來取去那話說得很多的一個會員的性命。他奉的命令是，那一會員必於四日內送命，但他沒有使用毒菌，而將毒菌交與警察。

波里爾更詳細地告訴警察。他說，蒙面黨有一個參謀部，效法法國的軍隊組織，這組織的單位爲輕「小組織」與重「小組織」，前者包括八人，後者包括十二人。「輕」小組織的會員有獵槍和手榴彈，獵槍與手榴彈之間爲一支小機關槍。每「重」小組織的會員有一支機關槍。

這些軍隊分爲小規模師、旅、團和營。

「我告訴警察」，波里爾說，「他們在未舉行攻擊之前即都穿上皮革大衣和戴上鋼盔帽。」波里爾又說，他們要他來組織「徵收」巴黎南部會員的汽車。叛黨有軍事組織，並有可靠的背景但是經費從那裏來的呢？

曼徹斯特衛報通訊員告訴我們說：

「一部份錢來自國外，但是一部份還來自法國本國。一九三七年反對勞工階級和人民陣線的許多毒意的宣傳，是由富有的人們幹出來的，這些人們慷慨解囊捐輸大量的款，給予聲稱能夠反對『赤色份子』的各機關。」

「法國還有許多『布里姆』上校(Colonel Blimps)之流，由於法郎哥將軍的榜樣而抱着野心。——雖然有力的軍隊，除掉僅僅幾個可能的例外外，決不會捲入漩渦的。」

「最後還有大資本家援助叛黨。但最嚴重的是外國的援助。」
法國政府當局，關於陰謀的真正首領，表示很大的緘默。以上各種陰謀線索直接牽引到兩個前任右翼部長。巴黎傳佈一個消息，說警察正準備要拘捕這兩個部長的一個，但最後經人調停他才幸免。

前任航空部長辛格里爾將軍(General du Seigneur)真被捕了。另捕的一個爲波爾哥公爵(Duke Pozzo di Borgo)。這公爵有一時期與洛克上校(Colonel de la Roquette)共同幹陰謀工作，但是這時他宣佈他已與洛克的火十字團斷絕關係，「當他發現了他所捐助的七〇,〇〇〇法郎和一位工廠廠主所捐的一〇〇,〇〇〇法郎都被亂用光了，他只在以後才知道政府也常給予補助金。」(泰狄歐從政府的「秘密款」內付出的。)

三派人在後面主使陰謀被證實了。第一，前法西同盟會會員，他們是受人民陣線和法國勞工階級新團結所摧殘的。

政府被左翼所壓迫，不得不制止火十字團和其他法西同盟，因此，極右翼派嚴密進行組織搗亂的陰謀計劃。

第二個集團爲大工業家所組成，右派反對黨暴動的一部份原因爲人民陣線政府極力暴露叛黨的陰謀，即大工業家也慢慢地對人民陣線政府的重整軍備計劃怠工了。

經過六個月的調查，證明這叛徒專門在資本家的總廠施放炸彈。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一日在巴黎彼得斯堡路幹的工作是他們負責的。

而這恐怖行爲，右翼報章大吹應歸諸於共產黨，但是這供認不諱的人爲米西尼工廠的法西工程師。因爲外交上各種的緣故，多爾末和政府人物故意地不說起這件事的國際上的枝節。

除了實際在叛逆軍火庫所發現一切軍火是意大利的和德國的而外——大多出自意大利附近熱那亞的皮畏特製造廠——一九三七年震動法國的炸彈案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五月五日一列特別快車的兩個頭等車廂，由波爾多駛到意大利邊疆，被一枚含有百分之六十托利特 (Kolite)和百分之四十希克阿金 (hexogone)的炸彈火藥炸壞了。

六月一日發覺持有意大利政府當局發給護照的一個人，埋藏一枚炸彈於由希爾比爾到波港，經過朗哥西班牙的邊疆隧道下，這炸彈含有百分之六十的托利特和百分之四十希克阿金。

八月的第二個星期，含有百分之六十托利特和百分之四十希克阿金爆炸藥，在微倫牛 (Villeneuve)

Sur-Lot) 爆發，炸壞了認爲是飛助西班牙政府的兩架美國飛機。

八月二十九日在屬於巴黎的突油薩斯，裝有百分之六十托利特和百分之四十希克阿金的炸彈，炸壞了另外兩架美國飛機。

九月以後，發覺很多的炸彈，都含有百分之六十的托利特和百分之四十希克阿金的爆藥。

托利特和希克阿金二者都具有爆炸性，特別適合缺少某種化學製造品的國家的需要。不僅法國一國如此。法國某些軍火製造廠製造少量的托利特火藥，至希克阿金此爆炸藥，除掉幾個實驗室而外，在法國是找不到的。

在另一方面，在意大利阿維卡納工廠 (Avicanna factory 離吐林不遠) 以大規模方法製造希克阿金和托利特，發明這方法的爲一意大利化學家，執有意大利專利執照，由一種特殊合同，轉租於德國。

然而以落西里暗殺案 (The Rosselli murders)，足以暴露法西國際在法國組織暴動的複雜情形。沒有一個法國人，即使爲法西黨員，沒有理由暗殺落西里兄弟。但是意大利法西却有充分理由幹出那件事；因爲卡洛落西里 (意大利自由黨人) 爲意國以外墨索里尼敵黨中最激烈的一個，他在巴黎主編的自由報盡量登載關於意大利國內情形的消息。有幾次刊印墨索里尼對意大利報紙的祕密手諭。

當一九三六年七月，墨索里尼顯然地要站在法朗哥方面從事干涉西班牙時，落西里在他的報紙宣稱被逐放的意大利人，不問派別，應立刻援助西班牙政府，落西里自己以身作則。意大利反法西志願兵的第一縱隊於八月底到達西班牙。在以後的幾個月間，意大利志願兵的數目不斷地增加。一九三七年三月瓜達拉哈拉之役墨索里尼遣派的進攻瑪德里的意大利軍隊，發現他們與意大利反法西國際軍團短兵相

接。墨索里尼軍隊戰敗了。在四月二十三日的自由報，落西里披露法西軍隊失敗的情節，並刊佈一百一十七個在瓜達拉哈拉被俘虜的意軍的姓名和照片，這期報紙並私運到意大利。

一九三五年墨索里尼已進行一個剷除卡洛洛西里的企圖，而他已逃脫到利巴利羣島。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卡洛洛西里和他的弟弟尼爾洛在法國伯格諾耳斯公園內發現被暗殺了。在卡洛身上有四個短刀創痕，兩下短刀傷毀了頸動脈的部份。在醫術觀點看起來，行刺的一定是一個以暗殺為職業的人，精於來這一下的。經過七個月調查，多爾末宣稱警察深信落西里兄弟為與蒙面黨有關的人們謀害的。

這些蒙面黨因此公開地成為法西國際的工具。他們取得法西意大利的軍械和金錢，以排除在法國的墨索里尼敵人為報答，所採取的方法即許多年前意領袖手下人對付麥梯內梯（Matteotti）的方法。

蒙面黨陰謀的目的是什麼呢？基本目的不過威脅罷了。從法國內部舉行總進攻還沒有這個必要。總進攻可以等到以後。法西國際目前的目的為使人民陣線受到種種困難，和頓挫人民陣線的尊嚴。蒙面黨放置炸彈於普蘇斯堡路在使巴黎陷入一夕數驚的情形。在布爾斯造成一幕悲慘景象，這個時候正是法國瀕於開關邊境供給西班牙共和國的軍火的時候。恐怖行為會癱瘓（即使暫時地）法國政府的動作，這是陰謀者的目的之一。在普蘇斯堡路所發生的，在國際危機上會大規模地發生。

與計劃「巨大陰謀案」雙管齊下的為站在法朗哥立場干涉西班牙，援救法朗哥的叛變。這一事件的典型為作為法朗哥代理人的一部份法國蒙面黨圖在法國港灣布勒斯特奪取西政府的潛水艇。

法國反動份子抱着滿腔熱忱，祝賀法朗哥的每個勝利，深信繼西班牙叛徒勝利之後，為法西大包圍法國藉外力作基本本地改革法國政府。因此法國蒙面黨的陰謀直接與西班牙法朗哥叛變打成一片。它是干

涉步驟的一部份。它是法西所擴張到全世界的工作網的重要的一環。

主要納粹黨機關報人民觀察報在法國蒙面黨陰謀暴露以後，公開地支持這些叛徒，宣稱法國人民因被迫而不合法地組織起來和有所行動，這是必然的。

在法國蒙面黨的陰謀中，德國祕密警察和意大利祕密警察有密切的合作，但是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的干涉法國內政，不僅限於這個形式。

法國非洲北部以及它的不安的阿刺伯人口給予德國和意大利活動的一個特殊誘惑的範圍。意大利在突尼斯作嚴重的宣傳，意國祕密警察毫無忌憚地活動。多里歐(Doriot)的法西黨(P. P. F. 法國人民黨)招募突尼斯的意大利墨衫黨人。法當局到了那種放縱的地步，以致一九三七年一些意大利海陸軍學生乘了兩個軍艦在突尼斯登陸，並且刺殺米西尼(Joseph Micelli)，一位在突尼斯的反法西報紙的編輯。

法屬摩洛哥為德國宣傳的特殊保留區域，從西班牙摩洛哥的納粹中心，反法國的傳單輸送到法國境內。

這一切都是由法國軍部和文官中的法西份子合作而做成的，也只有這樣才能做成。剷除外交界和政府中高級官吏的法西的企圖還沒有作，若干法國軍官的思想與行爲却已被注視了。大體而言，法國軍隊是忠於國家和反法西的。法國蒙面黨寧願從德國和意大利輸入大批軍火，而不是從法國兵工廠竊取，這事實可作一個解釋了。

在法國南部，尤其是在接近西班牙邊界的區域，法西代理人進行工作起來，有如同在北非一樣的自

由。法西間諜在比爾比根和羅滋是罪惡昭彰的。

在法國一部分領土——阿爾薩斯·洛林，自從一九三三年以來納粹黨人已進行工作。在那裏有造成自治運動的企圖。納粹在報上宣傳「公民投票」，以公民投票方式，使那區域回歸德國，如同薩爾回歸德國一樣。

即在布勒塔尼（Brittany）地方，納粹企圖在那裏成立一個做分裂工作的根據地。布勒塔尼爲法國在後方被人攻擊目標的一點，納粹企圖從事於比利頓（Breton）獨立運動，雖然在高內卡（Guernica）和巴斯克（Basque）納粹黨人架起機關槍向克特勒人（Celtic）射擊，但在味內斯（Vannes）布勒塔尼納粹代理人又做克特勒人的救星。

法西國際在法國是那樣地活動，陰謀的規模是那樣地大，當沙特姆（Chanlemps）任首相時，曾說過這句話：

「法國已像一個被包圍的國家。」

第十章 法西在西班牙與葡萄牙

「西班牙共和國已不是和一羣叛徒作戰，在很久以前就把他們打敗了，現在是和德意兩個侵略國家作戰。」

外交部長德爾·維約 (Del Vayo) 於一九三八年六月在日內瓦演說。

法朗哥在西班牙的叛亂不是一個孤立的冒險行爲。它是法西國際指揮下反抗和平的一部分。這并不是單獨在西班牙的現象，其實同樣的法西手段被應用到奧國。

俾斯麥首相已建立了德國干涉西班牙的傳統。

「投西班牙之蠅於法蘭西的頸上」這句話是俾斯麥的建議，而爲後來德皇威廉第二時代的外交家所企圖遵行的。納粹於是利用控制西班牙的技術以求達到包圍和孤立法蘭西的目的。這點在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一書中已指示出來了。

納粹在西班牙的目的在一位納粹權威，那德國的旅行家兼地質學家的梅克斯·格魯恩教授 (Professor Max Gruen) 一篇有名的演詞叫「地中海之決戰」中敘述出來。

「西班牙戰爭是一個爭取地中海霸權的歐洲戰爭」，格魯恩教授說，「意大利從來在其行動上是屈服於英法的——例如在世界大戰，但是意大利今日所造成的強力及其地理上的位置都夠使她採取一種急進的政策。」

「現在意大利是地中海英國最大的勁敵了，假使西班牙落於佛朗哥之手，直布羅陀海峽即受威脅。由

於巴利阿利羣島 (Balearic Islands) 的軍事設防，法國從殖民地運輸軍隊幾乎成爲不可能的事。當這事件發生時，德國將使法國遭受到她全部歷史上所未曾經歷過的困厄。

「法國只顧到沿東部邊界的武裝充實，竟忘掉了她的姊妹國意大利有一天會遺棄她。從意大利邊疆可進攻馬利亞納羣島，在必要時有六十萬意軍準備侵入法國。

「蘇丹已被意大利所鉗制，……蘇彝士現已被意大利所威脅。一旦緊急時期得到阿拉伯人的幫助，摩蘇耳·赫發 (Mosul-Haifa) 油管線將被破壞，而英國地中海艦隊就會發生煤油缺乏的恐慌。

「日本乘機奪取香港亦在意料之中，從此英國勢力被擠斥於遠東以外，英國勢力必要受德意的擺佈。現在全世界都在譏笑英國軟弱，即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她也沒有辦法的。英國正欲以驚人的重整軍備來迎頭趕上德意，但以我們軍備的優越是趕不上的。哈立法克斯 (Halifax) 的時代過去了，我們要求收回從我們奪去的殖民地，一到戰事發生，意大利將要吞併法國南邊的一部分。」

於是西班牙就成爲羅馬·柏林軸心強權政治的必需之物了。

在英國有這樣趨勢，以爲納粹沒有地中海的政策，不過以給意大利同盟國的幫助來交換她在中歐和東南歐的自由行動，這是武斷地貶價了威廉街主人納粹的野心。德國欲在東南歐建立她的統制權，以及想改變巴爾幹諸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希臘和保加利亞爲屬國的種種計劃，都需要一個急進的地中海政策，納粹德國在事實上已有變成地中海和黑海上的一個強國的決心，她認爲在不久便可得到羅馬尼亞的煤油和保加利亞的穀類聽其使用。她征服奧國的一個結果就是她開始想把的利亞斯德 (Trieste) 作爲她東南歐領土將來的海口。

德國在地中海的利益，不僅是次要的。若歐戰發生，正如格魯恩教授所指出的那樣，地中海將成爲決戰的場所，三個國家的生命線就在地中海互相衝撞，這會決定戰爭的結局。

德國參謀本部以爲在下次戰爭中戰略的準備和真實的軍備有同樣的重要性，後方海軍司令格都（Rear-Admiral Godow）在軍政部雜誌軍人醒悟上說道：「海軍根據地在海外領土的維護以及國內國外作戰指揮上都處於異常重要的地位，沒有它們，海上權力就不能存在……爲了保護有價值的殖民地，最重要的還是有聯合性的軍事行動，這行動必須和殖民地的根據地取得聯絡。」

現在德國的專家歸咎德國在世界大戰前對於這件事情的忽略，當時缺乏海軍根據地而海軍即受到這種缺乏的困厄。

德國海陸軍參謀本部對於作戰根據地頗爲重視而作外交上的折衝，這種折衝必須在平時進行，長期準備去截擊敵人的商道和海運，是所謂「科學的」戰爭準備的一種必要的企圖。一個沒有獲得這種根據地的國家就必須要和具備這種條件的國家訂立同盟。

西班牙的領土具備了海軍根據地的完整系統，它在戰時有極有價值的功用，這就是納粹干涉西班牙的主要解釋。

同時在西班牙共和國境內還有其他的誘惑物，有豐饒的鑛產財富——希特勒曾經公開的提到德國要取得那種財富的決心。

另外還有一種原因使得德國去干涉西班牙。收回德國殖民地的呼聲在柏林高響入雲，納粹對於這事的方法就是以武力來威脅，欲求這樣威脅英國退還德國殖民地，德國或其同盟國必須要處於一個威脅不

列顯及其殖民帝國 (Colonial Empire) 間交通的地位。當殖民地領土重新分配問題談到時，德國把握着西班牙就會成爲對英國討價的極有用的工具。

德意兩國控制了西班牙或建立一個聽命於羅馬、柏林軸心的西班牙政府，都是極有價值的獲得。所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多年來都在準備進攻西班牙共和國，關於意大利的一切的準備的證據已經在第二章舉出過了。

在反叛以前，德國在西班牙甚至比意大利還要活動些，納粹唆使叛亂的文件的證明是當法朗哥叛軍在加泰龍尼亞 (Catalonian) 首府巴塞羅納失敗的一天在那兒發現的，以後的種種發現足爲納粹干涉西班牙的確鑿證據。

這些文件中明白地指示出，德國自從一九三四年以來已經在西班牙積極從事於親德獨裁政體的建立，西班牙充滿着納粹的宣傳，西班牙的報紙被收買。網狀的團體成立起來，宣傳納粹主義而使希特勒掌握着這個半島，德國的外交代表和領事，納粹黨支部，德國勞工陣線，納粹婦女團，斐希特同盟會，德國輸出公司和輪船公司，以及格斯特蒲德國祕密警察的特務工作人員聯合起來建立西班牙法西斯 (Spanish Fascism) 的地盤。

被選爲指導叛亂的桑居卓將軍 (General Sanjurjo) 於一九三六年二三月間曾走訪柏林，他在那裏的時候，視察過重要軍備中心，佈置輸送叛軍的德國軍火，并參加過許多的政治討論。

五月在亞利干的 (Alicante) 和里斯本 (Lisbon) 兩地，叛黨領袖和德意代表間最後的協定已告完成，七月十八日軍事叛變就爆發了。

在兩星期內德意供給叛徒一隊軍用飛機，飛機上的駕駛員，技師和教官都是德國人和意國人，意大利坦克車已經準備在巴德吉斯 (Badajoz) 作戰，伊倫 (Irun) 被德國的大砲轟擊。德國的軍火和軍事技術人員，從坦克車技師和參謀人員如流水般湧進西班牙。意大利正規軍在瑪約喀 (Majorca) 登陸。到十月底巴利阿里羣島的大部分事實上變成了意大利的領土了。十一月十八日，西班牙的首都和五分之三的地方還在合法選舉的政府手中的時候，德國和意國就宣佈法朗哥將軍為西班牙的統制者了。

法西的干涉得到了英法民主政府的所謂「不干涉協定」的庇護，而羅馬柏林當局便說這種協定為干涉西班牙的「全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幫助西班牙叛亂的情形現已成爲衆目昭彰的事了，一方面兩國的報紙儘量大吹大擂，一方面這兩個國家的獨裁者向外誇耀，似乎表現着很大的成功。

一九三八年一月意大利出版了一本關於意國空軍在西班牙的任務一書，前法西黨祕書長法林列西 (Barinacci) 所辦的機關報法西政體 (Regime Fascista)，對於這本書的評論說道：「航空軍團的日常活動對於法朗哥政府是特別的重要，沒有它，法朗哥將軍的政策也許在最初就會遭到毀滅，或者至多也只能侷促於摩納哥領土之內，而且這軍團的轟炸機和驅逐機才能得到許多的勝利。」

……從巴薩龍納到瑪德里，從畢爾巴鄂 (Bilbao) 到散坦對耳 (Sanander) 和吉羣 (Gijon)，從薩拉哥撒 (Saragosa) 到不魯列提 (Brunete)，從提魯耳 (Teruel) 到哥爾多華 (Cordoba)，這些地方的所有領空都是屬於航空軍團的了。」

兩年以來法西干涉西班牙戰爭顯示出一種新侵略方法，它威脅着世界各洲各國的和平勢力。當一九三八年英國首相張伯倫欲和墨索里尼作順利談判解去外長艾登的職的時候，德意加緊干涉，

以致叛軍能勇邁推進，施放歐戰時罕見的猛烈砲火。

法朗哥將軍及其幹部只要說所需要供給的是什麼罷了。意國飛機當每次叛軍出擊的時候，都來參加作戰。任務完畢即飛回意大利或巴利阿里羣島根據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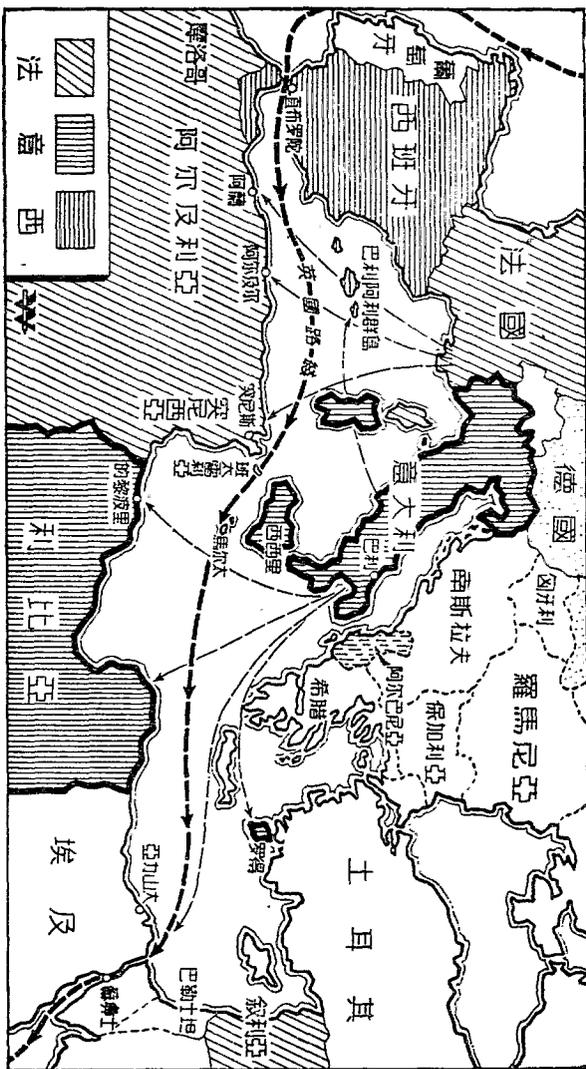
在一九三八年運來大量比早期參加作戰的瓊克 (Junker) 和亨克 (Heinkel) 機更優越的飛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那樣大方地供給最優良飛機，所以法朗哥在一九三八年三月的一個下午能够派遣差不多一百八十架飛機去襲擊一個叫做福拉格 (Fraga) 的小鎮，同時單獨在亞拉岡 (Aragon) 前線陸地和空中的激戰有十二處之多。

意大利除供給最優越的戰鬥品以外，有大量意國正規軍遣送到西班牙，一九三八年三月時，估計法朗哥有十萬意大利軍，其中有六萬來自正規軍，有四萬來自黑衫黨，那十萬人就是意大利實力的一個重要的部分。

意大利既大規模的參戰，於是絕對需要控制她的軍隊，一遇本身有危險，任何時候都可以把他們召回來。墨索里尼在政治上要居一種地位足以命令叛徒立刻放回意大利所有的軍火和軍隊。

墨索里尼在政治上所以能够控制法朗哥，有一個很明顯的理由。一九三八年三月，法朗哥全軍有十萬意大利人，六萬摩爾人，一萬德國人（大多為技術人員），只有五萬西班牙人。那就是說，意大利供給了法朗哥本人所能够指揮的那樣多的軍隊，墨索里尼便能指揮法朗哥是一樁極簡單的事了。

德國以各種優良飛機大砲相助，從裝置在修達 (Cádiz) 附近的本若 (Barro)，封鎖直布羅陀海峽的交通的十二吋口徑的砲至叛軍戰線上每部分都需用的高射砲。



地中海形勢圖

希特勒不會遣送大量德國步兵到西班牙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對於工作之分別擔負有所決定，德國的工作是供給技術人員和駕駛員。

不耳各斯 (Burgos) —— 法朗哥的首府 —— 法律專門學校教務長說道：「要說意國干涉的重要性在於德國之上，這是一件錯誤的事情。」

雖然意大利派遣了大量的軍隊，而德國的幫助在西班牙戰爭中實居於基本的原素。

納粹的幫助不僅限制於軍事和技術，自從西班牙內戰爆發以來，他們即在後方主持叛徒的政治會議工作，他們顯示在西班牙和在奧國，勝過他們的意國同盟軍。德國在西班牙治政干涉的性質實有值得研究的價值。

在法朗哥的全部領土裏，有兩種制服佔優勢，一種是立克提斯黨 (Requetas) 的灰衫和紅帽制服，一種是法倫基斯德黨 (Falangistas) 的藍色海軍制服。這兩黨雖然在正式聯合一致攻擊民主政體，而他們的意見是敵對的。

以西班牙僭主克洛司 (Carlos) 為首領之立克提斯黨成立於一八三〇年，以受教士和貴族的擁護現在已成為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集團了，泰晤士報通訊員說道：

「所謂西班牙的傳說主義其實不過是回到封建制度罷了。」

在另一方面，法倫基斯德黨為完全的法西黨，他們的政策是消極地反地主，反貴族和反猶太。

從數量上看來，法倫基斯德黨比立克提斯黨要強些，前者有三百萬黨員，而後者只有八十萬。

德國納粹盡力支持法倫基斯德黨把他們組織到納粹陣線上。他們鼓勵法倫基斯德黨，抵制立克提斯

黨，并圖謀等待法朗哥勝利後即建立法倫基斯德政府。這兩黨的鬥爭愈演愈烈，終於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他們在撒拉哥撒 (Saragosa) 和聖瑟巴斯德安 (San Sebastian) 兩地發生了巷戰。

現在德國納粹求在西班牙鞏固他們的勢力，同時使得他們的法倫基斯德同盟在法朗哥領土內獲得重要位置。泰晤士報通訊員報告道：

「在西班牙的一萬德國人，除了作飛機師外，都是做發電員指揮水陸兩路交通，做鐵路橋樑的工程師，幾乎在行政上每一部分都有他們的工作。」

因此納粹把一切重要事業都抓到他們手裏。法朗哥西班牙牢緊地捏在他們掌握之中。其餘行政和技術的位置亦被納粹代法倫基斯德黨人而取得，這引起了立克提斯黨極大的憤懣。

「他們從前線歸來，眼見法西把持地位，這就是不斷地激烈討論的題目。」

納粹爲本身及他們的法倫基斯德依賴者謀統治西班牙的計劃進展得迅速，所以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包容五十個重要黨員的民族法倫基斯德會議 (National Falangist Council) 成立了，黨員們都說這個會給予西班牙民族以一個較有永久性的政治機構的形態。

納粹這樣實施他的計劃，乃在造成其西班牙的永久事業。利用法倫基斯德運動作爲工具，和利用捷克的漢倫運動同出一轍。

邱吉爾將德國干涉西班牙的事概括的論道：

「德國人雖沒有在戰場作戰，而他們的高度優良技術的援助充滿了國民軍系統和行政的每一部分，他們在西班牙有極強大的空軍，他們的飛機場和法國南部的軍火儲藏地很近。無論何時，土魯斯

城(Toulouse)可以遭到巴塞羅納同樣的待遇。

「自然他們無論應付任何戰事都要依照納粹發展的整個計劃而接受柏林當局的指示。

「他們當然要以納粹系統加於法朗哥將軍及其軍隊，這樣法倫基斯德就作了他們的工具。

「以德國爲中心的整個納粹化的西班牙會造成了英法兩國莫大的憂慮。但無論如何，只要他們戰爭能力尚存在的話，勢必奮力與德周旋的。」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對於參加西班牙作戰的戰略上的理由是祕而不宣的。他們宣傳只側重在「布爾什維克的威脅」上。而同時更巧妙的是引用到「反共協約」。西班牙叛亂變成了十字軍，而法朗哥變成了一個神聖的盔甲武士。摩爾人作了他的搖旗者——他的德意同盟成爲基督福音的傳道者。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並不覺得在宗教任務有困難之處。墨索里尼在他早年常利用鄉村無神者反對上帝。現在獎勵西班牙之天主教一如在巴勒斯坦之擁護回教一樣。當納粹法庭宣佈尼莫勒牧師無罪之後，希特勒把他關在集中營裏，又把天主教主教林瑟(Linz)監禁起來，並稱贊納粹對於異教的崇拜辦法，而他又譴責天主教巴斯克政府(Catholic Basque Government)爲反基督者。

西班牙天主教會爲着內戰的關係整個地分裂了。

西班牙內戰開始後的六星期，巴斯克天主教國民政黨領袖登羣斯·阿格利氏(Don Jose Aguirre)向西班牙國會宣言道：

「我認爲現在我們要鄭重聲明，我們巴斯克區是和你們一起反法西的，尤其是因爲在我們崇拜基督和天主教的主義的觀點上。你們能够信賴我們的熱忱和忠心，基督不是拿刀槍征服世界的，像

我們這樣的基督運動證明着社會的進步，難道基督爲了甚麼其他的理由而降臨世界嗎？我們是從人民而來，我們是人民的子孫，正如基督從人民而來是一樣的，我們和他和人民共同奮鬥。」

大多數的巴斯克天主教徒有這種信仰，他們和忠心於政府的克特倫天主教徒 (Catalan Catholics) 一起計算起來，大約佔全西班牙天主教徒的三分之一。

一般具有十字軍精神的叛軍將領們總是說：

「一般教士和信徒們須信仰這次叛亂的政治目的，到了一個時候，一般教士甚至主教若果漠視這種政治目的，他們就會被當作敵人看待，不是監禁就是槍決。最好的例子，就是當巴斯克地方戰事開始時，維多利亞 (Victoria) 的主教和路錫斯 牧師 (Canon Don Luuhs) 及教士學校 (Priests Seminary) 的十三個學生一齊被加里次 (Carlitas) 黨人逮捕去槍決了。」

在叛軍境內的所謂新教徒徒遭受到極殘酷的迫害。據英吉院長 (Dean Inge) 說，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撤那門 新教牧師及其妻子和兩孩子以「異教徒」的罪名被叛軍殺害了，還有凡那杜里 德新教徒牧師在監獄裏被活焚死了。可是一九三八年英吉院長 以其在英國教會地位之尊，聲譽之隆，而去擁護燒殺能手的法朗哥 呀。

法朗哥事實上不會代表忠實教徒的利益，而來反對不忠實的教徒。他是代表天主教人口裏一部分反對派利益的。法朗哥的軍隊只認識反動的天主教徒，他以爲共和黨的天主教只是值得吃子彈的。

在西班牙的宗教問題上，梵蒂岡 破壞了整個歐洲的基督信仰。梵蒂岡 和法西主義 在哲學思想是絕對衝突的，它在德國 和法西 鬥爭。但在西班牙 到幫助法西 并加惠反天主教 的挺進隊。

這次西班牙戰爭不特是一個歐洲民主政治的試驗時期，而且也是宗教的一個試驗時期。不論結局如何，天主教總是一個損傷者，西班牙對於法朗哥手下的煽動的教士是不能寬恕的。倫敦天主教報 (London Catholic Herald) 曾經論道：

「天主教必定一無所獲，假使他蜷伏畏縮於法朗哥的刀槍勢力之下。只有刷新精神和自力更生才能挽救西班牙的天主教。」

當格里克 (Guernica) 被轟毀後幾天，阿龍拉提格神父說道：

「法西飛機來襲擊我們的城市，肆意投彈。聖吉安教堂 (Church of San Juan) 被炸毀了。千百巴斯克教徒從容作禮拜殉難了。當一般婦孺驚駭而奔走的時候，被機關槍低飛掃射而死亡了。……這是我在可愛的格里克地方所目睹的情形。當歐克第的若干男女老幼飽嘗艱苦的恐怖的時候，巴斯克教士向天父大聲疾呼學基督死時寬恕他的敵人一樣祈求格里克的破壞者不致繼續毀滅不設防城市，槍殺婦孺，掃蕩家室。願天父原有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所做的。」

「一九三九年初政府退出巴塞羅納，政府遷新都費格拉斯。巴塞羅納為西班牙之工業最發達區，全國最重要海口，與法國毗連。二月初加泰隆放棄，政府要員入法境。

「二月十日英法協議承認叛軍政府，隨之荷蘭、波蘭、瑞士都加承認。代理總統巴里奧決定投降，美其名曰「恢復和平」。三月二十九日晨叛軍進佔瓦倫西亞。

「抵抗侵略的西班牙共和國，在英法民主國家的「不干涉」的煙幕下而見敗於叛軍。」——譯者。

葡萄牙

葡萄牙是英國最老的同盟國，直到一九三三年她在外交上還是英國外交部的附屬物。她在財政和經濟上對英國的依賴是很大的，她的出口貨有四分之一運到英國，她的外債差不多都是欠英國的，她的工業有許多是屬於英國的，她的殖民地的經濟生活包括東非洲、大商港、蒙巴薩 (Mombasa) 在內，完全靠着英國貿易和英國公司的資本。

所以葡萄牙應該成爲英國外交軌道以內的一個國家。然而當法西國際在西班牙進攻中，與葡萄牙取得合作，又是法朗哥的進展上一個不可缺少的因素了。這並不是說英國斷送她在里斯本 (Lisbon) 的政權。相反地，葡萄牙和英國外交部常作保證，說是里斯本對倫敦的忠心不會有絲毫動搖。結果就是，英國政府對於葡萄牙與德意合作并不持反對的異議。若說英國假使需要實現不干涉主義，則對葡萄牙是無能爲力，那是不足信的。

薩拉賽博士 (Dr. Salazar) 政府在急速反應柏林和羅馬的壓迫，他的得勢不過是由於軍事政變的結果。而他的權力的保存有賴於他的軍事力量。一九三六年有兩次，一九三七年有一次，推翻他的企圖，但因密謀不週致遭失敗。

一九三六年薩拉賽力求取得全國對於他的政體的擁護，他在許多城市成立「反共委員會」 (Anti Communist Committees)，他又想組織一個「反共民團」。葡萄牙軍團 (做挺進隊) 和葡萄牙青年運動成立起來，發動全國民衆自幼即受軍事訓練。薩拉賽并且主張教育應該建立在「團體的」方針上。

這種空氣實有助於柏林羅馬的宣傳，斯維 (Soville) 和薩拉門克 (Salamanca) 和米蘭 (Milan) 等地

的無線電台以及壟斷西班牙國民軍外國新聞德國通訊社 D. B. N. 大事宣傳。反英宣傳有一種奇異的方式，譬如它說：

「受莫斯科指示而被勃倫 (Blum) 傳佈的詭詐的猶太互助會 (Jewish-Masonic Influences) 的勢力已敗壞了親共之城倫敦的風氣。」

包爾溫伯爵 (Earl Baldwin) 被稱爲「布爾什維克無政府主義河流所必經的民主政治的大門。」一九三六年中，親納粹的熱度增高，同時對付葡萄牙民主黨的事件發生了，在某一夜有三千人被禁閉起來。納粹間諜活躍起來，許多反法西的人，包括幾個猶太的難民在內，被迫離開國境。

然而法朗哥之同盟並不爲廣大的民衆所愛戴。所施於葡萄牙人民的法西宏圖適產生了一種意外的反應，把從前一般溫和和自由思想的被迫向左，因爲他們痛恨政府。

到一九三七年法朗哥的盛勢已衰落，而納粹的侵略的殖民地計劃的謠傳來自柏林。葡萄牙官場認爲保障海洋的自由實有與英國密切合作的必要。到一九三八年這時期成熟，英國使團連續地被派遣來，英葡友誼重伸鞏固。英國政府又得機會使其老同盟國與法西國際絕緣。

第十一章 奧國的征服

「德國既不有意，也不希望，來干涉奧國內政，併吞奧國，或訂立附屬條約。」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希特勒對國會講辭。

希特勒之奪取奧國，是侵略上新技術最近之應用。在十二小時以內，他完成併吞一個歐洲自由國家的工作，該國之獨立不但曾經爲德國本國所擔保，且爲英、法、意等國所擔保。

一九三四年七月納粹第一次欲以武力併吞奧的嘗試，結果使奧總理陶爾斐斯 (Dollfus) 被殺，全奧發生流血慘劇。從陶爾斐斯被暗殺到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德奧協約中間的事蹟，現在都已變爲過去的歷史了。

爲瞭解奧國獨立史中最後一章起見，我們必注意，納粹黨七人委員會初成立於維也納第一區的天範斯薩 (Teinfaltstrasse)，其正式目的在調和「國族東向黨」(“Nationally Orientated” group, 卽變象之納粹) 和正式的「祖國陣線」(“Fatherland Front”)，自其開始成立之初，卽陰謀破壞奧國的自由。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奧國警察受人警告，知道有反對政府的陰謀後，搜查在天範斯薩的辦公處，在那裏發現納粹黨企圖毀壞奧國的計劃。

在納粹黨領袖利奧波爾得大尉 (Captain Leopold) 的保險箱中發現一個密碼寫的計劃，上有“R.

It.」的簽字——大約是希特勒的代表赫斯 (Rudolf Hess) 的簽字。計劃中詳細載着奧德納粹黨準備如何在內部開始恐怖活動與示威運動（這是一個從內部進攻的速度）。奧國警察採取行動，德國的國防軍馬上越過疆界，「以免德人流血」。同時，告訴英法等國，說德國的行動，不過是要維持歐洲的和平。

假若可以的說，可以請列強派代表往奧國，親眼看着人民投票；而最後的結果將是德國和奧國的合併。

這計劃被發現之後，納粹黨的領袖被捕。

此事馬上引起納粹黨計劃的改變；許士尼格 (Schuschnigg) 在第一次交戰的場合，就以智力戰敗了希特勒。於是希特勒和赫斯始詳細計劃以武力進攻奧國。他們放棄使之內部革命的計劃，而準備軍事行動。

但軍事行動的前途有一種困難。一月底，他們在柏林規劃詳細計劃時，希特勒遇着意外的反對。軍政部長布朗堡 (Blomberg) 與陸軍總司令福利希 (Frisch) 指出軍事行動的危險，和德國對於戰爭沒有準備——更要緊的是，向獨立的奧國作戰後，所引起的外交上悲慘的影響。

希特勒的答覆是將這兩個批評者和他們的朋友免職。二月四日他宣布：

「從今天起，我直接指揮全軍。」

這是將一切權力集中於一人之手，在近代史中，除了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外，沒有人達到這種程度。同時，希特勒委任一個祕密的內閣會議，作外交事務的顧問。內包有牛賴 (Neurath)、里賓特洛

甫、戈林、赫斯、哥培爾及軍事領袖。所有足以阻礙希特勒的侵略計劃的人都被免職。極端派得勢。

二月四日政府人員更動的理由，在納粹黨報夜報（*Nachtausgabe*）發表了；說赫斯、哥培爾、里賓特洛甫等人被選爲祕密內閣的原因，是：

「在佔據萊茵蘭（*Rhineland*）非武裝區域以前不久，希特勒對於他的同事的知識與勇敢有實際體驗的結果。」

在那一次，也是一樣的，軍事領袖想阻止希特勒的——而極端派則促其前進。現在這些極端派又來主張很猛烈地，很快地解決這個奧國問題。

希特勒很快地動作了。二月六日他召回他在奧國的特使巴本（*Papen*）到柏希特加登（*Berchtesgaden*）來，要他於五日之後，「請」許士尼格到柏希特加登來。

二月九日，巴本將希特勒的「請帖」下給奧國總理。他很明白地使許士尼格知道，假若他不去的話，則在天範斯薩街的計劃將付諸實行。

許士尼格墮入阱中。一九三七年四月他和墨索里尼之威尼斯晤會沒有成功後，二人間的關係似乎有點不好；現在此事，他不能和從前一樣，可以和墨索里尼商量了。凡一日參加羅馬協定會議的人，都覺得許士尼格和意大利的外交部長席安羅（*Ciano*）間的關係特別冷淡。意大利人和德國太接近了，使許士尼格不能希望從羅馬得到什麼幫助。墨索里尼本人也很困難。除在阿比西尼亞要駐紮大批軍隊外，他在西班牙要維持一大批軍隊，在利比亞（*Libya*）的軍隊尤多。除這些負擔外，他和英國感情弄得不大好。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不能阻止德國對奧國的侵略；雖然從前在一九三四年間，他曾經派過二師人到布

斯山道 (Brenar) 以保全奧國土地之完整。

從羅馬既得不到幫助。巴黎和倫敦又如何呢？巴本堅持，假若奧國總理接受了「請帖」，則在會晤以前，必嚴守秘密。

二月十一日，許士尼格離奧往柏希特斯加登。

當與總理到了希特勒的別墅時，在招待室中他遇奧國非法的納粹黨中許多著名的黨員，他們轉而「把他們對於他的想法」確實地告訴他。

於是將許士尼格介紹給三位德國將軍，來比錫納粹黨軍司令黎塞留將軍 (Reichenau)，新陸軍總司令，和慕尼黑新空軍司令斯柏爾將軍 (Sperle)。黎塞留將軍就是「R. H.」計劃中所稱的「干涉奧國總司令」。黎塞留和他的同伴的將軍們都很坦白。他們說到準備開往奧國境內的德軍實力。他們說到他們準備三百架轟炸機，去轟炸維也納；同時指出來，若德國「被迫」而侵入奧國，則奧國抵抗的機會很少，不如不要侵入而為德佔領。

於是第三度的「談話」，是和希特勒談話了——談了十一個鐘頭。他把奧國總理當作一個負責的人。希特勒的態度可以從他自己報告他和許士尼格的談話中看出來：

「我很坦白地告訴許士尼格先生，我自己以為我是天鑄定我來解決這問題的。我自己的事業，還有什麼別的意義呢？假若上帝生我於祖國，而在這偉大的國家驚人的勃興之後，升我為民族的領袖，那我們只能有一個思想——把我視為我祖國的救主。

「我說，現在只有二個可能性——不是奧國人民應當決定走他們自己的路，達到和平演化的途

徑，就是你（許士尼格）以武力來阻止他們。假若走第二條路，則西班牙的命運又將在奧國復現，這你是應當負責的。」

奧國的總理沒有第二途路可走，只好接受希特勒的要求，允許陰謀叛逆的奧國納粹黨人與忠勇的奧國人民平等待遇。雖然有這種威嚇，但許士尼格拒絕希特勒的要求，不肯以辭，因圭（Geyss-Inquart）為內政部長。他堅持，說他沒有得到總統密克拉斯（Miklas）的同意，不能更換閣員。

當與總理帶着希特勒最後允許保全奧國獨立的諾言，回到維也納時，他發現密克拉斯總統將拒絕任命辭。因圭為內政部長。希特勒對於遲延允許其要求的答覆是下令巴威軍隊開往邊界。

於是奧政府不能不任命辭。因圭為內政部長。警察局在其管轄之下。這無異於使奧國境內的納粹黨自由行動。

但在格拉齊（Graz）和薩爾斯堡（Salzburg）雖有頗多的納粹黨人，但納粹黨人並沒在全國佔絕大的勢力。在維也納的，沒有超過二千人。在奧國自由的最後幾天中，逼於奧國的，並非卍字徽號。反之，天主教徒、社會黨人、共產黨人、猶太人、共同開會，討論如何抵抗納粹黨之威脅。全國重要的工廠都有閃電弧光，以紀念一九三四年二月間被殺的工人，同時當作反對納粹黨的示威運動。

當時流行的感覺之特色，由國有鐵廠工人聯合會的主席所說的話中可看出來。他說：

「讓我們記着那些在四年前為奧國的自由和獨立而犧牲的人。新奧國經過四年之後，現在我們可以說，就在那些從前誤解奧國工人的地方，現在可以知道這些工人是在保衛奧國的獨立。」

政府允許的工會的代表，和幾家工廠的代表在維也納開會，他們通過下列議決案：

「奧國工人不惜以任何手段任何代價來保衛祖國的自由獨立，與土地完整。」

「我們可以擔保許士尼格總理可以倚賴奧國工人的無限擁護，以努力得着奧國的將來。奧國工人不惜任何犧牲。他們要和平；但不是委屈求全的和平。我們奧國人很能够自己照顧我們自己的家事，而且堅決願意依照我們自己的原則，依照我們自己的方法，來處理我們自己的家事。」

天主教徒之反對與希特勒訂任何屈辱的條約是同樣地強烈，大多數的農民是反納粹黨的。

這種很強烈的情緒，使全國各階級，各教派聯合一致，在政界中可以感覺到，給予許士尼格新的力量。二月二十四日他對聯邦議會說：

「我們知道我們已走到絕境，我們不能再進一步了。」

「奧國人對於自由的意志站着像一條牆。」

「奧國一定要自由，我們一定要爲奧國的自由奮鬥至死。因爲我們很堅決，勝利屬於我們的，毫無疑義。」

奧國人民起了反應。全國舉行大規模的示威運動；在其中祖國陣線的會員，和天主教徒，前地方軍隊，工人與農人，新教徒與猶太人都並肩加入。

納粹黨人開始反攻。在格拉齊和士的里亞 (Styria)，他們暴動，圖佔奧人房屋，以恐怖手段威脅祖國陣線的會員。路透電報告，說三月五日有十九個祖國陣線的青年被集在一間房裏，當時有許多戴假面具的人突然跑進來，令在場的人都站起來，舉行納粹黨的敬禮，高呼「希特勒萬歲」！

這位年二十歲的領袖很顯耀地把背對着侵入的人，結果他馬上身中四個槍彈。

但納粹黨的鼓動，只增加了奧國人民的精神力量。

在這種情形之下，許士尼格因為深信最少有百分之七十五是贊成自由而獨立的奧國的，所以他於三月九日決定在三月十三日舉行一個全國投票表決。

納粹黨人也知道奧國人民大多數是反對他們的。因此之故，他們決定破壞這個全國表決的事。

在全國表決的前兩天，希特勒行動了。自二月初以來，德國的軍隊總是站在奧國的邊界。星期五下午（十一日）他的第一個哀的美敦書下了：民衆表決應當停止，否則他的軍隊即要入境。許士尼格又讓步，取銷民衆表決。於是第二次哀的美敦書又下了：許士尼格應當辭職，讓薛·因圭來任總理。這哀的美敦書限定於三月十一日下午四時半以前應當答覆，並告訴許士尼格，假若這條條件沒有接受，則德軍將於五時侵入奧境。

因爲恐怕釀成內亂外患，所以許士尼格讓步了。在五時半，他對奧國民衆作有歷史意義的廣播演講：

「奧國男子，奧國婦女——今日使我們處在一個悲劇的決定的局勢。對於今天的事之詳情，我應當對奧國的同胞說明。

「今天德國政府向密克拉斯總統提出一個哀的美敦書，並限期答覆，命令總統任命一個德國政府所指定的人任首相，依照德國政府的命令委任閣員；否則德軍將侵入奧國。

「我向世界報告，在奧國所發表許多關於工人所造成的混亂情形，和殺人血流成河，及政府已無法控制等類報告，從第一個字到末了一個字全是謊言。

「密克拉斯總統要我告訴奧國人民，我們屈伏於武力之前，因為我們沒有準備這個可怕的流血局面。我們已決定命令我們的軍隊，不要有嚴重的」——總理稍自振作，然後說，「不要抵抗」。

「所以我一定要向奧國人民告別，由我心中深處說出共別的話，『願上帝保佑奧國。』」
「當總理結束他的演辭時，可聽見無線電交換手的聲音，很微弱地說——無疑地這是奧國無線電中最後一次這樣的稱呼——奧國的愛國口號「Osterrreich」。音樂隊很徐緩地很柔輦地奏奧國的國歌三次，然後無線電靜下去了。」

許士尼格還沒有實際辭職時，薛·因圭因為知道反納粹的奧國人有以暴力抵抗的可能，所以他打電報給希特勒，「請派兵來恢復秩序」。許士尼格在他最後的廣播演講中已經完全暴露出來，說維也納秩序大亂的都是謊言。

希特勒很敏捷地動作了。現在納粹黨人也承認希特勒在五月十日即星期四的晚上已下動員令，當時許士尼格還是總理，在薛·因圭的電話發出以前約十九小時到二十小時。

八點一刻薛·因圭宣布德軍已向維也納開動了。

半夜以前，德國的轟炸機在維也納的屋頂上飛得很低。早於星期六，即三月十二日德國的軍隊已征服了全國。希特勒本人也就跟着來了。薛·因圭在林茲（Linz）晤會這位破壞奧國獨立的奧國人；薛·因圭為總理最後的舉動，是宣布巴黎和約中規定奧國獨立的條款無效。是晚，柏林和維也納同時頒布法令，宣布奧國為德國之一部分。

不久，薛·因圭的地位降為德國新省的執政。一月之內，甚至他自己的祕書也被囚在維也納獄中。奧國是以武力侵略征服的。奧國納粹黨人所出的力比較少。他們不過為實際侵略的方便的掩護而已——更便於使希特勒後來創造一種神話，謂他之入奧國政治舞台係為和平使者，為解放者。——雖然一切可靠的證據，似乎都表示納粹黨的恐怖，在奧國比在德國還惡劣些。

征服奧國的，是德國的陸軍和空軍。納粹黨人之佔奧國，正是法國人所謂迅速的攻擊。三百架戰鬥機飛過奧國境界。然後他們分成三架、五架、九架或十二架一隊，有系統地飛過全國，偵查有無可能的反抗。

於是輕坦克車開入，突佔薩爾斯堡(Salzburg)的橋頭堡壘，偵查旅舍。

對於跟着輕坦克車而來的納粹第七軍的兵士十萬人的給養物，已預先定下了完密的計劃的。

坦克車後，許多汽車兵隊、步兵、機關槍、野戰無線電、工程師、輕砲兵等如潮水般地湧入奧國，分佈各地，佔據到維也納的大路。大隊軍馬向前進，與侵入的軍隊在其他邊疆要地相遇，防守在沿意大利的布里斯山預定的地點。

現在沒有僥倖的可能。汽船載一浮橋至薩爾斯堡，否則橋會弄壞。直接回至德國的路線很小心地戒備，交通線有系統地保全着。

這是一個計劃週到的計策，但其成功完全靠被侵略者之無外援。此計劃之實行，他們知道奧國不能得到他國的幫助；假若奧國決定為獨立而戰爭，則奧國必須單獨作戰。現在奧國有一個納粹侵略者的理想機會；一個希特勒所極力需要的小國；侵略以前的二星期，英國首相發表下列宣言：

略。」
「嘗我們知道國聯沒有辦法的時候，我們不應自欺欺人，說國聯能保護弱小國家不致受人侵

第十二章 納粹在東南歐

「奧國是德國達到東南歐洲的橋樑和跳板。」

德國人民報論德奧協定。

希特勒絕沒有把奧國本身當作一個目標，不過把它當作達到東南歐的門徑，從柏林至布達佩斯（Budapest）的鐵道，尤其是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希臘及土耳其（包括土耳其在亞洲方面的領土在內）等地原料之獲得，仍為德國帝國主義的目標。在威廉第二時代，以大斯拉夫民族主義的危險為德國向東發展的理由。現在納粹黨發明以「布爾什維克」作他們帝國主義侵略目標的掩飾，這比前更為有效。

奧國之奪取為其新「東侵」政策的主要要素。此步驟的重要性，邱吉爾先生在下院中說明了：

「維也納之霸佔，使納粹德國對於東南歐的整個水陸交通等有軍事上和經濟上的控制權。……以現在局勢看來，納粹德國的地位可支配佔人口二萬萬的整個東南歐，納粹正在向着絕對控制方面發展。」

現在奧國已亡，足為德國進展的主要障礙為倔強的小共和國捷克斯拉夫。

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得勢以來，納粹黨人努力設法促成捷克內部的分裂。他們可利用的資料很多。捷克問題誠如馬薩克（Masaryk）所說的，是個民族的問題。捷克人口一四、七三〇、〇〇〇，內有捷克人七、四四七、〇〇〇人；蘇台區德人三、二一八、〇〇〇人；斯羅汶人二、三〇九、〇〇〇人；馬

札兒人七二〇、〇〇〇人；小俄羅斯人五六九、〇〇〇人；波蘭人一〇〇、〇〇〇人；其他民族二六六、〇〇〇人。納粹黨德國政府的政策是增加各民族間的惡感，引誘他們不要求國內的平等，而要求分離獨立。

納粹黨自然集中於蘇台區的德人。嚴格說來，在捷克並無「德人」。蘇台區的德人事實上是奧人，應當說是奧國少數民族，而不是德國少數民族。照納粹黨人看來，他們當然是德人，——以同一原因，他們把說德語的瑞士人也當作德國人。

歐戰以後，捷克創國初年，積數百年來種族壓迫與衝突的餘恨甚強，故捷克的蘇台德人受到嚴厲的壓迫，雖然他們所受壓迫的痛苦，沒有中歐東歐其他少數民族所受的那樣。雖然如此，許多年以來，捷克正在向民主政治方面發展，它現在是萊茵河以東，法西沙漠中的肥沃之地。

捷克立國有二十年的歷史，目的在建設一個民主的共和國；且二十年中，都是多難之秋。歐戰後相當時間內，德國少數民族不肯和政府合作；但一九二六年由農民黨的建議，捷克人和德人的農民黨和教士黨開始積極的合作。後來在一九二九年德人的社會民主黨加入內閣。一九二九年的經濟恐慌與希特勒的得勢引起捷克國內嚴厲的痛苦。蘇台德人區域常是捷克「受苦」的區域。經濟恐慌使情勢更惡劣，使納粹黨人的活動得到成功；納粹黨人的活動由漢倫的蘇台德黨領導。

漢倫與希特勒間的直接關係，已不是祕密的了。擁護漢倫的人，都是德帝國主義向外發展的工具，希特勒談話中常含有這個意思。在侵入奧國以前，他說到「德國以外的千萬德人」，意思就是指奧國和蘇台區域的人民。漢倫本人在倫敦演說時，公開承認他是忠於捷克國家，蘇台區德人所要求的，不過

是正當的權利。但自己字旗高飄於維也納以後，蘇台德黨已很顯明地是一個分離運動，是納粹帝國主義第二次進攻的先鋒了。

蘇台德人之要求自治，好像並沒有什麼妨礙。但實際上困難重重。

現在漢倫以其主人的指示，談起「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了，意即說，他要求聯合一切說德語的人民。有許多英國人以爲蘇台德人是在一確定的領域居住的整塊民衆，居於波希米亞之北所謂「蘇台區」的地方，因此以爲捷克的少數民族問題，可以依照瑞士聯邦共和國的先例而解決之。

但捷克境內說德語的民族，分散在六七個地方，而彼此間都有捷克人佔半數或大多數的區域分隔着。少數民族，如棋子分散於各處，使自治不可能，因爲界線無法可劃，總有大批不同的民族會劃在一塊。彼此有種族上和經濟上連鎖，分則兩傷，不異於再犯凡爾賽和約中不幸疆界劃分的錯誤。

有種種理由可以相信漢倫黨在要求自治時，事實上就在準備第二步工作，與捷克分離以與德國合併。但蘇台德人一旦分離，即無異於捷克解體，因爲在納粹壓迫之下，匈牙利少數民族與波蘭少數民族也必照樣要求了。林卡（Andrej Hlinka）領導下之斯羅汶人民黨已經發表一個宣言，鼓動所有斯羅汶人與匈牙利復土黨人（Hungarian Fredentists）及斯洛伐克（Slovakia）的其他少數民族聯合起來奮鬥以求取得斯洛伐克的自治權。林卡已與漢倫組織一個「自治黨政團」（Autonomists bloc），因斯洛伐克的馬札兒國民黨領袖埃斯特哈西伯爵（Count Esterhazy）和波蘭國民黨領袖窩爾夫（Wolf）的加入，這政團的力量大爲增加。

希特勒之進入維也納有助於捷克內納粹黨人的分離運動。但是年（一九三八）三月捷克政府已重新

和蘇台德少數民族的抱怨者來商量。霍德柴博士 (Hodza) 允許制定一個新的少數民族法律，他和貝納斯總統 (Benes) 請了德人領袖們來和政府討論許多普通的問題。總統又進一步，簽字於寬大的大赦命令，赦免許多政治犯——主要的是蘇台德人。

捷克民主政治當然不是完全的。捷克還沒有完全取銷它因奧國遺傳下來的警察制度。因為捷克警察只能說很壞的德語，使這種傳統的制度更加使人難受。捷克官吏和說德語的人民交涉時是很笨拙的。有時候，無害的公民想越界去看看他們的親戚，而他們所需要的護照被警察拿去了。但同時，蘇台德黨的領袖們可自由地接收正式的通知，去參加紐林堡的納粹黨員大會，可遊行到任何他所喜歡的地方。一個捷克的政治家最近告訴著者說：

「捷克是中歐惟一的國家可以給反對黨以自由，而自己又不發生危險（因它是以民主政治為基礎）。在德國，假若反對黨的領袖往倫敦，或派人往倫敦，如漢倫所作的一樣，去煽動反對其國家的話，則他回來時，一定被當局槍斃了。在波蘭，他將在邊界上永久失蹤；在意大利，則他將被送往利巴里島 (Lipari) 上；在捷克，則我國在國會裏批評他——而在他再往外國時，很客氣地給他一張護照。」

漢倫所派的人在作反對捷克共和國的宣傳，已經不是秘密的事了；在布拉格的觀察者，甚至問：對於政治領袖們稍許強硬一點，對於私人行動的限制稍許少一點，是不是一個比較聰明的辦法呢？

在布拉格方面，下級官吏應付反動分子的困難，是很坦白地承認的；一九三八年對於此事已盡量加以改良。

蘇台德人的待遇比起歐洲的其他「德人」少數民族來如何呢？尤其，較希特勒的同盟墨索里尼統治南提羅爾（South Tyrol）二二三、〇〇〇德人的待遇如何呢？

現在納粹黨人設法遮蓋着提羅爾人所受的痛苦。但自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得勢以來，他費盡苦心消滅提羅爾人的國民性，禁止其語言文字和傳說。甚至在死人墓碑上都不許有德文字。意大利法西斯得勢後，德文紀念碑都被毀壞，第一個被毀的就是紀念一八〇九年提羅爾人爲自由而英勇奮鬥的碑。德人表示有點德人愛國情緒者，馬上被逐放在囚島上。德人的教育系統，幼稚園、中小學，都強迫地意大利化。著者所知者，有一位英國教授，居於波爾齊諾（Bolzano），在他家裏爲他自己的子女辦一個幼稚園，請了一個說德語的女教師。這個幼稚園被意大利法西斯黨人幾次打壞。

事實上蘇台德人的待遇遠優於中歐其他少數民族。他們有寬大的少數民族權利；他們有比例代表制，不但在國會中，並且在地方及市區議會中；他們兒女的教育仍用他們的本國語言文字；在德人佔人口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區域內，政府都用德國語文。

捷克政府很願意，盡量地去除少數民族的困難，給予他們一切的請求，只要合於民主憲法。不幸得很，處處表現希特勒有意破壞一切欲樹立捷克國內市民和平的企圖。

自一九三三年以後，德國納粹黨人即有系統地意圖破壞捷克的存在。本年三月三十一日，戈林在厄森的國民公報上甚至主張各種少數民族自決的原則應當在獨裁國家援助之下應用之，使捷克國家瓦解。

一九三八年德國納粹黨積極地養成敵視捷克的態度，壓迫捷克人，好像捷克人自己是叛離的少數民

族似的。

反捷克的宣傳如洪水般傾入納粹黨人的出版界。下列一段由納黨報貴族公報 (Landes Zeitung) 錄下來的，可爲代表：

「叛變與祕密方法是捷克人建國的資本；欺騙與作僞是捷克存在的道德價值。警察和兵士——穿着制服的可憐的英雄，在戰時爲脫逃者叛變者；在平時，爲治安的擾亂者，大路的強盜——這是捷克所能成立的兩個大柱石。假若布拉格方面盲從斯大林達到這種程度，那麼，爲使歐洲的大不幸起見，我們只有一個激烈的方法。這就是將這塊布爾什維克的跳板捷克鏽脫。」

納粹黨人現在進行一種煞費苦心的計劃，凡圖使捷克人與德人和解的計劃，他們都加以破壞。一九三八年四月蘇台德黨領袖漢倫已公開地以希特勒的代理人的姿態而出現。在卡爾斯巴 (Carlsbad) 他拒絕捷克總理霍德柴允許少數民族重頒布一個權利憲章的權利。漢倫去掉一切粉飾之辭，正式宣布，他的黨羽「和世界各地的德人一樣」，是納粹黨意識形態的跟從者。他要求承認蘇台德黨爲法人，取消：

「一九一八年以來，對於蘇台德人的壓迫，賠償他們以前所受的損失」。並且「德人有完全自由，可以示威表示他們是日耳曼主義和德人意識形態的擁護者。」於是漢倫要求捷克的外交政策完全改變。

「假若捷克政治家想和我們及德國永久的諒解，他們必須履行我們的要求，完全改變捷克的外交政策，以前的捷克外交政策，使捷克自排於德國人民仇敵之列」。

漢倫又說：

「因為近來國內國外政治情勢之發展，結果在捷克的德人勢力增加，我且有作進一步要求的權利。」

這篇演說，等於蘇台納粹少數人要求控制全國的制度，使捷克成爲德國勢力範圍的一部分。

目前納粹黨人的目的，是使捷克脫離與蘇聯的同盟。這樣可以去掉希特勒欲控制東南歐計劃的一大障礙。

漢倫計劃實行後的結果將如何呢？

使蘇台德人成爲「法人」後，將使漢倫（就是希特勒）爲一切蘇台德人的絕對主宰，裏面包括二十萬蘇台德的猶太人，四十萬蘇台德的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及其他反對國社黨的其他在捷克內的德國少數民族。這些人都被陷於納粹恐怖之下。漢倫已經宣布，因爲德人社會民主黨反對他的領袖地位，不許他們加入「德人的社會」。漢倫部下的納粹黨人已經用恐怖手段來強迫他們的反對黨服從。

一九三八年五月，德人社會民主黨約克希（Jurack）已經警告捷克政府，要它不要再寬容納粹黨人在蘇台區的恐怖主義了。

「我去見內政部長」，他說：「請你不要再讓德人中之盡忠義者，和有民主思想者，供法西恐怖黨人蹂躪了。」

曼徹斯特衛報的記者報告：

「在都克斯·布魯克斯（Dux Brux）鑛區，捷克人家住宅的前門，在晚間常被毀壞。捷克的工人常在夢中被納粹黨流氓驚醒，流氓問他們幾時打鋪蓋滾蛋。……捷克人和猶太人開的店子，常被

有系統地抵制貨物。普通說來，德人的『阿利安法律』在蘇台區是實行的，許多猶太人都怕了，漸漸離開他們固有的區域。……屬於漢倫黨的僱主，漸漸將非漢倫黨的工人開除。」

當秘密警察或黑衫黨人想對捷克的某人施行綁票時，對於被綁者的通信，總是漢倫黨人傳達的。捷克政府有很多的證據，可以證明漢倫黨人參加納粹黨人的間諜工作。所以一九三五年，德雷斯登(Dresden)的德國鐵道局寫信給艾格(Eger)的車站職員，請他帶上兩個漢倫黨人，因為他們幫德國正在作很好的情報工作。一九三七年有五百個漢倫黨人被判決，有刺探秘密消息之罪。漢倫和希特勒作密切連絡，所以德國邊疆官吏接收有漢倫黨員證的人，等於有護照，即可越境入德。

五月二十三日舉行市選舉前一個星期內，納粹黨人大為活動，等於前奧總理許士尼格提議的全民投票以前，納粹黨人在奧國斯替利亞(Gyria)活動的情形。在選舉之前夕，他們更進一步施行恐怖政策。他們在德捷邊界，集大軍二十萬。同時蘇台德納粹黨人散布非法的小傳單，發出警告：「時間馬上到了！你們快加入漢倫黨，這是唯一的機會。」

這是他們有意威嚇說德語的天主教徒、社會黨人、共產黨人、及其他反納粹黨人，要他們在市選舉中選舉漢倫。

二十萬納粹黨軍在邊界的目的，還不祇此。但捷克政府有力的舉動，召集八百後備軍，得着法蘇的確實擔保和英國政府的表示，暫時得以制止納粹領袖有什麼激烈的舉動。普通在歐洲感覺得，這是一九一四年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但這次毅然決然的舉動得使歐洲免於戰爭。

現在很顯明，納粹政府想把漢倫作捷克的薛·因圭。希特勒的擔保，說他將尊重捷克的獨立，是沒

有價值的，他曾經同樣地擔保奧國的獨立。

納粹黨不僅利用捷克少數民族的痛苦。他們還利用這個「布爾什維克鬼魔」，稱捷克為「布爾什維克」在歐洲的前哨。自一九三四年以來，人民觀察報報告，說「蘇軍」在捷克建築飛機場。至捷克政府請在布拉格的德國及其他各國的武官隨員去參觀所有的飛機場去尋找蘇人的消息，則該報予以登載。納粹的報紙報告說一架「蘇聯飛機」飛在維也納的天空雲中，寫成鐮刀斧頭的符號，於是「向捷克消去」。而事實上是兩個奧國青年，駕駛那架所謂「蘇聯飛機」飛在天空，以表示維也納防空設備之不够（後來這兩位奧國青年被捕）；這些事實德國報紙上均禁止發表。

納粹黨的報紙宣稱，布拉格的主要影戲院比芬涅克斯（Bismix）專演蘇聯影片。著者最近到布拉格；當時演得滿座的影片是「貝爾牛（Buffalo Bill）」。

納粹黨人對於捷克人和蘇聯關係的誤解，是有意地為英國人而發的。但這種運動似乎沒有特別成功。凡到布拉格遊歷的，很顯明可以看出來，捷克是很頑固的「中產階級」性質。凡對於歐洲情形熟悉的人，也很明顯地知道蘇捷公約誠如貝納斯所說的：

「不過是國聯盟約第十六條的擔保而已」。

蘇捷公約完全在國聯範圍之內。該約規定，若捷克無故受人侵略時，蘇聯必支持它，當時只規定法國也要幫助捷克。

看見捷克強力的擔保者於捷克受人攻擊時，必極力維護捷克，於是希特勒再試行使捷克內部崩潰。但捷克不是奧國，捷克總統貝納斯不是許士尼格。貝納斯和他的政府建設在強有力的民主政治基礎上。

捷克人民也知道目前漢倫和捷克總統間的問題不是憲法上的專門問題，而是捷克民族的獨立問題。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首次舉行的慕尼黑會議，在希特勒、墨索里尼、達拉第、和張伯倫四人決議之下，蘇台區併入於德國，並決議斯洛伐克自治，這樣捷克分解了。

「但德國之對捷克，仍志在必得，挑撥工作仍不斷進行。一九三九年之始，便發生捷匈衝突，即所謂蒙加爾事件。蒙加爾原屬捷克之小俄羅斯，在慕尼黑會議後始由德意仲裁割給匈牙利。後來翁格伐爾附近又有衝突。匈提出要求烏克蘭，匈是反共反蘇的；於是捷匈斷絕邦交。

「捷克國內因改組斯洛伐克省政府而形勢嚴重起來，柏林方面稱日耳曼人在捷克受虐待，三月十五日德軍五十萬侵捷。十六日希特勒在捷克簽署命令，將波希米亞、摩拉維亞二省置於德國保護之下。德國人口增七百萬，攫取了該二省的農業。

「德佔捷克以後，捷國每日被捕者達數千人。三月二十五日捷國軍隊完全解職。所謂民主國家並沒有任何的表示。」——譯者

第十三章 納粹在多瑙河與巴爾幹

「一個國家的對內政策是不能與其對外政策分開的；那些忘記或者忽視這種基本真理的人不配稱為可靠的政治家。」

一九三四年法外長巴爾都。

柏林·巴格達路線之引納粹注意，主要在於經濟的利益。此種利益可由統治德國所需之廣大貨品市場與原料（尤其是食糧）而獲得。

納粹政府業已在此區經濟生活上獲得強固之立足點。德人享有由希臘、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匈牙利與羅馬尼亞輸出之貨物。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將近增加一倍。並且威謝沙赫特博士的幹練，德國每次增購巴爾幹半島諸國輸出品之後，那些國家由德國之輸入亦隨之而增加。一九三六年後，由於巴爾幹半島主要物產之世界價格之恢復，德國的政策受了頓挫。惟此種恢復為美國市面的下降所阻撓。倘使美國之不景氣是國際貿易上一個新停滯的徵兆的話，納粹德國在歐洲這部份取得更完成的經濟握制，是很可能的，除非他們可以找到更適合的物品市場。

現在德國是這個區域主要的主顧與供給者，如下表所示：

德國對外貿易分配表（以百分計）

國別	奧國		捷克斯拉夫		匈牙利		羅馬尼亞		南斯拉夫		保加利亞		希臘		類別
	輸入	輸出	輸入	輸出	輸入	輸出	輸入	輸出	輸入	輸出	輸入	輸出	輸入	輸出	
一九二九年	一一	一六	二五	一九	二〇	一一	二四	二八	一六	八	二二	三〇	九	二三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二年	二〇	一六	二四	一六	二二	一五	二四	二二	一八	一一	二六	二六	一〇	一四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五年	一七	一六	一七	一六	二二	二四	二四	一七	一六	一九	五三	四八	一九	二九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七	一六	一七	一四	二六	二六	三三	二一	二七	二四	六一	四八	二二	三五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七	一三	一四	一四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一	三三	二一	五五	四二	二六	二七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七(註)	—	—	(一八)	(二一)	(四三)	(四四)	(四〇)	(二七)	(四四)	(三四)	(五八)	(四七)	(二九)	(二九)	一九三七(註)

波 蘭	土 耳 其	
	輸 入	輸 出
三二	一五	二五
二七	一三	一三
二〇	四五	四〇
一六	四一	四五
一五	五一	四二
一四	三六	(四三)
一四	(一九)	(一九)

(註)最後一列括號內之數字表示德奧共同供給與取入之比例。輸出輸入均指德國。

匈牙利

匈牙利是受德國影響的一個特別區域。奧國之滅亡大大增加了納粹的壓迫。匈牙利業已變成德國經濟的附庸，現正屈服於武力的壓迫而將成爲德意志第三帝國武力與政治的附屬品了。

法西斯主義對於匈牙利決不是新奇的東西。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的白色恐怖實爲歐洲法西統治的一個先例。白色恐怖是被首相梯芬·貝司萊鎮壓了下來，可是他建立民主政體，而創立了封建政體，並漠視匈牙利所需要的一種最重要的改革，大戰後「三百萬匈牙利乞丐」、匈牙利貧農所始終希望的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的渴望被極端的右派團體所利用。彼等宣布了煽動性質的土地改革方案。右派的極端分子分化成了無數的團體。一九三七波斯羅曼涅(Zoltan Böszörmény)的「鐮刀十字黨」就是匈牙利最有勢力的納粹黨。這個團體的臂章是四個鐮刀造成的十字，意在酷肖被禁止的卍。這般納粹利用土地改革來反對猶太主義的。他們企圖匈牙利的武裝起事，惟其計劃被發覺，農軍被鎮壓住了，「鐮刀十字」運

動幾全遭破壞。

現在匈牙利最有勢力的納粹運動是亞力山大·腓士特迪克司爵士的「箭十字」運動，弗蘭塞司·扎拉西少校的「國民意志」運動，弗蘭塞司·納里司的「國民陣線」運動，最後是過激學生與除名的學生的聯合會。

「箭十字」運動乃由其臂章四隻半箭形成之已而得名，太模擬納粹運動，故其維也納辦事處設於維也納褐宮，與柏林直通聲息。「箭十字」團聽從德國的命令。「箭十字」運動在德國昆斯但比（*Trans-Danubia*）各村特別有勢力。它的領袖做倣「希特勒青年」來組織青年團。

扎拉西的「國民意志」運動是比較地重要的。此種運動亦聯繫到土地改革與反猶太主義。扎拉西是個精幹的煽動家。他的代表對匈牙利農民指出謂一俟扎拉西的納粹黨得權的「日子」，田畝便可成爲他們的東西。而在扎拉西與希特勒開始分化捷克的時候，肥沃之斯洛伐克田畝亦將變成是他們的。匈牙利耕農被這些允諾所惑，是可驚異的事情嗎？他們那裏曉得，扎拉西同時正獲得許多大地主之支持，置一切社會主義者的談論於不顧，向他們保證希特勒的納粹黨人絕未剝奪東普魯士的貴族地主們。

扎拉西受德國支持，他的參謀係德國訓練納粹煽動員的學校出身。

強烈反猶太的「國民陣線」亦爲德國所支持。

這般各種不同的團體所感煩惱的是，在每一個團體中野心勃勃的希特勒黨徒太多。這般政治冒險者彼此之間正繼續爭吵。一九三七年秋德國納粹黨想將各種運動聯合起來。當十月裏七個納粹團體（包括「箭十字」「鐮刀十字」團）結成所謂「國民陣線」的時候，納里司便宣稱匈牙利納粹必須站在法德意

方面。但此法西統一的企圖沒有成功。

德國竭力與這般法西團體合作。自扎拉西出獄前後，扎拉西的納粹黨在一九三七年三月所舉行的政變也未成功。

納粹黨人果無居地位者爲之支持，是容易對付的。自希特勒取得奧國德軍開至奧國邊境，匈牙利政府便駭得不能出策對抗納粹的威脅。但真正的困難是政府人員的祖向納粹。匈牙利攝政海軍上將霍爾塞雖云匈國不需要一個「外國的耶穌」，自己卻袒護德國，一部分理由是，如很多匈軍高級人員一樣，他所渴望的改革，須得德軍之支持。

許士尼格的命運大可警告霍爾塞，他還沒有意思不作希特勒的副官。

匈國主要的一部分貴族是保皇黨和天主教徒。攬握匈牙利財政與實業的猶太人，也多半爲保皇黨，而非納粹。今年（一九三八）保皇黨更爲活躍，他們的領袖塞格雷伯爵在正月發表一篇演說，警告政府注意國內日益增加的納粹煽亂。

侵略奧國加強了親納粹份子力量。匈牙利政府表示了不需要的急急去慶賀希特勒征服其鄰人領土的勝利。

同時納粹正加速其在匈軍陰謀之步驟，（德國大量助以軍械，因而袒德意識甚盛，）並自由地作宣傳。匈牙利報紙馬札兒報受納粹款項的津貼。一九三六年七月德匈間的「文化協約」實在使匈牙利作了德意志第三帝國精神上的屬地。

德國業已統治多瑙河，達匈牙利疆界。過這疆界即有匈牙利肥沃的平原，一個豐饒的糧食倉庫。那

邊還有羅馬尼亞旺盛的油井。

羅馬尼亞

「納粹過去三年，在羅馬尼亞化費了多少百萬里（里），設立了幾百家報紙，供給恐怖團體以武器。不僅黃金來自德國，還有機關槍和手榴彈供給恐怖份子。因為德國不能再等待了，她需要我們的石油。」

——羅馬尼亞國家農民黨副總裁納波博士，一九三七。

除羅馬尼亞原料的富足對於德國的擴張計劃很需要外，羅馬尼亞對於德國還有很大的政治與策略上的重要性。倘羅馬尼亞受納粹統治，他們便可使蘇聯向歐洲孤立。另一方面來講，羅馬尼亞果參加法蘇公約，則東進政策必遭嚴重的挫折。紅軍便得容易前進，經羅馬尼亞而入其同盟者捷克的土地，從那裏形成破壞德國進擊之勢。

是以一九三三年後，納粹德國即干涉羅馬尼亞的內政，冀令羅馬尼亞之入納粹的外交網。而最後希望法西極端份子得勢，受德國的指揮。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自由黨總揆杜卡之被法西黨刺殺後，施行戒嚴法，羅政府乃從事於祖法西政策，幫助了法西的陰謀。戒嚴令原欲用作反對法西斯，事實上卻被野蠻地應用來反對法西斯者。於是一九三六年一個來自比薩拉比亞基尼尼夫的十三歲的女孩，因散發反法西小冊子，而被判決十年的監禁。

所謂達達雷斯鳩的「自由」政體事實上為法西開了道路，恰似巴本為希特勒所作的一樣。達達雷斯



鳩不願國會，一以直接命令統治，用戒嚴法與檢查出版來壓制自由，予受柏林指導，資助，供給武器的法西恐怖份子以方便，並雇用法西份子如哥加以促外相第特里斯鳩（T. Heussen）下台。

同時達達雷斯鳩政府讓納粹在羅馬尼亞鼓動強烈的反猶太的意識。由於德國的款項，每個羅馬尼亞城已經有了反猶太報章，封面一頁印上卍字。

羅馬尼亞的反猶太觀念並非納粹所創。納粹宣傳員乃利用羅馬尼亞已存在之社會的紛爭。大部分羅馬尼亞人屬於一種希臘原來的貴族。他們廣大的田地乃由極窮之農人所耕種，在比薩拉比亞的農人因窮至省鹽，都一再用舊鹽水來煮蔬菜。封建制度保持其在羅馬尼亞鄉郊的支配力。大戰後由於不在者地主和無土地的苦工，大地產被小部分地分出，此事遂增加了階級的仇恨。極大多數沒有分得贓物的人抱怨沒有田土。（看看這種情形幾乎實際再現於一九三六的西班牙，倒是有趣的事情。）

地主們為防止地主勞工間公開的衝突，遂加強反對猶太人。羅馬尼亞大多數不識字的農人都容易受種種欺騙的人，他們輕信「猶太人之壓迫」為一件單純的事情。

羅馬尼亞中產階級之貧困亦如農人一樣，使反猶太主義易於接受。羅馬尼亞中產階級容易受一種理由說服，謂猶太人在羅馬國政治經濟上佔取的地位太大。羅馬尼亞的猶太人之從事於商業，主要地是由於最近廢除的那些禁止他們佔有和耕種土地的法律。猶太人像在別處一樣，只做別人留給他們的唯一的工作。

法西黨徒毫無困難地利用反猶太觀念，反猶太各政黨極為得勢。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接着達達雷斯鳩政府的失敗，卡洛爾王任命狂妄反動的哥加為首相。剛一視事，哥加即採取種種法西斯策略，採取猛烈

行動反對猶太人，狂熱地破壞保護猶太人的許多少數民族的條約。因英法蘇政府的外交表示強硬態度，所以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十日卡洛爾王改變了計劃，解散哥加內閣，任命一新內閣來代替，十天以後，羅馬尼亞便沒有卡洛爾王一人簽署公佈的專制憲章。民主的議院制被廢除，而代以法西斯社團的上院和下院。二月二十四日依新憲法舉行公民投票選舉，公民投票也有些可笑，因為投票並非祕密的，而公民投票舉行得太快，各縣區大多數人民連憲法的內容都未看清楚，甚至不知道他們所選的是什麼。

新憲法授國王以專制權力。四月十五日他更增加其個人之統治，下令解散一切的政黨與團體，禁止組織新黨，羅馬尼亞遂變成了以軍隊統治的極端君主國家。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科朱魯 (Corneliu Codreanu) 遣散鐵衛團 (正式呼為「祖國黨」)，於是使其部下毀棄他們忠誠的宣誓的事傳出後，曾引起了驚異。

事實上，遣散鐵衛團之外，科朱魯因納粹代理人之助，還準備謀叛傾覆卡洛爾王政府。這種謀叛是倣倣法國蒙面黨的計劃的。

鐵衛團的計劃本來也是要向不加勒斯多前進，暗殺羅馬尼亞主要的政治人物，顛覆卡洛爾王。這叛變的武器和組織都準備妥了。各省和不加勒斯多均發現鐵衛團員有了武器和制服。當局發出一個簡短的公報謂：

「這些武器（機關鎗、馬鎗、炸彈）表示，這不是一個單純的自衛的問題。」

羅馬尼亞司法部與內政部在四月二十二日報告謂，鐵衛團：

(一) 用恐怖份子的活動危害羅馬尼亞的安全；

(二)支持在政府各部(包括警署)的奸細;

(三)化費四萬里(約六十萬鎊)。此款(化費於短時期中)決非在國內可以得到;

(四)和一個未指名的外國(不加勒斯多半官方報告爲納粹德國)維持關係。

政府公報續稱科朱魯和他所由得到金錢的外國機關之密切關係，其證據也被發現。這些機關就是德國納粹宣傳部與納粹外交部。

警察還發現重要的信件。一封科朱魯署名的，據稱包含有給斯特里斯鳩(Michel Stalson)那般一九三三年暗殺首相杜卡的人的領袖)的最後訓令。該信云：

「杜卡冒犯鐵衛團，實施一種條例來反對我們。要雪除此種不快，必須流血；不久至少有兩個墳墓足以表示爲國家的原故，鐵衛團如何對付這般叛賊。」

斯特里斯鳩雖然很快地停止了暗殺的念頭，而科朱魯的副手孔斯但第斯鳩(Constantinos)最後卻把這個首相暗殺了。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八個鐵衛團團員闖進布蘭科文斯齊醫院，擊中斯特里斯鳩，他因闌尾炎正在施行手術，因抗拒而犧牲了性命。

另一法西計劃顛覆獨立國家之政府的陰謀也被發覺而受挫。要看卡洛爾王於此事是否採取堅決的行動。連他自己和圍繞他的宮廷一系的人物和魯白斯鳩(Magda Lupson)於鐵衛團運動之產生亦與有力。一九三三年卡洛爾公開懲惡鐵衛團的領袖，甚至暗殺杜卡的人在魯白斯鳩太太的一個親戚家裏得到庇護。

卡洛爾對於鐵衛團的打擊，並非由於對民主政治有任何的愛好。他爲一個尊貴的獨裁者，遇到一種

威脅他的運動，要把他降到一個無權勢或者更較糟糕的人。那是他爲什麼要打擊納粹所幫助的鐵衛團了。

英國之征服也許已給卡洛爾一種教訓，即甚至反民主政治的政府也不能避免納粹帝國主義的威脅。

南斯拉夫

像其他巴爾幹國家的政府一樣，保羅親王和首相斯托亞第諾維齊的政府沒有大衆支持的基礎，而是以武力來維持權威。保羅親王是處於一種牢不可破的畏懼狀態，惟恐遭受似其兄亞歷山大之被刺於馬賽的命運。首相斯托亞第諾維齊遂利用此畏懼心理而攬大權。

保羅親王主張要有民主的觀念，他常矜驕地宣稱的此種觀念，要歸功於其英國教育。但只有牛津發音與一個藝術品鑑定者的良好嗜好。令他回憶到在英國作學生的日子，那裏暗殺與警署的苦刑尙未成風。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兩人都在利用南國親王的恐懼心理和斯托亞第諾維齊的虛榮。這位首相今年（一九三八）正月拜訪柏林的時候，受有意的顯赫的接待，求對一個巴爾幹政治家遂成良好的印象。

希特勒的目的自然是要誘南斯拉夫脫離法捷同盟，由此以破壞小協約國與巴爾幹協商諸國來分裂歐和東南歐。小協約國和巴爾幹協商之目的在維持巴爾幹半島的現狀，並在對外政策上承認集體安全制的原則。墨索里尼也渴望改善他與南斯拉夫的關係，現正專注於斯托亞第諾維齊，只要斯托亞第諾維齊有權勢，則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對南斯拉夫的陰謀就有大量活動的餘地。

德國納粹並不限制於作外交的活動。柏爾格刺德民主主義者稱，納粹是在馬賽暗殺亞歷山大王和外

交部長巴都事應負責之哥羅西亞恐怖機關「厄斯塔齊」(Ustachi)的幕後人，他們說巴都和亞歷山大正在打算強化法南同盟以增進歐洲集體安全的時候，納粹有特殊的理由需要送他們的命。那實在是大有關係的，因為哥羅西亞的「厄斯塔齊」在柏林發行報紙，得納粹黨外交部的支持，兇手在慕尼黑黑領僞護照，暗殺所用的機關鎗，刻有奧奔道夫·愛·涅克 (Oberndorf-am-Neckar) 毛瑟軍械廠的商標七三九一號。意大利法西斯之串謀暗殺已被人注意。納粹德國與法西意大利都與暗殺有關，那次的暗殺很容易成爲另一撒刺耶服 (Sarajevo) 事件。

納粹的分裂工作，主要着重在斯羅汶尼亞，它是介乎德國與亞得里亞海之間的。斯羅汶尼亞居由維也納至的里雅斯德 (Trieste) 的大道，是亞得里亞海主要的港口，和大德意志入地中海最好的出口。

納粹特二萬九千德國人住在那裏(僅達人口百分之二·五)，把斯羅汶尼亞擬爲「德國的領土」。大戰前，斯羅汶尼亞是奧匈之一部。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正在使這個區域，行政上的要職，教育，實業德國化，而以斯羅汶尼亞的農業委諸德國人。德國人仍支配着斯羅汶尼亞的經濟生命，操縱它的實業，據有不相稱的一些土地。他們自視爲斯羅汶尼亞的統治階級，納粹則藉以從事偵探，宣傳與挑撥的工作。半軍事性的機關已着手組成，德國甚至斯羅汶尼亞的青年皆側身其間。納粹不合法的活動皆在純粹的娛樂甚至音樂團體的假面具之下完成。馬里波 (Maribor) 的「急進」運動會，娛樂男音社，健身運動會和其他許許多多會皆爲納粹所利用。

最後，納粹以其在丹麥，什列斯威所用的同樣方法來從事統治斯羅汶尼亞。他們拿錢供給住南斯拉夫的德國人購置接近斯羅汶尼亞領土，由維也納至的里雅斯德的軍路上重要的公路和鐵道。德人現在

奧國邊境的馬里波鎮擁有百分之五十七的地產。納粹往往利用斯羅汶人作幌子，以避免一九三七年四月取締外人購地的法令。最近有一貧農在奧國邊境聖克·里茲(St. Kitz)買一地產，價達四千二百鎊。後來立刻這真正的買主，一個德國富商遂以該價將它抵押過來。

克魯伯公司在南斯拉夫非常地活躍，企圖將她變為德國實業在東南歐的中心。克魯伯已獲得索尼克(Zenica)區礦坑和銅鐵工廠的特權，南斯拉夫人正在表示焦慮，惟恐它在南斯拉夫扮演德國金屬工業在西班牙所扮演的丑角。

希臘

納粹領袖們之常常訪問希臘，柏林公開解釋是一種對希臘建築術的愛慕。一九三六年九月哥培爾視察帕德嫩(Parthenon)神殿破毀情形之後，演辭中并未提到古希臘的光榮。而他對希臘之正被拖入納粹勢力範圍，則感覺欣慰，說道：

「歐洲今日分成了兩個陣壘，一個贊助人道的進步，另一個卻要破壞它。我們在西班牙就看到了這種情形。……數星期前，希臘也遇到這樣迫近的危險，所以一切良善的歐洲人應當感謝轉變了這種危險，對文明世界大大盡了力的人們。我可以公開地說，我們德國民族主義者對這事是覺得愉快的。」

米達薩斯將軍統治下的希臘，實已變為德國利益的活動範圍。這主要成就係由於沙赫特博士，他在希臘實際上指示出經濟之侵入可為政治與武力侵入開闢道路。德國在一九三七年握制了希臘，藉與希臘之接觸，幾乎從希臘取走了整個每年出產的鮮菓與整個的(約百分之九十)的煙草。作為她的出產物的

報答，是希臘不得不用任何可以得到的德國貨，主要的爲軍火。

這種購自德國的大量的現代軍械由國防軍軍官交貨，他們教希臘人如何使用軍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四日閱兵慶祝希臘自由的時候，重要的一項節目是從克魯伯得來的新鎗之首次公開出現。新希臘在馬其頓、厄宜那和其他地方的防禦堡壘爲德人所設構。德人被承認開發羅初基斯（Loutrakis）養病地，據稱他們正利用這統治權在羅初基斯港建造一個爲德國之用的海軍根據地。

這些納粹的計劃都受米達薩斯的幫助。他在柏林陸軍學校畢業，卽有「小毛奇」之稱。一九一四年米達薩斯就是祖德國體領袖之一，他又助君士坦丁大帝反對協約國的政策，結果君士坦丁大帝於一九一七年退位。

納粹很能利用機會。雅典的德國學院和德國考古學校是劇烈的有力的宣傳中心。希特勒的新聞紙「雅典新報」的傳送是毫不受拘束，希臘報紙所刊的一切外國消息都來自德國，這說明爲什麼自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後希臘出版界刻板無味地載述瑪德里之陷落。希臘放映的德國影片之多，遠超過來自任何其他國家的影片。

一九三七年希臘童子軍運動被下令改變，不依照英國的典型而依照希特勒青年團的典型。受米達薩斯委任組織法西青年運動的肯羅卜羅斯（Chaloptos）曾在德國受過兩年的訓練於是足任此事而自豪。據說一九三七年初，德國秘密警察被派往雅典去訓練希臘的秘密警察。希臘秘密警察的效能與殘酷之增進可想德希關係了。一九三六年哥塔爾離開雅典的時候，捐了二十萬希幣作希臘秘密警察的維持費。

與其說米達薩斯是一個德國式的領袖，毋寧說像佛熙(Fouche)那樣的人。他的統治令人想到十九世紀的「警察國家」，而不是現代法西的政治。他的權力靠着警察，而協助警察的是坦克車、機關鎗、和一種由警探與半職業性質的密告人員。

希臘從前有許多著名的專制君主，但一個自由黨的領袖，最近在希臘告訴著者說：

「米達薩斯是開創全國有組織的恐怖的第一人。恐怖的範圍可以一件事實來判斷。在被放逐的人中，有卡芬達里斯(Kaphandaris 自由黨領袖)、米羅納斯(Mylonas 農民黨領袖)、西奧托基斯(Theotokis 正統保王黨領袖)、薩夫羅斯(Zyolos 博士) 雅典大學憲法教授及人權同盟會的主席)和其他許多米達薩斯所取消了的自由黨農民黨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之希臘國會會員。」

著者曾和一個學法律的學生談話，他曾被警察強迫把頭剃光。這個學生的罪是爲任反戰團體的秘書。苛刑在腐敗污穢的希臘監獄中是政治犯通常的待遇。包括有著名的一個比利時法官和一個法國新聞記者在內的國際代表團，到了雅典，稱現行監獄制度對希臘文化是一種侮辱。攸力匹底斯(Euripides) 問過：

「人們的愚昧所讚賞的專制政治——

面貌誠美，但生活底背後，

隱藏着悲苦。

慄慄危懼，怕強暴剝奪了他的終生，

誰能够愉快，誰還歡樂？」

希臘一切黨一切階層都反對專制，反對此種政體的叛變之發生，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希臘的專制說明了法西侵犯文化與思想的自由。今日希臘的文化，很明顯地是歸功於希特勒，而非伯里克里斯 (Pericles)。一九三七年春，索浮克里斯 (Sophocles) 的劇本「安第岡」 (Antigone)，為慶賀雅典大學百年紀念而演出的時候，有幾段文字為觀衆解為是對自由之呼籲，於是表示那樣熱狂地讚賞，以致該劇本原文後來被嚴格地檢查。

還有一個法西侵略文化的例子：是一九三七年給雅典學校的公文中有下列對校長的訓令：

「研究古希臘人，須略去伯里克里斯的諛詞。因其中對民主觀念的讚美太誇張了，會被學生誤會為係向政府權威和現代國家之普遍傾向作間接的批評。」

有趣的是，當米達薩斯政府倣效柏林納粹與羅馬法西準備在雅典大學外公開焚書的時候，學生一概拒絕參加。

保加利亞

納粹干涉反動國家（如匈牙利）的內政之目的，是在遏制它們向民主政治進步的任何可能性，因為民主的進步可以改進與現存民主國家如英法的政治關係。

納粹爲此目的，組織恐怖團體，或者協助這類已有的團體。這是納粹在保加利亞所採取的策略。遠在一九三二年當民主的農民黨首腦斯端布里斯基 (Stambuliski) 首相被軍官秘密組織暗殺的時候，已證保加利亞有反動之事。自此保加利亞政府遂不能得大衆的擁護。農民不滿意這政府，產業工人之不關事是因受恐怖的壓制。

自斯端布里斯基死後，保加利亞組織了無數的法西團體。有些團體，像用「帶紋」爲信號的「國民法西聯盟」，是意大利法西所組織的，但最有錢有勢力的還是那些德國納粹黨所建立所幫助的團體。希特勒在保加利亞政治上的代表是柴科夫（Zankov），他常想循納粹的方式在保加利亞建立獨裁。柴科夫的「社會」運動是依照恐怖原則組織的，忠實地抄襲納粹的榜樣，祕密地武裝和訓練挺進隊來鉗制反對法西的人們。還有一個法西青年團體。

「保加利亞國社黨」是一個納粹的產物。它的綱領所有重要之點都與德國國社黨的相合。這個黨的黨徽爲加上保加利亞之獅的卍。

第十四章 法西在瑞士

「德國在瑞士的特別團體組織正注意着我們的一舉一動，這已不再成爲疑問了。」

一九三八年四月六日伯納同盟報。

在過去四年中，居住德國邊境的瑞士人民已經覺察在萊茵河的兩岸上樹起了龐大的防禦工事，並且提心吊膽着對河的軍事演習。今年（一九三八）瑞士對意大利的軍力是毫無抵禦的力量了。意國靠瑞士最近的防禦工事設於阿爾卑斯山上，在聖哥忒德山道（St. Gotthard Pass）的雪天中，所以從軍事的立場看，塔辛（Tessin）是一塊已丟棄了的土地。

瑞士人民既遭逢着如此的局面，其焦灼自不言而喻了。瑞士的法西鄰國騷擾瑞士的方法也同樣令人焦灼的。納粹德國加於瑞士的壓迫，包括着經濟的壓迫，現已益趨嚴重，正如最近伯納的一位要員對著者所述的：「德國之對待瑞士直如被征服之土地然」。

瑞士要成爲納粹的範圍，這是納粹的目的，納粹現更以卑劣之手段使瑞士人慣於這種狀態。最特徵的方法就是忽然對於瑞士音樂家肖埃克（Solocek），和瑞士作家休占白格爾（Hugenberger）給予特殊獎金，「爲着他們對於日爾曼文化所盡的義務」。這兩位藝術家都不是特別親德的，而對於他們的功績給以酬報的唯一可能的藉口就是：休占白格爾如大多數的瑞士人一樣，偶然以德文寫作而已。不過瑞士人並不相信納粹對他們的獎金是爲着藝術起見的。

納粹之侵入瑞士，自格斯洛夫（Gustaf）死時起即告完成。這工作是由四個主要的路線進行的。一由於瑞士的納粹黨，瑞士納粹黨的工作是由希特勒的親信同時也是赫斯的助手柯德爾（Richard Koderle）指揮的。在瑞士每個城裏都有一個納粹黨的團體和下級機關如希特勒青年團、女子軍、學生會、勞工前線、體育會、娛樂健身隊等組織，這所有的團體都是由德國豢養和驅使的。住在瑞士境內的十四萬德國人都被強迫加入納粹黨或遭受着經濟破產。他們的護照每年必須拿到德國領事館中重換一次，如此不啻又多了一個調查他們的行動和信念的機會。

納粹活動已成了公開的事實。瑞士的納粹黨人經營一家報紙——現稱日耳曼報導，其中揭示黨的集會的布告並記載他們一切的活動如集會、遊行、音樂會，甚至也刊登冬季救濟德人捐款的消息（而對救濟西班牙巴斯德兒童的募捐則設法多方阻礙）。

納粹在瑞士的第二條路線就是宣傳部，在盧塞納有它的一個機關向瑞士的報紙、戲院、電影院進行它那無止境的活動。

再次就是旅外德人聯合會，這即是瑞士的德國斐希特同盟會，專事貿易的偵察，並調查僱主方面的態度，工廠內容——尤其着重軍火廠——把一切有利的消息報告給德國。

最後德國祕密警察據稱至少派到瑞士的祕密偵探有五百名之多。他們的工作除監視逃亡至瑞士的德國人外（在南方亞斯買那著名的魯德維克和雷馬克等都匿居該處，四週的密探有如蜂窩）並報告柏林以軍事的消息。在瑞士的軍火廠中也有意大利派遣的間諜。例如一九三五年間蘇留勒（Solero）的軍火廠裏失竊了一挺新型的機關槍，後來卻大量的出現於阿比西尼亞作爲意大利人攻擊的武器之一種。

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六日的半官式伯納同盟監報上登載着納粹對於瑞士人施以壓迫的實例：

「某教會刊物的編輯們因發表一篇涉及德國教會地位的文字，就有一個納粹區黨部的首腦打了一個電話給他們說：他必定把這些文章報告給德國當局。」

「最近有一個德國牧師在一個瑞士的教堂裏主講，納粹區黨部首腦跑去做紀錄，並且還公然宣稱他將要把這個講詞報告給德國。」

「德國間諜組織竟公然無忌，我們不勝其苦。這些黨部人物既稱他們的工作爲偵查他們的同胞和操縱吾人之集會與刊物，吾人應拒絕他們逗留我國。」

納粹和意大利法西斯黨人都已經鞏固了和保持了他們自己的團體以增進它們在瑞士的勢力。意大利的陰謀發動在先。其首要的推進者爲方加拉 (Fonjalas) 隊長，他在瑞士的軍隊裏未擢升要職之前曾任中國的軍事顧問。這一九三四年出現的法西斯組織之實際的領袖爲雷梭烈科 (Nino Ryzonico)，他的姿態是跋扈的，他有幹部和報紙 (瑞士法西斯)，以及他的巴里拉和黑衫團。在幾個月之中就揚言法西斯要進軍瑞境意大利居住的首都巴寧梭納。那回要來一次在瑞士的羅馬進軍。不幸這次進軍雖有一百五十名法西斯人特自意大利趕來助陣，結果依然失敗。在科莫 (Como) 安全區內的行列是由雷梭烈科統率的，其後工作便由一個名叫羅錫 (Rosi) 的青年律師來擔任，高呼着衝進巴寧梭納的街市去並命令他的幹部奪取政權。但是結果卻給反法西斯者得勢力，法西斯的大本營被搗毀了。法西斯幹部也被解除了武裝。

這次的事件證明墨索里尼在瑞士的陰謀遭遇了一次嚴重的挫折。希特勒的特務機關因經濟來源較爲充裕的緣故，所以來得堅韌些，他們被組織爲「國族陣線」，由斯蓋夫霍森 (Schaffhausen) 地方的漢

涅 (Rolf Henne) 所領導。這個「國族陣線」是摹仿納粹的，但穿灰衫而不穿褐衫。政府會禁止穿着那種製服，但這些在被禁止的製服依然存在著。一九三七年瑞士法西斯的代表到威尼希去晉謁墨索里尼的時候，因為要顯出他們在宰相眼中的價值起見，不得不在辛普倫 (Simplon) 隧道的黑暗裏換上了灰衫，瑞士人民對於這個消息大為玩味。

一九三三年中納粹的「國族陣線」作了長足的進展，但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清黨運動，結果使瑞士的納粹聲名狼藉，自那時候起他們就未有過什麼進展，而在以後的選舉中祇有百分之一的瑞士選民投他們票。好多次的叛亂審判案更使他們大失信用。司拔克伍長 (Corporal Joseph Speck) 將瑞士重要軍事秘密報給休列黑 (Zurich) 地方的納粹機關便是案件之一，司拔克是瑞士「國族陣線」中非常活躍的一員。本書所列出的法西「愛國者」往往是出賣自己國家的賣國賊。

希特勒主義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取得瑞士反動派極大的擁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對於政府黨右翼的反動傾向都極盡扶持的能事。前財政部長墨西 (Musy)在瑞士天主教偉大中心的佛里白爾 (Fribourg)發起了一個組織叫做「建國事業委員會」。這個團體是個激烈的反社會主義者，它的目標是在權威主義的綱領之下把一切右翼份子的活動聯成一致。它企圖成爲瑞士親法西運動的先鋒。紐開特 (Newshatal)境內的共產黨被禁止了，這件事是由墨西的委員會促成的。

親法西傾向在瑞士政府中也顯出來。莫達 (Motta)自己就是一個比陶爾斐斯尤爲斷然的教皇政治派。在伯納有這樣一句話：當他每次做重要的政治決定時，必先和他的牧師咨商，人皆知其爲郎西噠 (Nuncio)大主教的密友，同時也是墨索里尼的熱忱的景仰者。

由於莫達，瑞士成爲承認意大利併吞阿比西尼亞的第一個國家。自從西班牙的鬥爭發端以後，瑞士政府雖然宣布完全中立，但還是公開的偏向法朗哥將軍的一方。瑞士駐在西班牙的大使首先被召回國。伯納西班牙使館中的信件被檢查和沒收，而法朗哥的代表（西班牙駐伯納使館的前任祕書）却被允許發送密碼函件至不爾各斯予以特殊的便利。就是連西班牙共和政府方面的報紙如巴塞隆納的前衛亦被截扣，而叛軍的宣傳却絲毫不受阻礙。瑞士著名作家莫藍斯坦（Hans Mühlstein）因爲在一個公共的集會中呼籲應以各種方法援助西班牙政府，立刻就享以鐵窗風味。

莫達的政府在它的國內政策上也是反動的，瑞士人民的自由多方遭受剝削，但是一個組織良好的民主反對黨已經在成長着，它可以在消除目下瑞士政府親德的偏見上有所成就。

列支敦士登

彈丸之邦和泱泱大國都同樣的受着了納粹陰謀的威脅。界於瑞士和現在的納粹奧地利接壤之間的長廿五哩寬五哩的列支敦士登公國（Principality of Liechtenstein）現正也受到喪失獨立的威脅。

若不是因爲事實上它一方面保持着獨立，而一方面被包括於瑞士的關稅同盟之內，恐怕早被這大德意志所鯨吞了。

對於那投靠在列支敦士登庇護之下的富足的猶太難民，納粹恨不得把他們一網打盡。在一九三三年的時候納粹對亞勒弗烈·羅德（Alfred Roter）和費立滋·羅德（Fritz Roter）二人的頭顱標過一次懸賞，他們擁有着世界最大的劇院公司，歸化了列支敦士登國籍。因爲這個緣故遂有七個奧地利納粹青年密謀綁架羅德兄弟去送給德國當局。他們慫恿一個列支敦士登旅館的管理員去邀請這兩個找地方居住的難

民來觀着在加飛萊（Galat）山邊的旅館。於是他們便乘了管理員駕駛的車子，當開到一段僻靜的山路時，這七個納粹黨徒手持槍械和炸彈按照預定計劃上前把他們攔劫住了。亞勒弗烈夫婦企圖掙逃到車子外面，並想跳過對面一個峻陡的懸崖邊上保護道路的短牆，在奮力脫逃中他們躍過了這短牆，墜入數百呎的深處而殞命。

費立滋·羅德則較為幸運。它飛奔向山上逃命，但還是被他的納粹追逐者趕上把他拖回車中。在嚴密的監視之下他被載回到奧地利的邊境。當車子駛過一個村莊的時候，終於讓他掙脫到車外。雖然受了重傷，他還能匍匐到附近的一間屋子裏。納粹們也便惶惶地逃進了奧地利。

第十五章 法西在美國與拉丁美洲

「法西主義在前進着。全權主義在我們自由的廟宇中私在那裏鑽孔，另一方面從外面進攻這自由的廟宇。」

美國內務部長伊克斯 (Harold Ickes)。

幾百萬在美國境內的德籍美人，使美國成爲納粹宣傳和間諜的一片沃土。當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攫取政權的時候，美國的納粹份子便自稱爲「新德國之友」。他們企圖控制那創立已久的美德協會。在這企圖失敗之後，他們宣稱所有的德國團體終將由納粹黨取而代之。但是因爲美國人民的敵視日深，以致在一九三五年的歲末，柏林對德國的人民下了一個命令，叫凡不是美國的公民的德國人退出那些納粹團體。一九三六年曾任福特的德狄羅 (Detroit) 汽車廠化學師的費利滋·克享 (Fritz Kuhn) (福特該時支持反猶太運動) 做了美國的納粹領袖。但是「新德國之友」裏面，因爲牽涉到濫用公款而起的內部鬥爭和攻訐是那樣地昭著，以致使克享把這個組織名稱改做「美德同盟」。

這同盟自己有個報紙叫做德意志醒覺 (Deutscher Weckruf)，克享在那裏面寫着：

「美德同盟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加深一種德國意識的態度：

「當一個德國血統的美國人感覺到這個種族的意識時，他一定要創立一個政治團體，這不必一定是一個軍隊式的組織，但必須是一個天性的，自動的和強有力的一個政治單位……所以這個同盟和那些一向住在美國毫無種族意識和政治影響的德國人背道而馳。」

美國政府寬容的態度便利了納粹特務人員的工作不少。納粹的衝鋒隊被允許可以全身制服在美國城市的通衢中遊行。他們能够任意利用許多操場、運動室和集會所。他們不啻是納粹黨一支「有力的手臂」，恫嚇那些不同意於他們的人，攻擊反希特勒的團體。因此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廿四日一個反納粹雜誌的猶太人主筆威斯（Charles Weiss）正在紐約的辦公室裏工作的時候遭着一羣納粹的襲擊。

「威斯先生是一個跛子，毫無防衛自己的能力，當四個暴徒將一個卍字章放在他的鼻下面而他拒絕接吻時，他們便飽以老拳，以致他失去了知覺。」

每日電訊繼續報告說：

「他被發現躺在地板上，頭蓋骨已經破裂，在他的臂上用尖刀刻着不完整的納粹標幟。」
納粹惡毒的活動如此的猖獗，以致反納粹同盟於一九三八年四月間宣稱：如此政府再不「以行動來制止美國納粹暴徒」，即應准許反納粹同盟的會員備置手槍以行自衛。

一九三八年之初，穿着制服的納粹會對美國軍團施以猛烈的攻擊。五月間在鄉軍人紐約支隊來一個反攻——但用的是拘票而不是短棒，簽發拘票拘拿美國長島西格萊營房（The Siegfried Camp on Long Island）的二十二個衝鋒隊中的一隊的六個指導員。這個營房在大戰時用做訓練美國士兵的，夏季每逢星期日的時候總有將近兩萬的男男女女和兒童去參觀。而納粹來賓們却以軍隊的姿態在軍樂隊抑揚的樂聲中操演和行軍。一切的標記和姿態都是德國式的。卍字章的旗幟在美國旗下飄揚着，希特勒式的敬禮到處都可見到。

一九三八年美國警察迭次破獲了幾樁驚人的案件，舉發了納粹在美國的間諜網工作。

事情的真像是：

「國社黨的首領似乎是希望以泛德國主義作為對付美國內政的政治武器。」

自司徒嘉德城克里爾報 (Kunier) 的社論中摘下了這麼幾段的文字 (司徒嘉德城是「海外德國人總機關」的所在地)：

「我們希望把在美國的德國人帶回到種族的單位上，和一切德國人的共同命運中。爲了這個目的，對於這些淵源出自德國的美國人，必須根據着本國所規定的典型施以知識上和精神上的改造。

「當我們達到這個目的的時候，就把在美國的德國人組織起來施以精神上的復新，經濟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訓練。

「在美國的德國人既這樣的經過了經濟上的充實和政治上的更生以後，應投靠在我們領導之下以致力於對共產主義和猶太人以及改造美國人民的鬥爭。」

紐約郵報記述納粹黨組織者從事於「改造美國人」的鬥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舊金山德國新遣派來的總領事吉林格 (Manfred von Killinger) ..

「在它的政變生活中幾樁愉快的和重大的偶遇一書中，使人得着一個觀念就是：吉林格那麼有知識的一個人也和他的手下去鞭撻一個十九歲的女子。」

一九三八年據稱，納粹努力在美國各軍事區域舉辦十一個親納粹的反猶太的日報，這十一家報紙互相發生密切關係。當三月一羣美國新聞記者拒絕參加「任何類此的煽惑勾當」時，這初次發動的計劃遂遭失敗了。

一九三七年又揭發了德國秘密警察檢查在美國德國人寄給德國的私人的信札。衆院議員迪克司敦 (Dickstein) 於一九三七年九月廿二日在衆院中拿出他曾接到一個已歸化美籍的德國人自長島賈克森高地 (Jackson Heights) 寄來的一封信。這個美籍的德國人會寫信給他在柏林的愛人，熱情的訴說他在美國的情況，和個人是如何的自由。

後來這個人接到柏林當局寄來一封用複寫紙寫的信，上面有填寫姓名和住址的空白，信中說：

「在這次檢閱你寫給住在柏林——(某街某號)，馥羅玲——的信後，我們要你立刻停止對她一切的來往，不然我必需對馥羅玲——和你採取迅速的步驟。」

希特勒萬歲！

納粹在美國的陰謀並不是一直由自己去幹的，有時他們勾串意大利的法西黨人，白俄——和美國的反動份子。

一九三七年二月，在「美德同盟」庇蔭之下在紐約馬戲場中舉行了一個會議，用德、俄、意、英語語言發表了許多譴責共產主義、西班牙政府派和反納粹排貨運動的演說。會場中展列着納粹德國、意大利、前西班牙君主國和帝俄的旗幟。

美德同盟會於一九三七年八月廿九日在西格弗萊營房舉行「德國國慶日」的慶祝會，五十個「毛根」(Circolo Mario Morgantive) 會員，紐約黑衫團，和「美國俄羅斯人同盟會」——一個白俄團體——由主席邁諾左 (Malinow) 代表的，都是席中的上賓。

「法西國際」在美國就這樣活躍地進行它的職務。它的另一個彰著的表現就是「非猶太民族保護

會。」這個組織企圖把太平洋海岸一切反猶太和法西斯團體都聯合起來，一九三七年六月在它第一次的會議中宣稱除美國團體以外，德國、白俄、意大利和南美洲的團體也要加入。

意大利法西斯在美國活動是早在納粹之前。遠在一九二五年已有「美國法西斯同盟」的出現。這個組織的書記聽命於「法西海外局」。該機關的總部在羅馬，等於納粹黨的外交部，它的任務是嚴格地執行墨索里尼的這命令：

「意大利之公民不論居住在任何國家者，必須保持其意大利國籍，縱令在它國居住七世以上者亦須遵守此則。」

「法西海外局」的條規第一款中說明它的附屬機關的組織為：

「僑居外國在公私生活上遵守領袖與法西法律並願集合居住異鄉同胞之意大利人的聯合會。」
「美國法西同盟」在美國活躍地進行着法西宣傳。它組織了龐大的集會，其中有黑衫團行軍式的遊行，並行法西的敬禮。它壓迫反法西的意大利人，並威脅同盟中的份子，如果他們拿出歸化美國的證書的話，即開除其會員資格。

美國人民對於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抱厭惡的態度。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民衆和輿論強烈的批評促成「法西同盟」的解體。

但是「法西同盟」的工作並沒有停頓。它還是其他方式之下繼續着。美國的意大利人都已在俱樂部的名目下組織起來，如「馬志尼俱樂部」中，它們受着軍事訓練和法西教育。

美國的意大利領事館是法西陰謀活動的中心。一九三五年反法西的紐約每日自由郵報控告比特斯堡

(Pittsburgh) 和狄德羅的兩副領事威脅非法西黨員的意大利和歸化美國的意大利人，並提出許多供詞（有一供詞爲一天主教士所簽字）證明這兩個意大利官吏的恐怖企圖。

納粹和法西對南美的侵入

南美洲國家中的德意人民是很多的，於是被利用爲納粹和法西侵入的工具。

意大利在南美洲的宣傳已經耗用了幾百萬幾千萬里拉。德國和意大利對於在它們國家的海陸空軍學校中肄業的南美學生，都慷慨地給予獎學金。但是意大利急切的目的想把意大利殖民變爲法西黨人。幾乎有二百萬的意大利人在阿根廷，一百五十萬在巴西，智利和祕魯也有意大利廣大的殖民；意大利人的勢力已深入了拉丁美洲的每個國家中。並不是所有的意大利移民都已歸附法西主義，但是意大利的商業——銀行、工業和貿易——是操於法西之手，他們的地位足以使拒絕投入法西主義懷抱的人們大吃苦頭。意大利的商人和新聞記者與各國的要人及當地的法西團體都保持着密切的聯繫。有幾家意大利商號實際上就是法西黨招黨員的機關，土著的和意大利的雇員都被強迫入黨。

一九三八年法西完整派 (Integralists) 企圖在巴西暴動後，意大利對南美國家內政的干涉於是大白。暴動之後一個意大利人被捕，在他的懷中搜出意大利政府全力支持巴西法西的文件。該文件上說明意大利所以干涉的原因就是基於一旦歐洲發生戰爭，意大利可將南美作爲軍需根據地。

納粹干涉南美內政的範圍極廣，以致阿根廷、智利、哥斯大利加 (Costa Rica) 屢次向德國提出必要的抗議。納粹對巴西的干涉或許是最直接的。

在巴西有八十萬的德國人。希特勒的目的是想使他們矢忠於納粹黨，使他們把納粹的勢力散佈到巴

西生活的每個角落裏。一千四百個在巴西的德國學校都是納粹式的。僅是南里約哥蘭德（Rio Grande do Sul）已有六十個生於巴西的德國移民的團體，這些團體都附屬於「健身聯合會」中，該會的總部設在柏林。體育俱樂部、學術團體，都是納粹侵入的假面具。以德語出版的報紙有十五家，在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和其它的城中有幾家最重要的報是德國人所有的。希特勒青年團和納粹資助的團體——勞工前線，及其它——自一九三三年即存在於巴西。

納粹勢力深入巴西的鑰匙不僅是廣大的羣衆。大量的納粹宣傳機構若無納粹的經濟侵入相輔而行是不能奏效的，所以他們便在「使巴西從帝國主義的統制下解放出來」和「在德國友善的協助之下開發你們的天然富源」等巧妙的口號之下進行着他們的宣傳。一九三六年德國取代美國的主要地位而成爲巴西主要的供給者，這又是沙赫特的清算計劃，在一九三七年之末，百分之二十三的巴西進口貨是由德國供給的。

納粹和巴西「完整派」或綠衫黨的密切勾結常被暴露。這些綠衫黨即法西黨。「完整派」就是「全權主義」的巴西譯名。全權主義和反社會主義及反猶太主義都是他們所鼓吹的。巴西的法西受着軍火的供給。一九三八年巴西的警察在「完整派」的領袖賽加多（Salgado）的屋子裏搜出了大批各色各樣的軍火，其中包括着三千柄刻着卍字章的短劍。在賽加多處又發現了大量的金錢，後經證實那是來自柏林的。

在巴西的納粹們也受着戰鬥的教練——巴西德國納粹黨的領袖高塞爾（Von Cossel）於一九三七年向希特勒保證在巴西「一百萬的德國人可供對民主政治作戰之用」。

巴西的總統兼獨裁者伐爾加斯（Getulio Vargas）曾於一九三五年撲滅了一次由「國家自由同盟」

（普列士次 [J. C. Predeal] 所組織）指揮的反法西斯的叛變，他的政府是完全由軍隊來維持的，這樣使納粹得以長驅直入於巴西。伐爾加斯摧毀了巴西每個民主的趨向，所用的手法是與一切獨裁者相同的：檢查新聞，壓制言論自由，以及消除政黨。一九三八年五月伐爾加斯（如羅馬尼亞國王卡洛爾一樣）面對着納粹和法西斯顛覆他的政府的企圖，「完整派」亦從旁贊助這企圖。爲着它自己的生存起見，他必須和「完整派」的叛徒作殊死戰，並採取對策以應付「完整派」聯軍的納粹和法西。於是他便引用了一條法令禁止一切外人干預巴西的政治。外人不得：

「繼續任何政治性質之社團、財團、公司、俱樂部及其他組織；進行個別之政治活動；張掛旗幟，穿着制服，佩帶徽章，標記及其它一切外國政黨之表徵；組織任何政治意味之遊行，遠足會或集會；或繼續政治之報章及論著。」

這個命令是針對着納粹而發的，同時也可反映出納粹在巴西政治侵入的方法。

德國的大使即繼起請求准許繼續納粹黨對德國僑民的文化活動。巴西的外交部長拒絕了這個請求，這樣來一下，如泰晤士報巴西通訊員所述的，「不但是使巴西人心痛快，就是整個的南美亦復如是。」

「吾人深信德國的願望決不只是傳佈納粹主義的簡單的請求；倘若這個請求被接受了的話，以納粹元首的親密公使們熟練的身手來利用這種寬容和從中去取巧，那極易成爲對巴西獨立國地位的一個嚴重的威脅。納粹主義現被認爲達到某一個階段的純粹的政治工具——在這個狀態中培植希特勒所設計的政體——決不是溫和的無所謂的侵略。」

泰晤士報通訊的結論中說：

「許多出生在巴西的德國人，或者是從本國中逃亡出來的……對於德元首直接的和間接的干涉他們的自由，表示着強烈的憤怒。一種澈底的恐怖時代漸漸地深入了這些祖國兒女的心中，他們在德國的父母都被扣留作爲質物，直等達到他們歸順納粹的目的而後已。」

納粹和法西斯在墨西哥民主國的陰謀，最近的將來裏似乎會有那戲劇式的結局。在墨西哥，納粹的代理人和墨西哥的法西團體直接地進行着他們的工作，他們散佈着反民主的宣傳，並企圖造成人民仇美的情感。

意大利尤重視間諜工作，注視墨西哥對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協助。意大利的間諜網偵悉了悲慘的馬爾康勃列可號 (Mar Cantabrico) 的航船，該船自紐約和弗拉克魯士 (Vera Cruz) 裝載了一批運給西班牙政府的軍火。墨西哥意大利秘密偵探的首領得悉了這船的航線後，用電報報告意大利再轉告法朗哥，這樣叛軍的巡洋艦便把這船攔住擊沉了。

意大利、德國和日本（日本在墨西哥也進行着陰謀）都躍躍欲試在墨西哥獲得鐵、錳和油的讓與，墨西哥總統卡敦納斯 (Cardenas) 曾一再申述決無意把這些純原料拱手讓給法西國家。

德國、意大利和日本都急切地需要軍需原料，因爲這個緣故他們便暗中勾結。墨西哥的法西黨人，密謀推翻卡敦納斯政府，另外再建立一個對法西主義更爲友善的政府。假如這個目的不能達到的話，那麼當戰爭的時候會在任何情形之下發動一個大規模的法西罷工運動。

結果今日的墨西哥佈滿了蜂窠似的納粹和法西的秘密間諜，它們和那些擁護黃衫法西黨 (Goldshirt Fascists) 的野心將軍們共同策劃。

黃衫法西黨在一九三五年曾圖謀一個暴動。在它們被宣佈爲不合法的團體時，它們便組織「中產階級聯盟」。它們都祕密地武裝着，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它們的兩個特務員被捕，並發現了以大量爆炸物置於總統卡敦納斯住宅中暗殺總統的陰謀，納粹德國和法西意大利都和這件事有涉，爲着外交上的原因墨西哥政府，必須對這事件保持緘默，納粹遂也展緩了它們公開地參與這個陰謀的行動。直等到這個危局風消雲散。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墨西哥法西決定立即派遣一個專使到西班牙法朗哥那裏，請求他們代向希特勒說項撥一筆款子給他們做爲顛覆卡敦納斯總統之用。這個專使永遠沒有到達法朗哥那裏，它所攜帶的介紹信落入墨西哥當局的手中。

假如法西所煽動的內戰一旦爆發於墨西哥，無疑地德國和意大利一定會像它們在西班牙那樣地干涉。如同在西班牙一樣，它們或者又會宣布尊重國際公法。當這些事件發生的時候，美國政府是否再泰然地重申門羅主義，而放棄一個南美洲國家合法的政府，如同該政府和英國政府一起在西班牙所做的一樣，那是值得注意的了。

第十六章 納粹在大不列顛帝國

「納粹小組黨，勞工陣線團體，希特勒青年幹部，冬眠會遍布了南非聯邦……甚至聯邦旗幟從許多官署拉下而代以卍字旗……若果干涉委任統治地的內政繼續下去，這種委任制度的效用等於消滅。」

摘自南非聯邦政府任命的一個「調查團」的報告。

今年四月德國駐英大使館宣布一九三八年二月三日之德國人登記條例 (German Registration Act) 應用於英國之德籍及前奧籍人民。所有德人在英國居住三月以上者必須往其居住地最近的德國大使館或領事館登記。

德國此舉乃在使英國的納粹工作加速進展，這種工作是德國駐英大使里賓特洛甫首開其端的，因有納粹黨外交部秘密警察和納粹宣傳部的羣策羣力，致使里賓特洛甫在嘉爾登公館 (Carlton House Terrace) 的任期內獲得加倍的效果。新登記條例就是拿來幫助這三種納粹組織之干預英國內政的工作。納粹對於英國德籍人民缺乏熱忱的擁護，表示憂慮。登記手續的目的在使英國一同走進法西斯線上。德奧人民恐怕喪失國籍，不得不填寫包含有二十個問題的一種表格。

每個德國人和奧國人除了供給他們的種族和宗教信仰的消息外，一定要報告他們的工作詳情和外國語的程度。

這些消息編纂成冊而使德國大使館和德國秘密警察成爲一個頗有勢力的間諜組織。

而且每個人把一些問題填答了以後，須親自把它送去。納粹當局並求獲得表格內所不便問的其他消息。

英國下議院得到一個表格，那裏面就是德國領事接見德國人民時所發的一些問題。

「你會駕摩托車嗎？」

你懂些什麼語言？

你到英國以前住在德國什麼地方？

你在甚麼時候離開德國的？

你是一個雇工嗎？

你雇主的姓名和住址叫甚麼？

你加入甚麼會社嗎？

那會社叫甚麼名字？」

一張報紙舉了一個在英國作工十五年的女子爲例。她既不是一個逃亡者，也不是一個納粹黨。當她到德國職業社倫敦辦事處要求職業的時候，就問她的父母在德國的住址，並叫她一星期回到那辦事處去。她再去時，辦事員向她說：

「你給我們的住址已經查閱過了。我們要你在這家庭裏工作。我們要你留意着，告訴我們這裏的狀況，訪候者是什麼人，及這一類的事情。

「你若不聽從的話，你得記着我們有你在德國的住址，那你就曉得這是一種甚麼意思

了。」

這種新登記條例施行後，納粹在英國的軍事、政治和工業上的間諜顯有增多。納粹現在正想利用居住英國之三四、〇〇〇德籍人民作大規模的情報工作。有二五、〇〇〇個在英國上等家庭作工的德國女僕可探聽許多有用的消息。納粹對於這個間諜支部的重視可由德國開辦兩個特殊訓練學校，訓練婦女收集消息這一點上看得出來。

德國祕密警察常取得英國德籍人民的家庭及其親屬的消息，這不過是作為一種威嚇的方法罷了。門德(Geoffrey Mander)在下議院講道：

「英國的德國人民在德國祕密警察嚴密監視之下。如果那些德國人不按期向領事報告或其行動認為對於政府有惡意和非議的地方，他們的財產就會喪失，或者他們的親友都要受處罰。若是他們不出席德國聯合會的會議，也要受處罰的。」

有幾次在英國的德國人批評納粹政體，便被逮捕遣送回國，並且取銷他們的護照，而還有他們的家屬也有受到連累。著者所知道的一件事：英國德僑的一個女兒被納粹押在維也納為質。

現在德國祕密警察在整個英國有一個廣大的情報偵探網。一九三七年八月據報紙說：三個所幹的事與新聞事業無關的德國記者被驅出境。據弓街警察局外僑部(Aliens Department of Bow Street Police Station)的報告，已登記的倫敦德國記者有一百人以上，較在任何首都為多，而加入報界協會的人數尚不及三分之一。相反地，在柏林英國只有十二個通訊員代表本國的通訊社和報紙。為什麼德國納粹需要這許多的代表在倫敦呢？

其中祇有一部份實際上是從事於新聞事業的，而其他的人無論在任何會議或任何新聞發稿機關，都是看不見他們的。而他們所享的權利和每個英國新聞記者是一樣的；其他的人——英國人或外國人——所不便到的場所，他們於是都能進去。

「新聞記者」中間有些簡直就是德國秘密間諜。曼徹斯特衛報於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三日報告道：

「居住此地的許多德國人（不僅新聞記者）調查德國當局認為有仇視態度的英國人的一切言論、活動和私生活。有許多英人包括新聞記者在內，不時被納粹黨徒所「尾隨」，他們便向倫敦或柏林的機關報告。」

德國秘密警察和反納粹刊物真實的德國（Das Wahre Deutschland）的發行人本勒（O. B. Bonner）氏有這樣一段事：

「神秘的來客拜訪本勒先生，假藉一種拙劣的託辭想獲得消息：來客是一個女人，她說她最近被本勒先生在德國的一位朋友所雇用。她把這位朋友的詳情述說了一番，在她想來，以為對她有了信任，便可問本勒先生可否介紹她和那德國秘密警察所追求的反納粹者相認識。」

在柏林的秘密警察總局，有一冊對國社主義仇視者的詳細記錄，一直保存到現在。

在英國的其他德國新聞記者就是納粹宣傳部的代理人。曼徹斯特衛報於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三日報告道：

「在這裏的德國通訊員當中，有幾位傳播幾種小冊子似的所謂「情報」，那不過是納粹宣傳的掩蔽而已。而廣大的宣傳活動是在各種會社和俱樂部裏進行着。」

有人說納粹宣傳部把施用於匈牙利和丹麥的方法拿來加諸於福利特街 (Fleet Street)。這一點一般
人尙未能十分明瞭。門德在下議院說道：

「所採取的方法就是供給英國各種定期刊物以具有英德聞人名字的論文。例如，這些論文中簽
字的一個就是哥爾滋將軍 (General von der Guls)，他最近被拒絕到英國來，他在格來維省德
(Gravesend) 有一個甘油廠。這些論文的供給是不受稿費的，實爲讚美德國取得對它好感的有效方
法。在這些論文發表以後，在一個適當的間隔時期，便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了。卽是以廣告、旅
行、商業或實業來對各刊物作經濟的幫助。假使任何報紙不接受送給它們的簽字的論文，它們便不
能得到廣告的收入。」

德國秘密警察在英國有廣大的組織，而其缺點也就是過於廣大。秘密警察明明知道英國情報機關在
注視它的活動。然而這種活動還是繼續着。這不是由於英政府中人的親法西者的協助嗎？

一九三八年秘密警察對英國的威脅格外嚴重起來，所以邱吉爾二月在下議院中間內務大臣要求製定
保障安全的辦法以避免納粹的威脅。這次邱吉爾的大聲疾呼引起了戈林所辦的國民公報的評述：

「上半月外國報紙的誹謗顯然是受中央機關的指使，也並非不受它們官方政策的影響。

「凡身負責任在外國工作的人已到了得不到保障的時候了。幸而一個出奇制勝的組織早已準
備。」

這對於英國自由意見的發表可算是一種直接的威脅，致使邱吉爾要求政府當局「採取一切有效方
法，以求保障任何人不受納粹的威脅。」

在其他納粹報紙上，這種同樣的威脅言論數見不鮮。二月二十五日的十二點鐘報（Zwölf Uhr Blatt）這樣寫道：

「對友好關係的破壞者已下了最後的警告。倫敦當局須及時認清這點。我們是知道要怎樣拿更強有力的方法來對付這種襲擊的。」

同時德意志總匯報（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講道：

「領袖曾經說道，報章的民主自由言論已不能再事寬容。」

祇要明悉法國蒙面黨陰謀的人，對於戈林所用「出奇制勝的組織」來威脅英國這件事就不以為奇了。

一個這樣組織的成立是有絕對可能性的。它可以給批評納粹的人以一個威脅，又可以使英國政府箝制報章的自由言論。不過在這一點恐嚇的事實上很足以警告英國民主政治要隄防着蒙面黨在英國的陰謀了。要說「在此不會發生」這是沒有充分理由的。

納粹設法強迫英國商店允許它們的要求，並使它們作為納粹在英國反猶太運動的工具。

關於這點前面已經敘述過，可以參考。一九二八年二月納粹進行一種強迫德國在英的分店開除猶太職員的運動。而納粹的工作更有甚於是者。在四月裏同樣的壓迫方法用到英國商店了。一家代理德國製造公司的英國商店，接到德國公司的訓令說，如果他們願意繼續營業的話，一定要斥退一個猶太籍的職員。英國商店表示反對，但這個負有重任的職員，寧願去職，不肯犧牲商店。於是威脅的方法得着勝利了。

這種「用威脅反猶太主義」的方法應用到其他各地，據下議院宣稱智利和德國的協定就是德國購買智利的硝酸鹽，而智利拒絕收容德國的亡命者——大部份爲猶太人。

納粹強迫登記的一個目的是想收集德國發展海外貿易的可靠的有價值消息。西班牙有名的「海港服務社」也具有同樣的意義。

今年納粹在英國進行德國貨的傾銷運動。獎勵貨物輸出是戈林經濟戰爭計劃的一部份，因此納粹政府有外國貨幣的供給，得以購買軍事工業需用品的原料。

慣於通常營業和通常國際貿易的人們，感覺得納粹策略是瘋狂的。但是這種策略的周密和作爲它的後盾的政治壓力，使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造成嚴重的狀態。

一個祖國公司 (Homeland Service) 成立了，它的目的是要德僑購買德國各種貨物。納粹以爲居住國外的二千萬德國人是一個主要的市場——較國內的相當人數還重要些，因爲他們購買貨物是用外國幣制。今後這二千萬德國人只能購買德國貨了。

「祖國公司」是德國政府、德國實業界和德國輸出貿易業的一個聯合組織。它有納粹政府爲它的後台。因新登記條例的應用，每個德僑對於這個公司都須繳納相當款項，強迫居住在英國的德僑「買德國貨」。一九三八年四月一個駐倫敦的德國領事和一個德國人的談話如下：

「領事官：你有駕車執照嗎？」

德國人：有的。

領事官：你駕的是甚麼車？

德國人：我駕的是一部——（即是一部英國車）

領事官：你不知道你應該駕駛德國車扶助德國嗎？」

納粹特別注意於摩托車輸出的發展，一九三八年它們用一種可鄙的方法，使其營業在英國市場上突飛猛進。

小汽車的輸出尤足驚人——主要的是阿拍爾（Opel）牌，在英國出售價值為一三五鎊。下列表中指出德國車輛輸往英國發展的程度：

英國車輛輸入表（每月平均數）

輸入國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一二兩月）
德國	四〇	四三一	一、一七〇
美國	六三六	五九〇	六八〇
加拿大	二〇五	一五四	一八九

單獨在今年三月份，就有二千輛德國汽車輸入，據每日電訊的報告，德國汽車充塞了南安普敦（Southampton）的鐵道旁邊和碼頭。

所以，自從一九三六年以來，德國輸入英國的汽車增加了三十倍。阿拍爾牌車的成功是因爲它的出售價格，依通常營業的觀點看起來是不划算的。在一三五鎊中包括納稅、橡皮輪胎、運輸、商人酬勞等費將近六十五鎊，餘下七十鎊屬於製造者。德國政府規定，製造者在七十鎊中自保留十到二十鎊，所餘之數須交於德國國家用作外匯。實際成本和淨利總數的相差額由德國政府的津貼來補足。

一九三八年六月據報告稱納粹在印度和英國各自治領地傾銷它們的車輛。關於德國津貼貿易以作競爭這一點，下議院中發出了許多的問題，一面提出抗議，一面實施更有力的保護關稅抵制汽車的輸入。

英國納粹黨機關計劃之周詳可由一九三七年十月倫敦之納粹計劃表見之：

德國勞工陣線

郵政地址——赫因茲·朱提列 (Heinz Juetner)

大不列顛國

倫敦西二區，克利維蘭台五號。

十月會議

禮拜五，十月一日午后八時，白斯提廳

收獲感恩節

外人協會 (Auslandsorganisation) 首領波勒演說。

德國勞工陣線會員須每人出席，每人須準時領取入場券，須佩帶勞工陣線徽章。

納粹黨會議

十月六日午后八時，道爾登，皇后飯店，倫敦北部小組織。

十月十五日八時二十分，白斯特廳，倫敦中部小組織。

十月十五日八時十五分，伊林，伊登崗四十六號，倫敦西部小組織。

十月二十日午后八時，道爾登，皇后飯店，倫敦北部小組織。

十月二十九日午后八時，卓林十字口，吉林芬飯店，倫敦全部小組織。

這些會議皆無特別通知書，須帶黨片爲信號。

勞工陣線職業團會議

十月三日午后四時，伊林，伊登崗四六號，女職工。

十月八日午后八時，不列敦，特提列茶室，蘇斯克斯小組織。

十月九日午后八時，伊林，伊敦崗四六號，專門技術家。

十月十七日午后四時，伊林，伊敦崗四六號，女職工。

十月二十一日午后四時，蘇登，本赫爾街成人學校，蘇利小組織。

十月二十六日八時三十分，克利維蘭巷五號，食品商。

十月二十七日午后八時，西中部，西門公館，商人等。

在這些會議上（陰蘇利外）團體主持人演講司徒嘉德大會德國勞工陣線的基本問題，完畢，開始討論，勞工陣線會員爲了自身利益須得全體出席。除非事先來函請假才不作缺席論。

預告

十一月九日紀念週

十一月十六日誦讀格里門 (Grimm)

十一月十九日跳舞

開會時另有細目

職員——十月二十五日八時十五分，克利維蘭巷職員會議，無正式通知。

這指示着倫敦分爲許多納粹區域，每個區域有它自己的「小組織」。倫敦北部小組織在道爾登舉行公開集會；倫敦中部納粹小組織在白斯特大廳。倫敦西部小組織在伊林伊登崗都舉行過集會。在這些省份中也有許多納粹小組織——蘇克斯斯小組織在不列敦茶室開會，蘇利小組織在蘇登(Sutton)的一個成人學校開會。

此外勞工陣線在倫敦也有許多小組織（所有德國人都被強迫加入），它的會員是在各人的職業當中所組成。納粹婦女店員在伊林(Baling)開會。專門技術團先後在伊林開會，納粹商人在西中區開會。

納粹有些活動可說是純粹社交的。但是灌輸每個納粹做間諜的神聖義務，小組織和小團體的會員受着統治者的威脅，以及納粹團體和英國法西黨的密切聯絡，在在都足以使人對納粹機關陰謀的行爲，發生了很大的懷疑。

納粹宣傳者不僅注意他們自己的國民。他們和兩個形式上分離而在政治上密切相關的團體維持着友好關係——第一是英國法西機關本部，第二個就是邱吉爾所謂倫敦教會社希特勒隊(Hail Hitler Brigades in London Society)和福利特街綽號爲「克列維登派」(The Cliveden Set)的團體。

英國法西主義和柏林羅馬是有直接聯絡的。英國的各種法西團體都贊同納粹的意識。最重要的一個法西團體爲莫斯萊爵士 (Sir Oswald Mosley) 所領導。莫斯萊宣稱他的法西招牌百分之百是英國的。莫斯萊的組織的官銜是「不列頓法西國社黨聯合會」(Britain Union of Fascists and National Socialists)——這表示莫斯萊是基於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和洛氏的「口套」(Low's Muzzler)一樣。莫斯萊竭力想聯合這兩個獨裁者的特性。

邱吉爾概括莫斯萊的政治使命如下：

「莫斯萊就是那種被暴力迷惑的一個人。這些人高興去利用暴力。他們向納粹獨裁低頭，就是要人民向他們低頭。他們主張將英國的國聯委任統治地交給納粹管理。」

在韋斯敏斯德大斯密斯街聖殿的法西書店，納粹的宣傳自由地散布着。希特勒演詞的報告任意地傳播——莫斯萊的英國法西黨徒甚至不肯擦去那討厭的「漢堡德意志斐希特同盟」的橡皮圖章。

莫斯萊的一部份政策是忠實地模倣希特勒。給予英國印象很深的政策為反猶太主義。琪斯特登氏（A. K. Chesterton）在一個領袖的肖像（Portrait of a Leader）一文中的敘述至為真確。——「直到三
年以前反猶太主義在英國尚未成為強大的勢力」。法西以強暴手段對付倫敦東端的猶太公民，產生了前所未有的鬥爭。

莫斯萊的英國法西組織是從德意法西主義抄襲而來：——領袖主義，致敬禮和制服（直至制服被禁時為止）以及希特勒執政以前政治的和社會的煽動的特徵。

莫斯萊的「英國法西國社黨聯合會」，在英國不僅是法西團體。英國北部的「不列顛民主黨」和希特勒政治計劃的關係是很密切的。有各種反猶太的組織；有一個反共團體的支部在倫敦活動。

英國的法西代理人是受柏林當局相當津貼的。例如一九三七年所發現的盧森堡納粹黨的祕密文件，就是納粹匯款到英國去的一個證據。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匯四二、〇〇〇佛郎給英國法西組織的十八號代理人。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七日有二二、七〇〇佛郎匯去。

法西侵略的新技術不僅使英國人民感到本國的安全問題，而這種方法也確已應用到英國本身了。我

們是不會幸免的。英國的「蒙面黨」隨時等待着柏林羅馬的命令而動作。

倫敦會社(London Society)幾個有力人物對於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擁護，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無疑地里賓特洛甫得到英國貴族社會有力量人物的擁護，鼓勵了納粹在英國活動的緊張。

倫敦德萊公爵(Lord Londondery)是希特勒的一個忠實擁護者。他的我們自己和德國(Ourselves and Germany)一書中的「辯解」(Apologia)一章就是敘述納粹自從一九三三年以來的一切強暴行為。他甚至擁護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納粹兵艦德國號轟擊亞爾美里亞(Almeria)，他在一三七面說道：

「這種短時的而目標在軍事重要地點的報復行為不能算是犯罪而受處罰的。」

這高貴的公爵繼續說道：

「但英國有些報紙則大批評特批評起來」。實際上英國對納粹回歸「阿提拉外交」政策所作的批評為福利特街一般人所痛罵。關於英國詢問柏林當局對於新協定是當作「真正的條約」這件事，倫敦德萊公爵是偏袒希特勒反對艾登的。以希特勒屢次的奸詐而論（例如說希特勒允許不侵犯與國這件事吧），英國向德國的詢問可說是很適當的。

然而倫敦德萊公爵的批評是這樣：

「我知道德國一般人的意見，以為要求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是有辱大國民的尊嚴的。」

倫敦德萊公爵雖然是最能暢談無忌，而他在英國還不是希特勒擁護者最有勢力的人。在英國掌握泰晤士報和觀察報國會裏有代表與英國內閣要人有密切關係的阿斯特(Astor)族向英首相力陳柏林蒲上校

(Colonel Plimp) 有名的建議：要避免希特勒的威嚇，我們祇有遵照希特勒的命令行事。倫敦有幾個與德國有關係的財政家，很想供給德國軍備的資本，只是躊躇歸還的不可靠。

納粹宣傳機關——「英德聯誼社」(The Anglo German Fellowship) 及其「青年組」。「英德友誼社」(Anglo German Kameradschaft) 的會員名錄就是英國親納粹份子的一個指南。納粹又得到蒙面黨的擁護了。里賓特洛甫和蒙面黨人的關係益臻密切。他能够鼓動納粹的擾亂——這是里賓特洛甫的前任那不幸的荷斯克 (Hoesch) 不曾注意的事。

一九三八年初期杜白林特立特大學 (Trinity College) 公布了蒲那斯 (Herr Plase) 的公開講演。杜白林會社敦請杜馬塞利伯爵 (Count Tomacelli) 講演法西主義，一月後請蒲那斯講演納粹主義。杜馬塞利順利地講演過了。在蒲那斯講演的晚上，聽衆齊集了，一切都準備好了，然而蒲那斯却沒有出場。他來書道歉說因未得允許，講演作罷，他的講演稿紙已準備好送呈杜白林德國公使館，但爲了那個星期希特勒在奧國邊境調遣軍隊，蒲那斯的講演遂被禁止了。

現在許多要求「爲德國的正義」的納粹辯護者，即是一九一九年壓迫德意志共和國而使魏瑪民主共和國無法存在的那些人，他們亟欲與反動的納粹政府合作改變「現狀」——並建立德意志帝國，而它的最後成功祇有以不列顛帝國爲犧牲品。

在後一點上莫斯萊爵士的託辭是毫無價值可言，他在「明日之吾人生活」(Tomorrow We Live) 小冊子裏寫道：

新興的德國人並不想造成一個全世界的帝國，因爲他相信種族的混合會發生種族退化，他相信新興

德國人在世界上除了教化野蠻人以外，還有另外一種使命……這些事實都是重要的，因為它們所指示的不是分歧的現象而是共通的目的。不列顛需要和平來發展她的英帝國，德意志需要和平來將歐洲德國人合併德帝國。

追溯到一九三五年的開頭，當納粹軍備計劃猛進的時候，德國進行着有力的殖民運動，這個運動初為德國殖民會（German Colonial Society）所指導，後為一九三六年六月接管德國殖民會職務的納粹殖民部（German Colonial Society）所指導。

納粹宣傳是十足帝國主義式的。哥倍爾在一九三六年十月說道：

「德國爲了殖民地自然不惜訴諸武力的。」

幾個星期後沙赫特博士說道：

「德意志的生存不是僅從任何商業政治的協定可以獲得的。廣大殖民地的分配才是當前困難的適當解決。」

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希特勒說道：

「像德國這樣一個人口稠密的國家，殖民地的要求是必然的現象。」

這種殖民運動並不限於口頭的空談。自從一九三三年以來，納粹政府即着手分裂它所唾棄的殖民領土的行政，而對於英國自治領地的野心正方興未艾。

在西南非洲方面，納粹的陰謀實在難以忍受，所以聯邦政府不得不宣布納粹組織的不合法。聯邦政府委任一個「調查團」調查境內納粹各種情形。黎格德公爵（Lord Lugard）據所發現各事實作如下的評

論：

「各種陰謀和無恥的記載，實在難以比擬。西南非洲的居民不論英國人、荷蘭人或德國人都有一種親愛精誠的精神，直到納粹在德國得勢爲止。納粹在德國的勝利，就是破壞這種協調的信號。在「文化努力」的掩蔽之下，德國派遣若干間諜強迫所有德國人納粹化。童子軍和女童子軍等組織都落於希特勒青年團之手。密令各院校校長灌輸有反動思想學生的國社黨精神。教訓青年們服從領袖，命令納粹組織的職員宣誓「無條件服從他」。聯邦旗幟從許多官署拉下而代以卍字旗。因不能忍受這種可鄙運動，聯邦政府不得不宣布納粹組織爲「非法。」

「調查團」報告道：

「我們看見納粹外交部繼續干涉內政；結果，許多受委任統治保護的德國人，舉凡言論、政治集會、個人行動等一切自由都被剝奪。如果干涉委任統治地繼續下去，這種委任政體的職權等於消滅。」

納粹的活動不僅在從前的德國殖民地呢。

「納粹小組織、勞工團、希特勒青年幹部，冬賬會遍布了南非聯邦、約翰尼斯堡 (Johannesburg)、開普敦市 (Capetown)、不路母豐腴 (Bloemfontein)、斯特提赫門 (Stutterheim) 等地的納粹黨支部有規劃地在工作。納粹的示威運動也在其他的中心地點舉行，包括伊爾密洛 (Ernieo)、帕爾 (Parr)、克洛恩德 (Kroondal)、開普洲 (Cape Flats)、斯普林 (Springs)、中堡 (Middleburg)、斯特倫布琪 (Stellenbosch) 等地。」

德國總領事對每個德國人都存有名片的記錄。聯邦內仇視納粹的德國人被施予經濟絕交以作懲罰，或者壓迫他們在德國的親屬。曾經有幾個德國人，因和聯邦的農人談話中，對德國表示不滿遂被拘押回國。

像德國納粹黨一樣，意大利法西斯黨徒威脅那些反法西斯的意大利血統的美國人。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奧國報紙斯密斯週刊報告，有兩個奧·意的公民，一個是駕車者名叫阿爾蘭都（Orlando），一個是商人名叫維崗洛（Vigano）在乘意大利的巡洋艦上被毆擊。維崗洛說道：

「他被綁到這隻巡洋艦上，——拖到二等官艙被迫簽訂宣言，說他不是一個反法西斯主義者或共產黨。……我怕像阿爾蘭都那樣的遭痛擊，我就簽訂了那個宣言，因為這是一個唯一的逃脫方法。」

納粹稱南非聯邦為「國別南非組」（Country Groups, South Africa），意即該聯邦是德國的一部份。這為前開普敦大學（Capetown University）教授的兒子波勒所管轄，波勒在一九三二年即納粹當政前一年管理「國別南非組」，其任期直至一九三五年為止。波勒現為納粹外交部的領袖，自然特別注意到他所深知的這塊區域。

南非納粹運動的首領就是任伯里圖尼亞（Pretoria）德國公使館顧問斯提列（Herr Bruno Stiller）。司徒嘉德的德國外交研究會（German Foreign Institute）咸稱斯提列的才能，自他任職聯邦納粹機關首領以來，「在國外効力」，遂於一九三七年贈他一塊銀質牌。

葡萄牙屬東非洲也在「國別南非組」勢力範圍之內。在坦喀尼加（Tanganika）另外有一個以脫魯

斯特 (Ernst Troost) 爲首領的「國團」。安哥拉 (Angola) 有一個單獨的黨，由喀斯喀爾 (Klaker) 所領導。脫魯斯特和喀斯喀爾均以政績優異，受德國外交研究會的獎賞。

據波勒在一九三七年初的說明，南非聯邦有些區域德人很多，直接由一個中樞機關管理諸多不便，現在分割爲若干「縣」的單位。德國和國外納粹組織是用納粹船舶爲聯繫的。明星報 (The Star) 報告道（一九三八年一月廿七日），德國開往南非港口的船舶就有一種「區分部」 (Bordzellen) 的納粹小組織。所謂「區隊」 (Ortsgruppen) 卽等於地方支部。所有船員和事務員都是勞工陣線的份子，建立一種和地方支部直接接觸的機構。南非洲的勞工陣線辦公處設約翰尼斯堡的安全大廈，每個大市鎮都有它的辦事處。

一九三八年五月，波勒把登記律用來管理南非德國人，如同四月間曾經在英國所施行的同樣行爲。德國領事巡視南非德國人，詢問他們的宗教、軍事、進款這類的事情，並且恐嚇他們，若不順從的話，就會喪失公民權。

納粹在非洲所作的宣傳中，特別注意反猶太主義這一點。因西南非洲的反猶太運動過於激烈，所以日內瓦永久委任統治委員會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說道：

「假使西南非洲不是英國的委任統治地，一定會設想到身入德國的境地。」

納粹也在坎拿大活動。每日電訊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報告道：

「當保守黨首領白里特 (R. B. Bennett) 氏在下議院演說德國間諜在英國活動時，這件事才爲大家所注意。白氏對於這件事不願多發表意見，他稱他是以國會議員的資格才暴露一點點，這句話

表示他對他所抨擊的事確有證據。」

納粹在地中海也非常的活動。在西歐方面，他們在西班牙屬摩洛哥（Spanish Morocco）建立了一個堅強的軍事根據地。在近東方面他們成立了兩個重要的宣傳中心。在開羅（Cairo）的一個宣傳機關指導着埃及（Egypt）、蘇丹（Sudan）、巴勒斯坦、脫蘭斯約達尼亞（Transjordania）等地的納粹工作。在巴格達（Bagdad）的另一個宣傳機關指導着伊拉克（Iraq）、敘利亞（Syria）和里巴龍（Lebanon）等地的納粹工作。

納粹的主要代理人是德國商人、教員、銀行行員和旅行家等。納粹侵入的主要方式就是用對地方日報、會社、德國各級民衆，信函往來，文學電影的傳播等種種威脅利誘的方法。自從一九三七年希特勒青年團首領席齊拉里（Baldur von Schirach）遊覽近東後，納粹的宣傳已趨於緊張了。一個威脅近東英國勢力和誘惑阿剌伯的一個機關成立起來，叫做「阿剌伯俱樂部」（Arab Club），它全由納粹供給經費。

納粹在巴勒斯坦企圖分裂英國的行政權。在那裏納粹所用的特別方法，就是在用阿剌伯字的標語上面書寫着：「猶太人從你們得來的錢，便拿來買你的土地。」還有在飄揚的風箏上寫着「希特勒萬歲」字句。

在英國殖民地和委託統治地的納粹活動說明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希特勒的威脅語：

「今日外國不願談到殖民問題，但在一年之間它們要常常談起它了。三年間它們會認識對此問題要想辦法，六年間它們會確信實際方法的需要。重要關鍵是因爲德國目下有一個強盛的新軍，且

民主與法國的平等

沒有自卑心理了。」

第二部 法西陣線的後面

侵略國家中的和平勢力

「我想侵略者之危險的宣傳武器已到了末日了……不管它用什麼口號來掩飾，不管用什麼反共的意義——資源的、商業的、策略的或其他的——侵略，武裝干涉，進攻他人之國，破壞國際條約，這些在國際上總是不對的。我們這個時候應該告訴那公開宣傳仇恨的人們說，你們不必假惺惺宣傳關心人類的幸福了，這樣恢復了異教和黑暗時代的、最野蠻的和久已死去的理論的他們，才不敢以近代歐洲的名義來說話。」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李維諾夫在第十八次國聯大會中演說。

第十七章 德國內幕

「我們和耶穌的使徒們一樣，並不因為自己的原故而求避免當局的干涉。但是同時關於上帝告訴我們要說的話，我們並不因人的命令即保守緘默，這點我們也和使徒們一樣。」

尼莫勒(Niemöller)牧師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最後講演。

在本書的第一部份，侵略的新技術已經作了相當仔細的檢討。抵抗怎樣的呢？歐洲與全世界的人民

難道不需要和平嗎？戰爭的恐怖在目前的歐洲好像是夢魘籠罩着。你無論到什麼歐洲地方旅行，你都可以感覺到這夢魘，尤其在德國，德國或意國的人民都不想作戰。今日柏林和德國各省中一般軍事學者所稱的「戰爭的潛力」已消沈得可以，一九一四年德國大部份的人民都處於「八月的情緒」。現在德國一般人的情緒，不像一九一四年八月的，而像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了。

作爲一種政治力量的法西主義，目的在阻止人民表現自己的自由意思。德國人民和意國人民一樣都被一件政治的、文化的和經濟的緊身衣裹着，他們的和平願望橫受制止。他們所有的活動受到威迫，法西要集中力量把他們的國家變成一座可怕的戰爭機器。

但是對法西主義的奮鬥不僅是爲和平的奮鬥，這奮鬥要把文明本身從法西主義所推進的野蠻中拯救出來。因爲希特勒主義並不僅對歐洲宣戰，而是對歐洲文明宣戰，它想把從中世紀封建制度破壞後歐洲文明所渴念的價值加以破壞——這些價值就是自由、正義、理性、和平。

納粹的哲學家永 (Erich Jung) 氏曾宣稱幸福、自由、平等、進步爲搗亂的惡鬼，可見進步對於法西主義是一種咀咒，因爲進步要惹起人類來擁護他們自己要求更多的解放和自由。這就是法西爲什麼凶暴地攻擊民主政治的道理。這也就是爲什麼確信人有人格價值的基督教爲希特勒主義所攻擊的道理。

人類不會屈服於這種侵略之下而不作鬭爭的——這種鬭爭目前在德國及意國中進行着。它是一種苦鬭，因爲法西已經建立一種強有力的恐怖機構。這恐怖並不祇由於一個警察機關指揮，而是由於六個不同的納粹警察機關所指揮：——

一、普通警察：

二、挺進隊的黨警察 (Feldpolizei) ..

三、秘密警察大部，由黑衫團組成在西姆勒 (Himmler) 管轄之下 ..

四、一種黑衫團警察的內部集團叫做治安警察 (Sicherheitspolizei) ..

五、希特勒青年團秘密警察，雖然他們沒有逮捕的權力，但可以告發他們自己的同志；

六、內政部、外交部及國防軍的祕密警官。

祕密警察法律部的拜斯特 (Dr. Best) 誇說納粹祕密警察每四個月就能偵察出一些共產黨的非法祕密組織。雖然拜斯特也承認，新的男女常常代替了那些被捕者的位置，進行非法的工作一直到他們輪着被捕。拜斯特又說，祕密警察總不能使德國的共產黨的活動完全停止，而且這些共產黨的組織無疑地都是德國最優秀的份子。但是由於他們的思想，對他們非加以殘害不可。當然共產黨僅僅只成爲反對黨的一部份。那實際的和潛伏的反對黨決不可不加以重視。在他的一九三七年對德國陸軍軍官的著名的講演，論及「黑衫團及警察的任務與工作」，祕密警察首領西姆勒說：

「在將來的戰爭中，我們不僅需要在前線地上的陸軍，在水上的海軍，在空中的空軍，而且需要第四個戰場——德國內部。這內部根據地我們必須使之鞏固，即對屈服者或已被破壞者亦須加以留心，否則德國前線的三種戰場將受背後的刺擊。」

西姆勒補充說，在戰時須取得一團需要時足資應用的隊伍，由我指揮作大規模的行動，這種隊伍好像「死頭公司」(Death's Head Companies)。

「死頭公司」將要在德國的每個統轄區域成立起來，施行下列辦法：

第一、凡「死頭公司」都不在它原來的區域工作，例如蓬麥綸 (Pomeranian) 不能在蓬麥綸 工作。

第二、每個公司在三個星期的工作後就要更調。

第三、這公司不得個別地用來控制交通和道路。

第四、當需要使用它們時，他們的職務須無情地執行。否則德國前途的可能性不堪設想；例如降落傘的下落，怠工，十六到二十人的團體，由於共產黨工人的支持，便能夠突擊大工廠。內部戰場的意思就是我們德國存亡之所繫。」

誰是納粹統治之活躍的敵黨呢？回答這問題，最好的指示就是分析現在德國監獄中的囚犯。

大部份的政治犯都是從勞工階級而來，而且現在為非法的勞工階級的政黨：社會民主黨或共產黨的黨員。那種社會思想仍然在德國工人中流行的事實已由戈林將軍於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在紐林堡加以承認，他說：

「幾百萬我們的勞工同志還是站在遠離我們的一邊，還是在共產黨和馬克斯主義者的思想影響之下。」

當然並不是說這些幾百萬人都是納粹統治之活躍的敵人。積極反抗的冒險是相當大的，自從納粹一九三三年執政以來，九十六個反納粹份子被砍頭。在一九三七年一年即有二十五人遭砍頭。工人稍有一點不服從的表示就要受開除處罰的威脅。被開除的工人不能得到失業的救濟，也找不到職業。每次組織聯合動作的企圖，除非計劃是極其巧妙的，結局總是被關在集中營。在嚴重的叛變案中，所犯的罪認為

是大逆不道，用監禁，無期徒刑，或者斧鉞來懲罰。

雖然有這種危險，祕密對納粹統治的抵抗還能在德國的每個工業中心工人中組織起來。常常地這些非法的團體在它們的廠中與店中單獨工作。在差不多所有的重要工廠中，這類的工人團體在非正式的組合下聯合起來。在過去若干時期中他們非正式的開會，不和他們團體任何人發生聯繫，但目前他們之中有一部份與祕密政治組織的一種——社會黨或者共產黨——發生聯繫。這一部份的朋友就變成祕密組織的一個「小組織」，而且由於小心翼翼的活動，新而可靠的工人們參入，人數增加起來，每個「小組織」單獨地工作。

這樣幾星期之後便可以得到進展。在工廠裏可以有三四個「小組織」，每組包括六個到十二個會員。這些會員一星期祕密集會一次。小組長計畫着召集他們的會，而這些小組領袖中有一人與上級的組織通着聲氣。

在每個大城市中都有這類的團體。他們的組長分發非法的文字，這些文字是由於一般同情的鐵路工人或者河道工人或者水手們偷偷從外國運來的。有些這類的文字實際還是在德國國內排印的。

反納粹的宣傳採用各種方法施行，這些方法時常更換以欺騙祕密警察，例如：留聲機唱片以維也納的華爾茲音樂開頭，而收尾卻是社會主義的口號，小銀幣一面鑄着由「飢餓、戰爭、失業」等字組成的卍字，在反面則為鐵鎚與鐮刀綴成「和平、麵包、自由」的字樣。在柏林奧林匹克運動會時，德國便寬的散佈在外觀上是同納粹當局所發的德國便寬同樣的，但是內面包含着關於集中營監獄逮捕和屠殺的明白的消息。毫無危險性的封面裏置放着非法的材料。一個「洗黑頭水」的廣告裏包含着關於安得烈

(Edgar André) 的小傳和害死之經過。一件「皮爾西」(Parsil) 的廣告實際上是國聯高級委員會關於德國亡命者問題的報告。「猝傷的救護」是關於教堂在德國受壓制的敘述。怎樣打拍克牌是怎樣在納粹的大會中進行反納粹的工作的講話。

反納粹文字散布的最可觀的成功就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本平常的小冊子在封面上用了一個德國自然歷史雜誌的不惹人注意的廣告。在裏面卻是納粹對西班牙干涉的暴露。並詰問說：「德國的空軍在西班牙正在幹些什麼呢？」

這些小冊子都是在戈林實行一星期的燈火演習中準備的。反納粹的人們乘着燈火演習第一晚的黑暗中發出了許許多多的小冊子，致使戈林停止燈火演習而在柏林的尼科隆 (Neukölln) 和維「(Wedding) 區內逮捕了數百工人。

燈火演習便於小冊子的散發。但是即使在通常情形下，有時也試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曼徹斯特衛報的記者舉例說：

「在柏林早上上千工人在斯赫桑登 (Sohsandamm) 地方像泉水一般走去上工。一個乘機器腳踏車的人用很高的速率從街上跑過，他旁邊的坐客丟出一捲捲的傳單。每個人彎着腰拾一張起來，一方面走一方面快快的看完，然後小心地在周圍看一看，把它丟掉。讀的人都知道十分鐘內祕密警察就要出現，野蠻地追求任何可疑的東西。十分鐘不到黑衫團的車子衝到街上，停着車來收拾傳單，問了許多問題之後，趕上去想抓住這兩個大膽的坐機器腳踏車的人。」

這種非法的小組織中的會員每月付一筆小會費，這筆會費經過一定的手續而轉到上級的機關。各方

面又徵收捐款以救濟那些因反納粹而受政治處分者的家庭。即使爲這種目的而付了一些格羅辛(Croschen 德國小銀幣)的人也犯一種政治罪要受長期監禁的懲罰。

有時候爲西班牙捐款。於是一九三七年在厄森·來因黑森(Essen—Rheinhausen)的克魯伯兵工廠中五十八個工人捐款給西班牙政府被奸細出賣而被捕。同年六月許多反納粹的工人因爲散發小冊子召集工人們捐款救濟西班牙而被捕。

反納粹的小組織總是在一種賭博俱樂部或者相同的掩飾下進行工作，他們所捐助的款子都是送到他們的祕密機關或者犯人的家庭中去。

所有這些反納粹份子都屬於德國勞工陣線。在反納粹鬭爭的早期，工人們雖受強迫加入勞工陣線，但他們拒絕合作。但是漸漸地反納粹份子看出「木馬」政策的好處，就是直接地在納粹組織中活動，從內部來分裂他們。祕密的反納粹份子企圖使他們自己在勞工陣線中取得職位，利用他們的地位來達到反納粹的目的。他們用納粹的話——「公衆利益先於個人利益」，「勞工神聖」——來改進勞工情況。在勞工陣線首領雷(Loh)氏的「健康爲吾人之至善」的口號之下，德國工人要求較好的衛生設備和較好的空氣。由於這種活動，工人的士氣被振起來，而且是那樣的堅強，以致在有些工廠裏，尤其在薩爾區域內，工人一致要求高工資，間常居然辦到，一九三七年礦工們反對納粹主義，獲得許多重要的成功。他們強迫他們的雇主放棄星期日工作的念頭，逼着政府取消關於法郎兌換比率的命令，因爲礦工們都是在法國工作而是在薩爾居住的。

奧國的征服又增加第三帝國內的新的反抗中心。總有一天人們會看到納粹們怎樣地鎮壓維也納的勞

工階級。德國工人對於納粹政體的反抗是那樣的堅強，致使一九三六年希特勒取消了勞工參議會第三年的繼續選舉。在希特勒一九三三年執政以後不久，他取消了工廠的參議會，該會按照一九二〇年的法律，是要注意所有工人的權利的。這些工廠參議會由「機密參議會」(Confidential Council)取而代之，機密參議會裏面包含雇主們每年推薦的人員。工人們是不准提出他們自己的候選者的名單，而僅能批准人們已經代為選擇的人們。

「機密參議會」最後一次的選舉舉行於一九三五年四月中，結果顯示出投票工人大大反對官方的名單。比如說在德國西部的克羅克納(Kocknaer)工廠中，八千五百名工人投票反對納粹的候選者；在馬·杜斯堡(Denag-Duisburg)工廠中，一萬二千人中有一千以上的人投票反對，在漢堡最大的船公司中百分之五十五的工人和柏林報館百分之六十的工人都反對納粹支持的選舉。這些結果對於納粹們是不開心的，以致禁止每個單獨的報告——只宣佈了一件廣大的普遍的勝利。

一九三八年在各工廠中反對納粹的政體的思想較一九三五年還強，簡單的原因就是因為各工廠的情形愈變愈壞了。固然自一九三三年以來，由於軍備的驚人的活動的結果，工資的總收入平均增了百分之十五，而實際工資標準已經降低了。但是四百五十萬失業的人們已被吸收到工業裏去，至於那些在一九三三年前有工作做的工人們僅以長時間工作的結果來增加他們的收入。

但是促工人注意的問題是：「他用工資能夠來買什麼？」這個答案就可表明在德國工廠中盛行的不滿。價格的高漲大大超過以工資自給的人們的收入，而且出產品的品質也較前差得遠了。

「自從一九三二年以來，糧食高漲到百分之三十五，布料高漲到百分之四十。」

但是食物並不僅增加價格。它又成爲很稀少的了。官方所規定的脂肪的定額漸漸地少起來，新鮮雞蛋更感缺乏。在一九三七年聖誕節，牛乳店和商人們僅只許把在一九三六年十月所供給的數量的三分之一置放市場上出售。德國麵並不僅變黑些而已，而且質也變惡劣，更難消化。洋薯作餐以代麵包，以補糧食的不足。洋薯又成爲德國工人們主要的食品。最奇怪的是今天的納粹報上（自一九一八年來還是第一次），登出洋薯對人類身體有充份滋養假科學的介紹。

一位德國工業家在一九三七年對著者說：

「若是我們現在發生戰爭，我們必不會走入一九一四年的情形，但只如走入一九一八年的情形。」

就是這些情形惹起佛里斯哈將軍 (General von Fritsch) 的批評：

「你可以以糧食卡片結束戰爭，但不能以它開始戰爭。值得一說的是並不見得一切工人的工資都到口袋中去。一部分是在一種強制的和『自動』的捐助形式下被政府及納粹黨沒收了，「冬賑」的捐款，勞工陣線的捐款，以及一種半強制的公衆捐款，從工人們的收入總額中拿去百分之四或五。淨餘的收入就是由於德國勞工階級的生活水準而言，已經降到百分之十或者多一點——而且這種降落仍然在繼續着。」

「同時還有各工廠中的可怕的趕工，工人的統制，在工廠中佈滿了偵探，以及重壓的納粹制度，根據那制度凡是不受禁止的事件人人都有義務擔負，這些促成工人們繼續的反抗。」

控制在兵工廠中是最壞的一件事，兵工廠已經組織成爲軍事形式，準備着最後戰爭的爆發。如果兵

工廠廠長缺乏軍事資格，即派一個軍官來將這兵工廠改成一座堡壘。在每個廠中軍隊駐紮着，他們和黑衫團的黑衛隊組成一種工廠警隊，擔任訓練工廠工人的工作，使他們在戰時能夠繼續在廠工作——必要時以武力對付。

在這些兵工廠裏任何抵抗的表示便受到殘酷的壓制。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間一件可以代表的事件發生於西利西亞（Silesia）的一家飛機工廠，工人們工作超過時間而得不到酬報。工人們到「工廠理事」那裏去上訴，他是由納粹政府任命以保護工人的利益的。他向廠方接洽，經過幾度磋商之後，廠方宣佈準備照付超過時間的工作，然而廠方爲了彌補這個損失，散工工資率要降到百分之十。這位理事由於工人們再向他作一次要求，他又向廠方抗議。他被以「不服從」的罪名被祕密警察立即加以逮捕。

工廠理事們如果對於他們的職務太認真，他們常受着監禁的威脅，他們雖然是由納粹法律選定的，現在他們仍被雇主們及納粹勞工陣線認爲是有危險性的。在有些情形下，理事無疑地爲工人同志獲得了一些利益。因此「德國勞工陣線法律部」頒布了一條主要的法令，就是理事們不得以他們自己爲工人的代表而來反對「工廠首領」（即雇主）。這條法令補充說：

「根據國社黨的領袖原則，理事代表工人們所作的決議案對『工廠首領』是沒有拘束力的。」雖然，有時遇着堅決繼續不止的反抗，納粹當局也只好讓步。好像在一九三七年九月間漢堡的船主拒絕在岸上時另付水手伙食費的事件。不怕長期監禁的恐嚇，三百名水手罷工三日，不怕勞工陣線的恐嚇和不顧漢堡市長個人的干涉，結果水手們成功了，當在岸上的時候，每天伙食費另加兩馬克，每月六十馬克。

漢堡工人對於納粹戰爭計畫的反抗是一件史詩似的故事。一九一七年一個「工人監禁會」秘密地組織起來，反對輸出軍隊軍火到法朗哥那裏去。由於這些活動，全世界得到納粹違背干涉協定所避免發覺方法的消息。一九三七年四月九日漢堡的船塢工人報告說，當五千噸的馬林堡號船(Marienbergr)用巴拿馬旗駛行的，在裝貨的外面貼着「巧克力」的一口箱子，忽然爆炸開來，同時達姆彈像雨點般的落在那些在艙內工作的脚夫們的頭上。脚夫們如是檢查其餘的貨物，於是發現并非糖果而是坦克車和轟炸機拆散的部份裝起來的。還有一些軍火也是這樣的。

一九三七年六月底船塢工人報告在漢堡第七二號碼頭裝載了二十四輛鐵甲車——屬於哈配(Happ)公司的。在每隻裝鐵甲車的箱子上印着很大的「到東亞」字樣，實際上這些貨物在七月的第二星期便在西班牙下貨。

有時在漢堡水手間所散發鼓動他們來支持「西班牙人民爲自由的戰爭」的傳單也得收相當的效果，就是在俄登堡(Oldenbunrg)和渥爾門(Woerman)地方一部份船上的水手因而罷工直接地拒絕把武器輸出給法朗哥。

對納粹急迫整軍的反抗，就是德國工人拒絕超過時間的工作的主要說明。一九三七年在魯爾區三個礦坑的工人聽到說，依照戈林的四年計劃，他們應該每個月輪流做一星期日的工來增加煤的產量。工人們反對這種計劃，於是資方召集一次會議，來強迫實施這種決議案。但是結果出乎資方意料之外。礦工們堅決要求把星期日工作付諸表決，結果在斯坦(Minister Stein)礦穴中百分之八十三投票反對戈林的命令，在哈稱巴哈(Achenbach)的煤礦中百分之八十表決反對，維克多利亞(Viktoria)礦穴被禁投票，

而戈林的命令亦只得取消。

一九三七年正月的某晚，德國的聽無線電的人調整了短波距離，聽到這宣言：

「喂！喂！這是德國共產黨的祕密波送機，從現在起，我們將要在每天黃昏播送，波長二九·八米達。今晚的節目開始敘述希特勒的戰爭的計劃，接着爲薩爾地方的礦工對減工資的鬭爭經過的報告……。」

這是德國內部反納粹鬭爭的一個歷史的步驟，這座素以「自由電台」稱著的祕密電台，是共產黨安置的，讓德國人民陣線運動任意使用，已經在德國內部發生了驚人的影響。希特勒會經用瘋狂的手段來壓制它，納粹搗亂份子不顧一切地想對它加以破壞，一天晚上這個消息從空中傳來：

「注意！注意！若是我們被搗亂份子們逼迫而移動波線，請跟着我們聽下去。」

這是在五月二十三日搗亂開始時的事，於是在空中開始了鬭爭，祕密的聲音用三〇·六米達播送，德國的人聽到報告關於希特勒的軍隊和軍火輸到西班牙，在西班牙死去的德國青年空軍的名字……這正是納粹獨裁者硬想隱祕的事件。後來納粹的搗亂者發現了新的波長，鬭爭還是繼續着。那祕密的發言人宣佈：「我們在移動波線，跟着我們改到三〇·八，又回到三〇·六，又降到三〇·一……每個所播出的和收到的字句表示壓倒法西主義的小勝利」。一天晚上，播音發言人在空中客氣地提出一種榮譽的鬭爭，要求讓他向哥培爾部長詰問某幾個問題。

一九三七年整個夏天這種祕密的廣播老是在進行着。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廣播出攻擊希特勒的方法的講話。整個德國都收到音。這次談話是針對德國工人講的，說：

「我們今天有好的理由來和你談話，因為我們知道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你是他的敵人。選舉時你爲左派投票。你是屬於工會的，你常常讀工人的報紙，你也許能或不能屬於社會黨或共產黨。當希特勒上台破壞所有勞工階級的組織時，你自動退出黨，想道：『我們什麼都不能做，我們只有等着。』」

「你現在已經等了四年了。在你的心裏，你仍然爲褐色獨裁的一個敵人。僅僅是由於壓迫才使你在『希特勒萬歲』的歡呼中舉起手來。在這四年當中，你曾在工廠中工作而且心中充滿憤怒，去看到褐色獨裁對於德國人民做了些什麼。但是你還要說：『我們做不了什麼，我們必得等等看。』」

「我們今天問你：『你是在等什麼？』因爲假使要想事件發生，假使你所等待的事件欲求實現，那要依靠你和其餘像你這樣的人。你必須停止等候，現在你要開始站在你自己的崗位上作反褐色獨裁的鬭爭。」

「但是你也許會說，我和任何非法的反法西斯組織沒有聯絡。我收不到任何的非法文字。在非法工作中我沒有任何的經驗。」

「也許你是對的，而且我們不是建議使你加入一種組織，開始你所沒有經驗而且是你感覺困難的工作，但是無論如何，你總得加入這種鬭爭。同時所採用的方法，要使秘密警察難得從你找到任何可疑點來。」

「你屬於勞工陣線，屬於防空協會，屬於遊藝俱樂部，你在工廠工作在來去上工的路上和一些工友談心。」

「爲什麼不同你能够信賴的一個、兩個或者三個可靠的工友友好，他們都和你一樣忍受着苦

頭，和你抱着同感呢？同他們討論怎樣可以免去工廠中許多不平的事——如待遇不良，工資，懲罰，洗臉房和廁所的衛生環境，以及許許多多不必破壞納粹法律而能攻擊的事。你可以和機密委員會議，你可以建議把關於工廠的情形送到報紙上去登，有很多的法子可以發展在工廠中及勞工陣線中的輕而易舉的活動，那些活動可以再把工人們集合起來。

「所以你看我們並不建議你到一種非法組織中去工作或是你去面對着特殊的危險。但是只要你和數千像你一樣反納粹的其他的人，開始在你的工作地方發展一種小的開始，那末反法西運動就可以繼續下去，那末祕密警察欲對明天就將變成燎原大火的小火星加以踏滅就愈感困難。」

像這樣的講話整個納粹德國的團體和個人都可聽到。這講話使得反抗的意識活躍着，這對於祕密運動有重大貢獻。

被放逐的德國名流特別起草許多談話，由播音台廣播。

今年（一九三八）羅溫斯坦（Hubertus zu Lowenstein 維特巴哈[Witelsbach]地方的親王，他在希特勒執政之前，為德國青年天主教的首領）準備了兩篇談話。在他第一篇談話中談到關於希特勒一九三八年三月佔領維也納之前他和奧國紅衣主教印尼茲（Inhizer）的對話……

這位紅衣主教起初是如何仇視納粹運動的，但後來無條件地接受這運動了。這位親王呼籲天主教徒們與一切反納粹者聯合起來。在他的第二篇談話中，他敘述他在西班牙的經歷，描寫他在聖堂裏所看到的情形，作為一個基督徒，他站在西政府方面。

關於希特勒對西班牙戰爭之消息的廣播收到很大的效果。一九三七年六月五日這種消息播遍全德。

「德國國防軍和意大利的師團已經佔領了西班牙。諸位德國的工人們、農人們、手工匠們，你們是不想做法西的工具來幫忙壓制和平的西班牙人民的。諸位德國的母親們，妳們是不願意妳們的兒子爲了外國的事情去死在外國的。派達拉哈拉難道是德國的邊境嗎？希特勒不是允許妳們德國軍隊除非是關於保護德國邊境問題才下令動員嗎？」

「你們怎麼能夠來阻撓希特勒的罪惡的計劃呢？船塢的工人們，你們可以報告關於軍隊和軍火的運輸，軍士們可以報告他們的動員令，水手們可以報告他們船的秘密航行，拒絕載運去危害西班牙共和國的坦克車、飛機、大炮和軍火。軍士們，不要讓希特勒把你變成西班牙人民的屠夫。如果你們以流血來滿足德國克魯伯和泰森之流，那是一件罪惡，告訴他們說……。」

後面的話消失了，那是納粹搗亂者的工作。但是在空中的戰爭仍然進行着，拼命搜查秘密電台也進行着。

一九三七年四月納粹報紙勝利地宣佈這個秘密電台位置於靠近蘇波邊境的明斯克 (Minsk)。

五月間戈林的尼森國民公報報告秘密電台在盧森堡的一座樹林中被破獲了，這是裝置在汽車上的秘密無線電機天線的一部份。但是當天晚上在二八·九的波長上德國人又聽到廣播了。人民觀察報接着聲明這電台設在莫斯科。但是同時納粹當局發動在德國南部巴登區又挨家挨戶的搜索。

後來這搜查工作由漢倫的手下擔任，在捷德邊境森林和山上都被漢倫手下的納粹黨人和越境的德國合作，搜索追逼。

但是那廣播仍然繼續着，秘密電台仍是一個秘密，聽廣播者於是被認爲大逆不道；許多人由於納粹

間諜的出賣，而致被捕。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單獨在漢堡一處有八個德國人被判決無期徒刑，原因是聽了非法的廣播。

在工廠中的非法工作也時常遭到不幸。有一天祕密警察設法派一個間諜到小組織裏去。甲小組織中的甲與和他所知道的一位熟人乙談到政治，而且乙則表示出對希特勒統治那樣的厭惡，以致甲相信乙是個有希望的新份子。他表示要代他弄到一本可以使他發生興趣的非法小冊子。乙也很高興。當這小冊子交給他時，他立刻去報告祕密警察，於是甲就被祕密警察暗地追隨幾天，甚至幾星期。他所有的朋友及有關係的人都被注意。祕密警察儘量偵探以後，甲立刻被捕帶到祕密警察的總部去詰問。起初甲不肯說話。他就被痛打一直打到他說出話來，被捕者一人，中計的也許有數百人咧。

德國時常發生反納粹工人的集體審問表現出這種英勇的而且往往悲慘的奮鬥是怎樣的廣大。社會主義舊要塞的烏勃達（Wappertal）吃苦最多。那裏差不多七百工人被捕，許多人在初次審問時便被處死刑。

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這種殘酷的審判最後一幕結束七十二個被判決大的處分，每人判了三年以上的長期監禁。

數星期以後同樣地十七個反法西工人在司徒嘉德受審問，漢姆（Hamm）十四工人成爲法庭的罪人。五月中科倫二百三十名工人因爲被禁的同志捐款而被判決作苦工。祕密警察不惜用各種計策來陷害政府的敵人。因此在德國南部開了一家舊書店。在櫥窗裏陳列的書中有高爾基的小說——母親；德國小說家莫生（Mühsam）的一本詩選（他是在納粹集中營中受刑而死的）；巴比塞（Babusee）的小說——所有這

些作家都是在納粹德國被禁止的。凡來問這些書中的一種的顧客就遭被捕。這家書店是秘密警察代理人開的，唯一的目的就是陷害反納粹的同情者。

中產階級和農民中間的反對黨

生活水標的降低（自一九三三年以來有百分之二十之多）對中產階級的打擊甚至較對工人們還厲害。賺薪水的雇員和公務人員由於他們工作的性質，不能因超時間的工作來增加他們的薪水，所以他們只是遭受生活費的提高。小店員更吃苦頭。

小資產階級是納粹的主要支持者。希特勒特別對他們說得天花亂墜，而他們卻怨恨希特勒的失信。他們怨聲載道，以致納粹們不得不取消這個組織「沙哥」——NSHAGO——以保護小商人的利益。大半因心懷怨恨而被監禁的人們都是中產階級的份子。

一種中產階級的運動而遭受希特勒主義處死許多人的爲扶輪主義（Rotarianism）。扶輪主義已被禁止了，原因是一個在德國領導的人不得加入與國際有關係的會社。

德國農民也批評納粹政治，他已經失去從前的自由，既不能得着經濟保障，又不能得着增加的收入。他奉命要耕種。他再不能在自由的市場上出售他的出產品。他受專橫的農人「領袖」的節制，那些「領袖」是納粹指派的官吏。目下農夫們反對土地法的示威運動是常有的事件。農夫們舉例指出他們所售出的牛奶只得着十二芬尼，而購主所付的爲二十四芬尼。消費者所付的肉費，只有三分之一達到農人手裏去。農民又抗議苛捐雜稅的負擔。

宗教的鬥爭

橫面割斷德國社會各階層的爲德國宗教信仰者爲信仰自由的鬥爭。這已成爲德國反抗法西主義的中心。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反抗運動，集合了一切其他的反抗力量，從國防軍的將軍起到工廠的工人止。宗教自由的鬥爭已展成爲反對法西主義的鬥爭。它因時勢所趨，超出了神學的範圍而進入政治的場合。

爲宗教自由而反法西的鬥爭並不是偶然的衝突而是有基本理由的衝突。因爲法西主義是反對基督的，它於是故意地對基督教信仰及教義挑釁和襲擊。像科內(Auml Kolmar)會這樣寫：

「我們要認識納粹主義不是一件不幸的偶然發生的事件，而是一個非宗教的異端，不是一個惡作劇的冒險，而是一個玄學的真實」，這認識是極其重要的。

然而這異端便是納粹制度的官方主義，納粹主義破壞了德國的報紙、學校、大學、青年運動和適合潮流的文字。它是被哥培爾的高度宣傳機構有系統地傳到德國人民的腦中，至於其他的思想和信仰都被壓制了。勞工陣綫首領雷氏曾說過：

「納粹黨需要德國人民整個的靈魂。」

我的奮鬥供給納粹運動以一個人生觀。希特勒的著作產生了一種新宗教崇拜的目標——日耳曼化身的神，如紐克的大主教所述的，一種新的宗教信條和一種新的倫理法典在我的奮鬥的一書中到處都可見到。

這新教義的暴露爲羅森堡的二十世紀之謎，這本書已經印到了四十八版。

「今天一種新的信仰醒覺了，」羅森堡寫道：「即血統之謎，這信仰爲人類的神聖性質是由血統顯

示出來的；基於最明白的解釋諾迪克血統爲這謎的代表，那謎已取代了古代聖禮的地位。」

「種族的觀念必須完全地統制着；宗教、政治、法律、藝術、教育必須次要於它。」

一切教堂所教人的是一種「消極的基督教」。但有一種「德國化的基督教」，一種「積極的基督教」，它促醒諾狄克血統的力量。基督教所教人的博愛，寬恕，謙虛是「由於猶太人的影響及僧侶的統治而成爲一種消極的基督教」。它使得種族腐化和衰弱。

「一個德國教堂將要漸漸地代表『大神』，具有真正意義的最高英雄，以代替釘於十字架上的那一個。」

這是新納粹信仰，這本羅森堡的書就是它的聖經，這樣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它奠了紐林堡新運動場的「基礎」。

今年（一九三八年）納粹黨的反基督之目標更爲顯明了。兩家反基督教的報紙在流行了。一報叫做澈底破壞報，專門向基督教教義及基督教儀式作無情的攻擊。在二十八期裏它的這種態度表現無遺：

「我們受良心的驅使，不再能忍受那寬宏的基督教義的痛苦，只要一且你明白它是基於猶太的基礎……你永不會回頭去信它。教堂從前不是壓制與拷問我們國家的最偉大人物嗎？爲什麼我們現在脫離了它呢？因爲我們看得很清楚，這些人道的宣教師欠缺了上帝的最高的概念。」

解體報 (Darch-bruch) 上有一個「德國的異教徒渴望認識一個美貌的德國女郎」的廣告。

另一家反基督教的納粹出版物爲諾狄蘭 (Nord-land)，一種「爲信仰上帝的德國人所辦的鬥爭日報」。

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的那一期，有伯格門 (Ernst Bergmann) 教授的一篇代表論文（他是德國信仰運動的一個領袖）題爲「上帝是什麼？」

「我們德國人今天應當選擇那一種宗教，這是沒有疑義的了；選擇已使我們人民瀕於死亡的基督教，或者選擇德國宗教，只有德國宗教能夠給我們以一種神聖的力量來補償經過一千年基督教僧侶的統治而有的一切極大的損失。」

一種「德帝國的國家教堂」現在實際地在全德建立起來，依照它的計劃，決定要：

「一貫地以一切必要的方法來撲滅基督教的信仰，這信仰不幸地在八〇〇年輸入德國，它的形式與內容完全是一種外國的東西，而硬加諸德國人的身上。」

「國家教堂」的僅有的聖經爲我的奮鬥。

「國家教堂要掃除聖壇上的十字架，聖經和所有的聖像。在國家教堂的聖壇上，我們以最神聖的書我的奮鬥獻給德國人民，而且這樣獻給上帝，並且在書的左邊置放一把劍。」

新異教徒們在納粹德國的影響和重要性勝過他們人數的力量，因爲納粹高級人員操縱他們的信仰，那信仰被大事宣傳着。一座「祖先廟」或者是「血統廟」（新異教廟之稱），於一九三八年四月在梅喀蘭堡 (Mecklenburg) 的拜德·多賓 (Bad Dohren) 地方舉行開幕禮。那廟藏有該地方人民的宗譜。若在這廟中舉行婚姻儀式則將「獲得一種由己字和種族信仰的祕密記號所表示出來的象徵的佳話，那佳話佈置着這禮堂。」對納粹進攻基督教堂的基本原因可由這異教主義的背景上來解釋與認識。這不僅是一個法律或憲法問題的衝突。整個基督教信仰岌岌可危了。

德國大部分人民都是天主教徒。自一九三三年後，納粹就攻擊天主教教堂的制度和教義。他們謹慎地進行，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占大多數天主教的薩爾回歸帝國。以後反宗教的運動就突飛猛進。

納粹策略在把教會的道德地位奪去，而強迫它向納粹哲學投降。納粹企圖避免和教皇宮廷發生公開的破裂，以使天主教人民處於一種混亂的莫名其妙的狀態。攻擊牧師的理由是他們並非殉道者而是罪犯。

第一次對於天主教牧師的合法進攻發生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以責備天主教徒干犯匯兌法令為理由。「匯兌案」到一九三六年結束，作為第一次的道德案。「道德案」在加天主教牧師以不道德的罪名。整個的他們被控以不道德罪；原告的文字因風暴報編者斯撒契（Julius Strücker）的猥褻文字可以說是無以復加了。

在這次攻擊之下，德國主教們（除了兩個勇敢的人如慕尼黑的紅衣主教佛爾哈伯）立即低首屈服，由他們一九三六年秋季所發表的公開信，他們宣稱與納粹聯合，甘願擁護希特勒的反共產主義的戰爭。對於主教們的屈服還不滿足，納粹又宣佈「希特勒青年團」為強迫一切德國青年加入的團體，對天主教青年會作釜底抽薪之舉。

納粹們接着攻擊天主教的學校，巴威每個天主教學校在一星期中都被勒關門大吉，六百七十以上的教員遭受免職。在其他各區如符騰堡學校問題便由所謂的家長選舉來解決。由於這種方法納粹取得大多數，這已由特里爾（Trier）的主教描寫過：

「在一個鄉村裏市長在公民投票的前夜宣稱以後只許有一個國立學校，凡反對的人七點鐘以前

要親自到市議廳去。沒有一個人去，所以他們便宣佈那村的百分之百的人民已經由公民投票表決贊成國立學校。」

關於學校的鬥爭，加上曾謁過羅馬的德國主教們的報告，使得屁護教皇在一九三七年春發出他的著名的通告「小心共同合作」。在通告裏他攻擊希特勒政府屢次破壞宗教協定。他警告天主教徒們不得以納粹的種族上帝的神祕當作神的概念；不得接受「公理就是於國有益的東西」的納粹正義概念；不得破壞神聖名義來達到納粹的目的；最後不得高抬種族主義為宗教。

雖然這篇通告是從德國教士那裏才能讀到，而任何天主教底出版者只要大膽印牠就被迫停業。

納粹對於教皇的答覆就開始控告羅聲（Ressaint）神父以及他的幾個同志與共產黨作政治的合作。被告們在這次審判中所表現尊嚴的舉止和雄辯的口才簡直可比擬季米洛夫（Dimitroff）的著名的來比錫審判。後面是法院院長與被告們對話的幾段：

「院長：『和平同盟』的目的是什麼？」

克里麥（Chaplain Kremer）：我們在天主教徒中致力和平宣傳。

院長：你可知道你不斷地看重和平觀念引起不良的結果呢？」

任何假裝和平使徒在國內旅行的人都相信戰爭。

院長向克里麥神父：你只看出在國家社會主義興起中有一件可怕的戰爭危險，但是你沒有看出你爲你自己所造成的危險？」

克里麥神父：「在我和青年天主教徒討論時，我認爲國家社會主義是搗亂，因爲它引起戰爭。」

這次審問表出德國國內宗教自由的鬥爭與爲和平的奮鬥之間的關係是怎樣地密切。因爲熱誠的天主教徒和在德國的其他主張和平的人們聯合來討論如何阻止戰爭，因爲他們想贏得德國的青年來爲和平奮鬥，他們便被判作幾年的苦工。

同時，天主教民衆勇敢地面對着納粹的挑戰。因此在企圖以希特勒的肖像取代十字架的天主教區域引起了一個激烈的反抗。所有這些企圖都被天主教反對黨所不滿，這鬥爭進行下去，結果成爲一種爲言論自由及集會自由的鬥爭。在威登堡的克洛彭堡 (Kloppenburg) 鎮，有取消天主教學校和醫院中的十字架的命令。所有天主教徒都激怒了。所有天主教立刻從納粹黨及其附屬機關退出，同時代表團在納粹總部提出抗議。納粹因之組織一個會議，由羅福 (Stallhalter Rover) 演說。他所講的又回到建立反布爾什維克陣線上去，但是會中的人們嚷道：「丟開莫斯科。退回我的十字架。」這集會中騷亂已極。結果就是十字架好只退還。

納粹在薩爾區夫朗墾霍 (Frankenholtz) 作同樣的進攻。在那裏又有命令要以希特勒的肖像取代十字架。薩爾人民雖然慣於以猪油代牛油，而這次也要劃分兩種油的界線了。夫朗墾霍家長們宣佈子女罷課——同時夫朗墾霍的礦產額顯示出很明白的降落，從二百八十噸到一百六十噸。在市議廳外有示威運動——許多天主教徒被祕密警察所捕。

在教堂裏的演講，以及互相私自傳遞非法傳單，不久使這些事件爲整個的薩爾所知道。接着在好多鎮裏作示威運動，募捐救濟被禁的人們，以及無數人要求釋放被捕的人們，納粹又得一再讓步，釋放被禁的人們，恢復十字架。

從在德國南部的科納蘇斯 (Konnersreuth) 起 (那裏天主教示威運動要求發還學校十字架，警察放鎗威脅也不怕)，到北部的厄森，那裏一股怒氣的羣衆達到六個女郎被釋放的目的，她們是因爲散發有歷史性的教皇通告「小心共同合作」的傳單而被監禁的，天主教徒的反抗都加強了，納粹異端們不得不停止他們的計劃。

今年 (一九三八年) 三月希特勒奪取了天主教的奧國。那裏天主教人民自一九三四年起即與納粹奮鬥，當許士尼格向他們呼籲爲自由的奧國而奮鬥，他們都響應了。以後來了侵略的威脅——以及紅衣主教印尼茲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希特勒進軍維也納後一日叛逆的宣言。

「牧師們與忠實的人們都將無條件地擁護大德國政府及其元首。」固然印尼茲提出了一些條件，但是已經太遲了——而且這紅衣主教後來的說明書從未公開於奧國人民之前，但是紅衣主教的希特勒萬歲的信却被充份地利用。

天主教對紅衣主教印尼茲的回答是來自教皇宮廷。在四月一日一位耶穌會神父在教皇宮廷短波發音機上用德語廣播。他談到一種：

「假的政治作用的天主教完全包含着過份小心的天主教徒或只求適應目前或未來事實的無用的天主教徒，當被指定保衛上帝的命令的人有了這種假的政治作用的天主教精神而爲一時的有才者和成功者所威脅，這危險是極爲重大的。主教們不能認識穿上羊衣的狼，而信賴由於經驗與上帝的話都不可信賴的人。」

「當牧師們和那些暫時的勝利者聯在一起，而各階層的單純信仰者反在受苦，因爲他們勇敢地

擁護神的意志，尤其是人類的自然權利，所以假的政治作用的天主教更足以反對。在教會以外的人士會見到那種神態是不忠心與不名譽的。」

紅衣主教 印尼茲的背叛並不是說與國天主教徒堅持他們崇拜信心和權利的鬥爭的終結。這鬥爭仍進行着。今年（一九三八）五月希特勒訪問羅馬時，恰好教皇反對在一個宗教節期在羅馬掛起卍字的十字架，這鬥爭的領域變廣了。連墨索里尼也吃警告。

天主教被捲入爲今日歐洲和平的鬥爭中去，這是必然的。德國羅聲神父審判表示出許多天主教牧師們怎樣看出納粹的威脅，以及他們英勇地進行鬥爭來對抗那恐怖的壓迫。

然而納粹還是在幫助法朗哥在西班牙的叛亂。法西之攻擊西班牙的民主政體，僅是他們在歐洲的侵略的一部份，這侵略與進攻教會是相連的。正如羅聲神父在他的審判中說的：「國家社會主義即是搗亂，因爲牠引起戰爭。」

在這些情形下好多天主教徒不能了解爲什麼教皇稱法朗哥是「基督教的剛毅的新英雄」，並且授他以「祝福，撫慰，和神的恩惠」。

教皇自己這樣分散了自己的力量，即歐洲和平的力量。教皇爲什麼不能看出和平或是戰爭正在西班牙決鬥呢？如果法朗哥（即德意帝國主義）克服了西班牙，那就是表示歐洲更有進一步的侵略。天主教難道能够以德意轟炸機的力量而恢復在西班牙的勢力嗎？

天主教會在歐洲今天的潛勢力是很大的。那般天主教徒們能見到他們是和平的偉大力量，爲着和平的緣故羅聲神父和千萬的英勇天主教徒正在今天納粹德國受着迫害的痛苦。

「教會在莖窟裏」

新教會反抗希特勒使新教納粹化而使它成爲納粹政府工具的企圖，這反抗在自由史上是可紀念的一章。尼莫勒牧師任新教反抗的領袖使這鬥爭較天主教的鬥爭更爲激烈。

尼莫勒一九一八年在地中海上指揮一隻潛水艇，他昔日在戰爭中所表現的勇氣，今日在納粹德國爲人類價值的戰爭中仍保持着。

新教徒鬭爭開始於希特勒主義的第一年，米勒（Miller）所領導的德國基督徒，發動使教會爲政府的忠實工具。一個強烈的反對黨立刻建立起來。「牧師緊急聯盟」——新教奮鬥史的直接先驅者——由二千牧師們所組織。他們宣言說：

「耶穌基督的教會決不能由於友愛的背棄，以及暴力的實施而成爲世俗的一部份。」這是直接指迫害猶太人，祕密警察所施行的方法，和納粹恐怖主義。

到一九三四年這種非基督敎性質的「德國基督教」教義已成爲明顯的了。一九三四年四月在烏姆（Ulm）牧師反對黨的大會指示出了「自由宗教會議運動的進展，那是支持「牧師緊急聯盟」的。它主要是從喀爾文（Calvin）教會（主要地在萊因蘭威斯特發里亞）的自由宗教會議組織中產生出來的，有着它的強有力的民主傳統精神，這些「自由宗教會議」代表大多數教區和個人，反抗米勒主教所支持的「德國基督教」的思想和方法。

第二步團結爲具有歷史性的巴門（Barmen）全國宗教會議（一九三四年五月），路德教徒與喀爾文教徒放棄他們由來已久的成見，以拒絕這異說：

「國家應該而且能够成爲人類生活的總管理人，並能够實現教會的任務。」

米勒主教的回答爲八月在柏林召開官方的國家宗教會議。這會議受米勒以宗教權，並通過教會官吏須發誓絕對忠於希特勒與米勒主教的議案。

新教會在數日後宣稱米勒的宗教會議無效，並有勇氣說：

「帝國教會輕視那法律與公理的簡單基本原則。……它失去了聖經上所規定的友愛。所以它否認基於福音而建立的改革教會的基本原則。……凡有意破壞私人應該有責任維護的法律的人即沒有權利期望人家對他服從。」

米勒的回答即逮捕許多牧師以及把他們逐出他們的教區。

一九三四年十月第二次新教會議開於大萊 (Dallau)。該會宣稱教會的合法機關既不存在，那末在「緊急法令」之下新的機關必須產生。「兄弟議會」以及一個「執行議會」(臨時教會行政會)現在被選出。這樣新教會終於成立了。

新教會的勢力在各教區中是無孔不入的。七千牧師屬於這教會。在其餘的九千牧師中，只有二千人屬於德國基督教。另外的七千八百人多少是中立的。新教會在柏林的勢力尤其強大，四百牧師中二百八十人屬於新教。新教反對黨無疑地大使納粹受窘。猶太人可以以猶太人處罰，共產黨可以以共產黨處罰，和平主義者可以以和平主義者處罰。而如尼莫勒牧師審判案所昭示的，基督教徒不能以基督教徒處罰。

但是迫害進行着，一九三七年被捕的牧師達八〇四人之多；

「德國牧師今日討論着被禁的法門，好像被禁是每天發生的事一樣。」

納粹的目的在利用「德國基督徒」以削弱和腐化新教教會，這樣國家社會主義在精神方面控制着整個的德國。但是納粹在教士方面所遇到的是勇敢的、純潔的和有信心的人。不是由於那些教士們以及他們的精誠團結的話，德國新教要被國家社會主義打倒了。

然而各天主教的奮鬥一樣，新教的奮鬥也超過神學的範圍。新教會提出抗議，而忠於它本身起見，也必須抗議高抬「血統、種族、民族」到不朽價值的地位。它反對反猶太主義，「因為那使基督徒怨恨猶太人，那有違基督徒愛憐人的美德」，並說：

「德國還有集中營，祕密國家警察的言行不受法律的制裁，我們宗教的天良感覺得十分的難受。」

新教的鬭爭是一個爲人類自由的鬭爭，雖然有迫害，而力量並未稍減。這力量牢緊地抓着許許多多的俗人，德國新教會今日人數之多爲數百年來所僅見。一羣青年新教牧師勃興起來，如果需要的話，會作非法的宗教鬭爭，或如名神學家巴斯（Karl Barth）所說，「在壁窟裏」鬭爭。新教會的人數現在極爲擁擠——甚至今日在信徒中還有軍官和政府官吏。新教大會抗議監禁牧師。例如一九三七年八月數百人集於柏林郊外大萊的基督教堂，因該教堂的門爲納粹所關閉，他們遂唱老路德教詩歌「堅固我們上帝的堡壘」。當警察向他們進攻時，他們仍是繼續地唱；直至一五〇人被捕，這示威才被解散。

無辜的尼莫勒之被拘留於集中營大大地引起新教徒的反抗，派了許多代表到柏林抗議，五月間一大羣來自魯爾的礦工代表要求解放尼莫勒。天主教也抗議，在天主教堂中也爲新教牧師尼莫勒祈禱。那迫

害的一個結果爲促成新舊教的團結。它們倆能集合德國人民的大多數。這是力量，這力量在迫害之下愈演愈強，它可以向世界表示說自由精神在二十世紀是不能消滅的。

另一種爲自由而奮鬥的信徒爲聖經研究者。他們是普通的人民，大多爲農業工人與工業工人。他們是堅信和平而反對徵兵制的，自希特勒上台以後即被迫而召開秘密會議。他們中數百數千的人被捕，納粹對他們的怨恨是那樣的深，以致即使他們的徒刑滿期以後，還要被移交集中營去，婦女亦遭受和男子一樣的待遇。一個聖經研究者被捕以後，希特勒一旦統治着德國，他一日不會被釋放的。

與宗教自由鬭爭發生連鎖關係的爲德國知識階級的文化鬭爭。如同工人們在勞工陣線會議中提出他們的要求一樣，醫師與科學家在他們自己的會議中要求研究聖經與科學之自由。

於是在一九三七年德勒斯登 (Dresden) 的醫師大會，聽衆大大爲沙爾巴哈教授 (Professor Sauerbach) 鼓掌，因爲他說：

「高級研究機關有決定他們自己地位之權，而它們能够自己決定的，雖然政府有否認這權利的企圖。……現在政府提出的新方法並不成爲一個方法。科學與科學家的本質爲內心的自由。」

同樣有趣的是這樣一回事：柏林國家戲院表演席勒爾 (Schiller) 的頓·加羅斯，內有「陛下，給我思想自由吧」的話，大爲觀衆所歡迎，歡呼雷響。

同樣地，非納粹藝術的展覽會（目的在告訴納粹藝術家不要照那樣做）擁擠滿了人，而隔壁的納粹圖畫展覽會中則空空如也。

德國工人曾有助於這文化鬭爭。一九三七年十月在柏林摩比 (Möbitz) 區許多工人被捕，因爲他們

祕密散佈德國名作家湯姆斯·曼 (Thomas Mann) 被波大學 (University of Bonn) 驅逐後致該大學的信。在該信中湯姆斯·曼攻擊「納粹的反德國文化的野蠻行爲」，而鼓吹德國知識生活中素由最好的人性傳統所養成的德國文化。

許多跟着湯姆斯·曼所鼓吹「人文主義」走的德國教師拒絕遵行納粹的黨化教育，結果受着鐵窗風味。其他的教師勉力和這新意識妥協，但最後實在忍不住而說了幾句怨言——於是被送到集中營。

英國保守黨所更信賴的反納粹的國防軍反對黨是怎樣的呢？當今年（一九三八年）二月希特勒革職了十三個將軍時，顯然地他與總參謀部的一派發生基本的衝突。這衝突有很多的解釋：這些軍官不歡喜納粹異端主義；爲軍略的原因他們反對希特勒的暴力外交政策；他們反對進軍萊茵及征服奧國；他們努力恢復大戰以前的軍人階級。只有希特勒和那些將軍肚裏明白事實是怎樣的。但現在納粹完成控制軍隊是顯然的了。德國戰爭機構現爲希特勒所指揮，他在政治方面所獲得的一些輕而易舉的勝利無疑地加強他控制軍隊的權威——然而這是暫時的。許多德國實業家也大大批評納粹政治。他們對破壞德國經濟機構及採用那趨於滅亡的經濟政策大爲震怒。

這些爲德國內部反納粹制度的主潮。還要加上猶太人。猶太人在納粹手中吃足苦頭，雖然他們在德國國內無能爲力，而他們所組織的抵制納粹貨物運動對德國貿易發生嚴重的影響，尤其在美國。

反對黨的真實力量是怎樣的，它如何影響納粹國家的政治呢？

回答是：今日德國內部雖然有許多將來會獲得政權的積極與消極的反納粹集團，他們對納粹政府政策的目前影響是極少的，雖然他們搗亂的價值則是極大的。

希特勒由於征服奧國的成功而威嚴大增。三月十一日以前大部份的德國輿論大大地批評希特勒的外交政策。甚至有示威運動反對德國人的性命在西班牙犧牲——尤其是當西班牙政府在德魯厄爾(Teruel)的勝利使法朗哥最後勝利似乎較前更為渺茫。此外，羅馬、柏林軸心是極失人心的。國防軍公開地輕視作為盟友的墨索里尼的軍事經濟價值，在緊急時期墨索里尼是否願意支持亦是大可懷疑的。而且大家認為與日本進行反共協定，納粹政府危害了德國在中國的許多經濟利益。德國各界中深深而確切地渴望一個對英法的和平政策。但是極端的納粹份子選擇另一條道路而進軍奧國。

在捷克同樣的成功更會增加納粹的尊嚴。法西一日能夠獲得輕而易舉的勝利並以宣傳使人對納粹政府發生信心，則它的政權一日能夠保留。納粹在歐洲的威脅一日不受阻礙，在德國國內為和平而奮鬥的人們的力量則一日不得抬頭。但是如果那威脅計不得逞，尤其是如果民主國家表示反抗法西的威脅而並不向那威脅屈服，則德國內部的反法西的反對黨的勢力會增加，這樣歐洲和平的機會會增多的。

改變德國面目的第二個可能性為內部經濟的崩潰。世所未有的最巨大整軍計劃所浪費的金錢以及純粹經濟自供的計劃（這也是戰爭準備的一部份），自然地促成嚴重的社會經濟困難。

下列德國軍備費用的數目得自一九三七年二月的銀行報：

一九三三——四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一九三四——五	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一九三五——六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一九三六——七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四年總額

三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這大量的巨款並不一定結果促成經濟的崩潰。納粹已完全控制信用制度，那控制一日在他們的手中，他們即一日能够阻止財政的瓦解。納粹國家一日權威高於一切，從維持經濟機構進行的觀點看來，內債達到五十億或五百億都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過度的浪費一定會發生經濟困難的。納粹的重整軍備已促成原料和食物的嚴重不足。希特勒的原料困難是他自己造成的。如銀行報說：

「如果德國將整軍費用限於一個標準，例如說等於英法兩國的，德國即沒有原料問題。目前德國每年化費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以上在軍備上。這筆費減少一半德國的軍事預算案還是大得可怕的。然而那樣即可沒有原料和糧食的難題。」

納粹德國如法西意大利一樣，四年來都是用老本過活。當原料幾乎用光而德國銀行大多的準備金完結時，納粹當局最初是動用黃金和外匯，以後動用德國公民所有的外國債票。同時他們在「自供自給」的口號之下力求發展國內原料的生產。原料愈感缺乏，納粹愈求設法以國內出產的替代物來替代外國原料，愈有減少原料的一切消費的必要——除了軍備。

到了一九三六年末，希特勒不以限制軍備來解決難題而力求自供自給，這一點已是明顯的了。在紐林堡所定下的四年計劃，如德國其他經濟活動一樣，是以軍事考慮為中心的。曼徹斯特衛報稱它為一個「強盜的辦法，由於這辦法整個的德國經濟制度拿來適合軍事的準備。」

四年計劃是巨大的，自供自給的幻象係由於用光一切剩餘的準備金而被製造出來的。空軍軍備的出

產即補充現有工廠亦嫌不足，否則那些工廠是專門出產海陸軍備的工業設備（從鐵路到堆棧和機器）。一天糟糕一天。德國人民的生活水準一天不如一天。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之陷他們國家於經濟的沼澤形成對歐洲和平的一個嚴重的危機。侵略者一旦不能維持他們自己的經濟機構，他們會動員去取奪他國的財富。納粹經濟奢侈的假定是結果這奢侈要由別人來償付的。

奧國的被征服，阿比西尼亞的被侵略，是當法西國家的內部困難達到爆發點時歐洲會嚐到的滋味。奧國的黃金，她的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以上的外匯準備金與國外投資，她的天然富源和蘊藏的原料——這些使得德軍開到維也納。

納粹政論家漸漸很坦白地承認納粹在軍備所耗費的金錢。納粹主要報紙之一的德意志總匯報 (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這樣說：

「過去抱怨德國重整武裝之不划算的人們現在必須認識這事實了：德國軍火在奧國之和平的小試牛刀為在經濟上最划算的行為。一個技術設備優良的強大軍隊是很值得的，因為它不僅能保衛德國，而且能够增加德國的空間與財富。」

德國人民只好緊一緊腰帶。納粹軍火所征服的新德國領土便是他們饑餓的酬報。

納粹宣傳家所大事鼓吹的幾件對外的勝利目前足以避免人民因感受痛苦而起的反抗。勝利靠不住的時候便是納粹危險的時候。希特勒利用人民對他的每個新讓步以鞏固他在德國的政權。他利用民主國家對他的每個新屈服以維持他的獨裁。他有如一個在拉緊的繩子上走路的人——英法繼續緊緊地拉着這

繩，則他是安全的；一旦他們不肯拉，則他必須要跌下來了。墨索里尼亦復如是。

爲和平的奮鬥——遏止侵略的必要——所以與以削弱納粹而恢復德國神志清明的可能性是連鎖的，因此可以增加德國內部進行艱難奮鬥的人們的力量。在今日的歐洲，爲和平的鬭爭與反法西的鬭爭是一回事。

德國反對黨與歐洲和平的試驗時期不久即要來到奧國的準備金不過足供德國一年以上之用。以後希特勒又要利用德國軍隊來「增加德國的空間與財富」。只要歐洲的反侵略者及時組成一個大的力量，納粹再想勝利是不可能的。那末在德國內部反納粹政府的德國人民和與和平第五縱隊所作的努力還沒有使德國（因之歐洲）避免戰爭漩渦以前，納粹政府即會要破產了。

第十八章 意大利內部的反戰勢力

「意大利獨裁者無論如何在各方面都表示着處境的困難了。這勤勞可愛的意大利人民，久在水深火熱之中——意國的東和西都常用去增加國家的表面——捐稅繁重，財政破產，官吏到處都是，各種不可缺少的原料除了交換以外實無法可買，對阿比西尼亞的侵略增深老百姓的痛苦——人民已成創子手背後的一個死屍——在利比亞與西班牙有四十萬兵士，他們的生計費是向痛苦萬分的意大利人民榨取的。」

「在意大利人心中已發生着許多問題，這些問題是自然的，合理的，不能制止或不容疏忽的。一切問題集中在和平，或甚遲緩和平更重要的自由。讓自然情形演進下去也許是聰明的，自作自受畢竟是愚蠢的。意大利的內部情形確使得獨裁者焦慮萬分了。」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邱吉爾在英國下院演說。

一九三八年二月的某一個星期的早晨，我們見到熱那亞的意警撕下繪了一個消瘦的人，他的下面印有一「看領袖對我們做了什麼」的標語。這樁小事件顯示着現在在意大利內部秘密進行的反法西斯活動。

反對法西斯政治的繼續增加，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為墨索里尼的外交政策，意大利人民因之犧牲了成千成萬的意大利青年於阿比西尼亞和西班牙的戰場上，這對他們是一個敢怒不敢言的現實。第二個原因為生活水準嚴重地降低。

意大利的經濟情形已糟糕到嚴重的地步。由於巨大的軍備計劃和墨索里尼對於經濟自足（軍事目

的)的努力而造成這先天不足的國家的緊張情形，因侵阿戰爭和干涉西班牙的結果而大為加重。

固然自大戰以來，意大利在經濟上是虛弱的，但是她避免了財政的崩潰。然而如銀行雜誌解釋說：

「自大戰以來，意大利的富源（尤其關於外匯的）和她的需要的差異沒有像今日之甚者。」

四年來意大利靠着日益減少的黃金或外匯儲存款過活，如果這個形勢繼續下去，我們現在可以見到這儲存款快到山窮水盡的時候。

意大利人民吃足墨索里尼經濟破產的痛苦。生活水準的下降，意大利較納粹德國的景況還要悽慘。雖然每星期的工資增加到百分之二十，而生活費增加到百分之五十。結果是貧窮普遍化。作直接研究的專家們如哥倫比亞大學的斯齊密特博士(Dr. Carl Schmidt)等，報告說整個勞工階級的貧窮與日俱進，以及農民階級「近乎農奴的可憐」情況。

食物的消費是作經濟情形的標準的。斯齊密特博士報告說：

「意大利工人階級的糧食一向即不足。但自一九三〇年以來，食物的量和質又都下降。最嚴重的為麥、肉、糖和油之消費的減少。」

何以墨索里尼(希特勒亦然)能够以降低的生活水準加諸他的國人呢？一個理由為降低是漸漸的，許多年來一步一步促成的。另一理由是法西斯黨人利用他們大大減少失業的事實。最後一個理由是墨索里尼(像戈林一樣)特別着重這點：全國應作犧牲，因為這是美滿將來的準備，這美滿將來其他國家是不會有的。

然而較這些理由重要的為這個事實：墨索里尼的警察奉命摧殘一切組織之有效地反對法西制度的企

圖。民衆的不滿不准表示出來。意大利的監獄與集中營關了許許多多大膽批評政治的人們。

雖然受着殘忍的壓迫，墨索里尼的反對黨是存在着，在意大利內部中非法地組織起來。

反對黨的力量各城不同。這力量在意大利不景氣的區域中最大。例如佛羅稜薩（Florence）爲紛擾的中心。那裏的失業較他處都來得大，小農民、商人和工人都處極端痛苦的情況中。一九三七年年底那一區的農民工人都表示對法西制度表示公開的反抗了。

「佛羅稜薩二十五哩的恩波里（Empoli）小工業鎮，警察發現一個相當大的非法組織爲西班牙政府募款。在蓬塔檳亞味（Pontassieve）發現同樣的組織；被捕者的數目不知道；這組織也進行反干涉西班牙的工作。佛羅稜薩近來發生一個不同的事件；約五十至一百個從前在各殖民地服務的士兵，集合起來開到地方法西斯黨部去，要求馬上派給工作。」

對墨索里尼帝國主義的行爲的反抗是普遍的，意大利之干涉西班牙在各處都不被人滿意。這可由這個事實來證明：許多協助西班牙政府的款子實際上是在意大利內部捐募的。一九三七年二月意大利援西委員會得到羅馬納（Romagna）工人送來一千五百里拉，米蘭工人也送來同樣數目。四月一些威尼斯的知識份子和大學生送來五百五十里拉。

反墨索里尼干涉西班牙的示威運動在意大利國內組織起來——反法西戰爭機構的怠工行爲時常發生。

一九三七年十月里吉奧·愛美里（Reggio Emilia）機器廠的四十個工人被捕。據稱他們將金剛砂的灰塵放在飛機機器裏面，當試飛的時候一隻飛機毀壞了，於是被發現了這回事。而這四十個工人中二十

個爲法西黨員呢。

一九三六年八月意大利忒泥 (Terzi) 工廠的工人示威反對製造軍火供給西叛軍。這些工人中的二十五個被捕，二十五人中的五人處以極刑。

三個月以後新聞紀錄報報告一個落下瑪德里的意大利炸彈，在被仔細研究之後，被發現該彈是沙製造的，並且附有一張條子說「你們的意大利同志不願殺害你們」。

一九三七年六月一隻載着八百個意大利士兵的意大利船，從西班牙開到加厄大 (Garcia)。在西班牙時他們都會以叛亂罪被關在監牢裏。(在西作戰的許多意軍是被騙到那裏去的，在當時是告訴他們說，派他們到阿比西尼亞當警察。) 同在這一月，一羣奉命帶領意軍到西班牙的機械師團的軍官因拒絕首途而被捕。

一九三七年五月馬薩·卡刺刺 (Massa Carrara) 的意大利婦女參加反抗。九十個婦女在市政廳外面遊行示威，高喊：

「將我們的男人退還我們。你們騙他們說是到阿比西尼去，而送他們到西班牙。」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個士兵和軍官以在皮德夢特兵營中叛變罪被捕。這又是因爲拒絕往西班牙作戰。

四月援助西班牙的反法西標語發現於蓬替·佛耳西諾 (Ponte Felino) 的牆上。某日早晨人們見到許多塗着紅色的標語：

「西班牙共和國萬歲——打倒法西斯！」

警察急忙地把它們抹去，但第二天他們又以大字出現了。

意大利農民是極端不滿的，一九三七年幾乎意大利各處都有捕人的事件。最近亞浦利亞 (Apulia) 有六十八個青年農人遭捕。他們在田間召開了一個秘密會議以求成立一個反法西斯組織。

近來意大利發生了一些政治犯會審案，如加以檢察，可以得到意大利法西反對黨之一個令人感有興味的組織。

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開始的米蘭審問案中，十六名犯人被帶到特別法庭之前。他們是在四月與數百其他米蘭公民以模糊的反法西斯活動罪同被捕的。這犯人之一為能幹的青年律師盧柴多 (Luigio Luzzato)，另一位為經濟學家毛拉博士 (Dr. Rodolfo Morandi)。其他為青年知識人物和工人包括馬拉克吉尼博士 (Dr. Malagugini)、畫家沙蘇 (Aligi Susu)，文學批評家安多里尼 (Arbolini)。有幾個被告為法西斯黨員。他們被控組織反法西斯陣線罪，並企圖集中意大利各政治反對黨人的力量——社會黨人、共產黨人、共和黨人、自由黨人和正義自由運動的會員。這審問是秘密的。五人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日波倫亞 (Bologna) 十四工人審問案開始。最初被捕的為十七人，但三人逃走。他們被控以組織共產黨小組組織罪，得到嚴厲的判決。三日後多斯加納 (Tuscan) 舉行審問大批的農民。農民被控以組織反法西斯團體罪。十月二十二日一羣工人和學生被帶到撒地尼亞的特別法庭，被控以同樣之罪。

意大利學生的反抗是再接再厲的，尤其是自羅馬·柏林軸心的形成以後。意大利到處流傳這個苦味

的笑話：墨索里尼放棄了布里納山路 (Passo Brennero)，而交換了德國的軍隊 (Passo Romano) [指德國的勢力——譯者]。大多數的意大利人坦白地怨恨納粹黨人，理由是愛國的和宗教的。例如法西學生會直接拒絕參加一九三八年五月的希特勒慶祝會。

一九三七年四月佩魯查 (Perugia) 的許許多多學生聽到反法西的意軍所守的安吉羅尼 (Angeloni) 失落於法朗哥之手之後，作反法西示威。他們與法西學生和警察發生衝突，一些人被捕。

反法西意大利人的個人勇敢行為有時是具有史詩意味的。一九三〇年五月一個飛機飛過米蘭，擲下許多痛責法西制度的傳單，叫意大利人起來反對。那飛機是由年青的巴薩納西 (Giovanni Barsanai) 駕駛的，他只有數小時的飛行經驗即作這個冒險。多爾西 (Doler) 和他在一起，多爾西在一年以前會將落西里及其友人救出利巴利島的獄牢。在米蘭上空飛了半小時以後，這飛機飛回瑞士，降落時粉碎了。

這冒險是落西里及他的秘密組織正義自由社，他的非法報紙被秘密地在意大利散佈。沙維美尼 (Gaetano Salvemini) 稱：

「意大利秘密組織正義自由社在共產黨之後，被法西法庭判罪的人數最多，實際上他們都是年青而具有高上知識和道德的人，大膽地宣佈他們的政治信仰，雖然他們知道結果要受嚴重的處決。」

一九三七年意大利法西反對黨的工作因模仿德國自由電台利用非法的無線電播音而增加。它對於墨索里尼在西班牙所幹的玩意以及國際軍隊中意大利的部份之播音在意大利都能聽到，加強了反法西政府

的運動。這種播音一起始，秘密政治警察便出發去找這播音台並停止人民聽它。

秘密政治警察懷疑到意大利主婦所用的曬衣繩，認為那數百萬的繩中之一為非法播音台的天線，於是一九三七年五月對一切曬衣繩作一個徹底的審慎的檢查。同時法西報紙通告禁止聽此非法無線電台以及西班牙無線電台的播音。法西黨的恐怖暴徒負起指出違犯告示聽那播音者的工作。

反對黨每有新的表示之後，馬上會有秘密警察的大恐怖行爲。如德國的情形一樣，富有勇氣的反對黨和法西制度的恐怖機構之間有不斷的衝突。意大利的恐怖是層出不窮的，一九三七年的法西暴動顯然地增加了。一九三七年十月曼徹斯特衛報記者報告說：

「被捕的人們和政治嫌疑犯要忍受意大利警察制度的最嚴厲的處置。對政治犯所施用的五味油和鞭笞的程度超過任何過去時期。任何批評一入警察之耳便會發生可怖的結果。

「最近數月來集中營新設了許多，爲着關政治犯之用。這些都是設在極遠極野的區域，有的在意大利的南部；靠近波騰敦 (Potenza) 的比紮格拉 (Pietralla) 和靠近羅馬的吉拿諾 (Genzano) 近來都設集中營了。」

雖然有恐怖，而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反對黨並沒有被制止。它潛伏地威脅着墨索里尼的政權。但墨索里尼能繼續以外交軍事勝利的雅片來滿足那被麻醉着的意大利羣衆，所以反對黨的奮鬥是不容易的。正如德國的情形一樣，意大利人本主義者、共產黨、自由黨、社會黨以及和平主義者在意國內部進行的奮鬥要倚賴國外及墨索里尼侵略的力量。英法大民主國家一日拒絕制止墨索里尼，意國內部的反墨索里尼奮鬥不過是個人的英勇行爲而已。

墨索里尼的侵略一旦被制止——意大利因希特勒之征服奧國已呈深大的懼心了——久已佈滿全國的不滿民衆必會起來作猛烈的反抗。

第十九章 獨裁國家的民主勢力

「我們在巴爾幹的人們不能了解何以大不列顛老是和墨索里尼客氣。我們不知道何以當我們作巨大犧牲對意施以制裁時，而蘇彝士運河對意並不立即封閉，也不知道何以後來阿比西尼亞僅被放棄了。或者是因為我們不願去了解這回事吧，因為我們不能承認大不列顛自稱能力不足的申辯。至於英國對德的政策更使我們不安了。許多人甚至相信大不列顛在支持希特勒。」

「我現在所談的是印象而非事實，因為在政治方面印象較事實還要來得可靠。」

「至於西班牙呢？我們中沒有一人相信大不列顛不能使葡萄牙對西班牙事件遵守中立。……在我們國家中的大眾，擁護民主西班牙的大多數人相信甚至法國的態度也是受了大不列顛態度的影響。……」

「所以假使我來說明我們國家中現有的情緒，人們現在還不願抱着的情緒，我應該說：

「我們決不聯合起來反對大不列顛，但我們不再信賴它了。」

「我們所期望於德的，也即是可以恢復德的尊嚴地位的，為努力保衛和平與自由，反對公開威脅和平與自由的人們，那些人正在準備全世界的大屠殺。」

前保加利亞部長兼出席國聯代表托多羅夫 (M. Kosta Todoroff)。

民主集團有一個認為東南歐在政治上已經整個失去的傾向。但是如在這目下為君主獨裁者所統治的區域所流行的真實政治形勢加以密切的檢討，則暴露出極大多數的民衆是敵對法外交而贊成增強對民主國家的現有聯繫。東南歐有有力的和平勢力，然而只有當西歐民主國家採取決然的行動以保衛它們自

己的基本原則時，東南歐的和平勢力才可以表現。如前保加利亞部長在他的信中所着重的（著者引用了幾段）爲反對公開威脅和平與自由的人們，努力保衛和平與自由，則足以喚起數百萬數千萬東南歐民衆的合作。那會使他們的投機政府（那些政府是唯機會所視的）遠離羅馬·柏林軸心。

歐洲今日最有趣味的政治趨向之一爲各國農民運動的漸趨積極。農民居東南歐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的重要地位，農民運動是負有偉大的可能性的。

大戰以後，農民運動力量的雄厚，足以強迫這區域的各政府採納土地改革方案。不幸農民與工業工人之間發生深刻的分裂——兩敗俱傷。今日每個國家中的農民與工人間的分裂又漸漸地彌補起來了。例如一九三七年波蘭的農民與工業工人間的團結，當農民起事的時候，工人進行援助的罷工。

匈牙利

匈牙利人民雖然在最近五年來受到許多納粹宣傳，自奧國被征服以後受到公開的納粹威脅，而他們仍是反納粹的。

民主情緒在匈牙利加強着，雖然人民受到歐洲最反動政府的封建統治。民主趨勢強固到那個地步，以致一九三八年匈牙利政府感覺到了採取民主改革方案的時候，局勢顯然地非改革不可了。然而以政府的政績而言，則事實上又難「改革」。這是不足爲異的。新選舉法採用秘密投票。假使有造成輿論的機會，秘密投票自然是一個前進的方法。然而嚴格的檢查使得輿論成爲不可能。且改革的空氣引起了貴族階級的嚴厲反抗，已是足夠地危險了。爲保障貴族的權利起見，選舉法中加上實際上免除一百萬貧農選舉權的條文。那些條文置下下列的選舉資格：

一、年齡至少須爲二十六歲。

二、爲公民十年。

三、在某一地方法居住六年。

四、學校中受過六學期的教育。

一、五〇〇、〇〇〇匈牙利農民沒有固定的居所，常從某一處遷移到另一處，做時令的工作。而且農民普通送他們的子女入學只受四學期的教育。數百萬的人因此巧妙的假民主方案而失去了選舉權。

匈牙利政治的最重要問題爲土地分配問題。無土地的農民——「三百萬匈牙利乞丐」——大戰以後只是被有組織的恐怖壓制着。納粹代理人於是利用他們的痛苦，納粹在青年農民中之亂宣傳反地主主義和反猶太主義居然得到一些擁護。以納粹黨化了那許多的金錢，而只得到那一點擁護，這已令人感覺奇怪了。原因之一爲農民知識份子組成「三月陣線」的活動。

「三月陣線」爲一農民運動。前任匈牙利總理貢波斯 (Grombols) 本人在他的青年時代就是一個農民改革者，「三月陣線」領袖由於貢波斯的關係而避免了迫害。然而政府禁止他們與農民直接接觸。對大膽到鄉間去的「三月陣線」演說家立即加以逮捕，一切「三月陣線」的刊物都被從鄉間取去。「三月陣線」作家之一費加·吉查 (Feja Giza) 因他的農民生活的小說而被判七個月的監禁。匈牙利國會的幾個議員抗議這判決，知識份子如音樂家巴托克 (Bela Bartok) 爲費加·吉查上書政府。械默的革命 (The Silent Revolution) 作者科伐克斯 (Kovacs) 也因他的著作而被判監禁。

雖然有積極的迫害，農民改革者與城市自由黨人和社會黨人間的同情卻與時俱進。匈牙利的統治者

們瘋狂地反對共產主義，不惜摧殘任何表示稍似危險的激進運動。一九三六年他們逮捕了一些莫明其妙的迷信團體的份子，理由是那些團體爲秘密的布爾什維克機關。一個社會民主黨得到他們的容許，嚴厲的條件是它不可作組織農民的企圖。

天主教會的上層階級固然大多是反動的，他們所注意的是在維持富有二百萬英畝土地的教會的封建基礎，但許多天主教徒反對納粹的勢力。主教們則遵守梵諦岡的命令。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匈牙利天主教們追隨梵諦岡之後抗議「瘋狂的族種主義」（指激進運動——譯者），抱怨該國「假裝大人物的小鬼」太多了。

大體說來主教們責備「天主教人民陣線」爲青年天主教運動的激烈的領導者，而這運動是數百數千的區牧師所擁護的，他們讀「天主教人民陣線」的反法朗哥報紙——天主教行動（Catholic Action）。青年天主教運動與基督教社會黨維持密切的關係，反抗對工會的攻擊。

希特勒之征服奧國增強匈牙利貴族間的反納粹情緒。一九三八年五月繼達蘭伊總理之後任何國總理的伊萊第（Imredy）便得到他的反納粹陣線的堅強擁護。伊萊第爲一個反動的教士，但他基於宗教的和民主的理由反對納粹運動。我們要注意的是新匈牙利內閣包括何曼（Homan）牧師，納粹黨認爲他是他們的人。匈牙利軍隊中也有贊成聯德的有勢力份子。

假使匈政府讓反納粹運動自然發展下去，匈牙利會有堅強的反納粹陣線。而墮在今天歐洲到處都碰見反動份子的雲霧中的匈牙利反動者，則惟恐給予他們的人民以自由而開罪他們的同盟者。他們致力於反猶太主義而不集中心力對付匈牙利民族自決的真敵人——在內部破壞匈牙利民族自決的納粹與法西代

理人。

但匈牙利反納粹運動在社會各階層都在增強着，一般對於希特勒的阿第拉（Attila）外交的震怒會隱伏地產生重要的結果。小協約國與匈牙利正在進行審慎的談判，雙方促成互助方法以避免其他國家對侵害他們利益的行爲。在匈牙利如在其他國家一樣，重要之點爲英國的政策。如果英國外交政策倒在羅馬·柏林軸心方面而不反抗這軸心的侵略，匈牙利——以及東南歐的其他國家——只有唯英國的馬首是瞻的。但如果英法聯合起來，採取強硬態度，甚至匈牙利也會與和平集團聯合的。

羅馬尼亞

「希特勒沒有羅馬尼亞的油和羅馬尼亞的穀是不能開始作戰的。如果我們追隨聯德的擁護者們，則在短期間我們要做歐洲的阿比西尼亞。」

國家農民黨領袖魯白博士(Dr. Lupu)。

希特勒佔領奧國引起不加勒斯多的震駭，並阻止了羅馬尼亞內部的法西反動份子和納粹代理人驅羅馬尼亞加入羅馬·柏林軸心的運動。

納粹在中歐的外交大有害於羅馬尼亞。納粹目前的目的爲吞併捷克斯拉夫以及由賄賂的方法，使斯洛伐克分給波蘭與匈牙利，這目的是危害羅馬尼亞的。因爲匈牙利的領土修正主義堅持要求收回現爲羅馬尼亞領土的德蘭斯斐尼亞(Transylvania)，如同要求收回斯洛伐克一樣。所以德蘭斯斐尼亞的命運和斯洛伐克的命運互相聯繫。而且納粹企圖奪去羅馬尼亞油井的計劃是公開的，那油井對於德國軍事機構是一個重要的需要物。

自奧國被征服以後，經濟困難和政治焦慮促成羅馬尼亞離去羅馬。柏林軸心的運動。法西的反猶太的戈格（Goga）政府很快地遭了不幸的命運；工商脫了節，在數星期之間使羅馬尼亞近於破產。現在君主獨裁者卡洛爾（Carol）需要向英法借款了；沒有大民主國家的財政援助，他的政府要遭崩潰。

多數羅馬尼亞資本家反對德國的經濟侵略。商界不滿意德國清賬協定的辦法。他們深深地抱怨說：雖然德國送給羅馬尼亞阿斯匹靈之足以醫治五百年的頭痛，而羅馬尼亞借給德國的數百萬信用借款，德國則一文不付。德國以低價出售從羅馬尼亞輸入的一部份以換取現金，這樣打擊了羅馬尼亞的商人。在羅馬尼亞國內，正在卡洛爾王建立獨裁政治以前，發生了一個重要的發展。羅馬尼亞主張民主的反對黨所以失敗的主要理由爲它分裂爲許多互相妒視的派別。當一九三八年春這些派別表示有團結的意見時，卡洛爾惟恐民主反對黨勢力將來大起來，遂決心建立他的獨裁政治。

卡洛爾一日繼續他削弱鐵衛軍而和民主國家合作（不和羅馬·柏林軸心合作）的現政策，則反對黨似乎是安心不抬頭的。國家農民黨的有勢力的領袖馬柳博士（Dr. Mainu）已警告卡洛爾說，羅馬尼亞必須增強她對英法的同盟。馬柳說：

「德國不以佔領上多腦河爲滿足，而要企圖取得多腦河平原的穀與油。」

如果卡洛爾進行他的大多人民所要求的對民主國家合作的政策，對他的統治不會有大的反對。羅馬尼亞人民不容忍親納粹外交已作了有意義的表示了。羅馬尼亞雖有卡洛爾王，仍是歐洲和平勢力的一個可能的同盟者。

南斯拉夫

純粹德國認爲她與南斯拉夫的新近親善是分離中歐與東南歐的方法，尤其重要的爲分離南斯拉夫與法國和小協約國的方法。

在南斯拉夫，甚至在政府方面也對德南友好表示極大的反對。一九三七年的尼翁會議（Conference of Nyon）表示着關於地中海的基本問題上，南斯拉夫是站在大不列顛和法國方面。直到國聯對阿比西尼亞問題遭受失敗時爲止，南斯拉夫之忠於集體安全制實際上是無可置疑的。南斯拉夫誠實地遵守制裁決議案，因此她失去十分之九的重要的意大利市場。她希望國聯代她找其他市場。但國聯沒有做到，如其對阿比西尼亞問題沒有做到一樣。大不列顛固然給予南斯拉夫家禽以小小的優惠，而不給予匈牙利家禽以優惠，因爲匈牙利站在意大利方面反對國聯。但這微小的補救辦法並不能解決南斯拉夫的經濟困難。法國不僅拒絕協助南斯拉夫，且甚至南斯拉夫的這個要求：法國應以英國爲例，減少從反制裁的奧國（聯意反國聯的另一國家）輸入的木材，增加從南斯拉夫輸入的木材亦被拒絕了。

自英政府企圖與墨索里尼爲友以後，南斯拉夫下決心與意大利友善。（顯然地如果大國與法西意大利妥協，小國非這樣辦不可。）南斯拉夫首相斯托亞第諾維齊同時小心翼翼地加緊對純粹德國的政治與經濟關係。

然而南斯拉夫的輿論仍是大大地親法與親英的。自德國征服奧國以後，曾有廣大的民衆作反德示威運動，尤其在奧國邊境的來巴哈（Laibach）和馬里波（Maribor）。希特勒的照片被撕毀，希特勒的擁護者被羣衆毆擊，親納粹份子時常光臨的咖啡館被搗毀。當捷克斯拉夫總統貝納斯和法國外長第爾波——民主國家的代表——一九三七年訪問南斯拉夫時，民衆舉行巨大遊行擁護他們。但當時德外長牛賴訪問

柏爾格刺德，則民衆舉行敵視的示威運動。數千人民集於南斯拉夫首都大呼「打倒希特勒！打倒法西斯！法國與自由萬歲」——他們企圖走進柏爾格刺德的中心。兩月以後一大羣工人學生在柏爾格刺德的德國遊歷機關面前示威反對納粹經濟政治侵略。（很有趣的，南斯拉夫、希臘和保加利亞的巴爾幹學生是大大地反法西的。）

民衆情緒也是大大反法西意大利。反對黨對斯托亞第諾維齊與梵諦岡所締結的宗教條約的暴動，在某種程度上可由這反意情緒來解釋。斯托亞第諾維齊因對墨索里尼發生密切關係而爲他的大多國人所怨恨。

民主的反對黨會施以堅強的壓力來阻止斯托亞第諾維齊確然地和希特勒墨索里尼聯在一起。一九三七年十月一切的民主勢力聯合起來對斯托亞第諾維齊奮鬥。馬吉克博士 (Dr. Matlok) 所領導的哥羅特農民黨和三個塞爾維亞反對黨決定放棄種族問題，聯合起來組織民主同盟，如協定中第三條所稱，要建立

「一個新憲法制度，該制度必須基於人民自治政府的原則，且必須以塞爾維亞人、哥羅特人和斯羅汶人的共同工作實現之。」

這有勢力的聯合集團要求對法、英及國聯合作。在局勢轉變中這集團將施大力使南斯拉夫投入民主領域以內。

保加利亞

由共產黨至所謂五集團——農民黨、民主黨、國家自由黨、激進黨等等——共同組織的「反法西和

戰爭的人民陣線」，大大增強了保加利亞的民主反對黨。

一九三八年三月的選舉中，反對黨取得了五十七票，以對政府取得的一〇三票——而選舉的經過，如一般前任各相在上波里斯王 (King Boris) 的呈文中說：

「自一八七八年保加利亞取得她的獨立以來，在如此恐怖中舉行選舉，爲向未曾有。」

在索斐亞 (Sofia) 地方，七個席位中的五個爲民主反對黨所取得。名義上爲政府的擁護者的人們中，有許多實際上是批評保加利亞政策的某些方面的——尤其是政府的傾向羅馬·柏林軸心。四月保政府爲討好盛行的反納粹情緒起見，解除了保加利亞國社黨的組織，五月保加利亞的報紙包括政府辦的報紙在內，採取對捷克表示同情的態度，拒絕德國納粹陣線。

希臘

米達薩斯 (Metaxas) 將軍的獨裁一向即沒有得到希臘人民的擁護，一九三六年八月獨裁政治樹立以後，希臘自由黨與共產黨間的人民陣線（這陣線因自由黨拒絕採取反米達薩斯行爲而一度崩潰）在堅固的基礎上與非法的情況之下重行恢復。

一九三八年祕密的反對黨公開活動了。自由黨某一派的領袖卡芬達里斯 (Kaphandaris) 將一個宣言私地印好，送給雅典和各省的許多人，當政府偵探未破獲以前已流行很廣。該宣言對政府大加痛責。同時農民黨領袖梅隆納斯 (Mylonas) 發表另一宣言，第三個宣言是由蘇夫里斯 (Sofoulis, 自由黨領袖)、卡芬達里斯及梅隆納斯共同簽字的，在它未被破獲之前已取得極廣大的傳佈。

政府報復的方法是發表一個假冒卡芬達里斯簽字的宣言來否認他自己的宣言，稱他自己的宣言中所

作反政治的話都是「一堆可恥的謊語」。卡芬達里斯立即作信致宣傳部長要求說，他要告訴報界「這否認宣言是不要臉的偽造」。因之，卡芬達里斯和梅隆納斯馬上被捕，被逐出境。一星期後蘇夫里斯和保皇黨領袖西奧托基斯 (Theotokis) 被捕。

對米達薩斯政府的反對積極地擴大，從共產黨（他們非法地使得他們的黨活躍，發佈宣傳品，那些文字是在雅典和薩羅泥岐 [Salonika] 的祕密印刷所私印的）一直到保皇黨，保皇黨領袖之一一九三七年告訴著者說，即在土耳其人的統治之下，希臘人也沒有像今日的受迫害。

陸軍一日忠於政府，希臘不會有驚人動地的改革的。但是陸軍中已有深大的不滿意了，而希臘海軍又是那樣地不可靠，以致一九三七年夏政府須設警察管理海軍兵工廠。

英國保守黨信賴自稱為民主者的喬治王。而喬治王之完全支持米達薩斯現在已是顯然的了——當米達薩斯倒台，與米達薩斯獨裁精誠地結不解緣的喬治王將隨之而倒台，並不是不可能的。

當然地，希臘反對黨的力量至少足以反抗米達薩斯和希特勒間的任何正式勾結。國內外形勢以及反對黨的壓迫已逼米達薩斯改變他對羅馬·柏林軸心的計劃。墨索里尼的地中海政策對希臘的危險顯然已使米達薩斯認識明白，並促成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九日的希土條約，該約包含一個反侵略者軍事互助的默認行為，這對墨索里尼是一個有用的警告。一九三七年意國潛水艇在特內多斯 (Tenedos) 擊沉蘇聯船隻為促進此新約的最大原因。

希臘人民是大大地反法西的，雖然米達薩斯的恐怖使反對黨在國內政策上不能發生效力，而希臘人是毅然決然地會推翻政府和作再來一次內戰的冒險，而不願被陷於納粹帝國主義的機構裏。

一九三六年八月米達薩斯宣稱不合法的但充滿前途的和平運動，雖在恐怖之下而仍是活躍着。這運動尤其在學生中的力量最大。四分之三的希臘大學生在政治上是左傾的，他們中許多人曾被監禁和受痛苦的危險來重建和平組織。雖然納粹對希臘大加壓迫，英國有效的政治經濟行爲仍是保持希臘在民主國的外交範圍以內。雖然反動勢力在破壞英、希臘關係，如大戰期中米達薩斯所幹的一樣，但英、希友誼自拜倫以來都是維持着。

阿爾巴尼亞

甚至在阿爾巴尼亞，一九三七年反對黨的勢力表現出來反對左格王向墨索里尼屈服。一九三七年六月托托 (Dëan Tolo) 領導武裝反抗左格王的起事。托托犧牲了性命，而這起事並未撲滅，它由能幹的前任軍官里卡 (Dierdek Gjon Leka) 的領導下繼續着，里卡的家族是十九世紀上半期爲阿爾巴尼亞奮鬥獨立居有大功的。他反左格王親意政策的鬭爭取得許多農民的擁護，他們較匈牙利農民還要貧苦，但被迫要獻五分之一的可憐的收穫於地主。(一九三九年四月八日意軍攻陷阿京，成傀儡組織，傀儡否認左格王，而將王祚獻於意王。——譯者)

東北歐——波蘭

「全權政治對波蘭人心理是生疏的。波蘭欲採取它而不產生內戰是不可能的。」

帕得勒夫斯基——(Paderewski) 波蘭音樂家兼前任總理。

波蘭內部情形到了那樣的尖銳化，一九三七年不止一次內戰要爆發出來。主要原因是「少校政府」(Government of Colonels) 控制着波蘭，嘲笑大多數波蘭民衆所要求的外交政策，和拒絕早應該有的

社會改革。

波蘭人口百分之六十五爲農民，一九三八年二月農民黨大會中他們的領袖拉塔吉 (Rajki)——維托斯 (Witos) 因放逐缺席——說：

「農民團結起來了，這在波蘭史上是破天荒的，但他們還不能影響國事。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放棄恢復我們的政治權利。……波蘭不能再等待政治自由和民主程序了，無論是地方政府的或國家政府的。壓迫不能嚇阻我們。」

在這議會上通過議案，稱如果他們的要求不予允諾，農民要組織新罷工，「採取其他的決然手段以達到目的。」

這些不是空話。一九三七年八月農民採取行動以表示他們對民主政治的擁護。他們十天拒絕將糧食運進城。華沙政府發出雷厲的命令以壓止罷工，因爲反抗警察或攻擊破壞罷工的農民，四十個農民被殺，一千以上的人被捕。

在爲民主權利的奮鬥中，農民並不是孤立的。在八月的示威運動中大工業中心羅茲 (Łódź) 的工黨與工會決定罷工二十四小時援助農民。

數星期以後，帕得勒夫斯基起草一個反波蘭採用全權政治的宣言，向政府呼籲「民主政治和一切人的自由」。他主張重行選舉以及取消集中營。他警告波蘭要反對納粹德國的侵略和反對傲望 天主教所譴責的種族原則。他警告波蘭除了採取基於民主政治和一切公民自由的政治制度以外，不採取任何其他政治制度。

波政府的回答爲命令警察馬上沒收帕得勒夫斯基的小冊。一家大膽印出這宣言的華沙報紙被破獲，小冊被沒收了，但不說出理由。

波蘭最偉大公民之一的這個宣言給予民主運動以力量。基督教民主黨和民族勞工黨決定加入民主運動。它們與社會人民黨及七十二個社會主義工會中的三十五個宣言援助民主的農民運動。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有組織的波蘭勞工黨以壓力逼迫政府「在國內回到真正的民主政治，在國外不與法西國家合作」。波蘭社會黨和波蘭工會聯名上書總統莫斯琴基（Mosicki）要求第一立即改變選舉法，因爲該法目前奪去參議院中波蘭民衆的代表，第二「不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的方法，而用新的、自由的、誠實的選舉制」，以及他們能參加波蘭政府。

這些有力的民主勢力漸漸地集中他們的力量，到現在爲止大部是由於這力量波蘭建設全權國家的企圖被擱置了。

波政府的大多份子據稱是贊成法西獨裁的，雖然斯美格來·里茲大將（Marshal Smigly-Rydz）的外交政策傾向法國而不傾向德國，他在國內也是反民主的。

斯美格來·里茲大將的親信科克上校（Colonel Koc）在勸誘農民黨參加聯立內閣擁護這位大將的企圖失敗了。農民黨的條件是須舉行選舉。這點這位大將拒絕承認，深知道如果作一個自由的普選，結果政府會大告失敗的。

波蘭總統莫斯琴基贊成民主政治，但他是一位超等的科學家，而他作爲政治家則缺少能力。然而他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正式接見社會黨和工會集團代表的舉動發生重要的實際影響——尤其是由於該代表

團對於柏克 (Beck) 外交政策所作的坦白批評。該代表團說，「波蘭政策不能爲與現在心懷報復準備作戰的國家合作。」

遠在一九三三年以前，柏克上校與德政府發生密切關係。所以事實上法政府爲自衛起見須要求（一九二一年）將身任巴黎波蘭使館軍事參贊的柏克召回。自從那事件起，柏克便懷恨法國，這怨恨深深影響他主持的波蘭外交。他個人的成見因法國外交軟弱而受到鼓勵，這兩大因素的結合爲產生一九三四年一月德波公約的大主動力。

自該時起柏克便與德國外交部密切工作。日內瓦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第爾 (Robert Dell) 說：「自一九三三年以來，柏克上校爲一切實際的目的成爲國聯行政院中的希特勒代表。」

一九三八年柏克的外交政策對希特勒作很大的協助。波蘭致立陶宛的最後通牒使業已困難的歐洲形勢愈趨緊張，而柏克支持納粹分裂捷克的計劃更鼓勵了納粹黨人。

但是希特勒對奧國的征服已引起全波的驚異。波蘭報表示波蘭的憂慮，作下列的話：

「奧國決非大德意志奮鬥中的最後階段，這我們用不着稍有疑義。在我們的邊境，一個八千萬人口的全權國家在形成着，從首到足都武裝起來，侵略成性。德國的稱霸歐洲即是說不久要威脅到波蘭。我們必須努力奮鬥以維持我們的獨立。」

然而柏克並不奮鬥而是屈服，在一九三八年五月的嚴重第三個星期中將納粹德國進攻捷克時波蘭應探態度問題推諉了。柏克甚至發表一個着重的否認書，否認倫敦報紙所登載波蘭會警告德國，如果德國干涉捷克，她要參加英法方面的消息，一個半官式的官報稱：

「波蘭不能被捲入包括法國的戰爭漩渦，因為波蘭與其他國家也有同盟。如果某些國家所施行的政策波蘭素對之抱憾者，則波蘭更無捲入漩渦的必要。」

某些國家包括捷克，柏克對捷克素來是抱着敵對政策的。

波蘭雖有柏克，而在緊急關頭，不會倒在法西侵略者方面。波蘭人民深知給予希特勒在歐洲自由行動則他們的損失是多麼的大，而蘇聯空軍和紅軍的威力在華沙是嘖嘖稱讚的。

第三部 民主國家的現階段

「條約責任之不顧，似乎是隨着民主代議政府消失之表面趨勢。

「所以似乎由於國際協定的世界和平在民主代議政府中是最安全的——換言之，在不顧民主政治或民主政治向未發展的國家中，和平最感受危害。

「我用『表面』趨勢的字樣，因為我仍相信文明人士現在不斷地堅持着，並且將來還要堅持着純正地參加他們自己的政府。我們人民確信在若干年之後，民主政治在不知它的國家中要恢復或建立起來。人類將來的和平是在那信心中。」

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羅斯福總統在華盛頓議會演講。

第二十章 英國

「倘若任此印象流行國外，以爲我們向不斷的壓迫屈服，……則我不信我們能夠促進歐洲的和平。我心裏確信：進步最重要的是靠着國民性，而那種國民性一定是在一種堅定的精神中表現出來。我相信，精神就在那裏。我相信，不表現這種精神，於英國不好，於世界也是不好。」

艾登於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辭外相職時的演辭。

民主國家如何抵抗法西進攻？它們維護它們自己的民主主義和保衛自己的獨立，究竟作了些什麼？答案是令人失望的。雖然具有優強的力量，它們還是容許侵略者向自由的國家進行無可遏制的戰爭。阿比西尼亞、西班牙、中國、和奧國這般侵略的犧牲者已被人委棄，而無助地爲生存而奮鬥。大不列顛和法蘭西（就西班牙言）甚至以「不干涉」之方式幫助了侵略者的干涉。

誰敢負這主要的責任？責任不在歐洲小的國家，除了少數的例外，它們一直到阿比西尼亞的滅亡，都是忠於集體安全制的；責任不在蘇聯，自從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內戰爆發後，蘇聯在危急之中幾乎一手支持歐洲的民主政治；責任不在美國，一九三一年美國合作的願望突爲英國所挫折；責任也不在法國，雖然她也不無過咎。無論從歐洲與世界目前危機的那一個角落來看，無論是從亞的斯亞比巴或南京或瑪德里或維也納或布拉格觀察，世界和平勢力的脆弱之責，英政府要負的。

大不列顛的對外政策與不列顛帝國

現時全世界有兩個動力——侵略的與和平的勢力——在衝突着。兩個勢力之間無合作可言。李維諾夫一九三七年九月在日內瓦說：

「在真誠地不干涉他國內政的人們（而擁護每個民族有決定內政之自由的人們）與同樣率直地干涉他國人民事務和以刺鎗炸彈來將某種政體加諸他國的人們之間是辦不到合作的。」

英政府認爲與侵略者合作而同時又維持着和平是可能的，這是政府政策的失敗，含混與一切矛盾的說明。這是艾登政潮的由來。這是張伯倫企圖與侵略集團合作所遭遇困難的祕密。一個需要和平的國家不能與以侵戰爲政策之工具的集團言合作。這種主要的衝突是不能以階級或任何其他利益來彌補的。因

爲大英帝國的自身是爲侵略者的前進所危困。每一次張伯倫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更接近時，就每一次有某種事件發生——英船一艘在地中海沉沒，英國貸與奧國的款項，納粹政府認爲不對，——這表露了侵略者與大英帝國之間利益的根本衝突。

國民內閣的否認侵略與和平間的矛盾，其結果是不幸的。那就是說，把侵略的蒙難者捨棄給侵略者，拒絕參加到集體安全制的保護者這一面來反對那般存心破壞集體安全制的人。不僅集體安全制的尊嚴與大不列顛的光榮受了損害。在日本的侵略滿洲，墨索里尼對阿比西尼亞的戰爭，日本的併吞滿洲，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對西班牙的屠殺，和日本目前對中國的戰爭，——在這些危機之中，國民內閣所推行的政策，不但削弱了集體安全制，並危害到英國重要的利益與安全。

今日外交方面的試金石是西班牙。法西斯侵略者存心在西班牙向合法的民主政府進攻。在西班牙，新的侵略手段結果產生了屠殺與破壞。一個民主國家的職責，無疑地是要援助西班牙人民抵抗法西的進攻。希特勒與墨索里尼進攻西班牙無異於將在阿比西尼亞和滿洲證實很成功的方法拿到歐洲應用。此種方法，如本書所竭力闡明的，侵略者正在歐洲每個國家內部秘密地準備着。有人定以爲就憑自存的天性也會使英法民主政府援助西班牙人民抵抗法西主義。實際上各國應當自由解決在危難中的內政，而不受外來干涉。英法最重大的利益已受牽擾了。李德爾·哈特 (Liddell-Hart) 上校在武裝之歐洲一書中寫到這危險，就戰略言是

「那樣的明顯，而一部份英國公言愛國之士希冀叛軍成功的渴望，這是很難令人了解的。西班牙之發展成爲與法西結合的武力國，不僅對於法國及其非洲殖民地間之交通是一強大的威脅，對英

國管轄地中海西部出口的勢力也是強大的威脅。一個海軍勢難在直布羅陀支持抵抗大陸上敵人的空軍。」

德意在西班牙切斷要緊的動脈，可以威脅英法與整個民主的歐洲。它的安全於英國爲必要的，法國就定會在四處受到威脅——庇里尼斯山、阿爾卑斯山、萊茵河與地中海。

然而張伯倫並不保障西班牙共和國政府，現在已將它委諸墨索里尼與希特勒了，事實上是給法西侵略者以自由行動，它們用所有的一切武器來壓制西班牙人民的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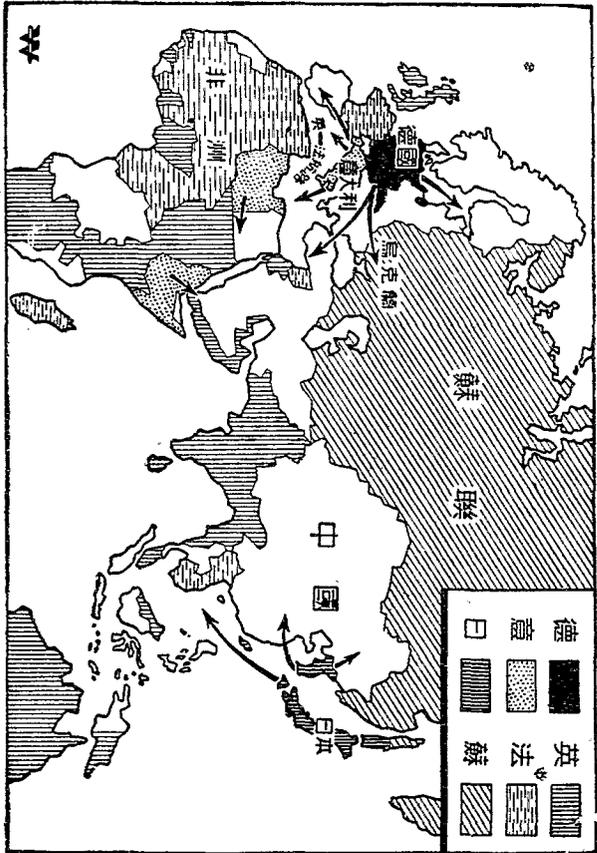
在艾登辭職的爭辯中，克倫鮑恩 (Cranborne) 爵士稱英國與意政府進行正式談話「必不能視爲對和平有所貢獻，而是對威脅的屈服。」

張伯倫怨憤這種說法。惟此種言辭，自堅持反對法西侵略爲必要之艾登去關後，事實上屢屢證明是對的。英意協定不過是對墨索里尼威脅的屈服。協定簽字之後，哈利法克斯爵士被派赴日內瓦，建議國聯對阿比西尼亞問題表示屈讓（不是公開的，不過憑一種托詞，指出因爲有些強國業已承認阿比西尼亞之征服，國聯必考慮此「異常」之局勢），墨索里尼在熱那亞說，他不曉得是否能與法國作一談判。

「因爲在一點說是很明白的。——我指西班牙的戰爭——我們是處在對立的陣壘。他們需要巴塞羅納的勝利；我們則希望法朗哥的勝利。」

墨索里尼暗示他能夠和張伯倫開談判，因爲張伯倫承認墨索里尼爲法朗哥與法西同盟國征服西班牙的政策。

張伯倫雖稱地中海情勢已因新協定而緩和，墨索里尼業已撤退利比亞的軍隊，但墨氏可不可以突然



法 西 威 魯 英 法 蘇 利 益

第三節 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六四

再派他們再去呢？利比亞那裏並無戰事，數千數萬的意大利軍隊之曾留在那裏，無非是要恐嚇地中海的英國人而已。可是在西班牙則有戰事，意大利的軍隊就一直沒有撤退。然而英國在西班牙的利益所受意大利軍隊的威脅不是勝過在利比亞嗎？

英國和民主政治的利益，英國對外交策最好的傳統拒與以武力擾亂歐洲的強國爲伍——這些都被張伯倫所放棄了。

這如何解釋？那就是英國國內國外的反動者的同情。舉例來說，這就是使佛蘭亭在參議院中贊揚希特勒與張伯倫的原因。他稱：

「一個斬新的意大利，在墨索里尼先生的激勵與人格之下的意大利，正表現一種新的活力。」（當他說這話時，反對黨喊出「在西班牙！」和「世界的強盜！」的呼聲。）

阿特里 (Atlee) 曾說：

「我知道他們缺乏爲民主政府反抗反動勢力的熱誠，因爲他們自己就是反動的。……下議院中有一羣紛鬧的人，至少有的爲內閣閣員，正在盡力爲法朗哥取得勝利。這唯一可能的解釋是如此：這般富紳雖作他們的愛國之言論，而不以國家爲先。他們的同情是今日所稱爲意識形態的。他們以階級利益爲第一。以地主與資本家爲第一，英國爲次要。這並不是什麼新奇的事情。回轉一百年看西班牙昔日的內戰，你會看見這種國內外紳士反動的模型。」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在張伯倫與其保守的友人眼中，是財產的保護者。

這個使他們（希望保衛他們階級的特權）自甘於喪失在世界的威望與權力，使他們去忍受法西侵略

者手下的凌辱與殘暴。正如曼徹斯特衛報所宣稱：

「不願保護英國利益反對獨裁的人們便不能維護歐洲的自由。」

結果是西班牙的自由被剝奪而反動者的計劃得以實行。如英國詩人雷克渥 (Edgell Rickword) 寫着：

「細微的開端，而至於不可收拾，

把叛將呼爲友人，

公衆學校的教育，

將普通人當作傻瓜，

西班牙流血，而英國野蠻地冒險。

賄賂屠宰場的屠夫。」

然而，需要記在心上的是英法和西方民主政治的友人，並不是實際上是計劃着反對他們的祖國的反動份子，無論它是伯爾格刺德的斯托亞第諾維齊也好，波蘭的柏克也好，希臘的米達薩斯也好，匈牙利的沙拉塞 (Szalay)或是法朗哥西班牙的瑪赤 (Juan March)也好。英國真正的友人倒是那般爲反動者領入迷途的人民。

除了幾個例外以外，右派是敵對英法而友善獨裁的。由於左派的主要的壓迫，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在今日歐洲小國的陰謀不能前進了。

英國嚴重的危險即由此而起。歐洲人民仍然期待英法的領導，倘若能够得到強有力的領導，則他們

能挽回他們的政府到民主的一面來，猶未爲晚。但英國目前的態度是不能長遠繼續下去的。倘若英國的政策使他國人民斷定英國不會幫助他們抵抗法西侵略，則歐洲人民將次第被逐而與侵略者親善。剩下英國孤立着，獨自成爲侵略者一個輕易的犧牲品。

制止歐洲的腐化爲時未晚。除了立時可以產生歐洲和平集團的方法以外，英國以單獨的行動也可制止法西的進攻。例如派遣一個有力的英國經濟團到歐洲東南部諸小國，對那些國家給予信用借款，如最近對土耳其所做的一樣，這是一種卓優的政治的工具。

但尤其重要的是：英國應堅守那國民內閣因與法西侵略者合作而放棄了的民主主義。

國民內閣不僅在國外放棄民主主義。自該內閣就職以來，就推進反動的策略，此種策略對英國國內民主自由造成了嚴重的損害。

例如一九三四年的煽惑條例 (Disaffection Act)，結果是不允一些出版者刊行和平文字。在緊急時期此種條例極便於作爲警察搜尋種種左派文字的憑藉。一九三六年的公安條例 (Public Order Act) 目的在阻止政黨的公開活動，也授警察以危險的權力，一旦認爲有危害公共秩序的理由時，禁止政治遊行。當此條例未通過之前，警察即在好些情況之中，尤其是在南威爾士，禁止政治遊行。國會業已注意此舉的不合法。一九三六年的公安條例，給警察以權力，他們藉此可以暗損戴西 (Dicey) 所謂「英國憲法顯著之特質」。

思想檢查自一九三一年以來，尤其是在外交方面，已經發生了。特別熟知此事的曼徹斯特衛報外交訪員，於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稱，特別預防法正被採用來防止不列顛政府的外交走漏消息。

「自然不會有任何正式檢查的問題。但少數的暗示，影戲院和無線電報上把新聞影片的介紹，以及把談話減到最小限度，在在足以減輕情勢的嚴重。大體上，許多年來出版界與應付外交政策者之間，很少接觸。」

國民內閣的創造人麥克唐納公開主張有以新的權力來抑制出版界的必要。晨報評論他的演說，稱他的意見：

「爲幾個內閣閣員所共有，故政府終將企圖更進一步統治出版，也在意料之中。」

一九三八年四月，外相哈利法克斯在布里斯它爾演辭中表明他希望縮小國會內外英國言論的自由，實際上恢復了伊利沙白使英國外交政策成爲公使外交家獨佔的保守政策之主張，避免那般食其後果的人們的批評。

不列顛廣播無線電台要受政府的檢查。因此哈爾丹(J. B. S. Haldane)教授預備要談的「戰爭之原因」的手稿被閱後，就拒絕他廣播。陸軍上校維吉武(Wedgwood)被阻止對希特勒的外交政策表示意見。包含有政府反對黨領袖言論的新聞影片也要被剪除。附帶地應注意內政部與警察利用一九〇九年電影檢查條例的條款，該條款目的在防止觀衆的受煽動，停止放映政府所不喜歡的教育影片和非商業性質的影片，雖然這些影片並無煽動性而久已爲一般人承認在此條例限制之外。

柏克(Burke)曾謂歷來英國人民自由在國外被人攻擊，也易於跟着在國內被攻擊。在印度若干政治領袖被捕，不審判而被監禁。每日導報，和蕭伯納與韋卜的書籍在特立尼達被禁。一九二二年與一九三三年的民事特權條例(北愛爾蘭)，在聯合王國一部分內停止了身體保障法的重要的憲法原則。

國民內閣的社會政策是一樣地反動的。當日內瓦談判每週四十小時制的提案時，英政府獨自以少數的地位首先反對加以考慮，並反對接受。一九三七年六月日內瓦會議探定建立紡織業的每週四十小時制，曼徹斯特衛報日內瓦訪員稱爲係「美國外交戰勝英國」。

固然美國的勢力阻止了任何拉丁美洲國家投票反對此案（有十一國投票贊成）而英政府爲英帝國所遺棄（印度在外），只有印度、日本和三個反動的歐洲國家支持英政府。

所有美國的代表，無論他們是代表政府，顧主或是代表工人的，都說（按照曼徹斯特衛報訪員所記）：

「到了日內瓦，他們才明白不列顛政府是如何反動的。」

一個美國政府的代表總結一般的意見，說道：「大不列顛業已成爲反動的極峯。」

英國關於批准國際勞工會議記錄的經過，並不是國聯會員國中最好的一個，比利時、愛爾蘭、盧森堡和西班牙的批准經過都較良好。魯卜生博士(Dr. W. A. Robson)寫道：

「我們的勞働法典是陳舊的，在工作時間，童工，安全法與工人的健康和生活保障上有嚴重的缺憾。……視之十九世紀我們的成就和他國目前的成就，我們都已落後了。」

最近得到的工資增加不足以應付騰漲的生活費。一九三七年七月議員格林菲爾(D. R. Graftell)在下院稱，自一九三三年以後四年中，雖是工資漲了百分之二十，而生活費也高了百分之十二又二分之一。約翰·奧爾(John Orr)和麥克剛尼爾博士(McGonigle)一九三六年夏的個別調查就顯出了此種經濟壓迫之結果，表示英國人口不下一半不能充分得到維持營養物的必需水準。即在英國，已有一千八

百萬的男女和兒童不能吃飽。

不列顛住宅的情形是遠較維也納、荷蘭、丹麥、捷克斯拉夫和其他許多國家落後的。

教育方面，如托內 (Tawney) 教授所指出的，一九三二年教育部的一四二一號通告實證了教育機會不均等的政策。

在救濟方法失業保險條例構成了對勞工階級的恥辱，把失業的人貶降到窮民賑濟的情境。

在國外是反動，國內也是反動。這就是國民內閣的政策。

反對黨怎樣？英國人民的意見，並不能由目前下院的多數表示出來，但甚至下院中也有大多數保守派黨員反對政府的政策。艾登政潮中，大眾的意見是偏向這位去職的外相，當時假使有一個組織完善的反對黨是容易把政府推倒的。

雖然英國有一個強有力的運動，進行動員所有反對政府的進步的力量，但反對黨仍然是分化着。反對黨阿特里先生於其工黨之透視一文中發表議論，此議論可用來「使左派間組織起來，以便使現政府解體。」

但阿特里更說道：

「萬一世界危機迫近，我也承認這是可能的。」

世界危機即在目前。危機就在這裏。一九三八年五月，柏林的英國家庭被通知準備急速返英，有特車一列奉命載他們離開戰區。西班牙內戰繼續不止，這種事情是每天繼續發生的。當英意協定企求西班牙民主政體敗於法西侵略者仍為英國主要政策時，則這種事情也將要繼續發生的。

危機即在此。雖然有工黨執行委員會的反對，而每種政府建立統一以削減危機的企圖是成功了。

但是國會以外人們曾在做了許多工作。勞工運動有一強有力的武器在手中。國民內閣依靠整軍來補救自己政治的錯誤，這必須取得工會的合作。這就是說現在勞工運動握有實力，處在一個強迫政府放棄與侵略者合作的計劃的地位。

國民內閣對西班牙的整個政策，不是顯示完全無意阻止法西侵略嗎？前門武裝抵抗德意，而聽他們由後門而入，究竟是什麼原故呢？工程師也如英國任何團體一樣的愛國，他們的態度，楊（Young）氏在摩耳坎工程師會議中說明了：

「假若我們確信軍火是用來保衛民主政治的話，我們一定預備一天工作十六小時，製造軍火，但我們不預備製造它來保衛法西主義。」

混合金屬工程師協會執行委員會宣稱，如政府願停止不干涉的滑稽劇而售武器與西班牙的合法政府，則他們就能實地允應他們的機關開放門戶。但政府「並不作那樣的希望」。在這種情形之下，工程師拒絕合作了。

英國工人充分明瞭他們的責任，也許張伯倫之違背英國人民利益與願望的政策，工程師之拒絕贊助他，就是最有力的例子。

各重要工會所採取的立場，左書會（Left Book Club）與其無數團體的產生，英國主要藝術家、著作家、科學家、知識份子的支持反法西主義，國聯同志會（The League of Nations Union）發起的羣衆大會，工黨選舉的勝利，各種西班牙賑救的工作與援華委員會，自由黨與一些保守黨員之願於外交政

策上與左派合作，數千百萬的合作者之要求統一，倫敦與全國的羣衆示威運動，——這些都表示在英國有充分潛伏的反對力量可以促進英國外交政策一個根本的改變。

有些殖民地卻起來領導了。在印度，一九三八年印度國民會議通過了一個有力的關於集體安全制與合作的決議，人們漸贊成這個要求：

「印度人民不獨應該贊助，而且應該以一切有效的辦法自動地反對違反集體安全與偏袒法西斯國家的任何政策。」

口談「保衛帝國」的國民內閣閣員們顯然地沒有認他們的政策已把自治領地疏遠了。加拿大因國民內閣的政策，尤其是因它背棄阿比西尼亞而驚嚇起來，以至金（Mackenzie King）氏採取了孤立和中立的政策——於是取得了廣大的擁護。

南非洲會在日內瓦爲阿比西尼亞激烈地爭辯，英國對阿的背棄，它是極其憤怒的，而計劃孤立與注意國防了。帝國主義信徒的約瑟·張伯倫對於他的後輩有何感想呢？

新西蘭在國際會議中一再反對國民內閣。英國人所期望那追求民主和平的宣言是由於新西蘭的約丹（Jordan）而非由於英國的外相而作的。在某些時候，尤其是關於西班牙，說乾脆話的也是新西蘭。一九三七年七月新西蘭勞工部長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在日內瓦嚴厲抗議英政府不肯提高印度童工年齡至十二歲，這是英政府得到自治領地的責備的典型。

艾登的免職無疑地增強新西蘭與澳洲的反國民內閣的情緒。這情緒的典型爲許多澳洲工會簽名致新聞記錄報的電報：

「我們署名者公開抗議張伯倫政府的外交政策。我們認爲這政策應負德意侵略西班牙共和國的責任。我們要求國聯採取阻止侵略的行動，恢復西班牙的國際權利。」

第二十一章 法國

「我們整個的力量，若能堅決的趨向於同一目的，是會超過任何力量的。我們所必需要做的，是比現在更切實地更徹底地團結我們一切的力量，這並不是爲着反對某一國，或反對某一主義，而爲的是保障和平。我們必須把我們一切精神與物質的力量貫注於和平事業，並且必須聯合那些在良心上了解侵略是罪惡與自殺的人們合作，雖然他們的方法與我們的也許不同。」

一九三七年九月法外長第爾波(Yoon Dalbos)在國聯演說辭。

「法國期望巴塞羅納勝利，我們盼望法朗哥勝利。」

墨索里尼這句話固是對的，然而西班牙共和國部長們抱怨法共和國已遺棄了他們。法國也許希望西政府在西班牙得勝利，法國所以如此是具有着自身的許多理由，但歷來法國政府是爲英國外交部所左右，而英國卻公然希望法朗哥迅速地勝利。在某種意義上說，法國人民陣線政府在西班牙的成績是更壞於英國國民內閣的政策，後者公然是反動的。另一方面法國人民陣線政府的任務是實行社會改良的革命計劃，並且阻止拉伐爾的獎勵侵略政策。他們完成了遠大的社會改革政策，且解散了法西同盟，而在西班牙問題的實驗上，他們是失敗了。

他們自始至終堅持着不干涉政策的滑稽劇，一九三八年五月才發現了只有兩個準法西的國家，波蘭與羅馬尼亞願與他們攜手，而英國則投票反對第爾·瓦約(Del Yayo)所提出的立刻放棄不干涉政策的

要求。法國在日內瓦之犧牲意見，原希望得到墨索里尼的好意，不料，墨索里尼公然在熱那亞發表仇視法國的演說。

法國無疑的常常受倫敦高度的壓迫，法國需要英國，——但，英國亦同樣地需要法國。遠在鮑爾溫說英國國防線在萊茵以前，法國領土的完整已成為英國安全的重要因素，但人民陣線政府，在對英國內閣交涉時，不以同等者自居，竟寧願立於次等的地位。

此外，人民陣線政府必須面對右派的反對，那統制法國實業及財政的二百大族，用他們支配法國財政的力量，已經推翻了不只一個人民陣線政府。法國右派的大多數希望法朗哥勝利，而密切嚴防着一點不使法國違反不干涉主義。因之，西班牙政府因得不到必需品的供給，而致餓死。法國四面受威脅的事實，如德國空軍根據地威魯着士魯斯 (Toulouse) 和波爾多 (Bordeaux)，法西的炸彈可隨時落在法國領土，船舶及民衆，法國達到非洲的海路有被割斷的危險——這些並不足以引起法國右派的醒悟。能使他們注意的，是法朗哥不能勝利。人民陣線即不能推翻。右派受國外法西的協助。所計劃的陰謀已經暴露了，右派要靠法朗哥勝利使法國受法西的包圍才能取得政權。法朗哥的友人與崇拜者拉伐爾在二年脫離政界之後，適當西班牙叛軍由亞拉岡到卡塔盧那的一天，他又重返政界了，這是有着重大意義的。在法國如在英國一樣，具有我們（指英國——譯者）所有的自由和獨立的遺傳，與其向右派反動者中尋找，毋寧在左派中尋找。

法國激進社會黨人，最易感受英國及法國右派的壓力，結果，使法國在歐洲的勢力大為減少。

例如，在東歐方面勃崙 (Buna) 內閣的成立，得到很大的歡迎。法國前政府對阿比西尼亞的行

爲，使與法國有密切關係的各國懷疑他們一旦受攻擊時，是否能得到法國的幫助。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是與捷克不同的，雖然它們多年來請求與法國同盟，但從未成功，歷次法國政府所以拒絕的主要原因是生怕開罪意大利。

一九三六年六月羅馬尼亞外交部長第特里斯鳩代表小協約國三國（捷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向法德兩國，提議互助條約，希特勒的拒絕是可預料得到的，但這能保持法國在東歐勢力的提議，竟遭了法國的拒絕。

「當時法國政府方面宣稱法國政府的所以拒絕，因爲英國堅決反對法國與小協約國締結互助條約，理由是會引起意大利的誤會，且希特勒會認爲是一種挑戰。」（見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曼徹斯特衛報。）

在西班牙內戰爆發前——當法國人民陣線政府成立的第一月——法國即已屈服於英國國民內閣的壓力。

一九三六年十月，英法和國聯的友人第特里斯鳩被卡洛爾王免職，親納粹的達達雷斯鳩內閣立刻取消第特里斯鳩的建議。從此法國政府沒有明顯地努力保護在羅馬尼亞的法國利益。無數的法國法郎流入於羅馬尼亞，但並沒有使法國在羅馬尼亞商業上佔一相當地位，並且對阻止擴大的納粹宣傳並未採取任何步驟。

然而一九三六年之末，法國看見南斯拉夫公然趨向於德國，大爲驚駭，於是提出僅於數月前它所拒絕的建議，這就是說小協約國條約的義務，不僅限於對付匈牙利的侵略，而擴充爲對付任何國家的侵

略。法國願與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分別締結互助條約，但已經太晚了。

一九三七年五月初，法國的建議在伯爾格雷德小協約國常務會議討論，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均表示拒絕，並且，從此它們永遠維持着這種拒絕態度。

但法國仍能實行在此章開始所引第爾波演說中所提出的政策，仍有在歐洲恢復原來地位的可能，不過這種政策，雖在日內瓦堂皇的演說過，但在蓋陀賽（指法國外交部——譯者）從來未加以有力的實行。

東歐仍可以脫離侵略的範圍，亦可以加入和平集團。法國堅決與蘇聯和英國對捷克問題上顯示出來的強硬態度的影響已顯示出來了。

在法國內部，人民陣線仍有偉大的力量。勞働階級較以前更對於政治注意，他們的潛伏力量，亦與一九三六年六月解散法西聯盟時一樣的堅強。

一九三八年三月右派提出法西政綱，建議國民安全政府，由五人或六人組織之。國會休息二年，工會須立刻解散，「改正」憲法，設立嚴厲的新聞審查機關。

法國勞働階級的答覆，是由工會領袖代表約哈作的，他說，如果採用這種提案的任何方面，他將以大罷工對付。

法國勞働者對於法國東縛西班牙政府的事實非常憤怒，勞働階級的壓力，是一九三八年五月法國對捷克保證採取堅強態度的主要因素。曼徹斯特衛報駐巴黎記者曾說：

「事實上，法國勞働階級（無論是否共產黨）有深刻的國家尊嚴及愛國意識，遠在一八七一年

即引起激烈的巴黎會社 (Commune) 的革命——而右派的主要份子，似乎完全沒有這種國家尊嚴的情緒。

即右翼議員時代報編輯喀雷理 (M. de Kerllis) 亦注意到這種事實，而評論說：

「法國的『共產主義』在現今已變成法國人民傳統的愛國意識的別名了。並且說：共產黨在選舉上的勝利，是代表這種反對希特勒及不干涉主義的愛國的革命。」
將來的法國，以及歐洲是要靠這種反對侵略的愛國的革命的力量。

第二十二章 蘇聯——西班牙——奧斯羅諸國——美國

「促使一般文明人士——共產主義者，或反共產主義者——在此國際多事之秋，都寄其希望於蘇聯的事實是：蘇聯之強力，在今日已成爲法西獨裁國家欲毀滅西歐立憲政體各國之重要屏障。意大利獨裁者曾經說過：數年內，全歐定將法西斯化，假如蘇聯萬一被推翻，在莫斯科建立法西政府，作爲侵略者技術高超之結果——如德意在西班牙的干涉，這不是空虛的誇言，假如爲英國反動派向在薩爾要推翻之蘇聯政府確被推翻，這是歷史的一個神奇的譏諷，因爲這樣即是大英共和國之末日，也即是四歐民主國家之末日。」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安吉爾爵士 (Sir Norman Angelo) 在勞工月刊中寫着。

在世界各國之中，蘇聯是唯一的反抗侵略者了。不僅外交部長李維諾夫在國聯會議中公開大膽地譴責侵略者，並且已採取援助侵略之犧牲者直接單獨的行動。

蘇聯外交政策之基礎是真誠的希望和平，蘇聯對他國沒有領土的野心，相反地，她所希冀的即是和平，由此蘇聯人民可以鞏固他們所建設的新經濟政策普遍於廣大領土之中。

羅文博士 (Dr. Lorwin) 和阿伯拉森先生 (Mr. Abrahamson)，國際勞工協會的兩個上級人員，因公訪問蘇聯以後，報告其所觀感於蘇維埃聯邦經濟社會發展的現階段中：

「從領導到執行政策的人們，都注意到將來，大家有一共同目標，每一個人都有由於熱烈的希冀而產生的一種自豪，要想對西歐各國證明蘇聯人民將建設一種新文明——不僅有富足的物質準

則，並且在精神價值方面，將超過世界其他各國。他們（蘇聯公民）有堅強的自信，他們是在向上發展。他們相信只要相當時期的世界和平，照現今發展之比例而言，在不到十年以內，蘇聯將成爲實業國家之權威。這即是普遍渴望與維持和平之原因。」

對法西國家，戰爭是必需的元素，可是蘇聯卻不能從戰爭中獲得什麼，而且還要喪失所有。蘇聯要求和平，她希望現在擔任國防的人員與理財的人員改爲從事於更有建設性的事業，這將提高一般生活水平，伏洛希洛夫上將（Marshal Voroshilov）——蘇聯紅軍的總司令，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說：

「我們以我們的軍隊，軍隊的組織，訓練的方法，精美的配備，而感到驕傲，但是決不躊躇，只要資本主義的國家接受我們裁減軍備的建議，我們立即將軍隊遣散到工廠和集體農場，完全解除武裝。」

自一九二一年以來，蘇聯不斷地爲和平而奮鬥，現在還是這樣，尤其是在西班牙，蘇聯會盡了它最大的力量，從「不干涉」所產生危險的結果中，保衛西班牙政府軍。

蘇聯對西班牙之態度，一九三七年九月李維諾夫在日內瓦解釋得很明白，他說：

「在西班牙爲辯護侵略的戰爭，新近又裝飾了一個荒誕的論證，即蘇聯正努力於征服西班牙，至少，無論如何，想建立政治勢力以控制該國，……前次西班牙總理已正確地說明了在戰爭中，蘇聯從沒有向西班牙要求過什麼，現在也並未追求任何優惠，蘇聯在西班牙沒有礦物的、經濟的、策略的利益，更無關於所謂均衡政策，所注重的純粹是在說明每一個國家有權照其自己之決定而定其內部的統治權，不用外國更無需外國軍隊的干涉；純粹的是在阻止在西班牙產生的爲違反全歐的侵

略新起點。」

雖然在西班牙內戰的開始，蘇聯政府并未承認叛軍與合法受命的政府軍有同等的權利，可是蘇聯政府卻同意，「不干涉協定」(Non-Intervention Agreements)，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十月西班牙外長提爾·瓦約(Del Vayo)將不可置辯的事實，法西國家軍事之干涉，置於國聯大會之前，蘇聯代表立即對倫敦不干涉委員會聲明：

「假如對於破壞『不干涉協定』不迅速予以制止，蘇聯政府將認為已卸除由協定所規定的各項責任。」

但是希特勒墨索里尼仍舊繼續他們破壞條約的行爲。

下一個月蘇聯空軍開始幫助保衛瑪德里，蘇聯政府不僅這次以行動來證實她的言論，對加於捷克斯拉夫立陶宛之被侵略及侵略者之威脅，蘇聯政府已經採取過同樣堅決的反抗。

在遠東，同樣地，如邱吉爾所說：「我們應當承認蘇聯對文明所盡的義務，也是對英美的利益。」當日本一九三一年開始她對中國的劫掠戰爭時，蘇聯明白地立在侵略之犧牲者方面。今日蘇聯仍然很明顯的同情中國人民，別的國家如英法美亦然，但蘇聯不同於那些國家的，是以行動來支持她的信仰。

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布魯塞爾九國會議席上，蘇聯代表發言。蘇聯參加任何所建議的行動，如集體行動的機會完全失敗，蘇聯不得不倚賴其單獨的行動——這與國聯理事會向會員各國所建議的偶相吻合。蘇聯派遣飛機到中國，同時由驚人的公路從俄羅斯土耳其斯坦到中國西部之甘肅省，而達中國之中部各省，長途運輸蘇聯的軍器到中國的軍隊中去。

更計劃了別的精密的方法，使中國人民不會爲日本打至屈膝，蘇聯在滿洲國邊境保持其可畏的遠東軍隊，蘇聯既不冒險，亦無損失，即使了日本在亞洲大陸一半的軍隊不能自由移動。自日本不宣而戰開始，日本即不得不以四十萬精銳部隊，防禦蘇聯進攻，這也許永不會發生，但不能不顧慮到，這是蘇聯的奇妙的計策，以堅決的態度以及支持這態度的方法，與侵略者相周旋，使產生恐嚇的效果，現在日本軍隊在中國受着極大的壓迫，假如日本能調「滿洲國」軍隊增援，這會減去那種壓力。但是蘇聯已採取更進一步的態度對待日本——中國人民於是在爲和平而作的戰爭中，更多喘一口氣。

應該指明的，是蘇聯從未以報復的手段對付日本，她盡力想與東京維持和平，因此很費了一番苦心，思與日本成立差可滿意關於黑龍江漁業權之解決。同時蘇聯政府同意將中東鐵路售與「滿洲國」當局。

一九三七年八月，中蘇所成立不侵犯協定，目的完全爲保持東亞和平，協定之第一款聲明：

「締約雙方鄭重聲明，雙方均譴責以戰爭爲解決國際間糾紛之工具，因此雙方拒絕以戰爭在相互關係下爲國策之工具，是以雙方負責防止任何個別或聯合第三國或各國進攻締約國的對方。」蘇聯在所有簽訂的不侵犯協定中都抱同樣的動機。

蘇聯政策概括在一九三八年三月李維諾夫的說明中。他宣布蘇聯建議舉行各強會議以制止侵略：

「爲與其他愛好和平國家謀得有組織之合作行動而加入國聯，蘇聯從未錯過建議保障和平最有效力的適當的機會。這在國際中組織一個集體安全的體系，以及反對侵略者的區域互助協定的體系中可以看出來。目前國際的現狀，使愛好和平的國家尤其是各強國負有決定歐洲——不僅是歐洲——

——人民命運的重大的責任。

「蘇聯政府明瞭她所負的部分責任，也明瞭她對國聯盟約、凱洛公約以及與法捷所締結之互助條約所負的義務，我敢爲蘇聯說明，蘇聯政府準備參加集體行動，那是決定聯合蘇聯制止侵略更向前發展的行動。

「蘇聯已準備，在國際會內或會外依照需要而立即與各國討論。將來（明日）也許太遲，但假如各國特別是各強國採取明白堅決的立場以對集體保衛和平問題的態度，現在也許並未爲晚。」

這急迫的建議阻止侵略藉以抑止戰爭之爆發是被英法拒絕了。

西班牙

英意協定要求取消西班牙共和國，但共和的西班牙拒絕爲人取消，軍事的局面很嚴重，但是在兩年的德意侵略下，共和的西班牙仍舊未被征服，在政府區域的一般觀感是很樂觀的。野蠻的轟炸，與屠殺平民只足以增加反抗之決心而不足以毀損西班牙人民之道德的精神。一九三八年五月曼徹斯特衛報通訊員報道：

「有一種結果是被注意到了，即是在每次轟炸的次日，自願從軍的數字突然地增高，這般自願軍大都是太老或太幼不能歸入普通的軍隊，但他們的身體健強，足以在軍隊中擔任一種服務。」

這種精神使得提爾·瓦約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向國聯理事會再作一次爲其國家之申請。他再作一次要求「不干涉協定」之取消。自「不干涉」開始以來犧牲了西班牙政府，拒絕了它的利益，同時使西班牙政府毫無防禦。

不顧英法代表之阻撓，提爾、瓦約強使這事付諸表決，因之西班牙取得精神的勝利。蘇聯和西班牙投票贊成提爾、瓦約主張，只有英法波蘭和羅馬尼亞反對，九個會員國棄權，其中紐西蘭及中國同情西班牙之請求，只是因為來不及請示於其本國政府，故拒絕投票。

討論中提爾、瓦約發一觸到事件中心之問題：

「假如不顧英意協定，德意繼續干涉西班牙內戰，英法等均不能負責阻止其繼續干涉，在國際公法之下，西班牙合法政府被剝奪其權利，那麼你們究以何名義繼續你們的道德，正義呢？」
哈里法克斯一時無言回答。

同時，西班牙繼續將來的計劃，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初西班牙總理奈格林 (Dr. Nerin) 對政策有一個說明，在建立和平以後的西班牙共和國之目標總共有十三點。這文件便是引起對奈格林政府之布爾什維克主義化的造謠！這實是一個寬大而妥協的文件，完全不懷怨恨，由於內戰，怨恨可能地會在共和關員內心中被激起的。

假如政府勝利，西班牙繼續是基於純民主理論的人民共和國，它的組織一俟戰爭結束（即國外停止援助法朗哥），將由民族自由意志，公民投票所決定，參加投票的人得到不受報復的保障。

「無成見地尊重地域自由的西班牙之統一」——與法朗哥之禁止巴西加人 (Basque) 使用他們的文字及剝奪他們舊有的自由，形成尖銳的對照。

而且「西班牙將保證所有公民信仰自由和自由奉行宗教的權利」。
極端均田改革，將保證「新西班牙之建立於更廣大更堅強的『耕者有其田』民主政策之上」。

最後有大救的施予。

「在猛烈的鬥爭之後——假如不在共同工作和共同犧牲的上面放棄對敵對思想的報復，對於我們國家的命運是一個叛逆的行爲。」

這即是西班牙希冀建立他們的將來的基礎，假如侵略者是被打敗，他們將在人道精神上建立新西班牙。

奧斯羅集團

當國聯仍是一個事實的時候，沒有再比北歐各民主國家再熱心於集體安全的理想了。在國聯成立之若干年中——藍森 (Nansen)、勃藍汀 (Branting)、安登 (Uden) 和海曼斯 (Hymans)，均扮了重要的角色。

這些國家曾爲軍縮盡最大的努力，大半是由於它們對中日衝突所表示的嚴正態度，國聯始責日本爲侵略者。

國聯對援助阿比西尼亞之失敗，產生很深著的變化，霍爾拉伐爾的勾結，對奧斯羅集團 (Oslo Group) 是深著的失望。它們之不信任英國政府，是那勾結和不干涉的笑話刺傷了各小國的輿論的結果。與國的命運更增加他們對大英帝國信心之喪失，奧國被歸併以後，瑞典自由黨報紙 Goeteborgs Handels and Sjoefarts Tidning 發問：

「英國對各小國家之友誼，究還有什麼價值？」

結果是這般國家（奧斯羅集團中的七國：丹麥、挪威、瑞典、芬蘭、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與瑞士

有同樣的傾向，即退出集體的行動而恢復以前中立的態度。

丹麥、芬蘭、挪威、瑞典四國政府組織了一個闡明立場的團體，建立同盟於其傳統上，而在國外國內政策上作持久與密切的合作，它們的總揆與外長時常地會晤，外交部交換消息，他們擬對世界其他各國採取共同的態度，這四國都表現民主、和平、前進的情景。這些國家的人民對希特勒挑釁的回答即是每年加強工黨的投票。

德國常爲它們文化的泉源，但自希特勒登台以後，它們對英國的親善與同情有長足的進展，遠在一九三五年八月，納粹官方的報紙外交政治報刊出德國輸至挪威之軟片降低百分之五十，售於丹麥瑞典的德國書籍，降低百分之三十，挪威學校的德文課減少，代以英文之消息。

爲瑞典農民所擁護的社會民主黨所組織的政府，它的政策，外交部長桑德(Sandler)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闡說得很明白，他鄭重地說明瑞典對國聯之忠實。他說瑞典希望積極地使國聯發生效力，阿比西尼亞的教訓，是鬆懈了制裁所應盡的義務，同時增加國聯會員國個體行動之自由。

「瑞典現行之外交政策是混合了國聯會員國一個積極份子的態度，以及對各大國利益相衝突時所採取的中立態度，顯然無意接受足以妨礙中立態度的任何拘束。因爲國聯機構工作之不確定，在將來戰爭中，我們保有選擇中立之權。」

我們很容易明瞭，瑞典現時對盟約第十六條所取之緘默態度。假如試再執行制裁，干犯者許是德國。納粹是依靠了瑞典的生鐵爲他們軍需工業的原料。假如瑞典停止裝運鐵產到德國，其結果將必引起對德戰爭，因德在她的北部已完成大規模的戰爭準備。英法一日忠於集體安全，則瑞典覺其理直氣壯而敢於

冒險，但現在各大民主國已清楚地表示它們無意爲保護小國而反對侵略者。瑞典遂決定回到在國聯中所採取的中立態度，自己開放中立之門，在歐洲這塊淨土上活動。但假如和平集團成爲事實，斯干的那羅亞將重新關上中立之門——這是「無能者之政治才能」。

挪威追隨丹麥之後，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挪威國會 (Storting) 一致通過如下之決議：

「依照政府之宣言，挪威政策之最大目的在避免戰爭。國會擁護政府努力於獲得諒解與承認，以國聯會員國之一員的資格在戰事發生時有權保持絕對中立而不致影響挪威。」

自阿比西尼亞失敗後，丹麥較北歐任何國家更早的執行她完全中立的政策。丹麥是處於德國所行使的精神恐怖之下，丹麥報紙的稍稍批評，便立即引起德國駐丹大使對丹麥外交部嚴重的抗議。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日丹麥外交部長基克博士 (Dr. Munch) 對人民報說一個國家只有它自己能決斷是否必需而且足能參加經濟制裁至何種限度。

芬蘭與其他北歐集團之國採取同樣方針，有趣的是芬蘭一般的見解，正如瑞典一樣，改變了過去以俄國爲世仇，德國爲世交的概念，而視蘇聯爲希冀和平的國家，德爲威脅戰爭的國家。

芬蘭瑞典之陸軍演習，不是以蘇聯而是以遭受德國襲擊爲假想敵。一九三七年芬蘭與瑞典的外交部長，在蘇聯立國以後，第一次訪問蘇聯。芬蘭外長霍爾斯第 (Holsti) 當剛從莫斯科返國後，在赫星法斯 (Helsingfors) 對著者說及他與蘇聯閣員伏洛希洛夫上將及其軍部之屬員有坦白的談話。他說：「我會力求除去莫斯科所感的焦灼：以爲芬蘭會與一強國有秘密之籌劃，因之當蘇維埃聯邦遭遇襲擊，芬蘭將成爲一個跳板」。霍爾斯第的訪問，增進蘇聯與北歐各國之密切關係。

不管利歐破爾得 (Leopold) 王宣稱比利時希望恢復她以前由一八三九年至一九一四年所取之中立態度，比利時政府仍聲稱願接受國聯所付予的義務。明顯地比利時在危機中可以接受國聯的義務，容許英法軍隊在與德國開戰時通過比利時國境（因之將牽累到她自己），或是拒絕履行這義務。第格里爾與佛來銘國家主義派急切於選擇後者，同時想影響利歐破爾得王，他與意大利有密切的關係。但是希特勒與第格里爾均未達到目的，希特勒還未明確的得到在戰爭中比利時確不動員的允諾。有意義的是所有比利時之軍備，是以德國進攻的危險為對象的。

荷蘭與比利時採取同樣的地位，她的政策是「國聯的中立 (League Neutrality)」。荷蘭政府確切地說明她的志願仍為國聯的忠實會員，同時在國聯失敗所產生之特殊情形下，荷蘭保有解釋其對盟約十六條所負的義務之權。

荷蘭迅速地重整軍備，她防禦的計劃是以東面為其遭遇進攻之路，而必需從西南得到援助，然後方始反抗。軍備之一面性，鄭重地說明這事實：荷蘭負責人士，沒有人恐懼荷蘭將受英法的進攻，相反地，普遍的恐懼是德國的侵犯，作為突擊法國的一部分。

沒有武裝的中立對侵略者是一種誘惑，所有各小國已經注意到它們的國防了。瑞典開始建立強大的空軍，丹麥挪威芬蘭提高國際公債，奧斯羅各國，糧食、燃料、肥料等的儲藏已經開始。

斯干的那維亞各國銳銳地感到對它們目前安全狀態的不滿，它們均懷疑是否不能不牽入納粹所威脅的全體性的戰爭。這不是沒有理由地希望着：如果英法表示它們有政策，並且有意志有力量去支持那安全政策，則奧斯羅各國將重新恢復有秩序的歐洲之體系。這體系於是取代各小國今日之無政府狀態。（中

立爲無政府狀態的一個副產物。)

美國

今天美國掌握世界的巨大人力物力，美國人士是民主政治堅強的擁護者。他們反對獨裁制，他們痛恨法西斯，他們是「和平」的忠實朋友。

那末爲什麼他們對歐洲之命運不使用他們的權勢呢？爲什麼他們還不及蘇聯，例如在歐洲亞洲沒法阻止侵略者之前進呢？

照歐洲人士看來，美國政策似乎非常曖昧。一九三七年之中立法通過後不到數月，繼之以羅斯福總統在芝加哥之演說，演詞中確切地表明準備參加制裁。

「愛好和平的國家必需以集體之努力去反抗撕毀條約及蔑視人性者以致產生國際無政府及不穩定狀態，那狀態即使孤立與中立亦無法倖免。」

數月後羅斯福總統表示西班牙戰爭中援用中立法一般滿意之處，同時聲言不再援用中立法，因中立法停止美國供給西班牙共和國之軍器因之要廢除了。

這明顯的紊亂，是反映美國一般的意見是徘徊於孤立與國際合作二者之間。

無疑地美國人民很多擁護孤立主義，但這大半是由於令人不滿的英法所行的政策之結果。美國不再信任英國的關員們了。一般美國人民的態度，表白在下面美國國際關係教授馬克威爾 (Maxwell) 給曼徹斯特衛報的信中：

「忠誠希望和平的美國千千萬萬的男子、女子、教士、以及各種人民組織，都期待英國，以英

國爲歐洲惟一能聯合其他各民主國而組成一堅強之聯盟反抗侵略之可怖之恫嚇的國家。但是今日之英國究竟受了何種激勵爲了少數上層階級經濟的利益而拋棄數世紀來所建立之威信呢？……親法西政策爲一般人所憎惡，而英國以爲會看到因公共之意見與軍備擴充而加強之美國孤立主義。還有一事應提醒的是無論爲了何種理由協約國參加一九一四年大戰，大多數美國青年參加一九一七年軍隊的則都視作他們是爲世界民主政治安全而戰。獨裁與美國不能同時存在，最近的將來，英國將決定是贊同民主政治抑是獨裁政治。」

自一九三一年以來，在每次較大的事件中，英國所採取的外交政策由警覺的美國羣衆看來是可恥與笨拙的。「滿洲國」、阿比西尼亞、國聯的停頓、西班牙——每次事件中，美國人看來大英帝國僅執行了一個卑鄙的任務，特別是英國對西班牙內戰之態度，使美國人民爲之驚訝不已。除去一部分天主教徒外，美國公論是確實贊助西班牙政府，少數英國公民擬在同情之外，實際援助西班牙政府——具體表現是「林肯隊」一支著名的國際義勇軍，現正在西班牙作戰。

美國人民不能明瞭大不列顛與法國所採用愚蠢之自殺政策，幫助危害自己之仇敵在「不干涉」掩護之下，建立其在西班牙之法西政權。

艾登之辭職更加強這一感覺。在英國政府所有的大臣中，美人看來，只有艾登是爲某種主張或主義而辯護。張伯倫首相之決心澈底應付墨索里尼，無論如何地犧牲，美國（不下其他愛好自由的國家）看來，不是民主國家的行爲，而是一個獨裁者的行爲。

有許多證據證明美國人民願意追隨於堅強的領導者之後，阻止利用戰爭爲國策之工具的國家作戰。

羅斯福總統要求以集體行動反抗侵略者。從有組織之工會得到廣泛的擁護，即「美國工人同盟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ur)及有五百萬會員之「實業界委員會」(The Committee for Industrial Organization……)不下於百分之八十三的美國中等家庭允許不購日貨，一千萬美國工人誓不購買日貨，結果是日本製造品在美國大百貨公司內出售不掉，日本對美之出口交易實際上業已停止。

大半文化界、大學教授、學生、藝術家、著作家都是擁護鄂康尼案 (The O'Connell Bill) 以集體行動對付侵略者，教會機構中的大部分(執掌天主教權者除外)也是站在同一立場。與新政形成同一陣線的政治勢力差不多一致贊助此案。

這案的擁護是增加着，如紐約時報說：

「美國國家準備在和平政策上合作。如果我們在緊急之秋而阻礙那和我們共有民主信仰而反對獨裁哲學的國家，那是瘋狂的愚笨，因為獨裁哲學摧毀我們一切的信仰和生活。」

基於反抗侵略尊重國際法律，保障自由，主持公道的國際和平集團如建立起來，美國人民顯然地願促使他們的政府參加。

因為美國漸漸感覺到唯一避免牽入戰爭漩渦的方法終究不在盲目地堅持中立，而是在於與他國合作，庶幾樹立和維持國際間的法律。

美國是世界的一部分，由於她的經濟體系的分佈於全世界，較大多數的國家有更大的利益與債權，在普遍的不安定或戰爭中，美國不能避免捲入漩渦。

日本對中國之進攻直接妨礙美國重大的利益。納粹在拉丁美洲之干涉，是對門羅主義的一種譏諷。

納粹德國在美洲的間諜與挑撥工作，引起美國嚴重的不安，而且在戰爭線上徘徊的歐洲，勢必加深美國目前經濟嚴重之危機的複雜性。

今日孤立主義不能實行，它是一空虛的欺騙物了，所以沒有輕便的出路。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說明了戰爭好似林中之火，甚至延燒及高大屏障後面的樂園。

第二十三章 和平的新技術

「區別的不是共產主義和法西主義，而是戰爭與和平，所有的國家都須和侵略者聯合，或者是和那些欲依據條約來維持和平的國家聯合。」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駐倫敦蘇聯大使梅恩基(Maisky)在西班牙不干涉委員會會議中說。

新侵略技術正在使用於全世界了。怎樣可使它停止呢？怎樣來防範德意日進一步的侵略行動呢？有效辦法有一個，而僅僅只這一個，對於侵略者讓步的方法已經採用過，已證明失敗了。

那些仍然情願遵循國際秩序原則的列強——不列顛、法蘭西、蘇聯以及加入參加它們所領導的強硬政策的小國等——能夠防止任何進一步的侵略行爲，只要它們能夠以聯合的軍事力量來維護任何被無故侵犯而犧牲的國家。在這種國際無政府的局勢中，和平只能由希望維持和平的國家共同合作來維持，否則沒有和平可言。將來，不是一種集體安全，便是完全沒有安全。

只要法西國家覺得它們利用武力而易於得到它們的目的，它們自願採取武力。但是倘使武力變爲不可靠的而遭遇困難，那就可以很容易地叫它們讓步，叫它們採取和平的手段。今日，最糟糕的外交政策就是不敢對侵略者加以抵抗，這樣鼓勵了侵略。

挽救和平必須由英國提倡。一個緊緊的民主國家的和平集團必須創立起來。這個和平集團必須立刻開始第一步軍事上的合作以防止法西的侵略，其次就是政治上合作以保衛民主政治，阻止戰爭的傾向，

以及奪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國際勢力。

邱吉爾曾經說過：

「有人說我們決不能把歐洲分爲兩個陣壘。那末難道就只有一個武裝的陣壘嗎？——獨裁者的武裝陣壘同一些徘徊於這陣壘邊境之外的烏合人民，不知道他們之中誰先被難以及他們不是要被克服或僅只被剝削嗎？」

和平集團將是一個互相共同抵抗侵略的同盟，而不是一個針對某一國家的戰爭聯合。只要納粹德意志和法西斯意大利不懷侵略的企圖時，也可以讓他們加入的。

張伯倫的眼光以爲我們必須和納粹德國訂定一種特殊的公約。對此，邱吉爾的評論（這評論本書充分供給證據）就是：

「無疑地英政府能够與德國訂定一種協定。他們所要做做的就是歸還德國原先的殖民地或者她所渴望的類似的其他東西；用檢查法來箝制英國的輿論和其他政黨；讓希特勒在中歐普及地發展納粹的組織和統治。」

這是外交政策的另一面。這政策不僅要放棄歐洲民主政治和甚至英國的民主政治；而且也可能地把我們引入戰爭。希特勒在他的侵略道路上會用高速率來進行。他會分割捷克斯拉夫，在東南歐施行強力的獨占的控制；統治西班牙，速成其他國家中的納粹挑撥工作，最後，在他取得所需的原料和軍事據點而後，他會在歐洲發動征服的戰爭。

「我們在一個或長或短的休息期間之後定會被捲入戰爭的，在那時候，我們會遇到一個強有壓制力

的敵手，而且發現我們自己是孤立無援的。」

這是英國採取對法西獨裁者的威脅表示屈服的政策的結果。當然，這種政策是法西侵略者所願意的。這種願意在反對法西的艾登爲張伯倫被迫下野以後，在德意志的輿論中可以看出。泰晤士報柏林記者說張伯倫「只是暫時避免了三個軍備充足的民主國家的聯合陣線的危險。這聯合陣線的危險所引起的焦灼，不僅是我們所想像的」。

納粹晚報箴視地說：「我們知道現在英國的首相和我們一樣，認爲集體安全並沒有什麼，只是胡鬧而已」。

至如另一種組織和平集團的建議不合實際，有沒有效用呢？張伯倫和哈里法克斯都是抱着失敗主義的眼光，以爲愛好和平國家的力量已不夠了。這位首相曾說：

「信賴大家忠於國聯盟約的信心是不夠的，因爲信心之外，還需要實力。」現在較強的力量是在法西聯盟的一邊了。

實在地，自從希特勒強佔奧國及德意對西班牙的干涉以後，歐洲的民主國家的軍事地位劣化了，由於他們對於維持集體安全的猶豫，這些和平的國家已經失去重要的軍事利益。

但是假使所建議的互相保障的制度成立起來，整個的軍事地位將要變更。泰晤士報的軍事通訊記者哈特 (Capitain Liddell Hart) 說：

「欲觀察這點，我們只要把現時的局勢和一九一四年的比較一下。德國的重整軍備雖足驚人，而和當時的情形相較，她的軍隊還不及昔日之強，今日她的海軍是更弱些，且她吞併奧國後的軍事

力量也比一九一四年她和奧匈帝國聯盟的力量要小。

「在另一方面，法國的力量可能地與一九一四年相等。

「若是需要的話，法國明晨就能夠有一百萬人上戰場。納粹只有較少的受訓練的軍隊，軍官方面比法國相差尤甚。」

「至於談到英國的力量，哈特說：「海軍比一九一四年還強，陸軍不及昔日，但是由於情形的變更有法國的援軍，所以並無關係。空軍有很強的力量，超過英國在一九一四年所能拿出的，這種力量在戰爭的初期是舉足輕重的。蘇聯陸軍更較一九一四年強……她的龐大空軍力量對於躍躍欲試的納粹侵略者是一件更有效的威脅。」

蘇聯的空軍較德國的空軍更有高度的發展和威力。她的飛機被打毀也不在乎，因為蘇聯工廠出產的飛機較德國的數量要多。這些飛機在西班牙已經證明比德國飛機要好。捷克斯拉夫的力量和她內部分離的力量相較，也勝過一九一四年的塞爾維亞。

哈特宣稱：

「若是加上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等國的力量，那對於侵略者的成功有很重要的牽制。而且假使波蘭加入這樣的保障計劃——從這計劃她可獲得許多——因為她地位是不穩定的，則反侵略局勢更好轉了。」

談到經濟力量，很清楚地侵略國更不及和平集團，尤其是倘若包括美國（美國最低限度也不會不予和平集團以經濟援助的），若是英國和她的殖民地也算在裏面時，還可得到更驚人的結果。

後列一表是根據英、法、美、蘇聯、捷克等代表和平集團的國家和德意日代表法西斯集團的國家的每年出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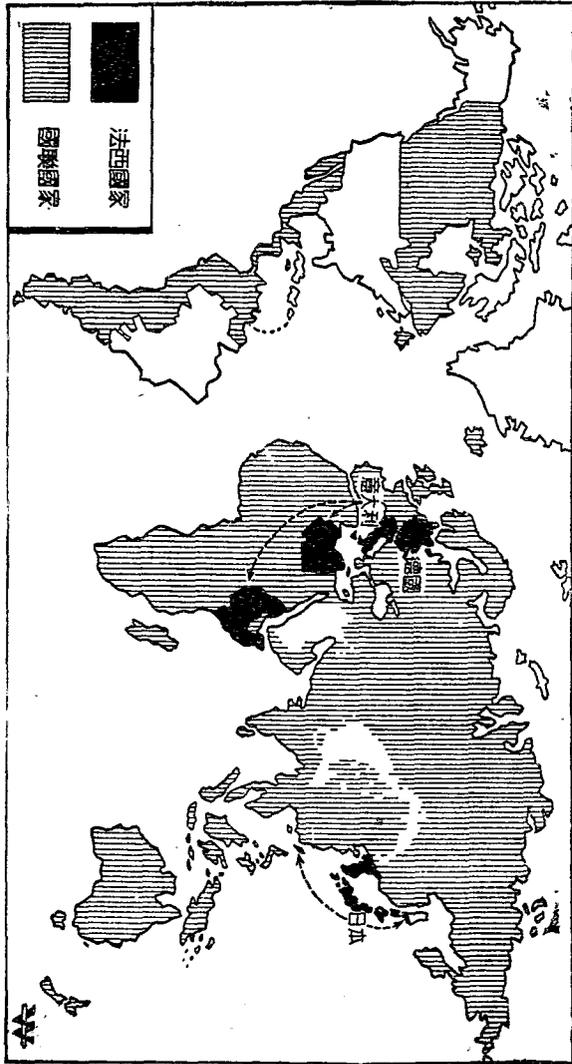
和平集團和法西斯集團國家的出產估計

	和平集團	法西斯集團
煤	八七三·四 百 萬 噸 為 單 位 同	二二六·六 上
鐵塊同鐵類合金	六九·九	一八·九
鋼條同鑄造物	九一·四	二六·九
銅(礦產)	七七〇,〇〇〇 噸 數 同	— 上
鋅(熔爐出產)	六六二,二七二	一九八,二〇〇
錳	二,〇六八·五 百 萬 蒲 式 耳 為 單 位 同	五四七·二 上

這表係勞工調查部所作，根據國聯的每月統計公報和一九三七年「經濟商業史」而編纂的。

油量缺乏是法西斯國家戰爭工具上最嚴重的弱點。在他們直接的控制下，沒有大量自然油的供給，而

美國和蘇聯每年就有超過二萬萬噸突噸的產額。世界剩餘的大部分的油是在一些英國和英荷公司的控制



中。事實上，油的制裁仍舊是對法西國家的一種壓制。

希特勒曾經宣布從煤中提煉油在德國目前有高度的發展，因之德國在最近的將來可不要外國的供給。但是德國在戰時每年需要一千五百萬噸到二千萬噸，要出產到這個數量，她必得將現在煤的產額再增加到一半，在最近的將來，這差不多是一件不可能的工作。在中歐進行侵略對於希特勒是解決這困難的最好機會，單拿羅馬尼亞來說，那裏每年的油田的出產差不多有七百萬噸。但是縱使希特勒侵略他們而得到每桶的油，對於他的需要還要缺少一半。

德國的食糧難關也是同樣地嚴重。一九一四年她有充足的貯藏，現在，她吃一天過一天而必須輸入五分之一的食糧了。一九一四年，她能以現金付款，德皇時候，德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第三位債權國。但希特勒把德國所貯藏的黃金都耗費完了，以致她欠歐洲各國的債。但蘇聯除了為產金最多的國家之一以外，還有烏克蘭的藏富。

西班牙的部分克服及奧國的佔領已使德國減輕了一些她的原料的困難了。若是德國向東南進展而不受阻，她將得着油、銅、鋅、鎂、鐵和鐵礦，以及大半的重要食料供給。這要削弱目前民主國家聯合的經濟優勢。

法西侵略者是被人畏懼了。在目前有一件極重要的心理事實，產生這畏懼心理的負責者要推國民內閣的閣員們了，因為他們向法西威脅屈服。法西國家的內在困難是那般地嚴重，以致這兩個獨裁者把他們自己驅於對外冒險的需要的位置。最後必然要引動戰爭。

德國同意國若只靠自己的富源，她們不能支持一個延長的繼續的戰爭，在事實上，這些侵略者惟一的

希望，就是速戰速決。希特勒一九三七年在紐林堡 (Nuremberg) 發表他所計劃的策略說：「若是我要打擊一個敵人，我不費幾個月的功夫去交涉，去準備。我只照我一貫的方法去做：用像電光一閃的速度從黑暗中衝出來，把我自己壓在敵人的身上去」。

突擊是有危險性的。和平集團中第一步工作就是要找出應付這種危險的方法。這特別是倫敦的一個問題——需要作更大的努力來解決的一個問題。在倫敦的小範圍之內，英國五分之一的人口集中着，產生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工業和處理五分之一的英國對外貿易。在倫敦周圍五十里以內，有許多工廠如霍克公司 (Hawker)、佩治公司 (Hanley Paze)、哈威蘭公司 (de Havilland)、法里航空公司 (Fairley Aviation)、維克爾航空公司 (Vickers Aviation) 和蕭特兄弟公司 (Short Brothers) 等，是英國空軍製造力的一個驚人的部份，國家運輸系統又逐漸集中於倫敦了。

第一步工作就是要以集中防空以減少受擊的危險，並要立刻開始把軍事上的工廠從人口密集處所移到愈遠愈好的地方去。食料和原料分配的交通線也要有所準備。

防止侵略之成功的形勢，在大戰後由於軍事的變更，已在增進。攻勢已變為很困難。英國大戰時軍事經驗的判斷是「在同標準的智力，決心和勇氣的戰爭中，人數若到三對一時，就可決定勝負」。

哈特會說：

「我們也必須顧到大戰後技術上的發展。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間，機關鎗阻止進攻的效能是在其他軍火之上。現在有更優良的機關鎗了，在各軍隊中，輕機關鎗和重機關鎗都有。坦克車也改良和增加了。而且防止坦克車的武器尤其有很快的進步。因為它的價值較賤，故能够很快地增大倍

數，機械化和摩托化加速敵人的進攻，但對防衛的幫助則更大，就是能够使機關鎗及防禦坦克車的鎗可能地對任何被威脅的地點掃射。空軍可阻止敵人援軍的開到，只要防禦者至少有相等的空軍力量，他易於阻止進攻者繼續初步勝利，因後者需要較多的援軍，致有較大的目標。法朗哥在進攻瓜達拉合拉的崩潰，就是最近的例子。」

瑪德里已指出就是臨時設備的防禦也可以對付現代武器的攻擊。

軍事上、軍略上、及經濟上的因素都指出用不着怎樣害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到了最後，墨索里尼不會幫助希特勒作戰——的確不會的，若是和平集團的力量強大的話，若果這集團立刻實現起來，墨索里尼一定要拆希特勒的台的。

只有在一方面民主國家不及法西國家，而那就是，關於勇氣方面。雖然法西國家瀕於破產，雖然事實上她們用恐怖來維持她們的政治，她們能够勝過民主國家的領袖，即能拿出較大的勇氣來。這點民主國家的領袖應自信能做到的。張伯倫和波內斯的勇氣的缺乏發生惡劣的影響，開尼斯曾說。

「張伯倫並沒有避免了戰爭的危險，他只是在確定着當戰爭來時，我們將沒有朋友及共同的信義。他忘記了世界的不可權衡輕重，忘記了勇氣的力量，忘記了正義行爲的尊嚴，忘記了我們的忠友的安慰和打氣。」

民主國家停止戰爭的力量並不要依靠軍備，只要恢復我們強硬的本領，即意志和行爲的本質。

和平集團能挽救和平，欲達到這目的，英國政策需要一個澈底的改變。這不把國民內閣推倒是不能成功的；該內閣離組織和平相差很遠，且實際上與法西國家共謀。

法西主義就是戰爭。現在那是很明顯的了，凡是明眼人都可看出。法西獨裁者們對此點並不掩飾。他們相信戰爭，他們不相信和平。他們的軍隊行動把恐怖散佈全歐洲。只有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其勢力並不大的。他們也知道這一點，他們知道他們的方量是在彼此的存在中，因此狼狽爲奸。張伯倫想一時收買這個，一時收買那個的方法真是幼稚的可憐。英國對意大利的屈服及犧牲一位值得尊敬的外相，對於羅馬·柏林軸心是無絲毫影響的。也許只有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更覺得威脅是怎樣的一個好武器。張伯倫作了可恥的讓步使我們在歐洲的朋友們受到損害的犧牲而不能削弱威脅者的勢力。克刺波爵士稱張伯倫向威脅者屈膝，這是千真萬確的。現在這種投降必須停止，張伯倫必須滾蛋了。

歐洲民主勢力已足以在頃刻之間改變歐洲的面貌。全世界的民主勢力必須加倍努力。各國國內納粹的擾亂須加以停止。反動的手段也必得加以控制，國際間的組織如國際工會、各種的國際勞工階級組織、國際聯盟同志會、國際和平運動、國防文化和平運動等，都應全體動員它們的力量。社會黨、自由黨、及支持和平集團的保守黨人，企圖從異端法西主義保持他們的信仰的各宗派的教士們，在每個國家受到戰爭損失的全體民衆——若是這些人以結合的力量來擁護新和平技術，則歐洲及全世界各國仍然可贏得和平的。

現在還並不太遲。在遠東中國人民爲了他們的自由已在作英勇的奮鬥，取得了驚人的成功。中國勝利的後果（由於中國人民的團結，勝利是很可能的）一定是重大的。日本內部並不僅有財政上和經濟上的困難，而且日本人民的社會自覺已經採取了嚴重的不滿意姿態。日本侵略最後的失敗，她的政治制度決不會不變動的。三個法西同盟者中之一就要在嚴重崩潰的危險中。那麼一個由人民組織的對中國友好

的日本政府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歐洲方面，捷克人民已起來對付納粹的威脅：當一九三八年五月納粹軍隊集合在他們的邊境時，他們動員了他們的力量以對抗法西侵略，這表明強硬態度的價值。

蘇聯、法國和英國在各種程度下給予了捷克人民以它們的贊助。這是自尼翁會議阻止意大利海軍在地中海肆虐以後集體安全原則第一步的成功。

現在到了幹的時候了。在西班牙，西班牙的人民繼續作戰。在西班牙問題上，和平集團必須對侵略者說出第一聲「不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初版

五五六六

◆ (37074)

復旦大學
文摘社叢書
民主與法西的鬭爭一冊

The Defence of Democracy

每冊實價國幣貳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F. ELWYN JONES

譯述者 吳道存等

長沙南正路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重慶、成都、西安、金華、
梧州、昆明、貴陽、香港、福州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 章德宣 徐鼎銘)

57
171442



712546
124
3



75
417